

舞台劇劇本組

## 舞台劇本組評審委員



饒曉明先生 (召集人)

筆名魯稚子，廣東潮安人，國立台灣藝術專科學校畢業，日本富士電視學院研究，美國奧克蘭加州大學大資傳播榮譽博士。從事電影評論、編劇及電視節目製作多年。歷任中國影評人協會常務理事、中華民國編劇學會理事長、中國電視公司編審組長、節目部副理、台灣省電影製片廠廠長，現任台灣電影文化公司總經理。台灣區電影製片工業同業公會理事。



吳若先生

本名吳慕風，漢口市人，民國四年生，國立政治大學畢業，曾任教於大專校院講授戲劇有關課程二十餘年。並擔任多次金馬獎、金鐘獎、戲劇獎、文藝獎評審委員。主要著作有舞台劇本十二種，電影電視劇本等十餘種，曾獲首屆中山文藝電影劇本獎、話劇編劇金鼎獎、文建會劇本第一獎，教育部五十八年度文藝獎劇本類獎，七十六年度國家文藝獎。中國文藝協會榮譽獎。現任亞洲華文作家協會副會長、中國文藝協會常務理事、中國編劇學會常務理事。



貢敏先生

貢敏：字獻之、筆化弓之的、金聖不嘆等。南京市人，政戰學校影劇系第二期畢業。從事影視戲劇編導暨教學工作多年，現專事劇本創作及評論工作，並為中國舞台協會常務理事，中國戲劇學會及編劇學會監事。曾獲「國家文藝獎」「中山文藝獎」「金馬獎」「文藝金像獎」「教育部文藝獎」「文協編劇獎」及編劇協會兩屆「魁星獎」等。舞台劇作品有：「風塵千秋」「待字閨中」「紐約屋簷下」「蝴蝶蘭」「一夜鄉心五處同」「星星、月亮、太陽」「財神曾經來過」「春風又綠江南岸」等多種。



### 翟君石先生

筆名鍾雷，河南人，北平中國大學畢業。抗戰時投筆從軍，曾任政治主任、參謀長等職；退役後歷任專門委員、總幹事、秘書、中共月刊總編輯、孫逸仙博士圖書館館長、行政院文建會處長、顧問及委員；暨中國文藝學會、新詩學會、編劇學會、青溪新文藝學會等常務理事。作品有詩集「生命的火花」及小說集「江湖戀」等多種，話劇劇本「海宇春回」、「石破天驚」等十餘種，電影劇本「碧海同舟」、「唐山過台灣」等廿餘種，電視劇本「一代暴君」、「戰國風雲」等百餘部。曾獲中山文藝獎，國家文藝獎，中國文藝協會榮譽獎章，中興文藝獎，編劇學會「魁星獎」；並獲贈世界詩人獎章及世界藝術文化學院榮譽博士。

# 舞台劇劇本評審感言

頁敏

拜現代化日新月異媒體之賜，從事影視劇本創作的人，對若干經典級作品，有了更多分析研究，觀摩借鑑的機會；這對寫作技巧之探索與提升，較之以往自是方便多了。祇是作為一切戲劇之母的舞台劇，由於藝術性較純粹，技巧難度亦較高，媒體幫不了多少忙，因而敢於嚐試者不多，優秀地舞台劇創作者更屬鳳毛麟角。

教育部之文藝創作獎，每年皆列舞台劇劇本項目，目的即在發掘及培養優秀作家、鼓勵優秀作品。鏗而不捨地徵選以來，使每年舞台劇競賽的劇場中，新戲不斷湧現。可謂已收立竿見影之效。

今年應徵的劇作，質量均優於往昔，幾經爬梳，足額錄取之餘，仍有許多水準以上的作品憾為遺珠。作者們底進步，也鼓舞了評審者的情緒。入選的作品，大都是技巧上晶瑩脫俗。意念上溫柔敦厚。絕對可以在劇場中存活的劇本。

一般說來，來稿中較少實驗性的劇本，使人為之悵然。其實評審者讀劇本時，祇論內容優劣，無關形式新舊，不可能預設立場。因此希望來年亦能看到實驗意味較濃的好作品，共襄盛舉。

## ■入選作品評語

折翼飛鷹——以喜劇精神鼓舞生之意志，人物性格凸出，結構對話流暢，一氣呵成而具吸引力，甚是清新。

門——精緻且具啟示性的架構，使通俗題材晉於不俗境界，劇名之象徵意味，尤有畫龍點睛之妙。

兩地情結——棘手之現實題材被作者處理得心應手，允為技巧嫻熟之作。

偉寧營——情節跌宕有致，人物鮮活深刻，技巧悉中繩墨而具陽剛之美，難得。

交點——剖析現代人之兩性關係，溫暖而深入，抒寫流暢，人物塑造亦佳。

庄腳紳士——極具草根性之作，人物、對話、事件，均使人有「禮失而求諸野」之興味。

洛城大雜院——寫一群茫茫然在美國的中國人，無根無助且無聊的情緒，刻劃相當深入，訴求則略嫌曖昧。



黃美津

49.10.31生

台灣澎湖人

空中大學肄業

■經歷／

電視編劇

■現職／

編劇

■作品／

「又是春季」、「獨一無二」、「草地  
貴族」、「老兵的女兒」、「漁鄉曲」

## 折翼飛鷹

舞台劇劇本組第一名 黃美津

### 劇情大綱

在現代的社會中，由於潮流的趨勢所向，年輕人無不汲汲營營於名利的追求，人人奮發向上，求的不是名，就是利。對於人生的價值和理想，也往往趨向於以社會上大多數人所追求的名利為目標。而忽略了傳統生活中，最可貴的親情、友情，才應該是人們最應該追求、把握的理想。

本劇中的空軍飛行員高志飛，是一個滿懷理想、少年得志的熱血青年。由於他傲人的身份和成就，在心智未成熟的情況下，養成了目空一切、驕傲氣盛的個性。總認為『至高無上是飛行』。而看輕一般市井小民的生活和背景。

直到有一天，他發生了意外，雙腳殘廢，在人生的旅途上遭遇到了重大的挫折，由高高的雲端上折翼墜落至谷底。

從此，他的人生觀開始在苦難中，日益成長、茁壯。

……  
人們往往熱衷於「追求理想」的口號。十之八九總是替自己立一個遙不可及而流於空談的理想，然後在人生的歲月裏，為這個達不到的理想而自怨自艾、惶惶終日。

其實：理想在好不在高，在於適情適性，而不在於胸懷大志。與其大而無當，不如巧而實在，不是嗎？

### ■場景說明

△本劇為一景六幕九場之單景舞台劇，茲分幕分場如下：

第一幕單一場：民國七十五年六月的一個星期天。

第二幕第一場：前場一個月後某日上午十時。

第二幕第二場：前場同一日下午五時。

第三幕單一場：前幕一個星期後的某一天。

第四幕第一場：前幕兩個月後的某日下午。

第四幕第二場：前場同一日下午七時左右。

第五幕單一場：前幕四個月後的某日中午。

第六幕第一場：前幕三個月後的某日下午。

第六幕第二場：前場同一日晚上七點。

### ■人物表

△高志飛：二十四歲，醉心飛行之空軍飛行員。

△王玉秀：二十一歲，善良熱心之大學女學生。

△高母：五十歲，嫻淑溫婉之外省婦女。

△王父：五十歲左右，開朗豁達之公務員。

△王母：五十歲左右，熱心明理之本省籍婦女。

△高玉燕：二十七歲，開朗大方不拘小節之上班族。

△林清河：三十歲，憨厚、老實、腳踏實地之清潔隊員。

△劉金旺：六十歲，標準賭棍，寡廉鮮恥，不成材，小癮三型人物，但本性未泯，終知回頭。

△其他。

## 第一幕

時間：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六月的一個星期天。

地點：台北市某幢公寓一二樓，高家。

出場人物：高母、志飛、玉秀、玉燕、清河、金旺。

佈景：這是一個樓中樓式格局的房子。舞台一大半偏右方是高家西式的客廳，客廳正後方由左而右，有一座樓梯伸入舞台右上方，象徵通往高家樓上。

樓下左側樓梯口看得到的臥室是高志飛的房門。門上貼了一張和真人一樣大小的照片，照片上的高志飛身穿橙紅色的飛行裝，一副雄姿英發的樣子。整個客廳除了一般常見的沙發、餐桌、酒櫃之類的擺設之外，最醒目的是由天花板垂掛下來各式各樣飛機模型。牆上的壁飾也幾乎全部是和飛機有關的圖片，顯示主人是個對飛機十分癡迷的愛好者。

舞台左方則是高家的前院，簡單的鐵欄杆圍繞著，成為連接客廳的另一個表演小空間。

前院的後方天井則為遠處的青山綠水。晨昏變化，陰情圓缺也全在那兒展現。

幕啟：大幕在「西子姑娘」的女高音歌聲中緩緩升起。客廳收拾得一塵不染。歌聲是由高志飛的房間裏傳出來的。

△玉燕一副剛睡醒的樣子，披著晨袍，氣極敗壞的下樓，敲志飛的房間。

玉燕：哎！高志飛！你的西子姑娘安可太多次了，可以下台一鞠躬啦！

△房間內的歌聲繼續播放著，一點也沒有稍歇的跡象。

玉燕：吵！吵！吵！疲勞轟炸！

△玉燕邊喃咕著，邊走入右側甬道。

△高母推著茶籃車回來。半籃子的菜，半籃子做塑膠花的材料。她自己打開大門，推著茶籃車進客廳，將那一大堆

塑膠花材料堆放在茶几上，無意中抬頭看看時鐘，發現已經十一點了，無可奈何的搖搖頭，走到樓梯口吆喝。

高母：玉燕啊！你該起來了吧！

玉燕：我早就起來了！

△玉燕由右側甬道出來，肩上掛著毛巾，手上拿著一把牙刷，顯示正在梳洗。

高母：你不是跟清河約好今天要去試禮服的嗎？怎麼到現在還沒出門啊？

玉燕：他人又還沒來，我急什麼啊！

高母：你喔！要嫁人了，生活習慣也該改一改了。每天睡得七晚八晚，我看你以後怎麼當人家的媳婦。

玉燕：喔！當人家的媳婦就不能睡懶覺啊？誰規定的？都什麼時代了，還有這種小媳婦論調。

高母：不管是什麼時代都一樣，做人家媳婦就應該要有做媳婦的樣子。我以前剛嫁給你爸爸的時候，天不亮就起來了——

玉燕：哎！媽！拜託！你那些陳年往事不要又翻出來重播了，我已經會背啦！

△玉燕說著，將牙刷塞進嘴裏刷牙，轉身入右側甬道。



△高母顯得有些無奈，將茶籃車推入廚房。回客廳沙發，坐下來開始動手做塑膠花。

△玉秀拿著一本筆記本，由舞台右側上，邊走邊看地址，來到大門口按電鈴。

高母：來啦！

△高母放下手邊的工作，出來開門。

玉秀：請問一下，你們這裏是不是有房間要分租？

△高母打量了玉秀一番，似乎很滿意的樣子。

高母：對！對！對！進來坐！

△兩人走入客廳，高母一直在打量玉秀。

玉秀：我可不可以先看看房間？

高母：小姐！你叫什麼名字啊？

玉秀：我叫王玉秀！你們這裏房租一個月要多少錢？

高母：你在哪裏工作？什麼學校畢業的？家裏還有哪些人啊？對了！對了？你幾歲了？

玉秀：我今年二十一歲了，師大教育系四年級，還沒有畢業呢！房間在哪裏？我可不可以先看一下？

高母：喔！可以！可以！房間在樓上，我們這裏鬧中取靜，交通也很方便，你讀師大，住這裏最方便了！

△高母邊說，邊帶著玉秀上樓。

△玉燕由右側甬道出來，邊用毛巾擦臉，邊打開音響，播放熱門音樂。一邊扭著屁股，一邊到餐桌前泡牛奶。

△志飛穿著橙紅色飛行裝，由房間出來，乍看之下，彷彿是由門上蹦出來的。大步走到音響前，關音樂。一副理直

氣壯的樣子。

玉燕：哎！哎！哎！——

志飛：哎什麼哎！你有一點風度好不好？我在聽『西子姑娘』，你幹嘛開這個攪局啊！

玉燕：攪局？我看你才在攪局呢！七大早八大早就開始播『西子姑娘』。來來回回最少已經播一百遍了，我已經快被你吵

瘋了，你知不知道？你才該有一點風度啦！

志飛：你不喜歡『西子姑娘』，你可以不要聽啊！我又沒有強迫你聽！

玉燕：你開那麼大聲，別人不想聽還是聽得到啊！上次那個房客周小姐，就是被你的『西子姑娘』氣走的。

志飛：她愛住不住干我屁事啊？

△兩人爭辯時，玉秀、高母正好邊談邊下樓。

玉秀：那我下個月就搬過來，好不好？

高母：好！好！好！志飛！來！來！來！來！來！

△高母與沖沖拉著玉秀下樓。

高母：她姓王，王玉秀，現在還在師大唸書，以後她就是我們家的新房客啦！這是我女兒玉燕！她馬上就要嫁人了！這

是我兒子志飛，他是空軍的飛行員吧！

玉秀：喔！你們好，以後請多指教。

玉燕：歡迎你來我們家住。

玉秀：謝謝，高媽媽，我還有事，我先走了！

△玉秀忍不住多看了志飛一身裝扮幾眼。

高母：好！好！好！那你月初記得搬過來喔！

玉秀：我知道！再見！

高母：再見！——志飛！送一下王小姐！

玉秀：不用了！

高母：應該的！應該的！

△志飛似乎不太樂意，卻又不好拒絕，只好跟著玉秀出去。

玉燕：哎！媽！你房租收她一個月多少錢？

高母：一千二！

玉燕：一千二啊！哇！媽，這個的條件很好喔！

高母：當然好啦！大學生吔！長得又漂亮。

△前院，志飛開門讓玉秀出去。

志飛：再見！

玉秀：再見！

△玉秀由舞台左側下，志飛得意洋洋的進門。

志飛：媽！那個王小姐很欣賞我的飛行裝喔！

玉燕：欣賞！你臭美！人家是看你有毛病。上班服勤穿這個，休假在家也穿這個，媽！你兒子已經『阿達』了啦！

志飛：你才阿達呢！我是參加了一個飛行俱樂部，等一下要去飛輕航機！

高母：喔！那我早一點開午飯，你吃飽再去。

志飛：不用了啦！媽！

高母：一下子就好了，一下子就好了！

△高母匆匆進廚房。

△玉燕在高母後扮鬼臉！

玉燕：十一點開午飯！媽最偏心了啦！每次開飯都是以你的作息時間為準。

志飛：你以為我喜歡啊！吃飽再去，最至少飛二十分鐘！

玉燕：什麼東西少飛二十分鐘？

志飛：輕航機啊！人家那是挑時間的吔！去晚了，人家飛機可不等你吔！

玉燕：不等就不等嘛！開那種飛機有什麼意思？

志飛：怎麼會沒意思呢？好玩吔！別人想開，還不會開呢！

玉燕：哎！你開那種驚天動地的戰鬥機習慣了。再來開那種輕飄飄的輕航機，你不會覺得好像大人玩小車，沒有成就感啊！

志飛：不會啊！不一樣的飛機，感覺不一樣啊！

玉燕：無聊！浪費！部隊裏的戰鬥機不要錢的，你不去開，偏偏花錢去開輕航機。

志飛：你以為部隊裏的戰鬥機，沒事就可以開著到處飛啊！有管制的吔！

玉燕：哎！你每天在部隊裏開戰鬥機還沒開過癮啊？連輕航機你也要開？你不怕開飛機開膩了啊！

志飛：只要有飛機讓我開，我一天開上二十四個小時，都不會嫌膩的。

玉燕：你喔！得了飛機癮，無藥可救了。

志飛：那是因為你沒有體驗過飛行的快感，才會這麼說。你如果在天上飛過啊！哼！我保證你病情比我更嚴重。哎！怎麼樣？待會兒一起去試試，我當你的義務教練。

玉燕：謝啦！我沒興趣！我等一下要跟清河出去。

△玉燕邊說，邊準備上樓。

志飛：坐飛機沒興趣，坐垃圾車你就有興趣啦？

玉燕：哎！你在說什麼話啊！

志飛：我在說實話啊！你不喜歡坐我的飛機，只喜歡坐林清河的垃圾車。

玉燕：哎！你這話是什麼意思？你瞧不起開垃圾車的？

志飛：哎！這是你說的，不是我說的。

玉燕：對！是我說的。可是卻是你心裏想的。我告訴你：我喜歡林清河就是喜歡林清河，不管他是做什麼工作的，我都喜歡他。我也不在乎你瞧不起他。

志飛：姐！我真的搞不懂你吔！我介紹那麼多優秀的空軍飛行官給你，為什麼你一個都看不上眼，偏偏看上那個開垃圾車的林清河？

玉燕：開垃圾車有什麼不好？不偷、不搶、正大光明的賺錢，跟一般上班族有什麼兩樣？我為什麼不能看上他？  
志飛：他沒有理想、沒有抱負，你不應該看上他。

△兩人正在爭辯時，清河由舞台右側上，繞過欄杆，到大門按電鈴。

△門鈴響起，兩人吵得正起勁，誰也沒理會門鈴聲。

玉燕：你怎麼知道他沒有理想、沒有抱負？

志飛：他要是理想、有抱負，他就不會去開垃圾車！

玉燕：喔！開垃圾車的人就沒有理想、沒有抱負？你太武斷了吧！

志飛：這是事實，不是武斷，要不然你說，他的理想是什麼？他的抱負是什麼？

玉燕：他是他，我是我，我怎麼知道他的理想是什麼？

志飛：哈！你不是他的未婚妻嗎？你怎麼會不知道他的理想跟抱負呢？

玉燕：我——

志飛：是因為他根本沒有理想跟抱負，對不對？

玉燕：你——

志飛：姐！我是為你好吧！你要找對象，起碼也找個有出息一點的嘛！那個林清河——

玉燕：林清河怎麼樣？林清河沒出息是不是？好！我倒是要問問你，什麼叫有出息？出息的定義是什麼？

志飛：生活有理想、有抱負，就是有出息。

玉燕：好！那你說說看！你的理想是什麼？你的抱負是什麼？

志飛：和天一樣高就是我的理想，為國干城叱咤風雲就是我的抱負。

玉燕：廢話！你當空官開飛機，當然可以和天一樣高。清河開的是垃圾車吧！難道他得把垃圾車開得跟天一樣高才叫有

出息啊？

△門鈴又響，清河很有耐性的等著。

△高母端著一碗熱湯由廚房出來。

志飛：我當然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

高母：你們兩個在吵什麼啊？門鈴響了，是不是有人來了？

△志飛反應，轉身跑出去開門。

清河：志飛！你今天休假啊！

志飛：是你啊！你來得正好。來！來！來！來！

△志飛熱情的拉著清河進客廳。

△清河有些受寵若驚的樣子。

清河：伯母好！玉燕。

高母：清河！吃過飯沒有？一起來吃！

清河：吃——吃過了，謝謝！

志飛：哎！林清河！我問你喔！你每天開垃圾車，你的理想是什麼？你的抱負是什麼？

清河：我？

△清河一楞，一時竟答不上話來。

玉燕：（急）高志飛……

志飛：怎麼？我這樣問錯啦？（對清河）哎！你是嘴笨說不出話來，還是根本沒有理想、抱負？

高母：志飛，不可以這麼沒大沒小！

清河：沒關係，其實我也沒什麼了不起的理想和抱負，我的抱負就是要娶玉燕當老婆。將來養幾個孩子，一家人幸福福的生活在一起，享受天倫之樂，這就是我最大的理想了。

志飛：這算什麼理想跟抱負啊！

玉燕：誰說不算？這就是我們共同理想，不行啊！

志飛：我說的理想跟抱負，指的是未來的事業——

玉燕：人各有志，你懂不懂？你發展的方向跟我們不一樣。我不干涉你的理想，你也不要干涉我們的抱負OK？（對清河）走！陪我去選一套衣服。

△玉燕得意的挽著清河的手臂上樓。

志飛：無聊！沒出息！

高母：志飛！你不要對清河這麼沒禮貌，他以後就是你姊夫了，你這樣沒大沒小，多不好意思啊！

志飛：哼！有個開垃圾車的姊夫，我才不好意思呢！

高母：職業無貴賤。他除了工作不是很體面以外，人倒是不錯，忠厚老實，挺可靠的。

志飛：忠厚老實有什麼用？碰上老奸巨滑、死皮賴臉的人，注定吃虧。

高母：傻人有傻福！厚道的人啊！老天爺會保佑他不吃虧的！

志飛：才怪！吃虧就是吃虧，我就沒看過老天爺保佑過什麼吃虧的人。

△志飛說話時，金旺提著一塑膠袋的橘子，徑自走入大門，進客廳。

金旺：哎！金花！你大門怎麼沒關啊？

△志飛看著金旺，一副不太歡迎的樣子。

志飛：早知道你要來啊！我就把它鎖好！

高母：志飛——大哥！你怎麼有空過來啊？坐啊！

金旺：我帶幾個橘子來給你們吃！來！來！來！很甜吧！志飛——

△金旺熱絡的拿橘子要給志飛吃，看見志飛一身裝扮，誇張的讚美著。

金旺：哇！志飛！你今天怎麼穿得這麼帥氣啊？你等下去開戰鬥機對不對？

志飛：舅！很對不起！你今天恐怕要失望了。我今天休假！

金旺：休假啊！休假很好啊！不用上班！

高母：志飛！你不是要去什麼俱樂部嗎？你先去吃飯，吃飽也好出門了。

志飛：我不去了！舅舅難得來，我應該留在家裏『招待』他一下。

金旺：哎！不用了！不用了！你忙你的，有你媽招呼我就行啦！

△志飛還想說什麼：高母卻有意無意的將他攔下。

高母：茶在廚房裏！你趕快去吃！乖！

志飛：……（不悅）我不吃了啦！

△志飛氣沖沖的抱起飛行頭盔，轉身出去。

高母：志飛！志飛！

△傳來汽車引擎尖銳的起動，煞車聲，顯示志飛已經氣呼呼的開車離去。

△高母一副無可奈何的表情。

金旺：金花！有機會你應該說說志飛！開汽車不是開飛機，不要開那麼快！危險哪！地上的車子那麼多，又不像天上那

麼空曠，愛怎麼飛就怎麼飛！

高母：……我去泡杯茶給你喝！

△高母一副憂心忡忡的樣子，進廚房。

△玉燕打扮得一身光鮮，和清河一起下樓。

金旺：玉燕！清河！你也來啦！

清河：舅舅好！

玉燕：舅！你來啦！

金旺：你們要出去啊！

清河：是啊！我們要去試禮服！舅！十八號一定要來喝喜酒喔！

金旺：當然！當然！我是舅舅吧！舅舅最大，『天上天公，地下母舅公』（台語）。我如果不來，你們喜酒不能開始吃吧！

清河：我知道！我知道！所以囉，你一定要來喔！

金旺：會啦！會啦！舅舅一定來！

玉燕：走啦！

清河：喔！舅舅，我們先走了。

金旺：好！好！好！你們去忙！你們去忙！

△清河和玉燕出去。

△高母端著一杯熱茶出來，放在茶几上，自己也坐下來做塑膠花。

高母：大哥！喝茶！

金旺：好！好！好！……清河跟玉燕結婚，你收了他多少聘金？

高母：聘金？沒有啦！

金旺：哎呀！你怎麼那麼笨啊？不收白不收啊！

高母：林家又不是很有錢，只要他們小倆口幸福就好了，收聘金幹什麼。

金旺：哎呀！話不能這樣講啊！誰知道他們結婚以後日子會怎麼過？你收一些聘金，就算你自己不缺錢用，最少也可以留

著給玉燕做私房錢啊！萬一將來兩家翻臉了，玉燕至少不會兩手空空啊！

高母：哎！不會的啦！

金旺：怎麼不會？人心難測啊！你要提防著點啊！

高母：還沒結婚，就要預防這些。那不就表示大家彼此不信任嗎？既然彼此不信任？那還結什麼婚啊？

金旺：信任？好！你相信你女婿，將來出了事，可別怪我事先沒有警告你喔！

高母：大哥！——

金旺：你喔！就是不會做人！收一些聘金多好呢？你自己用不上沒關係啊！至少借我週轉的時候也方便一些嘛！

△高母一副氣得不知道該怎麼說才好的樣子，低頭做塑膠花，來個相應不理。

△金旺討個沒趣，一時找不到台階下，只好喝口茶，自己找話題。

金旺：你在做塑膠花啊！

高母：是啊！家庭手工副業。

金旺：喔！做一朵多少錢啊？

高母：一朵一塊半。

金旺：那你一天可以做幾朵？

高母：二三十朵吧！

金旺：——呸！那這樣一天能賺幾個錢啊？

高母：錢少也是錢啊！反正我閒著也是閒著，做這個可以打發時間，又可以賺一點錢，有什麼不好？

金旺：嘿！你做一個月賺的，還不夠我在牌桌上放一次炮哪！

△高母反應，語重心長狀。

高母：你那個『賭』也該收啦！賭了一輩子，除了你自己以外，什麼都輸光了，你還沒有覺悟啊！

金旺：哎！有啊！有啊！我收啦！我現在很少去啦，——偶而一兩次啦！

高母：大哥！我們是親兄妹，孩子們現在也不在場，我這個做妹妹的人，有話就直說了！

△金旺尷尬狀，不想聽，又不得不聽。

高母：你是個做長輩的人，本來就應該給孩子們樹立一個好榜樣。

金旺：哎呀！長江後浪推前浪，現在的年輕人本事可強得很。我老啦！能做什麼榜樣啊！

高母：你不能做他們的好榜樣，至少不能做個壞樣兒讓他們瞧不起啊？

△金旺反應，無言以對。

高母：你看看志飛剛才的態度？你是他舅舅吧！如果不是你讓他太失望了，他也不至於這麼沒大沒小的。

金旺：我——我也不知道他今天會在家啊！早知道我等他出門以後再來。

高母：不在家裏都一樣。你這個做舅舅的爭氣一點，他不在家都會尊敬你。

金旺：好！好！好！我爭氣！我爭氣！我今天好好爭一口氣，行了吧！——一萬就好，等我翻了本，利息加倍。

高母：你——我沒錢了！

金旺：哎呀！妹子！你就不要刁難我了嘛！我跟人家約好了時間！爽約不好意思。

高母：大哥！——

金旺：——好！好！好！捌仟，好不好！最後一次，下不為例！

高母：你那一次不是說最後一次的？大哥！無底洞啊！

金旺：哎呀！這一次真的是最後一次了嘛！我發誓好不好？從明天開始，我就去找工作。

高母：你——

金旺：哎呀！我跟朋友約好了，你這不是為難我嗎？

高母：我不是為難你，你看看志飛剛才的態度？他就是知道你一定是來借錢去賭，才會對你這麼不客氣，飯都沒吃就

跑出去了！你叫我這個做媽的人，在他面前怎麼抬得起頭來。錢是他賺的吔！

金旺：你放心，總有一天，我劉金旺會發的！我會讓你在兒子面前體面風光的抬頭挺胸。

高母：我可不指望。你要是能安安分分過日子，我就心滿意足了！



金旺：好！好！好！安安分分過日子！總要有錢才能過安分的日子吧！

△高母一副欲哭無淚的樣子，無奈之下，打開皮包，拿出幾張千元大鈔。還沒數，金旺一把全搶過。

高母：大哥！這真的是最後一次了！玉燕要結婚了，我也得開始替志飛準備了！

金旺：好！好！好！最後一次！最後一次！最後一次！我走啦！

△金旺拿了錢，轉身要往外走。

△玉燕慌慌張張由舞台左側上，緊張的敲門大叫。

玉燕：媽！媽！

△金旺開門，玉燕衝了進來，直入客廳。理都沒理金旺。

△金旺似乎也不在意，逕自出去。

玉燕：媽！媽！

高母：玉燕！你不是要去試禮服嗎？——

玉燕：媽！我在街口看到志飛的車子——志飛——

高母：志飛？志飛不是去俱樂部了嗎？

玉燕：志飛——志飛的車翻倒了啦！

高母：啊！

△高母一急昏倒，整個人倒在玉燕身上。

玉燕：媽！媽！舅舅！舅舅！

△在玉燕慌亂的呼叫聲中，大幕緩緩落下。

△換場。

## 第二幕 第一場

時間：前幕一個月後的某一天上午十時左右。

地點：同前。

出場人物：玉秀，王父，王母，高母，玉燕，清河，金旺，保鏢甲、乙，志飛

佈景：同前。

幕啟：客廳空無一人，燈光昏暗，顯得沒有什麼生氣。

前院的花草樹木長得有些雜亂，顯示已經有很長的時間不曾修剪。

△玉秀帶著王父，王母逕自開門進來。王父，王母帶著簡單的行李。

玉秀：爸！媽！你們坐一下，我倒杯水給你們喝。

王母：玉秀！你就住在這裏啊！

玉秀：是啊！環境很好喔！

王父：嗯！窗明几淨，鬧中取靜，不錯！不錯！

玉秀：我來台北這麼久了，這個學期租到的房子最好了。

王母：玉秀！你在這裏租一個房間才一千二啊！

玉秀：是啊！很便宜喔！

△王父四處走走看看，看到志飛門上的照片。

王父：玉秀！這個人是誰啊？

玉秀：他是房東太太的兒子，空軍飛行員吔！我見過他一次，好神氣喔！

王父：才見過一次？他不常回來啊？

玉秀：不是！他出車禍了，住在醫院裏。我搬進來兩個禮拜了，到現在還沒有出院呢！

王父：那你有沒有去醫院慰問人家？

玉秀：有啊！可是房東的兒子心情不好，不讓人家進病房去看他。所以我都託他姐姐帶花去送他。我已經送他好多束花了，到現在還沒見到他本人呢！

王母：人家出了車禍，心情難免會比較不好，你不要怪他。

玉秀：我知道！我不會怪他的啦！

王父：哎！那他以後還能不能開飛機啊？

玉秀：好像不行了喔！我聽他姐姐說，等他傷好了，也只能調地勤了。真可惜！他是個標準的飛機迷吔！

△玉秀說話時，志飛坐著輪椅，由高母推著由舞台左側上。

△玉燕提著大包小包行李，隨後趕上開門。

△三人進門，玉秀正好在撥弄天花板的飛機。

玉秀：這一屋子的飛機，都是他的最愛吔！——

志飛：誰叫你碰我的飛機的？

△志飛神情冷漠，口氣極不友善。

△玉秀嚇了一大跳，回頭，並不以為意。

△玉秀嚇了一大跳，回頭，並不以為意。

△玉秀嚇了一大跳，回頭，並不以為意。

玉秀：高媽媽！你們回來啦！爸！媽！她就是房東太太。高媽媽！這是我爸爸、媽媽！剛從南部上來。

高母：喔！王先生、王太太！歡迎！歡迎！

△玉燕和玉秀將大包小包堆放在餐桌上清理。

王父：我女兒跟我說，住在這裏你很照顧她，謝謝你喔！

高母：哪有！我這一陣子很忙，還虧她幫我看家呢！

王母：這位是令郎吧！今天出院啦？

高母：噯！

王母：恭喜你啊！

△志飛冷漠的看了王父等人一眼，逕自轉動輪椅進房間，『碰』的一聲，用力關上房門。

玉燕：志飛！——

高母：算了！算了！不要管他。（對王父、王母）對不起，我兒子心情很不好，對不起。

王父：沒關係！沒關係！我如果是他，我的心情也會不好！高太太！你們一家人好好休息！我們不打擾了！

玉秀：爸！你們今天不是要住——

王父：我們去住旅館啊！高太太！我們先走了！

玉燕：噯！在這裏住啊！樓上還有一個空房間吧！

王父：不用麻煩了！我們去住旅館。

玉燕：王先生！王太太！你們是不是介意我弟弟的態度？我替他向你們道歉！他是心情不好，不是沖著你們！真的！

王父：噯！我不是介意！我只是怕太打擾了！

高母：不會啦！只是現在什麼都亂糟糟的，沒辦法好好招待你們，要請你們多包涵。

王父：噯！你這樣說我就更不好意思了！哈！哈！哈！

△幾個人輕鬆的笑了笑。

△金旺由舞台左側匆匆上，按門鈴。保鏢甲乙跟上。

△玉秀出去開門。金旺示意保鏢留在屋外。

玉秀：劉叔叔！

金旺：王小姐！

△金旺一路進門，一路嚷著。

金旺：哎呀！金花，你怎麼這麼早就出院啦？也不通知我一聲，害我到醫院白跑一趟。——這兩位是？

△玉燕則是一副不想搭理的樣子，坐下來，不開口。

△場面顯得有些尷尬僵硬。

△玉秀關好門進來。

玉秀：爸！他是高媽媽的哥哥，劉叔叔！這是我爸媽！

王父：喔！劉先生！您好！

金旺：幸會！幸會！王先生！你這個女兒長得好啊！又乖巧，又有禮貌。

王父：哪裏！是你不嫌棄！

玉秀：爸！媽！你們大概也累了，我帶你們上樓休息一下好了！

王父：——好！好！我們先上去了！

高母：好！好！

△玉秀、王父、王母上樓。

金旺：——志飛呢？志飛的腿好了沒有？志飛！志飛！舅舅來看你囉！

△金旺逕自走向志飛房間。

玉燕：（煩躁）他心情不好，你不要去吵他！

金旺：我不是要吵他，我是要關心他。

△金旺邊說，邊想去開門。

玉燕：你要關心他，早在醫院就應該關心了。

金旺：我——哎！我有去醫院啊！我——我去了好幾次！

玉燕：去三次！志飛住院一個月，你這個舅舅總共去了三次。每次去都是為了要借賭本才去的！

金旺：我——我承認我手頭不方便會跟你媽週轉一下。可是我還是很關心你們啊！

玉燕：你關心我們嗎？你如果關心我們，就不會讓我們在最需要你的時候找不到你！

金旺：我——我不知道出事了啊！

玉燕：你當然不知道，因為你根本就不想知道！那天我跑回來告訴我媽的時候，是你開的門。結果呢？你有沒有去關心

金旺：我——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我知道，我會留下來的！

玉燕：你會嗎？有什麼事會比你的牌局更重要？如果不是輸光了賭本，你會來我們家嗎？你會知道志飛出車禍了嗎？

△金旺反應，無地自容狀。

高母：玉燕！——事情都過去了，說那些幹什麼？（對金旺）大家心情都不好，你先回去吧！

△高母一副心力俱疲的樣子，打開皮包，拿了一些鈔票，塞給金旺。

玉燕：媽！你還給他錢！

金旺：金花！——這——這不行啊！

△金旺儘快的數了數，一副很著急的樣子。

高母：拿去！拿去！我好累！我要去歇一會兒！

△高母說著，慢慢爬上樓。

金旺：哎！哎！金花！這些錢！——

玉燕：你不要是不是？好啊！給我，我替你還給我媽！

△金旺情急之下，逕自上樓。

△玉燕一副不滿的樣子，走入志飛房間。

△清河由舞台左側上，拿了一大袋資料。見兩個保鏢在門口逗留，不由得起了疑心。

清河：——你們兩位要找誰啊？

△兩個保鏢你看我，我看你，再看看屋內，退開兩步，不想理清河。

清河：——兩位有事嗎？

保鏢甲：沒事啦！沒事啦！

保鏢乙：哎！我們喜歡站在這裏看風景不行喔！

△清河討個沒趣，只好開門進屋，還特地將門鎖好。

清河：玉燕，志飛！媽！

△玉燕開門，志飛自己轉動輪椅，著急的出來。

志飛：你回來啦？問得怎麼樣了？我以後還能不能開飛機？

清河：你得先辦退役，領保險金、撫恤金，如果你的腿將來可以走路，他們會幫你辦復役，調任地勤——

志飛：我不要聽這些，我只要知道，我以後還能不能飛！

△清河楞了楞，無奈的搖了搖頭。

△志飛一楞，一副欲哭無淚的表情。

玉燕：志飛！空軍對體格的要求本來就很嚴格！——你還是可以飛啊！你不是參加什麼飛行俱樂部嗎？等你的腿好了，

你還是可以去飛輕航機啊！

志飛：（大叫）啊！——我要飛戰機！

△志飛任性霸道的大叫著，發洩自己心中的怨氣。

△玉燕一付欲哭無淚的樣子，不知道該如何安慰志飛，退到一旁飲泣。

清河：志飛！你要面對現實！撫恤金和保險金都在這裏面！你自己要替以後的日子做打算！

△清河將大信封放在志飛的腿上。

△志飛看了信封一眼，靠在椅背上，欲哭無淚。

△三人都沈默了下來。

△屋外，兩個保鏢見屋內沒有動靜，不由得起了疑心。

保鏢甲：哎！姓劉的怎麼進去那麼久啊？

保鏢乙：幹！會不會從後門溜了？

保鏢甲：幹！他敢溜！老子就要他好看！

保鏢乙：（朝屋內喊）喂！劉仔！

保鏢甲：幹！在這裏喊有個屁用啊！

△保鏢甲說著，俐落的翻過鐵欄杆。保鏢乙跟上。兩人大喇喇的進客廳。

保鏢甲：哎！劉仔！

清河：哎！我門鎖著，你們怎麼進來了？

保鏢乙：你以為門鎖著我們就進不來啦？看清楚一點！老子以前是跳高冠軍吔！

玉燕：你們是誰啊？跑到我們家來幹什麼？

保鏢甲：幹什麼？問你們劉金旺啊！

清河：劉金旺？我舅舅跟你們有什麼關係？

保鏢甲：舅舅！喔！你就是劉金旺那個開戰關機的外甥對不對！

保鏢乙：哎！你舅舅說你一個月賺十幾萬的薪水，真的還是假的？

保鏢甲：不管是真的還是假的，二十萬對他們這種開飛機的人來說，是九牛一毛，小數目啦！

清河：哎！哎！你們到底在說什麼啊？什麼十幾萬，二十萬——

△清河說話時，高母氣沖沖由樓上下來。金旺跟下。

高母：我沒有那麼多錢！

金旺：金花！你一定要幫我！你不能見死不救——你們怎麼進來了？

保鏢乙：你不去，我們不進來怎麼辦，站在外面當傻瓜啊！

保鏢甲：哎！劉仔！你不是說你外甥一個月賺十幾萬嗎？怎麼拿個二十萬拿那麼久？

金旺：我——金花！——

高母：（哭）我真的沒有錢，你看看志飛好不好？我都不知道以後怎麼過日子了，你還來跟我要錢！

△高母氣得哭了起來。

玉燕：媽！

△金旺看志飛坐在輪椅上，驚訝得目瞪口呆。

金旺：志——志飛！你——你殘廢了！

志飛：殘廢？對！我殘廢了！我以後不能開飛機賺錢讓你去賭了！你很失望吧！

金旺：怎——怎麼會這樣呢？腿斷了，不是接一接就會好了嗎？

志飛：接一接就會好？對啊！接一接就會好，就可以再去開飛機賺錢給你賭！對不對？

金旺：我——

志飛：我上輩子欠你不是？我賺錢給我媽！你就從我媽那裏拿去賭！（怒吼）我賺多少，你就給我賭掉多少！如果是

我欠你的，也該有還清的時候吧！

△金旺無言以對。

△志飛倔強的忍住眼淚，不使自己哭出來。自我解嘲的笑了笑。

志飛：我欠你的大概已經還清了，所以現在坐在這裏，不用去開飛機賺錢給你賭了，對不對？……（笑）我難過什麼呢？

應該是你難過才對！以後沒有人賺錢給你賭了嘛！

保鏢乙：哎！你外甥是他啊？幹，他這個樣子一個月是要怎樣賺十幾萬給你賭？

保鏢甲：你管他那麼多幹什麼？他以後有沒有錢賭是他的事啦！我們今天拿得到二十萬就好了啦！

金旺：你——你們先回去！二十萬我會想辦法還給你們。

保鏢：回去？哎！你有沒有講錯啊？是你自己說今天要還錢的吔！你叫我們空手回去，跟大哥怎麼交待？

金旺：我——金花！你幫我最後一次！真的是最後一次。我以後做牛做馬也會把欠你們的還給你們！

△高母說不出話來，只是哭得更傷心。

△金旺尷尬萬分，却又不知道該如何面對一切。

金旺：金花——志飛！你相信舅舅一次！這次真的是最後一次！真的！是最後一次！

志飛：我欠你的還沒有還夠是不是？好！好！好！這是我的撫恤金！我開飛機領的最後一筆錢！（吼叫）如果是我該還你的，

這也是最後一筆啦！

△志飛從信封抓出一大把鈔票，忿恨的摔在金旺臉上。

△鈔票滿天飛舞。

△燈暗轉。

△換場。

## 第二幕 第二場

時間：前場同一日，下午五時。

地點：同前。

出場人物：王父、王母、高母、玉秀、志飛、玉燕、清河  
佈景：同前。

幕啟：餐桌上擺著熱騰騰的晚餐。

△廚房傳來炒菜聲。

△王父和玉秀正熱心的在擺碗筷。

玉秀：媽！你菜炒好了沒有？可不可以開飯了？

王母：(OS)可以了！可以了！

王父：玉秀！你去叫大家下來吃飯了！

玉秀：喔！

△玉秀興沖沖上樓。

△王父繼續擺碗筷。

△樓上傳來敲門聲和招呼聲。

玉秀：(OS)高媽媽！起來吃晚飯了！高大姐！姐夫！起來吃飯了！

△不一會兒，玉秀、高母一起下樓。王母正好端着炒好的菜出來。

高母：哎！王先生！王太太！這怎麼好意思呢！我來！我來！

王父：噯！不用了！不用了！都弄好了！

高母：這——那有這樣子的，你們來做客，我沒有招待你們反而讓你們下廚。

王母：高太太，我們玉秀住在你們家，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樣，誰下廚都一樣啦！

王父：是啊！我看你們大家心情都不好！也沒有那個心思去張羅吃的，所以我們就自己動手啦！你不會見怪吧！

高母：哎！我謝謝都來不及了，怎麼會見怪呢！

△清河，玉燕雙雙下樓，敲志飛房門。



玉燕：志飛！吃飯了！

△房間內沒人應聲。清河，玉燕互相使個眼色。玉燕逕自開門進志飛房間。

清河：——王先生！王太太！你們先坐，你們先吃！

高母：清河！這頓飯是王先生、王太太煮的。

清河：喔！這怎麼好意思？我剛才跟玉燕還在打算，晚飯懶得煮了，請兩位出去外面隨便吃一點呢！沒想到你們——

王父：哎！外面煮的東西不可靠，還是自己煮的東西吃起來安心些！來！來！來！一塊兒來嘛！

△玉燕推著志飛出來。志飛蹦著一張臉，神情拒人於千里之外。

高母：志飛！這頓飯是王先生、王太太煮給我們吃的！趕快謝謝人家！

△志飛看了大家一眼，輪椅掉頭，就打算回房間。

玉燕：志飛！你要去那裏？

志飛：我答應你出來吃媽媽的飯，可沒答應出來吃別人煮的飯！

高母：志飛！不可以這樣子，王先生他們是好意！

志飛：（不悅）我不需要別人的好意！（對王父）你們是同情我還是我可憐我？可憐我坐在輪椅上是不是？

玉秀：（不悅）哎！高志飛——

△王父忙攔下玉秀，笑嘻嘻打圓場。

王父：哎！我懂！我懂！對志飛來說，我太太煮的茶，沒有媽媽的味道嘛！吃！吃！吃！吃！

△王父乾笑著，想化解尷尬的氣氛。

△清河見狀，也笑著應和。

清河：哈！對！對！對！這頓晚飯是少了點媽媽的味道。不過對我來說啊！少了媽媽的味道，還是比新老婆煮的味道好得太多了！來！來！來！開飯！開飯！我等不及了！

△清河招呼著大家上桌。

玉燕：哎！你拐彎抹角在說我不會煮茶是不是？

清河：哎！我可沒說，是你自己承認的喔！哈！哈！哈！

△清河極力的想將氣氛弄得輕鬆些。但是志飛蹦著臉瞪著大家。使得氣氛顯得有些尷尬。

玉燕：哼！我告訴你！我煮的菜再差勁，也比你垃圾車的味道好太多了！

清河：哎！那可不一定喔！我們清潔大隊的垃圾車設備很現代化吔！車上有音響、冷氣、又灑香水，開起來也是很拉風的吔！——

志飛：開垃圾車很神氣是不是！？

△志飛突然開口，嚇了大家一跳。不約而同看著他。

志飛：——是啊！你現在是該神氣了！風水輪流轉！你現在開垃圾車，比我這個開輪椅的空軍飛行員要來得有出息多了！

清河：志飛！——

志飛：你現在心滿意足了吧！比來比去，事實還是證明你比我強！你贏了！你歡呼啊！

玉燕：志飛！你不要胡思亂想！——

志飛：你也贏了！你當初的選擇是對的！選擇一個開垃圾車的，要比選一個坐輪椅的飛行員好過一千倍！一萬倍！

玉燕：志飛！你是怎麼了？你非得要這樣沒事找事嗎？

志飛：對！我是沒事找事！我是個禍害！

高母：志飛！你去睡一會兒！媽煮飯給你吃！

志飛：我不要吃！我也不要睡！我吃幹什麼？像我這種廢物，一點用處都沒有，吃飯只是在浪費糧食！

△志飛顯得有些歇斯底理，操縱輪椅漫無目的的到處亂轉，想找東西發洩，一屋子的飛機模型，成了最搶眼的發洩對象。

△志飛轉到房門口，一把將照片撕了下來，丟在地上，又抓順手拿到的飛機模型到處亂砸洩恨。

志飛：沒有飛行員了，沒有抱負了，沒有理想了！這些飛機也沒有用了！沒有用了！通通沒有用了！

高母：志飛！

△高母哭著，玉燕也不由得悲從中來，和高母相擁而泣。

玉燕：媽！

△大家看著志飛發颯，卻一籌莫展。

△志飛將順手抓到的一架飛機，拋射向天花板上垂掛下來的飛機。

志飛：飛機！你為什麼不讓我駕著你撞死！戰死！！

△模型飛機在天花板上搖搖晃晃，互相碰撞，有些懸絲斷了，飛機掉下來，活像一場模擬的空戰。

△志飛激動的想法站起來攀抓天花板上的飛機，卻力不從心，摔在地上。掙扎著想起來，卻動彈不得，又氣又恨，終於忍不住趴在地上，痛哭了起來。

△大幕緩緩落下。

## 第三幕

時間：前幕一個星期後的某一天，下午五時。

地點：同前。

出場人物：志飛、玉秀、高母、王父、王母

佈景：同前。

幕啟：客廳並沒有開燈。一片昏暗。

△志飛坐著輪椅，坐在前院，靜靜的看著天空。

△玉秀抱著幾本書，由舞台右側上，顯然是剛放學回來。走到欄杆，見志飛在前院，立刻熱烈的打招呼。

玉秀：嘿！你在乘涼啊？

△志飛看了玉秀一眼，反應冷漠，沒有理會。

△玉秀繞過前面，自己開門進來，走到志飛面前，擺出笑臉，極力的想找話題。

玉秀：你在看什麼？看星星、還是看月亮？

志飛：——

玉秀：你們家的環境真的很好吧！又有院子可以乘涼，又可以看到天上的星星月亮。——你會不會看星座？我會看喔！

你是什麼星座的？我教你看你的星座在那裏！

志飛：要你自己去看！請你不要站在我的面前擋住我的視線！

△玉秀碰了一鼻子灰，有些沒趣！只好進客廳。順手將電燈打開。

志飛：不要開燈！

玉秀：不開燈等一下蚊子全部跑進來了！

△玉秀邊說，邊上樓梯。

△志飛有些不高興，轉動輪椅進屋，將燈關掉。又轉動輪椅到前院。

△不一會兒，玉秀下樓，又將燈打開，到餐桌倒水喝。

△志飛更加不高興，轉動輪椅進客廳，正想去關燈，正好和玉秀正面對上。

玉秀：哎！你知不知道我爸媽到那裏去了？

志飛：（沒好氣的）我管你爸媽去那裏了！

△志飛氣沖沖的要進房間。

玉秀：哎！那你媽呢？你媽去哪裏了？

志飛：你管我媽去哪裏！

△玉秀討了一個沒趣，也不以為意，逕自坐到沙發上，看報紙。志飛反倒不知道如何進退只好進房間。

△高母由舞台左側上，提了兩大袋的塑膠花材料，自己開門進來，一副很吃力的樣子。

玉秀：高媽媽！

△玉秀放下報紙，到前院幫高母提袋子。

高母：謝謝！

玉秀：你要做塑膠花啊？

高母：是啊！閒著也是閒著。

玉秀：我幫你做！

高母：好啊！

△兩人進門，坐下來，高母立刻開始動工，一副很認真的樣子。

△玉秀坐在高母旁邊，邊看邊學。

玉秀：高媽媽！你做得好好！

高母：我這哪叫快啊！市場那邊那個楊太太，一天可以上做出四五百朵，那才叫快呢！

玉秀：熟能生巧啊！等你做熟練了，說不定做得比他們更快呢！

高母：我要是能做得和她們一樣快，一天賺個五六百塊，那我就心滿意足了！

玉秀：高媽媽！有件事我不知道該不該問！

高母：什麼事，你問吧！

玉秀：志飛……志飛他的腳現在到底怎麼樣了？

△高母嘆了一口氣，一副不知道該從何說起的樣子。

玉秀：高媽媽！我不是好奇！我是關心——

高母：我知道！謝謝你。志飛的兩條腿骨頭都斷了，右腿這裏，這裏斷了（比自己腳的位置）。左腿比較嚴重，膝蓋都碎了！

玉秀：那他以後都不能走路了嗎？

高母：醫生說如果復建做得好，以後還是有可能站起來走路。不過那要很久，也要有很大的耐心去做復建才有希望。

玉秀：既然有希望那就不要放棄啊！你應該鼓勵他去做復建啊！

高母：我知道啊！可是——他心情不好，脾氣又暴躁！動不動就發脾氣，我逼也不能逼他，勸也勸不動他。他不想做復建，誰也拿他沒辦法。

玉秀：那也不能就這樣隨他去啊！難道他甘心一輩子坐在輪椅上啊！

△玉秀說話時，志飛正好從房間出來。

志飛：（不悅）坐輪椅是我的事！不要你管！

△玉秀、高母都嚇了一跳，回頭。

高母：志飛！——我跟玉秀是在談你復建的事情。

志飛：我的事不需要別人替我談！

玉秀：哎！我是——

△玉秀想爭辯什麼，卻被高母攔了下來。

高母：沒事了！沒事了！我們不談就是了！——我熬了排骨湯，你喝一碗，好不好？

志飛：要吃晚飯了，還喝什麼排骨湯！

高母：我加中藥熬的吔！人家說多喝，對骨頭有好處。

玉秀：高媽媽！他餓了！要吃飯了！

高母：吃飯？喔！我現在就去買便當！

△高母顯得有些慌亂，一時之間竟找不到皮包。

玉秀：高媽媽！我去買就好了！

高母：不用！不用！我去就好！你不知道志飛喜歡吃什麼菜。

△高母匆匆上樓。

玉秀：你不要對你媽那麼兇好不好？她好緊張你知不知道？

志飛：我們家的事不要你管！

玉秀：我才不想管你呢！我是覺得高媽媽好可憐喔！為了你舅舅的事，她心裡一直都有負擔。——

志飛：有負擔也是她自己找來的！如果不是她縱容我舅舅予取予求，今天這一切也就不會發生了！

玉秀：哎！話不能這樣講！對方是她的哥哥吔！你叫她能怎麼辦？再說，誰知道會發生這些事情的？

志飛：你不要說了！我不想聽！

△門鈴響起。

△王父、王母提了大包小包的吃食上。

△玉秀出去開門。

玉秀：爸！媽！你們去哪裏了？

王母：我跟你爸爸四處去逛了一圈。

王父：哈！台北啊！有三多，車多、人多、路邊攤多！你看看：我們才在附近繞了一圈，就買到這麼多吃的，夠開個宴會了！

△三人邊談邊進門。

△高母拿了一張千元大鈔，匆匆下樓。

高母：王先生！王太太！坐！我去買便當。

王父：哎！不用了！不用了！晚餐我已經買回來！你看看，這麼多，吃三頓都吃不完了！玉秀！去拿碗來裝。

△幾個人到餐桌整理吃食。

△志飛不滿的瞪了衆人一眼，轉動輪椅準備進房間。

高母：志飛！有你最喜歡吃的粽子，你吃一個好不好？

志飛：——我為什麼要吃粽子！晚飯呢？為什麼沒有煮晚飯！

高母：我——我忘了！

志飛：忘了？二十幾年來，你從來沒有忘記過為我準備晚飯！為什麼現在會忘了？

高母：我——我去做塑膠花！他們趕工——

志飛：塑膠花！現在塑膠比我重要了，對不對？我現在殘廢了，不能開飛機賺錢了，那些塑膠花至少可以幫你賺一些工

錢，對不對！

玉秀：高志飛！我不許你對你媽這種態度！

志飛：（怒吼）這是我跟我媽的事，不要你管！——

玉秀：你還知道她是你媽？你像他兒子嗎？

△志飛語塞、氣忿難平狀。

高母：玉秀！不要說了！是我不好！——我去買晚飯！

玉秀：高媽媽，你不要這麼委屈求全好不好？你再這樣下去，遲早你會崩潰的！

高母：沒關係！我知道他心情不好！

玉秀：心情不好就可以亂發脾氣是不是？你心情也不好啊！為什麼還要受他的氣！

△志飛反應，轉動輪椅準備進房間。

△玉秀上前一把攔下，拉住輪椅。

玉秀：不許走！你每次都這樣，莫名其妙的發完一頓脾氣，就躲回房間去，留下一堆傷害給別人！

高母：玉秀！——

王母：玉秀！人家他媽媽都不計較了，你計較什麼啊！

玉秀：就是因為大家都不計較，他才會這麼得寸進尺！

王母：那也不干你的事啊！你管這麼多做什麼？真不懂事！

△王父若無其事的上前拉王母。

王父：老婆！你才不懂事呢！我逛街逛了半天，腰痠死了，也不曉得要替我捶捶！

王母：哎！這——

△王母想說什麼，王父卻不給她機會，拉著她上樓。

王父：哎什麼哎！走啦！

△客廳氣氛沉默了下來。

△高母一付不知道該如何自處的樣子。想離開，卻又怕兩人起衝突。

高母：玉秀！——你不是要幫我做塑膠花嗎？來啊！這些花人家明天趕著要！

玉秀：高媽媽！你忙你的！——我跟志飛出去看星星！

△玉秀說著，推著志飛出去。

志飛：哎！哎——

玉秀：你不是說要看星座嗎？我教你看你的『心』座！

△玉秀將志飛推到前院，煞有介事的指著天空。

玉秀：你看到沒有？那一顆叫做慈母星，這一顆叫做赤子星。很奇怪喔！赤子星很明亮的時候，慈母星就跟著很亮。赤子星黯淡的時候，慈母星就會跟著失去了光暉！

△高母不放心的跟到門邊觀察，見兩人沒有再起衝突，放心的進入廚房。

△玉秀見高母進去，嘆了一口氣，停止表演。

玉秀：——我只是你們家的一個房客，我的確不該過問你們家的事。可是——你說我多管閒事也可以，你說我難婆也可以，我就是看不慣你這樣傷害你母親。

志飛：你懂什麼？你根本不了解！

玉秀：對！有些事我是不了解，可是我看到的部分我了解！高中尉！您好！

△玉秀突然向志飛行個軍禮。

△志飛一愣，看著玉秀的舉止，竟不知道該如何應對。

玉秀：（苦笑）沒人跟我回禮。一個月前，那個意興風發的飛將軍到那裏去了？

志飛：你不要說了！已經沒有飛將軍了，沒有高中尉了！只剩下一個廢物！廢物！

玉秀：剩下的不是廢物！剩下的是一隻到處傷人的刺蝟！

△志飛反應，訝異的看著玉秀。

玉秀：你不覺得嗎？從你出事到現在，你身邊的人，一個一個都已經被你刺得遍體鱗傷了，你還想傷害他們多久？

志飛：我傷害他們？你有沒有替我想過？我才是受害者！我受到的傷害有多大？

玉秀：沒有人傷害你！車禍是你自己不小心造成的，你能怪誰？

志飛：我為什麼不怪？如果那一天我舅舅不來我家，我也不會這麼衝動！如果那一天我媽媽讓我留在家裏，我也不會——

玉秀：你也承認自己衝動嗎？追根究底，這件不幸還是因為你自己衝動造成的啊！

△志飛反應，懊惱狀。

玉秀：你怪你媽媽，你媽媽也怪自己，她把一切的罪過都攬在自己身上。你傷害她，她也在傷害她自己，她才是最大的

受害者，她受的傷害最大，你知不知道？

△志飛反應，無言以對。

玉秀：你出了事，心裏難過，她比你更難過吧！你不能安慰她也罷了，為什麼還要折磨她呢？

志飛：我沒有折磨她！

玉秀：你折磨自己就等於是在折磨她！你是她的兒子，你快樂，她就跟著你快樂，你傷心，她跟著你傷心，你自暴自棄，

就是在撕碎她的心！

志飛：自暴自棄？（苦笑）自暴自棄？嗯？（激動）我在撕碎她的心，她也在撕碎我的心，你知不知道？

△玉秀反應，意外的看著志飛。

志飛：我垮了，她的靠山也就倒了。雖然她沒有說出來，可是我知道她急、她慌。我心裏有數！可是我能怎麼辦？我只

能眼睜睜的坐在這裏，看著她把所有的希望，寄託在那些一朵一塊半的塑膠花上面！

△志飛有些哽咽，說不下去的樣子。

玉秀：你為什麼要眼睜睜的坐在這裏看呢？你可以讓他把希望寄託在你身上的。

志飛：我可以嗎？我憑什麼讓她寄託？憑這張輪椅？——（哽咽）你不知道我有多恨！

玉秀：你能恨誰呢？恨有用嗎？你與其坐在這裏恨天尤人，倒不如好好振作起來——

志飛：（激動）你以為我喜歡坐在這裏？你以為我不想振作？我問你！我憑什麼？我憑什麼？

玉秀：憑你的決心和毅力啊！高媽媽說，你的腿只要耐心的做復健工作，將來還是有可能復原的。

志飛：那是醫生在安慰她的。我自己的腿我自己知道，想站起來走路，機會是非常渺茫的。

玉秀：渺茫畢竟還有一點點的希望啊！只要不是絕望，一點點希望就值得你去把握！



△志飛看著玉秀、半天說不出話來。

玉秀：你應該好好的把握每一個嘗試的機會，吃的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也許有一天，你能站起來！

志飛：站起來又怎麼樣？站起來又有什麼用？就算我恢復得跟正常人一樣，我還是不能開飛機！我被淘汰了你知不知道？我被空軍淘汰了！

玉秀：淘汰？也許你可以轉任地勤工作啊！你沒有被空軍淘汰啊！

志飛：地勤工作？哼！我不稀罕地勤工作！

玉秀：你不想做地勤工作也可以！在社會上還是有很多具有挑戰性的工作，可以讓你去嘗試啊！

志飛：有什麼工作比飛行更具有挑戰性？我不稀罕！

玉秀：不稀罕？這個不稀罕！那個不稀罕，坐在輪椅上一輩子，你就稀罕啦！

△志飛反應，看著玉秀。

玉秀：我記得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時候，你穿著橘紅色的飛行裝，那個時候，我有一種很崇拜你的感覺。我不是崇拜你會

開飛機，我崇拜的是你身上散發著一種充滿自信的氣質。好像世界踩在你腳下，沒什麼事可以嚇倒你一樣！

志飛：那是以前的我！

玉秀：對！那是以前的你。我不懂，難道你不需要以前那個你，反倒要現在這個你嗎？

△志飛反應，無話可答。

△高母由甬道出來，一身大汗，端出了一個餐盤，上面一份熱騰騰的飯菜。

高母：志飛！晚飯我煮好了！

△志飛反應，望著高母的臉。

△大幕緩緩落下。

## 第四幕 第一場

時間：前幕兩個月後的某一日下午。

地點：同前。

出場人物：玉燕、清河、高母、志飛、玉秀、學文。

佈景：同前。

幕啟：客廳中的擺設略有更動，新裝了一套復健用走道。

△玉燕，高母一人一邊，正吃力扶著志飛在走道上做腿部復健。

△志飛兩腿似乎十分不聽使喚，累得一身汗，卻沒有什麼進展。

玉燕：左腳！左腳再提高一點！用力！用力啊！

志飛：（不耐煩）我已經很用力了！

玉燕：可是你的腳沒有動啊！再多用一點力氣試試看！

志飛：（煩躁）用力！用力！我再怎麼用力也沒有用，它不會動就是不會動！

△志飛甩開玉燕的攙扶，靠在扶手上喘氣，顯然他也已經盡了很大的努力。

高母：我看先休息一下好了！等一下再試試看！

△高母將輪椅推過來，侍候志飛坐下。

△玉燕似乎也累了，靠在沙發扶手休息。

玉燕：志飛！你這幾天有進步了吔！

志飛：有嗎？我覺得跟以前沒什麼兩樣！

玉燕：有啦！你自己不覺得。你的右腳現在移動比較靈活了！

志飛：那我的左腳呢？復建這麼久了，到現在還是不會動！

△兩人談話時，高母坐到沙發角落裏，埋頭做塑膠花，對於兩人的對話並不關心。

玉燕：哎呀！復健本來就是要靠長期的努力才能見到成效的嘛！那有那麼快！又不是傷風感冒吃特效藥。

志飛：我——我總覺得我好像在浪費時間，白費工夫。

玉燕：哎！弟！要有信心，萬丈高樓平地起！總有一天，你會站起來的。

△清河由舞台左側上，逕自進門。

清河：老婆！我來了！志飛！

玉燕：（看錶）嘿！你到那去鬼混了，混到現在才來！

清河：哎！同事臨時有事，叫我幫他跑一趟垃圾掩埋場。——才遲到二十分鐘，已經很快了。（對志飛）來！來！來！復健工作開始。

健工作開始。

玉燕：開你個頭啦！我們剛做完一趟啦！

清河：喔！那今天有沒有進展？

玉燕：（異口同聲）有！

志飛：（異口同聲）沒有！

清河：到底是有還是沒有！

玉燕：有啦！

志飛：沒有！

玉燕：有啦！——

清河：好了！好了！投票表決！現在還是一比一。媽！有沒有？

高母：啊！什麼？

△高母抬起頭來，根本沒聽到大家的話語。

高母：你要什麼？我拿給你！

清河：媽！我是在問你，志飛今天復健有沒有進步？

高母：進步啊？——應該是有吧！

志飛：媽！你能不能不要做那些花了！

△志飛一付不太滿意的樣子。

高母：花啊！——

玉燕：媽閉著也是閉著，你管她做花打發時間。媽！做塑膠花傷眼睛，你不要整天做，無聊的時候，做幾朵玩玩就行了！

高母：好！好啊！

清河：來！來！來！大家都休息夠了吧！再努力一下。

△清河不由分說，上前扶起志飛做復健。

玉燕：媽！你休息我來就好！

△高母退開，坐在沙發上，本能的拿花要做，又不敢，只好乖乖放下。

清河：來！抬右腳！噯！很好！很好！一下子就抬起來了！來！現在換左腳！——用力！——

△志飛在做復健時，玉秀，學文雙雙由舞台右側上，邊走邊討論手上的資料夾。兩人繞過舞台左側，逕自進門。

清河：再試試看！用力！用力！

志飛：不行啦！它不動就是不動！

玉秀：你在做復健啊！

△眾人反應，不約而同回頭看剛進門的玉秀、學文。

玉燕：玉秀！你回來得正好！來！來！來！他的腿比較聽你的指揮！

玉秀：喔！等一下！（對學文）你坐一下，我上去拿！

學文：好！

△玉秀逕自上樓。

△清河等人，不約而同看着學文。

學文：各位好！我叫邱學文，是王玉秀的學長。

△清河等人你看著我，我看著你，一臉疑問。

高母：邱先生，請坐啊！

學文：謝謝！

清河：邱先生在哪高就啊！

學文：喔！我現在在師大唸研究所。

玉燕：師大！那你跟玉秀是同一個學校囉！

學文：是啊！他是學士班四年級，我是碩士班一年級。明年她也要考碩士班，到時候我們就變成同學了！

△志飛反應，有些吃味狀。

△玉秀抱了一大疊稿紙由樓上下來。

玉秀：學長！我寫的全部都在這兒啦！

學文：小S%我去年寫的論文，比你這些要厚一倍以上。

玉秀：哇！一倍喔！我那有那麼多的資料寫啊！

學文：放心！我會支援你的！走吧！我們找個地方坐一下，你把概要先講給我聽。

玉秀：好啊！——你先看一下！——我馬上好！

△清河等人一直睜大眼睛看著兩人對話。

△玉秀發現大家的眼光怪異，自己也覺得有些莫名其妙。

玉秀：喔！他是我學長，叫邱學文，他要幫我弄畢業論文。

△玉秀邊說、邊走到玉燕的身旁，準備幫志飛做復健。

玉秀：你們今天做的怎麼樣了？有沒有進步？

清河：左腳還是不太會動吧！

玉秀：沒關係！我們再試試看！來！用力！

志飛：——我今天不做了！

△志飛有些嘔氣似的，甩開兩人的手，一屁股在輪椅上坐下來。一聲不吭、轉動輪椅進房間。『碰』的一聲關上門。

玉燕：志飛！——那個臭脾氣又發作了！

玉秀：又怎麼啦？誰又惹他啦？

清河：唉！你不知道誰知道啊？

△清河一副話中有話的樣子。

學文：玉秀！你還有事嗎？

玉秀：喔！沒有了！

學文：那麼我們去圖書館討論這篇論文好不好？

玉秀：——好啊！高媽媽！我要出去了，下午可能會晚一點才回來！

高母：好！好！忙完了早一點回來！

玉秀：我知道！再見！

△玉秀和學文一起出去。由舞台右側下。

△清河看著兩人出去，一副心理有數的樣子。

高母：玉燕！你進去看看志飛！他又為什麼事在不高興了！

清河：沒事！志飛在吃醋了！

高母：吃醋？吃什麼醋啊？

玉燕：媽！你沒看見玉秀帶個男孩子回來啊？你兒子打翻醋罈子了！

高母：唉！人家玉秀帶朋友回來！他吃什麼醋啊！

玉燕：哎！媽！你忘了？你當初讓玉秀住進來，你的目的是什麼？你不是要給志飛製造機會嗎？

清河：這叫日久生情，志飛對玉秀有意思了！

玉燕：媽！搞不好你要當婆婆了！

高母：唉！我沒有那個命！

玉燕：噯！那可說不定喔！我看玉秀跟志飛挺談得來的嘛！

清河：對啊！志飛這次肯開始做復健，不就是玉秀鼓勵的？

高母：鼓勵是一回事，男女交往又是一回事。要是在以前，那倒是很有可能！現在志飛這個樣子，玉秀哪會看得上他？

△志飛的房門悄悄的開了起來，志飛靜靜的聽著客廳裏三人的對話。

△燈暗轉。

△換場。

## 第四幕 第一場

時間：前場同一日下午七時左右

地點：同前

出場人物：志飛，玉秀

佈景：

幕啟：客廳一片漆黑。志飛坐在角落的沙發上。輪椅則放在樓梯口。房門關著。

△玉秀由舞台右側上，發現屋內一片漆黑，不由得有些疑心，到門口按電鈴。

△電鈴響了半天，屋內卻沒有動靜。

△玉秀只好自己開門，小心翼翼走入前院。

玉秀：高媽媽！高媽媽，你睡了嗎？

△玉秀叫了半天沒人應聲，只好壯起膽子走入客廳，開燈，卻沒有發現志飛坐在角落裏。看見輪椅空著，不由得楞

了楞，探頭到房間看了看。

志飛：你在找我嗎？

玉秀：啊！

△玉秀嚇了一大跳，回頭。

玉秀：你怎麼坐在那裏？嚇死我了！

△玉秀撫了撫自己的胸口，將客廳的燈全部打開。

玉秀：你坐在這裏怎麼不開燈呢？高媽媽呢？

志飛：我叫她去睡了！

玉秀：喔！那你怎麼不去睡啊！

△玉秀邊說，邊到沙發坐下，拿起塑膠花來做。

志飛：——我在等你回來！

玉秀：等我？你等我做什麼？

△玉秀邊說邊做花，一副不太在意的樣子。

志飛：那個邱學文跟你什麼關係？

玉秀：邱學文啊？我學長啊！

志飛：我知道他是你學長！我是說——你不要做花了！

△志飛一把搶過玉秀手中的花。

玉秀：你幹嘛？我幫高媽媽做幾朵花不好啊！

志飛：做花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不是你的男朋友？

△玉秀一楞，看看志飛。

志飛：（著急）你回答我啊！是，或者不是！

玉秀：這是我個人的私事，我有必要回答你嗎？

志飛：當然有必要！

玉秀：為什麼？

志飛：因為——你知不知道你為什麼能夠以一千二百塊錢，租到我們樓上的套房嗎？

玉秀：為什麼？難道房租便宜有理由的嗎？

志飛：當然有！我媽一直希望我趕快結婚，所以——她利用那個房間在替我找女朋友，條件越好的女孩子，租金越便宜！

玉秀：荒謬！——那以前租過那個房間的女孩子呢？

志飛：都搬走了！

玉秀：搬走？租金便宜她們怎麼會搬走？喔！你欺負人家！

△玉秀跳起來，離開沙發。

志飛：我沒有。

△志飛情急之下，雙手撐著座墊，挪動屁股移位，儘量靠近玉秀。

志飛：我不喜歡我媽這種安排，所以我每天早上六點鐘起牀，就開始播放我最喜歡的一首歌，『西子姑娘』從早上六點播

到八點。那些女孩子都是這樣被我氣走的！

△玉秀忍不住笑了。

玉秀：你還不是普通的可惡！

志飛：我那個時候正在天上飛，眼睛長在頭頂上，心裏頭只有飛機，根本容不下女孩子。

玉秀：還好！還好你心裏容不下女孩子，要不然，高媽媽的媳婦大概要像這些飛機一樣，多得滿天飛了！

△玉秀隨意撥弄著天花板垂掛下來的飛機。

玉秀：——噯！你說條件越好的女孩子租金越便宜。那你們這邊租過最便宜的是多少錢？

志飛：一千二百塊！

△玉秀一楞，一笑。

玉秀：才怪！

志飛：我說的是真的！

△志飛情急之下，手腳並用，撐著身子上了沙發扶手，又努力站了起來，靠在椅背上。

△玉秀觀察志飛舉止，有些訝異。

志飛：你來住這麼久了，我沒有播放過『西子姑娘』給你聽吧！

玉秀：——當然沒有啊！我搬進來的時候，你正好住在醫院裏，就算你想播，也沒機會啊！

志飛：我出院以後，也一直沒有播啊！

志飛：你剛回來的時候，心情惡劣，一天到晚發脾氣，哪有心情播音樂啊？

志飛：我——我脾氣改了啊，我改了很多，對不對？我還是沒有播『西子姑娘』趕你走。

△玉秀似乎聽出志飛弦外之音，打量了志飛一番，有些為難的樣子。

玉秀：我——我要上樓了！我還有功課要做！——

志飛：玉秀！——你會搬走嗎？

玉秀：我——我不知道！

△玉秀說著，逕自上樓。上到一半又被志飛叫住。

志飛：玉秀！——你喜歡我嗎？

△玉秀一楞，半天說不出話來。

志飛：你實話實說沒關係！我不勉強！——我再問你一遍！你喜歡我嗎？

玉秀：你不要問我喜不喜歡你。應該是我來問你才對。——我喜歡你！我應該喜歡你那一點？

△志飛愕然。

△大幕落下。

## 第五幕

時間：前幕四個月後的某一天中午。

地點：同前。

出場人物：志飛、高母、金旺、玉秀、學文。



佈景：同前。

幕啟：志飛一個人在復健走道上來來回回的走著，汗水濕透了衣服，仍然咬緊牙關的練習著。

△金旺由舞台右側上，走到欄杆旁，鬼鬼祟祟的朝屋內張望，却始終不敢進去。

△高母提了菜籃由舞台左側上，正要開門進去，被金旺叫住，拉到一旁嘀咕。

金旺：金花！

高母：大哥，你——你好久沒來了，怎麼現在又來了？

金旺：我來看你們啊，志飛的腿好一點沒有？

高母：（搖頭）他一直很認真在做復健，可是——

金旺：那你帶他去看醫生啊！叫醫生給他打針、吃藥啊……

高母：醫生說復健沒有特殊藥，要靠決心和毅力，再加上耐心，才會有效！

金旺：那你要叫志飛下決心啊！

高母：下決心那能用叫的啊！

金旺：說得也是！——

高母：大哥——我們現在的生活，就靠那一些撫恤金的利息，還有玉燕每個月拿回來五千塊，我做塑膠花賺幾千塊，七

拚八湊在過日子，我真的沒有錢可以給你了！

金旺：我不是來跟你要錢的！志飛弄成這個樣子，追根究底都是我害的！我哪裏還有那個臉來跟你拿錢？

△高母看看金旺，一副不相信的樣子。

高母：你——你該不會是又欠一筆大的，要我領那些撫恤金出來替你還債吧？（緊張）那可不行，我們現在就靠那些撫

恤金的利息在過日子吧！

金旺：金花！我這個做大哥的人是很不成材，可是我還不到沒有良心的地步吧！我現在已經不打麻將了！

高母：那——那你現在打什麼？

金旺：我已經不打牌了，真的！我已經戒賭了！

高母：戒賭？那你現在怎麼過日子？

金旺：我現在在當停車場的管理員，這些錢你拿著。

高母：你哪來的錢？

金旺：這是我的薪水，我辛辛苦苦賺來的血汗錢。

△志飛無意中發現欄杆外有人在聊天，大為好奇，慢慢退回輪椅上，坐著輪椅出來看個究竟。

高母：賺錢不容易，你自己留著用！

金旺：我在管理處，有吃有住，用不到什麼錢的！——我以前虧欠你們太多了，這就算是我還你們的！還多少，算多少，我也不知道我這輩子還不還得清！

△金旺有些哽咽狀。

高母：大哥！過去的事情就算了，都是一家人，還談什麼還不還呢，我們日子還過得下去，這些錢你就留著吧！

△高母要將錢塞還給金旺，正好志飛推著輪椅出來撞見。

志飛：媽！你在幹什麼！

高母：志飛！你舅舅他——

志飛：你還來！你還有臉來我們家？

高母：志飛！你舅舅他是來——

志飛：你又來要錢了是不是？媽！我們日子都快過不下去了！你還給他錢！拿來！拿來！

△志飛激動的伸手要向金旺要錢。

高母：志飛！不是這樣的！你舅舅他——

志飛：我沒有這種舅舅！你害我們還害得不够是不是？你想趕盡殺絕是不是？我不會讓你得逞的，錢還我！

△志飛推著輪椅來到欄杆旁，硬要向金旺拿錢，來勢兇兇，一副忿恨不平的樣子。

金旺：——你要拿錢是不是？來啊，有本事你站起來拿啊！錢在這兒！你過來拿啊！

△金旺擺出一副挑釁的姿態，拿著錢耀武揚威，故意激怒志飛。

△志飛明顯的被激怒，抓著欄杆，奮力想站起來。

志飛：你不要得意，我一定會站起來的！我一定會過去找你拿的！

金旺：好啊！我等你！我等你來找我拿！——

△金旺一咬牙，轉身由舞台右側下。

志飛：（怒吼）你不要走！你不要走！

△志飛恨得一直搖鐵欄杆，大聲嘶吼，却一點用也沒有。終於氣得哭了起來。

△高母望著金旺離去的方向，忍不住悲從中來，也哭了起來。

△玉秀，學文各抱了一大疊的書，由舞台右側上，見狀，有些莫名其妙。

學文：發生什麼事了？

玉秀：高媽媽！你怎麼了？

△志飛反應，倔強的抹去眼淚。擺出硬漢姿態。

學文：高先生！你還好吧！

志飛：（沒好氣的）我很好！（對玉秀）我會讓你知道我好在那裏！

△志飛說著，轉動輪椅進屋，繼續做復健工作。

△高母無言以對，進屋，走入甬道。

△玉秀站在欄杆外，遠遠看著志飛做運動，一付感慨萬千狀。

學文：玉秀！我想我大概不太方便進去吧！這些書你自己拿進去！

△學文將自己手上的書堆放在玉秀書上。

玉秀：不！女士第一，你應該幫我把這些書搬上樓去。

△玉秀將全部的書塞到學文手裏，推著學文進門。

學文：哎！這些書很重吧！

玉秀：就是很重才要你服務啊！男孩子沒本事替女孩子服務，那還有什麼可愛的？

△兩人邊說邊上樓，一副很親熱的樣子。

△志飛看著兩人上樓，一副恨得牙癢癢的樣子，却強忍住一口氣，繼續做運動。

△不一會兒，樓上傳來玉秀和學文放肆的笑聲。一陣又一陣，似乎沒有停歇的意思。

△志飛越聽越不是滋味，却又無計可施，漲紅了臉，繼續來來回回的做著運動。

△不一會兒，樓上的笑聲突然靜止下來，變得靜悄悄的。

△志飛走著，走著停了下來，似乎發現情況有些反常。

志飛：（吆喝）玉秀！玉秀！玉秀！

△樓上仍然沒有任何聲音。

△志飛越想越不對，忍不住扶著輪椅到樓梯口吆喝。

志飛：玉秀！玉秀！玉秀！

△樓上依然沒人應聲。

△志飛顯然急了，忍不住攀著扶手往樓上走。

△高母身上圍著圍裙，由廚房出來。

高母：志飛！你喊玉秀做什麼？

△高母看見志飛站在樓梯上，驚訝的說不出話來。

高母：志飛！你——你——

△志飛發現自己站在樓梯上，似乎也覺得有些不可思議。

志飛：媽！——

高母：志飛！

△高母趕上樓梯，兩人在樓梯上相擁而泣。

△大幕落下。

## 第六幕 第一場

時間：前幕三個月後的某一日上午

地點：同前

出場人物：志飛、玉秀、高母、清河、玉燕

佈景：同前

幕啟：客廳又恢復了飛機滿天滿地的景觀。

餐桌上擺了豐盛的早餐。

△志飛穿著一件背心正在做運動，可看得出體格鍛鍊得相當結實，走路仍然有些跛，却可以做簡單的彎腰、曲腿的動作。

△樓上傳來腳步聲，志飛立刻雙手扶在走道扶手上，慢慢的走著，裝出不良於行的樣子。

△玉秀由樓上下來。

玉秀：早安！

志飛：早！

玉秀：這麼早就起來做復健啦！

志飛：你這麼早就要去上學啦！

玉秀：嗯！今天教授要考我的論文吧！我好緊張喔！

志飛：你沒問題的啦！一定可以過關的。

玉秀：但願如此。你最近有沒有覺得進步一點了？

志飛：沒有吧！我不覺得！

玉秀：你試試看！來！右腳！嗯！很好！左腳，哎！動了吧！再抬高一點！

△玉秀自然而然的上前攙扶志飛，認真的幫他做復健工作。

△志飛心思似乎沒有放在腳上，只是定定的看著玉秀，忍不住想低頭偷偷親玉秀臉頰。

△高母端著一盤荷包蛋出來。

高母：志飛！吃早點了！

玉秀：高媽媽早！

高母：哎！你今天怎麼這麼早就起來了？

玉秀：今天要口試論文，早一點到學校去準備。

高母：來！來！來！吃早點！

玉秀：等一下，我幫志飛做一下復健工作。

高母：哎呀！你理他！他的腳——

志飛：媽！——

高母：——哎！你們這些小孩子！

△高母咕噥著，進廚房。玉秀仍然在注意志飛的腳。

玉秀：來！右腳！——你怎麼搞的？左腳會動了，換右腳不會動啦！

志飛：除了我的腳以外，我現在身上有沒有什麼值得你喜歡的地方？

△玉秀看著志飛，笑了笑，走到餐桌坐下來吃早點。

△志飛偷偷走了幾步。

志飛：我身上一點值得你喜歡的地方都沒有嗎？

玉秀：也許有！也許沒有！我不知道！

志飛：有就有，沒有就沒有，你怎麼會不知道呢？

玉秀：我真的不知道。——你是怎麼走過來的？

志飛：走？沒有啊！我本來就在這兒啊！

玉秀：你剛才不是站在這兒！你是站在那兒！從那裏走到這裏！——噯！你沒有扶手，至少走了兩三步吧！

△玉秀認真的比劃著志飛剛才的位置，模擬他可能行進的方式。

玉秀：來！來！來！你再試一次看看！走到我這裏來！

志飛：你先回答我的問題。

玉秀：好！好！好！好！我喜歡你！來！走過來試試看！

△志飛反應，不高興的在餐桌前坐了下來。

玉秀：哎！你站起來試試看啊！

△志飛仍然不理不睬。

玉秀：（不悅）你這麼任性，誰會喜歡你啊！

△玉秀一副快被氣哭的樣子，抱起書本逕自走出去。

志飛：玉秀！——晚上我過生日，你會回來吃我的蛋糕嗎？

玉秀：不會！你都不稀罕自己能不能走了，我幹嘛稀罕你的蛋糕？

△玉秀氣沖沖出去，由舞台右側下，正好玉燕提著一套空軍軍官制服上，兩人碰上。

玉燕：哎！玉秀！你要去上課啦？

玉秀：嗯！

玉燕：晚上志飛切蛋糕過生日，你一定要回來喔！

玉秀：再說吧！

玉燕：噯！不能再說，要確定！志飛說晚上要給你一個驚喜吧！

玉秀：他除了會潑人家的冷水以外，還會有什麼驚喜？

△清河拿著一個大資料袋，匆匆由舞台右側上。看見玉秀，急急忙忙把手中的資料袋藏到身後。

清河：玉秀！這麼早要出門啊！

玉秀：嗯！我今天口試論文！再見！

清河：再見！

△玉秀匆匆由舞台右側下。

清河：哎！怎麼搞的，好像不太對勁？

玉燕：誰知道志飛又怎麼欺負人家了！

清河：管他的！他們的事情，由他們自己去處理！我們今天只要陪著志飛去完成報到手續，那我們就功德圓滿啦！

△兩人興沖沖進門，這才發現志飛一付洩氣狀，一手托腮，一手玩模型飛機。

玉燕：志飛！哪！打扮打扮，也好準備上班報到了！

志飛：喔！姐！你說，我穿這套制服，玉秀還會喜歡我嗎？

玉燕：那我怎麼知道。

清河：會啦！會啦！你以前坐輪椅她都喜歡你了！何況你現在回復英雄本色了！

志飛：我就是怕她只喜歡輪椅上的我！那是同情，不是愛吧！——我很怕她覺得不需要同情我了，就離開我了！

玉燕：他離開你，你就去追她啊！

志飛：追？我追得過那個碩士班的學長嗎？

清河：哎！你的自信到那裏去了？你不是說玉秀很欣賞你以前那種自信的氣質嗎？拿出來啊！

志飛：我——我對別的事有自信，對她！我沒有把握！我怕我追不上她！

清河：追不上你就開飛機去追啊！

玉燕：清河！——

清河：沒關係啦！他以前最喜歡損人的，輪到我損他一次有什麼關係！你啊！沒有戰飛機去追也無所謂，輕航機也挺快的。再不行的話，我的垃圾車借給你！四個輪子總追得上兩腿吧！你看！前車之鑑，你姐姐不就是被我的垃圾車追來的？

志飛：姐夫最近我才慢慢覺得，你說得很有道理！

清河：我說的話？我說什麼了？

志飛：你說，討個好老婆，就是你最大的抱負，建立一個幸福的家庭，就是你的理想！

清河：你不是說那不算抱負和理想嗎？

志飛：那才應該是人生最終的理想。我們談了許許多多的人生大道理，追求著無窮無盡的希望，最終目的不就是要有一個美滿的生活嗎？

玉燕：嗯！志飛！你成熟了喔！具備一個成家男人的意識型態囉！

志飛：具備有什麼用？如果她離開了，一切都等於零。

高母：她會離開你，也是給你氣的！

△高母由廚房出來，端出一鍋稀飯。

高母：從你出事到現在，她一直很關心你！可是你呢？一直給她氣受，如果我是她，我早就不理你了！哪會關心你會不會走路。

志飛：我就是不要她關心我！我要她愛我！

△衆愕然。

△燈暗轉。

△換場。

## 第八幕 第二場

時間：前場同一日晚上七點。  
地點：同前。

出場人物：志飛、玉秀、玉燕、清河、高母、金旺。  
佈景：同前

幕啟：客廳燈光昏暗，茶几上擺了一個大蛋糕。

△玉燕，清河與沖沖在蛋糕上插了一根大蠟燭，點燃。

△志飛穿著空軍軍官制服，拿著帽子，在院子裏來回踱步，著急的等著。

玉燕：志飛！蠟燭點好了！

志飛：哎，玉秀會不會真的不回來啦？

玉燕：不回來我們就慢慢等，等到她回來為止！你放心，我蠟燭準備了好幾根，夠等到明天早上了！

清河：哎！我等一下要去開垃圾車了，我可不可以先吃一塊？

玉燕：你想咧！你今天又不是主角！

志飛：哎！哎！回來了！回來了！

△志飛衝入屋內，關燈，只留下燭光，並且趕玉燕、清河上樓。自己一本正經的坐在輪椅上。

△玉秀由舞台右側上，發現屋內燭光，似乎也習以為常，逕自大喇喇的進門。開燈。雙手叉胸，一副不太高興的樣子。却還帶著一份禮物。

志飛：嘿！請你把燈關掉好嗎？

玉秀：我不！——蛋糕？你到底在搞什麼飛機啊？你不是三月十七日才慶祝過生日嗎？你今天在慶祝什麼鬼生日啊，農曆也沒差這麼遠啊！

志飛：三月十七日，你記那麼清楚幹什麼？有生日多慶祝幾個有什麼不好？

玉秀：你無聊！哪！生日快樂！

△玉秀將禮物丟到志飛身上！順手指指頭抹了一小塊奶油沾唇。轉身就想上樓。

志飛：玉秀！你有一點情調好不好？

玉秀：情調！像你這麼不長進的人，憑什麼跟人家談情調？要談情調！可以啊！站起來才跟我談！

志飛：站起來就站起來！有什麼了不起。

△志飛神氣的由輪椅上站起來，走到玉秀面前。

△玉秀難以置信的看著志飛。

玉秀：你——你會走路了？你——你什麼時候好的？我怎麼都不知道？

志飛：你整天忙著和那個姓邱的寫論文，那會注意到我啊！

玉秀：我沒注意到你？——（不悅）好！高中尉！恭喜你康復了！明天早上六點鐘，請你播放那首『西子姑娘』，好好慶



祝一下。

△玉秀說著，轉身要上樓，却被志飛一把攔住。

志飛：你生氣了？

玉秀：我為什麼要生氣？

△志飛看著玉秀，忍不住笑了笑。

玉秀：你笑什麼笑！

志飛：你生氣的方式好特別喔！不過，你總算是生氣了！說真的，我還真怕你不生氣呢！

玉秀：你——你在說什麼啊！惹我生氣，你那麼高興是不是？

志飛：是啊！你生氣表示你在乎我！你在乎我，我就有希望，你說我能不高興嗎？

△玉秀反應，有些哽咽。

玉秀：我——我怎麼會不在乎你，我不在乎你，幹嘛為你牽腸掛肚，幹嘛老是受你的氣！

△志飛將玉秀摟進懷裏。

志飛：我更在乎你！我在乎你才會給你氣受。我在乎妳，才會莫名其妙的發脾氣。我怕失去你啊！

△清河由樓上鼓掌下來。玉燕攔阻不及。

清河：哎！好了！好了！可以吃蛋糕了！

玉燕：哎！你急什麼啊？

清河：哎哟！蹲在樓梯口多難過啊！下來吃重生之日的蛋糕多好啊！

△四人到蛋糕前坐下。

玉秀：哎！高媽媽呢？

志飛：她去接我舅舅了！我現在站起來了！跟我舅舅這筆帳，也該好好算一算了！

△志飛說話時，高母拉著金旺由舞台左側上。

△金旺有些彘扭，一副不太願意進去的樣子。

△高母極力安撫著，開門入院。

玉燕：噯！說起來你還得感謝舅舅吧！如果不是他把你氣得七竅生煙，逼得你痛下決心，你的腿說不定不會好得這麼快！

志飛：他算什麼？我是為了媽，為了玉秀！

清河：哎！這叫雙管齊下。媽和玉秀給你們是愛的力量，舅舅那邊給你們的是恨的力量——

高母：不！都是愛的力量！

△三人反應，回頭。

△金旺一副無地自容的樣子。

高母：志飛！你不應該恨你舅舅，你應該謝謝你舅舅！

△志飛反應。

高母：他以前就算有千般不是，那也是過去的事的。他真的悔改！上次他來，不是來借錢的，他是拿他當管理員的薪水來還債的！沒想到却被你誤會了！為了刺激你下決心做復健，他才將錯就錯——

金旺：金花！——我虧欠你們太多了，你們恨我，那也是應該的！——（對志飛）你的腿好了！我也比較安心一點了！——

△金旺顯得十分尷尬，轉身就要出去。

志飛：舅舅！——

△金旺回頭。

△志飛低頭，跪了下來！

金旺：哎——

△金旺立刻上前攙扶，四目一望，一切盡在不言中。

△大幕緩緩落下。

△全劇終。



## 蒙永麗

44.12.5生

雲南廣南人

大學畢業

■經歷／

雜誌社主編、出版社編

排部專員

■現職／

劇本、小說創作

## ■作品／

舞台劇「一九八九團圓夜」、「槍擊

事件——把愛找回來」

廣播劇「未來在召喚」等

電視劇「喬遷之喜」等

# 門

舞台劇劇本組第二名 蒙永麗

## ■時間

一九九一年

## ■地點

台北市周宅

## ■人物

鄭梅「貞」——女，46歲。是一位心性堅忍、情感內斂、愛恨分明的女子；外型端莊淑靜。家庭主婦。

鄭「母」——女，70歲。梅貞母親。是一個性剛毅、慈藹可親的老婦人。

周士「維」——男，48歲。梅貞丈夫。是一位忠誠、敦厚、愛家的生意人。

周「琳」兒——女，20歲。梅貞女兒。活潑俏麗，一頭時髦短髮，是一個自幼從溫室環境中長大的安琪兒，無憂無慮，心思單純，對生活充滿浪漫憧憬。

陳祖「寧」——男，52歲。梅貞姊夫。是一觀念保守矜持，舉止心高氣傲的知識分子。為高級工程師，瘦高，外型略顯嚴肅，唇上留有短髭。

陳世「平」——男，27歲。梅貞外甥。編劇。個性看似明朗、風趣，其實內心深沈孤獨，情感世界長期處於悲觀、矛盾的糾葛中，平時卻總掩飾不露，面對感情事即逃避。

「春」——女，26歲。琳兒好友，也是世平女友。是一聰慧的溫柔女子。

## ■ 場景

(精簡，可迅速換場)

周琳兒房間

周宅客廳

鄭母房間

周宅前院

## 劇情簡介

二十年前，一段愛情的苦果，使鄭梅貞對初戀情人蘇文瑞深懷恨意。

但是二十年後，鄭梅貞驚聞與女兒琳兒論婚嫁的竟是初戀情人的兒子！而蘇文瑞即將在當天中午登門來提親。

一道門，阻隔著過去和未來，或為心中緊閉交流的一道門。

門裏的故事和門外的故事在二十年間各自進行著。

二十年後，一道門成為兩個故事會集交點。

長者們一場爭執，揭發出琳兒不為人知的身世，而琳兒對這一切渾然不知；孩子們因著上一代的情怨，使他們對愛

情的抉擇也感到茫然了……

然而，這愁怨深鎖的一道門，究竟是開，還是不開呢？

## 第一場

一大早，周琳兒仍著睡衣，興高采烈地在房中試衣服。

琳兒的臥房，很簡單的陳設，主要有床、附穿衣鏡的梳粧台；窗戶繫掛柔和色彩的窗簾，明亮的光線從窗口透射進屋內；氣氛顯得活潑而愉悅。另有張寫字桌椅。

琳兒正拿著一件紗質薄軟的粉紅色小禮服，在鏡前前後左右比試著。

春華，穿著正式（在琳兒家作客）。她坐在床上，很有興味地欣賞琳兒一會兒高興，一會兒挑三揀四，患得患失的情態。

琳：春華姐，妳看看，到底好不好嘛？

春：（笑著）很好啦！再也沒有誰比妳更美麗了。

琳：真心話？還是哄我的？

春：（拿床上鞋盒裏的一雙粉紅色高跟鞋）配上鞋，就十全十美了。（遞鞋給琳兒）穿上看看。

（琳兒捨了拖鞋，穿上鞋，挺直腰桿兒，像模特兒一樣，在鏡前走過來，走過去）

春：怎麼樣？滿意了吧？（玩笑口氣）琳兒小姐——

琳：（把禮服摺床上，順勢坐床沿，脫去鞋擱床上）我總覺得缺一點什麼？可是——（嘟著嘴，看看禮服）又說不出是哪一點？

春：瞧妳！——別緊張，蘇學理只是帶他父親上門來提親，又不是結婚。剛才妳媽給我開門，一見面就說，妳緊張得早餐都吃不下。

琳：我才不緊張。

春：那麼——是興奮咯？

琳：（臉紅，離了床）才不是哪！

春：那妳到底是怎麼了？

琳：（臉上出現憂色）我是想，這次我要結婚，是不是真的太倉促了？

春：妳和蘇學理認識三個月，就決定要結婚，確實是太倉促了。

琳：可是，我們彼此真心相愛。再多的等待，又有什麼意義呢？

春：愛情需要時間的考驗。

琳：（顯出不悅）妳和我爸爸媽媽，都是同一個論調！

春：（笑道）琳兒，妳今年才二十歲。

琳：我已經成人了！

春：妳想想看，蘇學理是美國華僑，妳嫁給他以後，就要搬到美國去住。妳遠離了父母，放棄了大學學業，這一切，是人生的重大決定。

琳：這一切都是注定的。（回想起初識狀況，臉上流露出欣悅）三個月前，學理到台北來學中文，有一天在路上，他向我問路。一切，就這麼自然的發生了。當我們看到對方第一眼的時候，那種感覺，就好像我們已經認識好久了。春華姐，妳說，這是不是就是緣分呢？

春：（若有所思地）也許，這就是緣分吧！

琳：春華姐，妳在想什麼？

春：（一笑）我在想，妳父母多捨不得妳呀！

琳：（頑皮地）別瞞我了！妳是在想——我表哥，對不對？

春：（掩飾地）我為什麼要想妳表哥？

琳：妳一大早趕來，不就是為見他嗎？

春：胡說！我是來幫妳這個準新娘化粧的。

琳：春華姐，妳還把我當外人嗎？……妳和表哥，還是我介紹認識的。我呀，是無心插柳，柳成蔭。

春：（笑起來）妳這算是什麼比喻嘛！我和世平，可不像妳的戀愛這麼傳奇。

琳：春華姐，妳和我表哥談戀愛，算算（扳手指頭算），也有五年了，老天噢！——就是鐵樹，也該開花了吧？……你們

兩個呀，就像兩根僵硬的死木頭！就算是燧人氏取火，兩根木頭，也會起一點火花嘛？

春：（取笑琳兒）皇帝不急，急死太監！

琳：我真是搞不懂！……表哥一定有問題。

春：別瞎猜。

琳：春華姐，表哥再不娶妳，妳真的要變成老小姐了！這對妳，太不公平了！

春：愛情，有什麼公平不公平的。只要相愛，什麼都願意了。……像妳，連父母，還有我們這些好朋友都捨得了，還有

什麼捨不得的。

琳：（忽難過起來）春華姐……我捨不得爸爸、媽媽，捨不得你們……我（心情猶豫起來）我不要嫁了！

春：（笑安慰）別孩子氣了，人家中午就要上門來提親了，妳又要反悔了？

琳：（心意不決地）春華姐，我真的好矛盾喔！為什麼人要做選擇呢？要了一樣，就不能要另一樣。我嫁給學理，就要

遠遠離開這裏的親人和朋友；如果留在這裏，又要和學理兩地相思。世上的事，為什麼總不能兩全其美呢？

春：也許，正是因為不能兩全其美，我們所擁有的，才值得珍惜呀！（安撫）別三心兩意了，妳現在就像是繃在弓弦上

的箭，我們的手只要輕輕一放，妳就要飛向自己的幸福了。

琳：（臉上有笑容）春華姐，要是離開妳，以後我再有煩惱，真不知道要找誰去說呢！

春：（捉弄地）既然這樣，那乾脆不要結婚好了。等蘇學理來提親，我們就不要讓他進門，叫他回美國去，害單相思好

了。

琳：（撒嬌地）春華姐，妳又取笑人家——

春：妳呀，口是心非！

琳：人家真的捨不得妳嘛！

春：得了，我心領了。妳那份心思，那能逃得過我的法眼。妳是迫不及待，想嫁出去呢！

琳：（厚起臉皮）那有什麼不對？妳，不是一樣想嫁人嗎？

春：（沈靜下來）琳兒，並不是人人都像妳這麼幸運，能夠無憂無慮，想什麼有什麼的。

琳：（覺出自己太得意忘形，收斂），春華姐，對不起！……不管妳和世平表哥間有什麼問題，我希望，你們都能夠順利解決。

春：（擺起笑）別再浪費時間了，我替妳化粧吧。

（琳兒高興地點點頭。兩人到梳粧台前，搬椅坐下。春華替琳兒上粧）

（鄰母穿著、梳粧齊整，在舞台上。手上拿一串珍珠項鍊）

（琳兒從鏡中看見鄰母，轉身來）

琳：（高興地）外婆！

（琳兒迎向鄰母，扶她往床邊坐下）

母：春華幫妳化粧哪！

春：（已起身來）外婆，您起得真早。

母：我剛從教堂望完彌撒回來。

春：這麼早的彌撒？

母：禮拜天，我都是望第一台彌撒。

琳：（高興急切地）外婆，妳看，我這件禮服怎麼樣？昨天晚上回來，妳已經睡了。（把禮服在身上比著）

母：（賞識地）唔，好看，好看。妳穿什麼都好看。（起身持項鍊往琳兒，邊說）妳媽說，給妳買了件粉紅色小禮服，我就想到，我盒子裏這串珍珠項鍊，給妳戴上，一定合適。

琳：（可喜了）哇！好漂亮的項鍊。（撒嬌地）唔，外婆，妳有這個好東西，怎麼早不拿出來！

母：現在不就拿給妳了嗎？這還是妳外公過世前送給我的，平時我都捨不得戴。

（鄰母替琳兒在脖頸圍上項鍊）

（琳兒趕忙跑去照鏡子，高興地往鄰母和春華面前一亮相）

春：（笑道）妳說缺一點什麼，我看，大概就是缺這條項鍊了。

母：年輕女孩，戴什麼、穿什麼都好看。不像我們這個年紀，稍微穿花俏一點，就變成老妖怪了。

春：外婆，妳一點都不老。穿花點兒，更顯得年輕。

母：春華，就是嘴巴甜。將來嫁到婆家，一定討婆婆喜歡。琳兒，這點妳要多學。

琳：外婆，學理他的後媽是洋人，跟我們中國人不一樣。

母：（不以為然）有什麼不一樣？世界各國，只要是婆婆，都一樣！誰不希望討個孝順的媳婦？

琳：（撒嬌地）外婆，妳不懂啦！——

春：琳兒，外婆是為妳好。

琳：（沒法兒）嗯——你們啊，都是老古板啦！（手指頭額作怪樣）

（鄰母和春華被逗笑）

母：老年人，都落伍了。將來，妳也有這麼一天的。（轉身往門方向）我回房去躺躺，這腰又疼了。

琳：外婆，我幫妳捶捶。

母：不用了。今天，妳是主角。（向春華叮嚀）春華，妳可要把我們這隻醜小鴨化得漂亮一點喲！

琳：（嬌聲嚷）外婆，我才不是醜小鴨呢！

春：（笑）外婆，妳放心，我會把這醜小鴨化成天鵝的。

母：我回房去了。

春：外婆，妳慢慢走喔！

母：（邊走邊應）好，好。（出門去）

（琳兒轉身來，捉狹兒地看著春華）

（春華一笑，拖琳兒推往梳粧台前坐下）

春：妳快來坐下吧！

（春華替琳兒上粧，琳兒服順地任其擺佈）

春：（邊動手邊說）「人要衣裝，佛要金裝」，妳外婆呀，可希望妳的裝扮，配得上她這串項鍊呢！

（燈暗）

## 第二場

早上。

客廳光線明亮。傢俱陳設簡單，但看得出是屬於上等家庭，主要陳設物是一套沙發和桌子。有一台錄音機。錄音機大聲放著小提琴亮麗明快的樂章。

鄰梅貞穿著端莊淑儀，可以看出她心情十分愉快。正手腳落地地給客廳做最後的打點，書報理理，手上雞毛撢子輕



快揮著，兩三下清爽了。她站定滿意地檢視一週，坐下把盆裏插的花稍微調整一下。

門鈴短短地響了一聲。梅貞似未聽見，仍理著花。

門鈴又響一聲。梅貞聽見了，但不確定，她起身去關了錄音機音樂。

門鈴長長響了一聲。梅貞忙去開門。

一陣熱鬧寒喧聲，陳祖寧、陳世平父子隨梅貞由舞台左方上（由觀眾席所看方位）。

貞：姊夫，你們來得真早，我客廳還沒理好呢。裏面請，裏面請。

寧：反正在家閒著也沒事，乾脆早點過來。

貞：坐。（收起雞毛撻子）

（祖寧因為熟悉的緣故，毫不推讓地也就坐下了）

平：阿姨，春華來了沒有？

貞：早來了，在琳兒房裏幫她打扮呢。

（世平欲離，去琳兒房）

貞：你別去了。女孩子化粧，一個大男人在旁邊看什麼？

平：阿姨，表妹化粧，我又不是頭一次看。上回她去舞會，還是我替她做的造型呢！

（周士維從右舞台上，穿著整齊，但因為在家裏，所以未著外套。手上拿著看過的報紙）

維：姊夫，這麼早就來了。

寧：士維，沒事，過來聊天。

維：（往祖寧身邊坐下）今天報紙看了沒有？戈巴契夫宣佈放棄共產主義了。鐵幕世界門戶大開！

寧：看了！特別早點過來，跟你談談心得。

維：真沒想到，蘇聯也有走上民主之路的一天。

寧：就等著看我們中國，是不是也有這個造化。

平：鄧小平可難說了，中國人是死要面子，寧死不認錯！要他承認共產主義錯誤，太難了。

貞：你們男人三句不離政治。我去燒開水，給你們泡茶。（梅貞起身，正欲離）

（琳兒又穿上禮服，打扮得明艷照人，和春華從右舞台高高興興出來。眾人驚艷）

琳：姨丈。

春：陳伯伯。

維：哎喲！不得了。這好像是從童話世界裏面走出來的小公主嘛！（起身向琳兒）

琳：（撒嬌）爸爸，你取笑人家！

寧：（老夫子似地）女大不中留。

平：（像行家似地，鑑賞地繞著琳兒身邊一會兒）琳兒，妳這麼早嫁人，真是太可惜了！妳應該在結婚前參加一次中國小姐選美，也不枉費妳這「天生麗質」啊？

琳：（機伶地）表哥，你這麼說，該不是在暗示春華姐吧？……要她趕緊去選一次美，否則嫁了人，變成黃臉婆，就太可惜了？

平：琳兒，什麼時候變得這麼伶牙俐齒？……（像發表議論似的）看來，結婚對一個女人所能造成的改變，可是比原子彈爆炸還要來得千變萬化，震撼十倍呢！

春：（笑著挖苦世平）真奇怪，一個女孩碰到自己高興的日子，打扮得漂亮一點，也要遭人議論。

平：（息事寧人）我只是客觀的批評。

維：（攏著琳兒肩）我的寶貝女兒，我希望她，天天都這麼漂亮。

（琳兒嬌羞，靠著士維懷裏）

貞：（誇讚）春華，妳的手藝，可以去當美容師了。

春：還早呢！

寧：（對女人話題不怎感興趣，一起身，斷了眾人話題）媽呢？怎麼沒見她人？

琳：外婆說她腰疼，先去躺躺。

寧：嗯，老毛病了。我去她房裏打聲招呼。

維：我陪你去。

（祖寧、士維右舞台下）

貞：琳兒，陪世平、春華聊聊，我去廚房燒開水。

琳：（頑皮地）遵命！媽。

（梅貞收拾雞毛掸子，從右舞台下）

（世平、春華自在坐下。琳兒隨意靠坐椅把手上，她彎身從茶几桌取來糖菜盒，打開，請另兩人吃蜜餞。然後，把小糖菜盒放膝上，自顧吃起來）

平：琳兒，我真佩服妳。三個月，就把攸關生死的終身大事，給決定了。

琳：攸關生死？說得太嚴重了吧？

平：一點也不嚴重。妳看，在戲劇裏，我們所見到的偉大愛情，哪一齣不是「生死戀」？（離了座）

春：不愧是寫劇本兒的，三句不離本行。

平：實際生活也是一樣啊！妳們注意報上社會新聞版，許多人為了愛情，不惜砍砍殺殺。所以我說是「攸關生死」，一點

也不為過。

琳：（表懷疑）這麼說，愛情是犯罪的根源咯？

平：愛情本無罪。但是，談情說愛的人，卻大有問題。

春：好了。世平，你不要故作驚人之言。

平：我不是故作驚人之言。我只是給我這個小表妹一點忠告，要她三思而行。

琳：（固執地）我不需要你的忠告。

平：（以老賣老地）忠言逆耳——（尾音拖長）

琳：（放了糖盒，起身）每個人對我的婚姻都有意見，可是要結婚的，是我呀？……難道我會害自己嗎？

平：這論調不稀奇。大多數人是，婚前沒意見，婚後則意見多多，問題一籬筐。

琳：（挖苦世平）總比拖拖拉拉，猶豫不決，消耗寶貴青春，準備長期八年抗戰的人，來得好吧？

平：（臉湊向琳兒）我是穩紮穩打。

琳：（大不以為然地扭開臉，故裝腔）可憐的春華姐喲——

春：（笑起身步向琳兒）好啦！把我都叫短命了！

（祖寧、士維談著，從右舞台上）

寧：我對前景，抱持樂觀態度。你的生意大有可為。

維：做生意，風險大。不像你做高級工程師，飯碗穩當。

寧：你賣的是產品，我賣的是科技知識。說穿了，殊途同歸，還不是成就在一個「錢」字上。（手指一圈）

（祖寧，士維為賺錢的無奈笑起來）

維：坐，坐。

（祖寧、士維坐下，年輕人在兩人旁站或坐）

寧：琳兒。

琳：姨丈？

寧：這一次，你可搶在世平前面咯。

琳：什麼事啊？

寧：妳的婚事啊！

琳：怪表哥自己慢郎中嘛！

寧：（很保守地）不過，也好。女孩子家嘛，將來終歸是要嫁人，相夫教子，早點嫁人也好。

平：爸，琳兒可不是為這點。人家是愛情至上。

寧：（問琳兒）男方，是做什麼行業？

平：蘇家在美國開餐館。

寧：（嚴肅板著聲）我又不問你。

（世平知趣地閉口不言了）

琳：（笑著緩和氣氛說）姨丈，他們在紐約開餐館。學理說，生意滿好的。

寧：是從台灣過去的嗎？

琳：是啊，以前他們也住台北，二十年前全家移民過去了。學理是在美國出生的，這次，他來台北學中文，我們才有機會認識。

寧：「有緣千里來相會」，正是應了這句話。

維：（向祖寧）中國人在紐約，能混出個名堂，不容易。

琳：聽學理說，他爸爸以前是醫生，還是個心臟權威的名醫呢！

寧：哦？——以前我在紐約求過學，也許我聽過。

維：學理他爸爸叫什麼名字？

（此時，梅貞端著一盤茶杯從右舞台上，聽見問話）

琳：叫……叫（想了一想）：喔，叫蘇文瑞。

寧：啊——（驚然站起身）蘇文瑞？

（「啞嘴！」一聲，梅貞手中的茶盤、杯子全落在地上。梅貞僵著身，目光驚然）

（所有人都向梅貞望去）

琳：（擔心跑向梅貞）媽，妳怎麼啦？

維：（去扶梅貞）梅貞，不舒服？

（祖寧頹然地坐往椅上）

貞：（發覺失態，急忙掩飾）沒什麼……沒什麼……（看看地上碎杯，自責似）我真笨，一盤茶都拿不住。（蹲身欲撿地上碎片）

維：（拉住梅貞）別撿了。琳兒，去拿掃帚來掃掃。

琳：喔。（跑開）

（梅貞心神不寧，緩緩走向椅子。和祖寧憂慮的目光接觸到，梅貞無言迴避開，卻又和士維不解的目光相接觸，無言低下眼）

（琳兒拿了掃帚，畚箕出來，掃碎杯。春華和世平幫忙撿盤）

貞：琳兒？

(琳兒把掃帚交給春華和世平，走向梅貞面前)

貞：(強裝出笑容) 琳兒，妳好像說過，學理他家是開餐館的？

琳：是啊。不過在開餐館以前，他爸爸是醫生。後來，他爸爸出了一次車禍，手受了傷，沒有辦法再幫人動手術了，才改行開餐館的。

貞：(像受了重擊般，沈吟地) 原來——(緩緩坐下) 是這樣！(眉頭深鎖住)

琳：(不解地，蹲下身) 媽，妳怎麼了？

貞：(露出淒然又和藹的笑) 沒什麼，琳兒，妳陪世平、春華等到妳房裏去坐，我有事跟妳爸爸和姨丈說。

琳：媽，是有關我的事嗎？

貞：(安慰地笑) 當然是有關妳的事。

琳：(以為是談自己的婚事，顯出差怯笑靨) 喔，那我回房去了。

貞：(拍琳兒肩) 去吧。

(琳兒起身，和世平、春華一起從右舞台下)

維：(看琳兒走開，轉身來問梅貞) 梅貞，琳兒婚事出了什麼問題？

貞：(不看士維，嚴肅著面孔) 我不贊成這門婚事。

寧：(冷著聲，起身背起手) 我也不贊成。

維：(有些失措) 不是早就答應人家了。今天，蘇家上門來提親，就要談到婚事細節了？

貞：(冷硬，斬釘截鐵) 我不答應！(立起身來)

維：(勸) 現在節骨眼上，反悔不大好吧？琳兒那邊，怎麼交代呢？

寧：(反身來) 士維，這件事情，梅貞想答應也難。(無奈，揮揮手) 唉！都已經是過去的事了！

維：過去的事？……難道，你們認識蘇文瑞？

寧：不錯，那是一筆陳年舊帳了！(嘆造化作弄人) 怎麼，偏就被琳兒碰上了呢！唉！——

維：(想了想，似恍悟) 難道……(追問梅貞) 梅貞，難道蘇文瑞，就是妳以前口中所提的舊情人？

貞：(似受不住，坐椅上) 你不要再問了。

維：(不滿) 為什麼妳不肯告訴我呢？……以前怕妳傷心難堪，不提。現在，妳還不肯說嗎？

貞：(搖頭) 士維，你別再問了，我心亂極了！(離了椅，似想逃避)

維：(不放過，逼到梅貞面前) 面對現實吧！這關係到琳兒終身幸福——

貞：(煩亂至極，打斷士維話) 別再說了！我現在不想談，真的不想談。讓我靜一靜吧！——

(梅貞奔向右舞台下)

(士維看著梅貞激動地跑開，緩緩轉過身，驚詫而氣喪地，和僵立的祖寧，隔段距離對望著)

(燈暗)

## 第二場

時間續前場。

廊母房裏，主要陳設是一張床，落地窗有帘，光線暗。

廊母靠坐在床頭休息，此刻陷入問題的沈思中。

梅貞煩躁不安地在床前走來走去，心事決定不下。

兩人間沈默著。

母：(緩緩發言) 都二十幾年了，到現在，妳仍然不能坦然面對蘇文瑞？

貞：(焦躁) 媽，妳知道，我恨他的！(腳步更急促了)

母：(提醒) 這關係琳兒一生的幸福。

貞：(情緒憤而不平) 他為什麼要出現？：：：我好不容易忘記過去那段不愉快的時光，現在他又出現了！他像一個惡魔，陰魂不散！

母：(無奈勸慰) 世上很多事情是沒有道理可講的，等妳碰上了，也只能接受。

貞：(停了腳步) 妳要我認命？：：：(堅決) 不，我不認命！

母：(懇勸) 梅貞，天主要人寬恕，正如，我們也需要別人寬恕一樣。

貞：媽，不要拿妳那個主來壓我！上帝要是公平，就不會把這種不幸降臨在我頭上。：：對蘇文瑞，不值得寬恕！

母：妳要讓同樣的悲劇，也發生在琳兒身上？

貞：(又煩惱地走起來) 媽，我正在設法！我正在設法！

母：還有什麼可想的？：：中午，蘇文瑞就要帶著他的兒子上門來提親，一切都準備就緒，館子也訂了。

貞：(停了步，目光像發著火，向仇人誓言般) 不，媽，這一次，蘇家的命運是操縱在我手裏。我絕不讓他們進我家大門一步！

母：上一代人的怨恨，讓它成為過去吧！

貞：我甘心！

母：（嘆）從小，妳們姊妹就不肯心甘情願聽我一句話。叫妳不要喜歡蘇文瑞，妳就偏喜歡他，這一切，都是妳自己造成的，不要只埋怨別人。（長而重地嘆一聲）唉——妳姊姊玉琳也是一樣！

貞：（想起了姊姊）媽媽，姊姊的事，我們要替她保守秘密。

母：（苦笑）秘密！秘密！我這把老骨頭，還能再替妳們守幾年的秘密？……秘密不是永遠藏得住的。

貞：（愧然低首）媽，姊姊已經死了。好歹，讓她在世平心目中，留下一個好母親的印象。這是我們唯一能替姊姊做的。

母：妳應該考慮的是琳兒的感受。妳該如何向她解釋呢？

貞：媽，這事——

母：（打斷梅貞話，強硬態度）這事我要好好考慮考慮，不能讓妳一錯再錯！

貞：（為難）媽——

## 第四場

時間與上場同。

琳兒房中。光線明亮。

世平坐在寫字桌前，看一份手稿。琳兒站在他身後，懷著期待的情緒。

春華坐床沿，抱著枕頭，注視世平和琳兒，等著他們之間將發生的情況。

琳：（有些得意地）表哥，我這篇故事大綱寫得不錯吧？

平：（半譏地）豈止是不錯，（離了座）根本是不合理嘛！

（琳兒一聽，氣嘟嘟上前一把搶過手稿，看了看，向世平眼前一送）

琳：（質問）哪裏不合理？

平：（拿過稿，大肆批評起來）妳看，男主角千里尋妻，從台灣尋到日本，又從日本尋到美國，再從美國尋到香港。

春：（說好話）這一份執著堅貞的愛情，很能打動人心啊！

平：（哭笑不得的神態）各位，哪個男人那麼無聊啊？……捉拿逃妻差不多！

春：故事本來就是假的嘛！為了製造高潮，當然不得不安排一些非常理的情節呀！

琳：表哥，你寫的電視劇不也是這樣的嘛？……男女多角戀愛，你愛我，我不愛你，他愛你，你又不愛他；再不然，就是相愛無緣，分分合合，哭哭啼啼，賺人眼淚的故事。

平：話是不錯。儘管故事情節離奇，但基本上，要求合理呀！

春：琳兒的故事，有哪點不合理呢？

平：妳看這故事，男主角患了絕症，為了找到失散的妻子，再見心愛的人最後一面，毅然決然踏上千里尋妻之路。可是他不是有一個有錢人，又不能工作了，他的旅費要哪來呢？

琳：愛情的力量，可以幫他克服一切困難。

平：麵包與愛情之爭，已是千古話題了。但我仍堅持，妳得先解決了男主角的經濟狀況，才合理。

春：（想到了好的安排）你不妨這樣想，像這樣可憐的丈夫，一路上會得到很多人幫助的。

平：故意製造博人同情的畫面，這太矯情了吧？而且，根本不會有男人這樣做的。

春：說了半天，原來是大男人主義情結在作祟！

琳：（堅持己見）我覺得這故事很好。以前我們看的情節，總是尋母、尋夫、尋子，現在讓丈夫來尋妻，變化一點口味，也不錯啊！為什麼你要反對呢？

平：我不是反對，只是提醒妳事情的合理化。好表妹，從小到大，妳在溫室裏生活慣了，要什麼有什麼，全憑妳意，不了解現實生活壓力是什麼？如果妳想做個成功的劇作家，那麼妳應該走出這個床和梳粧台的象牙塔之外，到外面多接觸社會現實無情的考驗，睜眼看看別人是怎麼生活的，才能累積妳寫故事多采多姿、豐富的經驗。（手稿放桌上）

琳：（鬥氣地）表哥，你好像把我說得一文不值的？：其實，我跟一般人沒有什麼不同，照常過日子，也有喜怒哀樂，也要吃喝拉撒，有什麼不同？

平：比起別人，妳幸福太多了。

春：無憂無慮，有什麼不好呢？別人求還求不到呢！

琳：（思忖著欣喜起來）我也懂得替別人著想的。譬如說，你和春華姐的事。（高興盤算著）等我的婚事過後，我就跟姨丈去說，要他到春華姐家去提親。

平：（臉色僵起來）琳兒，妳不許胡來。

琳：（貼向春華身上）春華姐，妳說呢？（逗趣地）

春：（看世平凝重的反應，心冷下來，強笑敷衍著）琳兒，作新嫁娘可不輕鬆喔，妳還有心思管別人的事？

琳：表哥一天到晚寫別人的愛情故事，自己的呢，就是結不了局。我看哪，這個結局，得由我來寫。（好心地）春華姐，有我在，表哥跑不掉。

平：（暗中有些失意地，故作瀟灑一聳肩）妳們聊，我出去了。

春：（忙問）你去哪裏？

平：剛才我進門，看見放在前院的腳踏車，車上積滿了灰塵。



琳：（不好意思解釋）我已經好一段時間沒騎了。

平：（半取笑地）談戀愛談得沒時間了，是不是？……我去把車擦擦，不然會生鏽了。

（世平勉強笑笑，神情悒鬱地離開）

琳：（不解世故地）表哥真奇怪，一會兒興致高昂的大發言論，一會兒又悶悶不樂的。真搞不懂，誰又得罪他了？

春：（彷彿心思也被世平帶走了，面顯憂色）有時，連我也不了解他。

琳：（提起興致）別管表哥了。春華姐，（開心地拿起稿子）妳幫我看看，這故事大綱有什麼需要加強的地方。（俏皮地伸出雙手，遞交春華）

（燈暗）

## 第五場

時間續前場。

廊宅前院，主要佈景：內屋通前院的門窗、花樹盆景。

院中停置一輛女用腳踏車。

世平蹲著身子，正專注地用布擦拭腳踏車骨架。

春華由內屋出來。

世平瞥見春華，卻不招呼，益發低下頭努力擦拭車子。

春華似有所猶豫，仍緩緩走到世平身邊。

春：世平？

（世平眼見裝不成了，只得站起身來招呼）

平：（有些失措地）妳也出來啦！

（春華欲言又止，彷彿下不定決心）

平：（沒話找話）妳看這車，有十幾年歷史了。我母親在世的時候，常帶我來阿姨家玩，每次，我都和琳兒爭著要騎腳踏車（想著有趣，笑起來）。現在長大了，也沒機會騎了。不過，琳兒倒發現了它的妙用，據說騎腳踏車是最佳的健康運動之一，可以消耗熱量，保持身材呢！對這輛老爺車來說，可算是廢物利用了。（說著興頭上，又蹲下身去擦車了）

（春華猶豫了一會兒，終於鼓足勇氣）

春：世平，我想跟你談談。

（世平預知有事，緩緩站起身。擦拭的布擱椅座上）

平：（有些不自在地）什麼事？

春：這幾天，我打電話到你家，都找不到你人。你好像，有意避著我？

平：最近比較忙，妳也知道，我在趕劇本嘛！（托詞兒）沒日沒夜的，製作人偏又催著要。

春：（顯得羞怯地，低著頭問）剛才琳兒提到的事，你有沒有考慮？

平：（明知故問地）琳兒提的事？

春：（小著聲）就是——提親的事啊！

平：（知躲不掉了，只得面對坦承）春華，目前，我還不想結婚。

春：（抬起臉，目光驚訝又失望地）你不想結婚？

平：春華，我不該就誤妳。我希望，妳能重新考慮對象。

春：（怕自己聽錯了）重新考慮對象？

平：（並不想解釋）春華，我知道妳很難理解。但是，我是真心的。

春：為什麼？你忘了以前對我的承諾？

平：我沒有忘。可是，我不願再就誤妳。

春：我不懂你的意思？

平：春華，我們認識也有五年了。這五年來，變化太多。時間在變，環境在變，人也在變。

春：可是我對你沒有變。

平：我知道妳沒有變。

春：（似恍悟）是你……你另有中意人？

平：（急否認）不，不是。

春：那是為什麼？

平：（心思黯淡下）三年前，我媽過世了！

春：（追問）你媽反對我？

平：不，不是。春華，妳別亂猜。

春：（忍不住失望的煎迫）那是為什麼？請你告訴我。

平：我承認，我不夠堅強。有些事情，我只會怯步不前。

春：你害怕婚姻？

平：春華，這三年來，我對人生有了新的領悟。

春：你以前，從來沒有跟我談過人生。

平：我覺得，人活著，不一定要結婚。

春：結婚又什麼不好呢？

平：（有些憤而不平地）那些支離破碎的家庭悲劇，我們看得難道不夠嗎？……我們何必要去製造更多的悲劇呢？

春：（不解）為什麼你認定我們的婚姻，就是一場悲劇呢？

平：因為——春華，世上並沒有真愛。所有我們眼前的美好，都是短暫的。

春：世平，你太悲觀了。

平：世上貌合神離的愛情，我見得太多了。何必生兒育女，讓他們承受不幸呢？

春：（有些發急）世平，我不明白你為何會有這種想法？以前，你不是這樣的？

平：春華，你不了解我的家庭狀況。雖然，我們認識五年，你也見過我父母，可是，有些事情，如果不是生在其中，是

很難了解其真相的。

春：求你告訴我，我會試著了解。

平：妳一直認為，我有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父母相處和睦，家庭和樂溫馨。

春：不錯，那一直是我所羨慕的。（回憶，面容柔和起來）我還記得，你母親在世的時候，每次我到你家，你媽媽總是煮

綠豆湯給我喝。冬天喝熱的，夏天喝涼的，她就坐在一旁，陪我聊天，問我家裏的狀況、學校的生活。我覺得，她

真是一個慈藹的母親。你的家，是充滿溫暖的。

平：其實不然。我媽的快樂和笑容，只有在別人面前才有的。在我的記憶裏，我媽始終很不快樂，她和我父親之間，好

像存在一個打不開的結。她對父親始終是順從而冷淡；我父親也一向很少回家。從小，我就很孤獨，家裏聽不到歡

聲笑語，大部分的時間，我都躲在自己房裏，研究天上的星星，聽比吉斯的唱片。我的童年、中學、大學，就是這

樣打發的。對父親，我只要交出好的學業成績就行了；而母親，她始終是默默的關懷我、照顧我，很親近，又很疏

離。這樣的生活，唯一的好處，是讓我從小養成獨立的性格。

春：世平，你為什麼不早說呢？你從沒有告訴過我這些。

平：直到認識妳，我的生活才多增添一份美好和甜蜜。可是我知道，這是短暫的。

春：為什麼是短暫的呢？

平：因為。這一切在若干年後都會變的，就像我父母之間。我母親去世才半年，我父親就交了女朋友，甚至還公然帶來

家裏！（恨自己無力）我除了裝作看不見，我還能說什麼呢？

春：（撲向世平身邊，鼓勵他）世平，忘掉以前的不愉快，也不要在乎你父親做什麼。一切，都可以重新開始。

平：（緩緩搖頭）家庭不愉快的陰影，在我心中始終揮之不去。我沒有勇氣去面對，自己將來家庭生活可能出現的同樣狀況！

春：我們和你父母是不同的。

平：婚姻的故事，全是大同小異的。我是編劇，我寫過太多婚姻失敗的劇情。

春：那些只是故事呀！你只見到生活陰暗的一面。

平：（沮喪）琳兒說得對，我只能寫別人的故事。我自己的，卻永遠沒有結局。（覺荒謬地失聲笑起來）多可笑啊，她一個未經世故的女孩，卻說對了！

春：（擔憂著）世平，你不嘗試，怎麼知道一定失敗呢？

平：（情緒有些激動地）我明白自己，我不希望下一代像我一樣，承受父母帶給他們的痛苦和不幸！

春：（無力地嚷起來）我相信，你會是一個好父親！

平：（激動地表達對自己的不滿）妳知道嗎？我寫過許多愛情故事、家庭故事，那盡是一些風花雪月、空中樓閣的愛情，或是殘迫不健全的家庭。長久以來，我要求自己，我很努力去學習，我要寫出生活中的真情摯愛，一份平凡而真實感人的愛情。可是我寫不出，我好像無法體會那種真情是什麼？我從來沒有得到過，也從來沒有付出過！（失聲哭泣）我覺得好悲哀！儘管我再努力，我永遠只能做個二流的編劇。因為我找不到一份真愛，一份可以用心靈交流的真情！（掩面而泣）

春：（心疼地走向世平，將他擁入懷中，輕柔地撫慰他）世平，讓我幫助你。

平：長久以來，我一直在逃避。害怕付出，害怕失望，害怕受到傷害，妳了解嗎？

春：我了解。世平，你要給自己一個機會。你的人生，和上一代之間，總有些不同。正如你說的，時間會變，環境會變，人也會變。你可以改善，尋找到屬於你自己所希望的生活。

平：我不知道，是否有那麼一種生活存在。

春：有的。世平，我們要携手去創造它。

平：（迷惘地看著春華）春華，妳信任我？

春：我信任你。我願意把未來的幸福，託付給你。

平：（感動）春華——（將春華兩手捉來緊握在胸前）

春：世平，不要再懷疑自己，好嗎？

平：謝謝妳，春華，妳解開了我心中多年的結。

春：對自己未來的另一半，何必客氣呢？

（兩人對笑，情意綿綿）

(右舞台後，傳來琳兒哼歌的聲音)

(春華聽見聲音，回首望)

春：琳兒來了。

平：我現在心情太好，不想跟她抬槓。

春：那我們躲開。

平：好，到那邊去。

(世平拉著春華手，從左舞台跑下)

(琳兒哼著歌，心情愉悅地從右舞台散著步上來。晃到腳踏車前，拿起車座上的擦車抹布看看。)

琳：奇怪？表哥說要擦腳踏車，怎麼沒見人影啊？(想想，忽覺多餘)管他呢！等時間到了，他自然會出現。

(琳兒看看手錶)

琳：(自語)唉，時間過得真慢！(猜想)不知道……學理會不會緊張？(想著愛人笑起來，忽然想著一個純漏)哎呀，剛才跟姨丈說漏了嘴！好險！……蘇伯伯說，他以前跟媽媽是好朋友呢！這一次來，要給媽媽一個驚喜，叫我千萬不要先說出他的名字。唉，我差一點洩漏了這個大秘密！還好，媽媽不在場。(幻想兩人見面情況)等中午，他們兩人見了面，一定會很興奮呢！(高興起來，又想到)不知道他們大人現在到底在談什麼？……唔——一定是在談我的婚事。

(空中傳來幾聲鳥叫)

(琳兒抬起頭來，往前看)

琳：(欣喜地)哎呀，有一對麻雀停在牆頭上。(遐思地笑起來)連鳥兒也在談戀愛呢！

(世平和春華躡足從左舞台上，聽見琳兒最後一句話)

春：(逗樂)在情人的眼裏，連花、連草、連木頭都會談戀愛呢！

(琳兒嚇一跳，轉過面來)

琳：好哇！原來你們躲著偷看我。

春：妳一個人在這裏，想什麼心事啊？

琳：春華姐，我剛才在房裏，終於想到，我身上究竟缺哪一樣了。

春：(審視琳兒一身)難道戴了外婆的珍珠項鍊，還不夠完美嗎？

平：(挖苦)難得一次作秀的機會，當然意猶未盡嘛！

琳：唔，才不呢！我只是想到，上禮拜在一家店裏看到一條髮帶，跟這件衣服恰好相配。(拉春華)春華姐，妳陪我去買。  
春：現在？

琳：反正時間還早嘛！路不遠，趕得回來的。

平：春華，妳還是陪她跑一趟，不然，她會遺憾終生的。

春：好吧，我們快去快回。

琳：（高興）謝謝春華姐！

（春華和琳兒挽手從左舞台下）

平：（看兩女孩離）沒辦法，女人天生就是愛美！

（燈暗）

## 第六場

時間同前場。

客廳中，鄰母和祖寧、士維對坐著，梅貞離衆人站一邊。氣氛僵凝而嚴肅。

母：（沈緩的語調）我想過了，這件婚事，由我作主。我決定，見見蘇文瑞。

寧：（站起身）媽，這絕不可行的！

貞：我也反對。

母：（不為所動地）我說過，由我作主。

寧：媽，琳兒和蘇文瑞的兒子不能結合呀！

母：為什麼不行？

寧：他們是同父異母的姊弟呀！

維：（黯然的神態）姊夫說得不錯。（向梅貞）梅貞，如果蘇文瑞真是妳以前的舊情人，那他也就是琳兒的親身父親了。

對不對？

（梅貞似有口難言，不知如何作答，為難地避開臉）

母：（嘆然地）不，琳兒不是蘇文瑞的女兒！

（祖寧、士維兩人皆感驚訝，望向鄰母）

寧：不是！？（轉臉望望梅貞，又望望鄰母）怎麼可能呢？

維：（走向梅貞求證）梅貞，妳不是說，琳兒是妳和以前男友生的？

寧：天哪！梅貞，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母：（命令地）你們安靜下來，聽梅貞說。

（梅貞似心意未決，遲遲未開口）

維：（情急地）梅貞，妳開口啊？

貞：（懷著歉意）士維，我騙了你，琳兒不是蘇文瑞的孩子。

維：啊——那妳是說，還有其他的男人？

寧：（揚高了聲調，不耐煩地）梅貞，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妳把我弄糊塗了！

貞：（平靜地，也不願多說）事情很簡單。琳兒不是蘇文瑞的女兒，就這麼簡單。

維：（覺荒謬地）就這麼簡單！……梅貞，當初妳為什麼要對我說謊呢？我接受妳和琳兒，極力照顧妳們，我從來不嫌

棄什麼，妳為什麼不肯告訴我實話？（忍不住憤而脫口）妳生命裏，到底有多少個男人？

（梅貞驚憤給士維「啪！」一個耳光。士維驚，眾人驚，梅貞氣得發抖）

貞：你不要侮辱我的人格！

維：（摸著挨痛的面頰，態度強硬起來）好，妳有理。那妳告訴我，琳兒究竟是妳和誰生的？

貞：（橫了心）無可奉告！

維：好，廊梅貞，今天我才認識妳，原來是一個水性楊花、處處留情的女人！我真後悔看走眼，接納妳和妳的私生女。

妳辜負了我！

（士維傷心、憤然衝出客廳，左舞台下）

寧：（叫）士維——

（梅貞備感委屈，掩面啜泣）

寧：（責備口氣）梅貞，難怪士維生氣，他對妳一片真心，真是仁至義盡。換了任何一個男人，都嚙不下這口氣的！

貞：姊夫，我沒有對不起士維。

寧：妳有什麼苦衷，為什麼不直接說出來呢？

（梅貞哭泣不語）

母：（無奈地，道出真相）不要怪梅貞，要怪，就該怪她姊姊玉琳！

寧：（詫異）玉琳？……媽，這關玉琳什麼事？

母：（難以開口）唉！——叫我怎麼說呢？

貞：（撲至廊母跟前）媽，不要再說了！

母：（憐惜地看著梅貞）梅貞，這個祕密在我心中醞了這多年，現在，是該面對的時候了。孩子們都大了，他們有選擇

自己幸福的權利。不管上一代有任何錯誤和仇恨，都該有個了結！

貞：（急切）媽，琳兒的選擇絕不是幸福的。

母：妳不能代她做決定。妳和妳姊姊都犯了錯，我對妳們的規勸都失敗了。這一次，我一定要阻止同樣悲劇再發生在琳兒身上！

寧：（追問）媽，玉琳到底犯了什麼錯？

母：祖寧，這件事，你一直被蒙在鼓裏。琳兒……是玉琳的孩子！

寧：（心驚）玉琳的孩子？！

母：不錯。（難堪愧疚地）不是和你生的。

寧：（覺荒謬地）媽，您在說什麼呀？玉琳是妳的女兒呀！

母：（異常冷靜地）我很清楚自己在說什麼。琳兒是玉琳的親生女兒，她雖不是你的骨肉，可是因為玉琳的緣故，你也算是她的父親。

寧：（難以置信）這……怎麼可能？有這種事，我會不知道？

母：有很多事你是不知道，人不是全知全能的。

寧：可是……這事？——

貞：（下了決定）還是由我說吧！

（祖寧眼光盯向梅貞）

貞：（緩緩道來）這事不能全怪姊姊，要不是你一手促成，就不會有這種事發生了。

寧：（無辜不解）我一手促成？

貞：（將看祖寧的眼光移開，陳述道）你也知道，我跟蘇文瑞之間的一段感情。因為他家裏的反對，我們不能結合。蘇文瑞出國求學，我卻發現懷了他的孩子。當時，我心情很惡劣，一個人跑到南部去住。因為下樓不小心，摔了一跤，孩子流掉了！……我沒有告訴家人，也沒有回家，只想一個人靜靜的，留在南部療傷，但是，我卻無法忘記，蘇文瑞帶給我身心的傷害。

母：那時，你和玉琳的婚姻出現了嚴重的裂痕，我整個心思都放在玉琳身上，忽略了梅貞。

貞：姊姊一直想找機會，和你好好談談。可是，你不但拿不出誠意面對問題，反而接受了公司的深造計劃，丟下姊姊和世平，逃避到美國去求學！姊姊心灰意冷！偶然一次機會，認識了小她三歲的江浩。江浩熱烈追求姊姊，但是江浩家人卻極力反對姊姊。姊姊不知道該怎麼辦？是要跟你離婚？還是與江浩斷絕來往？……最後，她決定跟江浩。可是，不幸的消息卻緊隨而來，江浩出差，車子在高速公路出了車禍……姊姊整個人絕望了！她失魂落魄的來找我，說她懷了江浩的孩子，她想尋死……（稍平靜激動的情緒）是我攔阻她，要她留下孩子，出了主意，就當是我生的女兒，由我來照顧她、教養她。……我願意幫助姊姊，因為我能體會她的痛苦，那種失去愛的痛苦！



(祖寧頹然坐到椅上)

母：等我知道這些事，已經太晚了！我自己教育的兩個女兒，沒有一個符合我的期望！……可是，祖寧，你和玉琳之間的關係，原是可以挽救的。如果當時你不逃避，留下來面對問題，尋找解決的辦法，就不會發生後來的不幸！

寧：(覺懊惱)這不能怪我！(離了座)當時，我覺得解決問題的最好辦法，就是兩人分開一段時間。

貞：那是逃避的藉口！

寧：(感到尊嚴受損的不快)怪不得！怪不得我回國以後，玉琳對我那麼冷淡沈默，我以為她想通了，所以變得服從我。……其實，她是在逃避，逃避在她內心那一個不為人知的秘密裏，她根本不再愛我！……難怪她常愛帶世平來妳家，也難怪琳兒會取名叫「琳兒」！這都是因為，她心裏還有著那個江浩的鬼影子！(越說越激憤難平)我真笨！被人戴了綠帽子還不知道！

(這時，世平由右舞台上，站在角落裏。他聽到大人的秘密，感到震駭，停住腳，細聽)

貞：(冷冷地)姊夫，你不必再耿耿於懷。這個秘密，不會再讓其他人知道。

母：琳兒大了，是該讓她了解真相的時候了。

貞：(急阻)媽，沒有必要讓琳兒知道真相。

寧：(鄙視地)也不能讓世平知道他母親那段見不得人的醜聞！不能讓他知道，琳兒是他妹妹！

貞：琳兒是我的女兒，我教養了她二十年，我不能失去她。我絕不讓蘇文瑞從我手上奪去她！我要阻止這門親事！

寧：琳兒的事，我不管了！我只要顧全我陳家的面子。

母：(痛心地)你們懼怕的究竟是仇人？是醜聞？還是自己？……那些過去的，還能對你們造成什麼傷害呢？使你們這樣懼怕？

貞：(力爭)媽，我不能再讓蘇文瑞毀了我的生活！

寧：媽，妳知道我有什麼感受嗎？我好像被出賣了！……玉琳不該做對不起我的事，她把我們陳家臉丟盡了！

貞：媽，妳不要再堅持，讓我們為難！

母：(氣得站起身)好了！你們到底怎麼了？鄰家的聲譽和倫理，早已經被你們這一代子孫搞得蕩然無存了！你們還想怎麼樣？還不肯罷休嗎？

(祖寧、梅貞無言低下頭)

母：看看你們，都已經四、五十歲的人了！在這裏，為了自己的面子、利益，爭論不休！叫人看了都臉紅。……你們造的孽，沒有理由讓下一代承擔。你們該好好想的是，如何給下一代子孫做個好榜樣！

貞：(內心掙扎，泣)媽，妳說的，我做不到……

(梅貞掩泣欲離，撞見世平走前來，驚然站住)

貞：（愕然）世平？

寧：（威嚴的語氣詰問）世平！你站這裏多久了？

（世平不理祖寧，一味逼問梅貞）

平：（難以置信的神色）阿姨，你們剛才說的，全是真的嗎？（大聲問）那些話全是真的嗎？（向三人）

（三人驚愕。梅貞答不出話來）

（燈驟暗）

## 第七場

時間緊接前場。

前院裏。

祖寧從客廳門出來，急欲擺脫背後的困擾。

世平追出門來。

平：（叫）爸，你不要走。

（祖寧站住，沒有回首）

寧：你不要過問！

平：（迷惑的口氣）爸，你要逃避什麼？你想逃避什麼？

寧：（拉下臉）這是長輩間的事，你不要過問！

平：爸，我已經二十七歲，我是一個大人了！請你不要再把我當小孩看。

寧：我難道沒有把你當大人看嗎？（回過身來）

平：那請你告訴我，只要一句話，剛才你們在客廳說的話，都是真的嗎？

寧：（黯然）真的假的，現在已經不重要了！

平：那你又為何要逃避？

寧：（輕嘆口氣）世平，爸爸不是逃避，是要好好想一想。

平：這麼說——琳兒真是我妹妹？（感訝然）

寧：（冷冷地）妹妹又怎麼樣？她不是我們陳家的人！

平：可是，她是媽生的。爸，你能否認這點。

寧：誰曉得是真是假？我們又沒親眼看見！你就這麼相信，你媽是那種紅杏出牆的女人？

平：（沮喪）爸，你不要再騙自己了。

寧：（詰問）你能證明給我看看，你阿姨說的都是真的？沒有半點虛謊之言？或者，她是在給自己找藉口呢！

平：（似了解一些內情，低下首）爸，有些事情，你不知道。

寧：（微愣）什麼事情我不知道？

平：（低聲）是……有關你、我和媽之間的。

寧：（有些嘲弄地）哦？難道你這兒也藏有什麼大祕密，是我不知道的。

平：（憶及往事，臉上顯得陰鬱起來）你出國那年，我六歲。

寧：不錯，我記得。

平：那年的生日蛋糕，只有我和媽兩個人吃。你連電話都沒有打來一個？

寧：（避開世平詢問的目光，找藉口）那時我比較忙些，剛到美國，一切人生地不熟。

平：你好久好久才來一封信。每天放學，我就急著跑回家看信箱。……那個時候，我上小學一年級，比別的小朋友早讀一年，個子特別小。媽媽要上班，所以我脖子上總是掛著家門鑰匙。每天開了門，我就搬把椅子，爬上去看信箱……

可是，每次都失望！

寧：我信上不是說過，學校功課很繁重，不容易找出時間寫信！

平：我那時才六歲，哪裏知道這些？……好多次我都以為，你不要我們了！……寫家書，真的這麼費時嗎？哪怕幾個字，也是好的。

是好的。

寧：過去的事，何必再提呢？

平：（不以為然）可是，它卻深深影響我、影響媽！……那時我已經懂事了！我知道，你和媽媽吵架，然後你就出國了。

你知道，在我幼小的心靈上，我會怎麼想？

寧：世平——

平：（打斷，激烈地）害怕你會拋棄我們的想法，在那四年裏，一直不斷的折磨我！……你知道嗎？

寧：（有些震駭而愧疚地）世平……你一直為這事在心裏怪我？

平：（轉開身）怪你又有什麼用呢？……一直到你回家了，我才安心。

寧：（苦笑）我一定會回來的，在公司裏，我是停薪留職。

平：可是，媽媽卻熬得很苦！她沒能通過這一關。

寧：（訝）你知道她有其他男人？

平：（輕輕搖搖頭）我不確定。我知道，媽媽心裏很寂寞，夜裏常哭。我以為，是我在學校裏常惹禍的緣故。……後來，

她送我到外婆家去住。：現在，我明白是為什麼了。

寧：（追問）你看過，有其他男人來家裏？

平：（面對父親）看過又怎麼樣呢？：爸，媽已經死了！

寧：有哪個男人能甘願戴這種綠帽子，你說？

平：難道你要到墳上，找媽算這筆帳嗎？

（祖寧垮下肩，眼光黯下）

寧：我是已經無能為力了！

平：過去的事，不會再回頭了！

寧：死人總是把難題留給活人。

平：爸爸，琳兒是我的妹妹，我會照顧她。

寧：琳兒，不姓陳！

平：爸，這些已經是無法更改的事實了！難道，我們不能面對現實嗎？

寧：（搖頭）你不了解。

平：我是不了解！我不了解人為什麼一定要盡地為牢，用自私的門戶之見去扼殺另一個真實的生命？：我寫這些故事，

已經寫煩了！

寧：你認為，是我自私小器嗎？

平：爸，我不是這個意思。

寧：輪不到你跟我說教！

平：爸，我不是說教。從小，我就不明白你是怎麼樣的人，當你面對我的時候，臉上總是那麼嚴肅，說的話也是命令句。

你和媽之間，從來就沒有真感情，那當初你們又為什麼要結婚，要生下我呢？：有時候，我甚至忍不住要去羨慕孤

兒院裏的孩童，至少，他們還有其他的孤兒做朋友，而我，卻連最親近的人都很陌生。：我只希望，你聽我一次？

寧：（矜持地）你今天，倒說了很多。

平：爸，我從來沒有跟你說過這些。說這些話，需要鼓足很大的勇氣。

寧：說出來也好。我們父子之間，很少這樣溝通過。

平：不管以前發生過什麼事，琳兒都是無辜的。她年輕、快活、有朝氣，像一輪初昇的艷陽，正迎向燦爛年華，享受人

生的快樂。爸爸，你不要因為她的身世，改變了對她的態度？

寧：唉！看見她，終要感到遺憾！

平：人生裏，比姓陳重要的事，太多了。

寧：（賞識地看著世平）世平，你比我所想的，要老沈多了。

平：爸，我正準備有一個新的開始。你應該感覺，我比以前更蓬勃、有朝氣才對。

寧：哦？大概被琳兒的事弄得心神不寧的，沒注意。

平：琳兒就要嫁人了，我們讓她高高興興的吧？

寧：（勉強妥協了）也許，你說的有幾分道理。

平：另外，爸爸，我不再反對你和黃阿姨來往。

寧：你是說真的？（驚訝）

平：嗯，我以後總會成家立業，沒有辦法留在家照顧你。我想，你能找到一個合適的伴侶，再續第二春，未嘗不是件好事。我也放心得多。

寧：（感心慰）世平，其實，我跟你媽之間，並不是沒有感情。只是，我們錯過了和解的時機，這點，是爸對你感到抱歉的。如果時間能夠倒回，一切重新來過，我相信，我會處理得更恰當些。（手放世平肩膀上）

平：（感動）爸——（雙手緊握祖寧放肩上的手）

（祖寧另一隻手伸來，和世平兩手緊握住，神情感慨復感動）

寧：要說心裏的話，不容易啊！

（士維從左舞台上，像有心事般低首緩緩走向門，未見祖寧和世平）

（祖寧抬眼見士維，忙叫住他）

寧：士維！（向士維走去）

（士維停步，轉頭等祖寧走近）

維：（面有憂色，笑笑）姊夫。

寧：你上哪兒去了？

維：出去巷子走走。（提不起勁兒來）

寧：你也太衝動了！事情不弄清楚，就往外跑！

維：（知錯似地）姊夫，我就是回來，弄清楚事情真相的。

寧：（拉士維手臂）來，我們屋裏談談。（向世平招呼）世平，我陪你姨父進去。

平：好，我一會兒再進去。

（祖寧、士維邊談邊進客廳門去）

（世平心情輕鬆愉快，伸展雙臂、蹲蹲腿。看見腳踏車，走去，拿起座墊上的布，吹起輕快的口哨，蹲身擦拭起來）  
（琳兒、春華兩人高高興興地從左舞台上。琳兒頭上，多了一條和小禮服相配的同粉紅色髮帶）

(世平見兩人，止了口哨，從兩人身後走來)

平：喲，兩位大小姐逛街回來了。

琳：(擺了姿態)表哥，你看看，我有什麼地方不一樣啦？

(世平繞琳兒轉了一圈)

平：我看——沒什麼不同嘛！

琳：(洩氣)表哥，你真遲頓！給你一個提示——往上看。

平：往上看？(往琳兒臉上瞧半天)妳的粧該補補了。

(琳兒氣得身子一垮)

春：(笑起來)別生氣，世平是故意的。

平：好啦！我看見啦！妳頭上那條髮帶，配妳身上這套衣服，再合適不過了。

琳：表哥最壞了，就想把我氣老！他就得意了。

平：吔，我可沒那麼壞心喲！我希望妳永遠年輕美麗，永遠是二十歲。

春：那怎麼行啊！她永遠二十歲，那就體驗不到三十歲、四十歲的生活樂趣了？

琳：吔，(大眼睛一轉)春華姐說得有理，我贊成！

平：(嫌)妳們女人還真難討好！說老不行，年輕也不行！

春：(嫣然一笑)不要討好，要體貼。

平：琳兒，妳嫁到美國，可得處處留意，自己懂得照顧自己了。要是有什麼人敢欺負妳，立刻打電話給我。

琳：放心，學理他會保護我的。

平：那很難說啊，也許，欺負妳的人正是他呀！

琳：(眨眨眼，質疑起來)表哥，你怎麼突然變得對我關心起來啦？

平：表哥關心表妹，那有什麼不對？

琳：以前姨媽在世的時候，常說我們兩個像一對鬥雞，一個是小公雞，一個是小母雞，只要碰在一塊兒，就抬槓抬個沒

完，你忘記啦？

平：沒忘。很慶幸，我們不是生在同一個屋簷下。

琳：難道你今天吃錯藥了？

春：琳兒，有人關心還不好啊？一定要追根究底？

琳：喔——我明白了！春華姐，一定是因為我要嫁了，他呢，以後再也找不到抬槓的對手了，所以對我格外覺得有點捨

不得了！對不對，表哥？

平：（想了想，不置可否地）這麼說，也成！

春：對了，琳兒，妳在家從沒下過廚，這下到美國經營餐廳，怎麼幫夫？

琳：這妳放心。我已經買了好幾本食譜，從明天開始，在家一道道學習，到時候準保罩得住。以後你們到美國探親，我做滿漢全席請你們。

平：（不信地）哇！愛情的力量真是偉大！竟然能叫一個連煎蛋都不會的嬌嬌女子，變成一個名廚！

琳：（信心十足）一點不假。

春：那我們等著瞧咯！

平：（向琳兒）妳知道嗎？我忍不住想大叫——

琳：叫什麼？

平：（舉雙手大叫）愛情萬歲！（誇張地）

（三人哈哈大笑起來）

（燈暗）

## 第八場

時間續前場。

琳兒房間裏。

梅貞坐琳兒床沿，雙手緊抱枕頭在胸前，身體前後輕輕晃著，眼神低低朝前看著，似在回想著以前的美好時光，口中輕哼著《搖籃曲》。

士維緩緩從右舞台走進房裏，離床一段距離站住了，看著梅貞。

維：（輕輕地）梅貞——

（梅貞身子停住，哼曲聲也靜止，緩緩轉過臉來，看見士維，眼中亮起了一些光彩，嘴角也有了笑容）

（說完話，眼中的光彩和嘴角的笑容又消失了，轉回臉，緊抱著枕頭，身子又前後輕輕晃起來）

（擔憂地）妳：在琳兒房裏做什麼？

（梅貞的身子停住不動）

（士維緩緩走向床沿，在梅貞身旁坐下，凝視著梅貞）

貞：（眼光滯然地，口中輕吐言語）我在想，帶琳兒的那段時間。她從小就好動，像個男孩子。人家說，女孩子比較好的，長得很像姊姊。

維：像妳姊姊，也像妳。

（梅貞回味這句話，緩緩轉臉來，注視士維）

維：姊夫把真相跟我說了。

貞：（夢囈似）那也好，總要知道的。

維：妳要把真相告訴琳兒嗎？

貞：說了又有什麼用呢？：：姊姊已經不在人世了！

維：這樣隱瞞她，不知道她會不會怪我們？

貞：她像一池純淨的清水，何必去把它攪混呢？

維：（輕嘆一聲）由妳去決定吧！

貞：好快，二十年就這樣過去了！

維：是啊，我娶妳的時候，琳兒才八個月大，現在也已經二十了。

貞：真矛盾。琳兒小時候，希望她快點長大，現在（看照片）才明白，孩子長大，就要分離的！

維：要不是為了琳兒，當初妳還不肯嫁給我呢！

貞：我的事，你都很清楚。

維：我知道，當初追求妳，我就表示過，不計較妳的過去。剛才我實在是太衝動，既然以前不計較，現在也就無權再追究。我接納琳兒，把她當親生的女兒看待，她也給了我很大的快樂。梅貞，妳能原諒我剛才的態度嗎？

貞：（恢復了一貫的冷靜自持）不必自責，我了解你對這個家所付出的心力。（放回照片）

維：所幸有一個琳兒，否則我們不能生，會有更大的遺憾了！

貞：這是命。（鬆下枕頭）

維：（勸）琳兒的幸福，我們不能不顧。

貞：（立起身，態度硬起來）這正是我在考慮的。

維：（跟著立起身）過去的，都可以諒解。

貞：（跨前，離開士維）你能，我不能！

維：（跟上前，到梅貞身邊）我能，妳也能。

貞：（轉開身）士維，你不了解的。



維：（有些洩氣地）妳不說，我當然不能了解。

貞：（轉身面對士維）你替媽來說客嗎？

維：妳誤會了，我只是關心妳，關心琳兒。

貞：（面容緩下，一時胸中情緒起伏不已）士維，對蘇文瑞，我心中只有恨！（眼中充滿恨意）

維：（驚訝異）恨？：我以為，妳一直忘不了他？

貞：（嘴唇浮上一絲苦笑）是的，我忘不了他，因為我恨他！

維：（臉上顯出了解的神色）為什麼？

貞：我們曾有一段美好的時光。三年的交往，我為他付出了一切。可是，他父母現實、功利，瞧不起我的家庭，他們認為自己兒子學醫，應該娶個有錢的媳婦，有助於他兒子的事業。原本，我以為只有他父母勢利，蘇文瑞本身是愛我的，他所說的山盟海誓都是真的……直到有一天晚上，（情緒激動起來，停頓片刻，抑制住情緒）我買了一本日記簿，想在他出國前送給他。那天很晚了，可是我迫不及待想拿給他。：走到他家門口，發現他跟另一個女孩正在話別，兩人親熱異常，後來那女孩開著漂亮的大轎車走了。當時，我差一點就昏倒！……蘇文瑞看見我站在牆邊，臉上驚訝得要命！他沒有說一句話，像逃避瘟疫一樣就逃進家門，把大門鎖上。

（梅貞沈靜下來，調整一下情緒）

貞：當我看見那兩扇冰冷冷的大門，在我眼前砰然關上，我的淚水（失聲泣出）忍不住像泉水一樣湧出……原來，蘇文瑞一直在腳踏兩條船，欺騙我的感情，準備在出國以後就把我甩了！他把我玩得好好苦！我不甘心，上前敲打門，要他出來面對我。可是，那兩扇門緊緊關著，任我如何哭號、哀求，那門都不曾開一下！……最後，他們打電話到警察局，叫警察來把我拖走！

（梅貞停止了敘述，像木頭人一樣站著）

維：以後，你們都沒有再見面？

貞：後來，我又去了兩趟、三趟、四趟……他母親在門裏叫罵，說蘇文瑞已經出國去了，叫我以後別再去找他！

維：（感嘆地）這種人，何必再理他！

貞：以後我也沒有去了！我病倒了，在床上整整躺了一個月。病好以後，我就搬到南部去。我的心整個死了！從發現懷孕到流產，我整個人就像一具行屍走肉般活著。直到姊姊來找我……

維：難怪我碰到妳的時候，妳只有一副冷冰冰的面孔對我。：也正是因为妳那冷漠的態度，才引發了我對妳的好奇、想要照顧妳、保護妳。可是，妳一直拒絕我。

貞：後來是姊姊出了事才讓我再活過來。很抱歉，沒有告訴你姊姊的事，讓你一直以為琳兒是我生的。

維：（微笑搖頭）我不計較。我本來注定沒有兒女，現在卻有一個乖巧的女兒，我還有什麼不滿意呢？

貞：二十年！（苦笑）和一轉眼沒什麼兩樣。

維：當初妳做得很對，不然，妳姊姊的處境會很難堪。

貞：如果姊姊現在還活著，不知道她會怎麼想？

維：恐怕會和妳一樣，為琳兒的婚事煩惱。

貞：（怨惱）天下午輕男孩那麼多，琳兒為什麼偏偏就愛上蘇文瑞的兒子！……兩個人都還年輕，就偏要談婚嫁！

維：這是天意，是老天要試探我們。

貞：我不認命！

維：讓他們先訂了婚也好。現在年輕人都很有主見的，不合，還可以分開。

貞：我不能讓蘇文瑞搶走我女兒。我不甘心！

維：（溫和勸）梅貞，這是兒女們的事，不要讓上一代人的仇恨，影響到他們的生活。

貞：（不可思議地）你要我……就這樣平白無故的原諒他？就當作……從來就沒有發生這回事？

維：事隔多年，我相信，蘇文瑞回憶過去所作所為，也會感到愧疚的。

貞：我辦不到！

維：（懇切地）梅貞，「包容」是解決一切問題的辦法。

貞：我不能忘記，被蘇家的冷酷和勢利關在冰冷冷的大門外的一幕，我哭號哀求，心中只有絕望和痛恨！我也要讓他嚐

嚐，被關在大門外的滋味！

維：這樣做，是害了琳兒！

貞：我不是聖人。

維：琳兒愛學理，我們也早答應過他們的婚事。……這樣一來，妳要對琳兒如何交代呢？

貞：我又怎麼能夠，把女兒交到一個我不信賴的家庭裏去？

維：梅貞，如果琳兒為這件事怨恨我們，縱然我們留住她一輩子，那跟失去她，又有什麼不同呢？……換作是妳，妳會

諒解妳的父母嗎？

（梅貞啞口無言。她懷著愁思，緩緩走向床沿，身子一軟，坐在床上。心中滿是悵惘）

（士維緩緩走到床沿，在梅貞身邊坐下，伸手臂輕輕攏梅貞肩頭，安慰他拍撫她）

貞：自從嫁給你，人生總算有了一個歸宿，心裏也踏實了。總以為，可以這樣快快樂樂、平平靜靜的過一輩子……

維：不管蘇文瑞是個什麼樣的人，學理，是個好孩子。

貞：（悵然的語氣）我從沒想過，琳兒會離開我們。

（士維點點頭，表示明瞭她心中的情緒）

貞：你後悔娶我嗎？（看向士維）

維：不後悔。只覺得……意猶未盡。（擁緊梅貞）

貞：有一天，等琳兒嫁了，家裏就剩我們兩個了！

維：（執起梅貞手安撫她）人生路上妳和我，人家說，老來伴兒，老來伴兒，只有我們兩個，才是真正的伴兒。

（梅貞領會，頭輕靠士維肩上）

（士維擁著梅貞）

維：找個時間，我們帶媽一塊兒，出國去走走。外面的世界，海闊天空。世界，比這間房大得多，也比這間屋子裏的事，有趣得多了。……

（士維仍在陳述著未來的安排，但我們已聽不見他在說什麼，平靜柔和的音樂取而代之，輕緩地流出，延續一短時間）

（燈光緩緩地暗下）

## 第九場

時間續前場。

客廳裏。

鄭母和祖寧坐椅上，正進行談話到一半。

寧：（低沈地）其實，讓琳兒知道了真相，也未必好。究竟，是二十年前的事了。要年輕人去體會當時的狀況，也不容易。

母：琳兒不知道真相，並不重要。我的用意，是希望你和梅貞能夠面對現實。琳兒的幸福，就掌握在梅貞的一念之間。

其實，琳兒嫁到別家，又會多出一對公婆，叫誰爸媽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懂得生活的道理，這是你們為人父母，要給下一輩做榜樣的。

寧：是，媽，我了解您的用心。士維會勸梅貞的。

母：世平那邊怎麼樣？

寧：世平平倒是坦然，這孩子是完全長大了。

母：那就好。世平小時候，也是沈默寡言，和人格格不入的，大了倒好，到社會上做幾年事，人變得開朗多了。

寧：這孩子城府深。以前是我疏忽了，不過，現在我們彼此有了溝通，以後，不會再有問題了。

母：唉！家家有本難唸的經，以前是「一兒一女一枝花，多兒多女多冤家」，現在呢，一兒一女也是麻煩！

（祖寧微笑點頭同意）

（琳兒、世平、春華說說笑笑，從左舞台上，進客廳）

琳：（跑向鄰母身旁坐下）外婆，妳腰不疼啦？

母：躺一躺，好多了。你們到哪兒去玩啦？

琳：我們在院子裏聊天。外婆，妳看我這條髮帶配衣服，好不好看？（在鄰母前擺姿勢）

母：好看，好看，妳穿什麼，戴什麼都好看。

（琳兒這下高興了，親暱地靠向鄰母）

平：琳兒就是喜歡聽甜言蜜語。在外面問過我們了，進來還要再問你們。

琳：每個人審美觀念不同。同樣一件東西，這個人覺得美觀，那個人卻未必。

平：哦？那妳是不是還要再問我爸爸一次呢？

琳：當然，不過，換一個問題。

平：換個問題？（眼珠轉了轉）妳又有什麼新花樣？

琳：（俏皮地）是關於（手指指坐著的春華和站著的世平）你們兩個的問題。

（春華和世平訝異，春華會意，急嚷）

春：琳兒，妳不要胡來！

（琳兒已躍到祖寧身邊）

琳：姨丈，我要向你告狀。

寧：（不解）告什麼狀？

琳：表哥用情不專，不解風情，辜負人家痴情女子的青春年華！

寧：哦？他辜負了誰？（問琳兒）

琳：（眨大眼睛，顯驚訝地）姨丈，你不知道，表哥和春華姐是一對呀？

寧：（恍然大悟起來）喔，妳是說春華呀！

琳：除了她，還有誰？表哥敢追別人哪，我一定不饒他！

母：春華是好女孩，誰娶得到她，誰有福氣。

（春華羞得低下頭）

寧：（看看春華，向世平）世平。

平：爸？

寧：你跟春華，認識多久了？

平：五年。

寧：嗯！你有什麼打算？

平：我們打算（坐在春華身邊，執起她手）農曆年前結婚。

（琳兒驚喜得張大口）

寧：（微驚）這件事，怎麼沒聽你提起過？

平：我原打算，回家以後，再跟您好好商量的。

寧：這麼說，是今天早上才決定的？

平：是的，爸。

寧：（心慰地點點頭）好，好。

琳：（跑向春華和世平）表哥最壞了！也不通知一聲，害我出糗！

平：我就知道你雞婆嘛！

琳：（不依）春華姐，妳怎麼也和表哥一起瞞我？

春：琳兒，今天妳才是主角，我們不想搶了妳的風采。

母：這下可好，是雙喜臨門了。

琳：（一拍掌）太好了！我們可以把喜事訂在同一天。春華姐，我們要一起做新娘了！（樂壞了）

寧：（怕事情有變化、刻意叫住琳兒）琳兒！

琳：什麼事，姨丈？

寧：別忘了，妳的事，先要跟父母商量過才行。

琳：我爸媽，一定沒有問題的。

（梅貞端了茶盤和杯從右舞台上，士維跟後面）

貞：什麼沒有問題？琳兒，妳不要隨便跟人家開空頭支票。（放了茶盤）大家喝口茶。

（衆人遞了茶杯）

（琳兒見梅貞不大開心，乖巧地拉梅貞坐下，暱著）

琳：媽，表哥和春華姐要結婚了。

貞：（訝然）哦，那倒是個好消息。（應酬地笑笑，向祖寧）姊夫，怎麼沒聽你提起？

寧：世平他們自己決定的，我也是剛剛才知道。

貞：世平？

平：阿姨。

貞：這種事，怎麼也瞞著大家？

平：阿姨，今天琳兒才是主角，我們怎麼好喧賓奪主呢？

琳：媽，我是想，我和春寧姐可以選同一天。

貞：（毫無表情地）同一天做什麼？

琳：（高興地）做新娘！

（梅貞既無表情，也無言語，低下頭喝杯中的茶）

（琳兒皺起眉頭、嘟起嘴，看向士維，移過身去，拉士維手臂）

琳：（撒嬌地）爸——

維：（安撫）琳兒，結婚是終身大事，總要讓妳媽媽好好考慮考慮。是不是？

母：琳兒，來外婆身邊。

（琳兒老大不高興地到鄰母身旁）

母：（安撫）妳還年輕，訂婚可以，結婚……等唸完書再說，也不遲。妳不是說，想到美國唸大學嗎？

琳：結婚也可以唸大學呀！

母：那可不一樣了。這些事，妳都還不懂。

琳：我已經二十歲了，不是小孩子了。

母：（笑起來）在父母眼裏，妳永遠是需要照顧的孩子。

琳：（失望地）春華姐，我只好看妳一個人先做新娘了！

春：別失望，時間過得很快的。

平：搞不好，妳在未婚夫家餐廳打工，一吃苦，就不想嫁了也不一定。

琳：（打包票）放心好了，你的滿漢全席，不會黃牛的。

平：那我就放心了！

母：琳兒，幾點啦？

琳：（看錶）哎呀！十一點二十了！春華姐，妳快給我補個妝。（一把拉起春華）

（門鈴響起來）

琳：（著急）哎呀！來不及了！春華姐，快。（向世平）表哥先去開門，我馬上出來。（急跑右舞台下）

（門鈴又響起。衆人坐直身，目光望向梅貞）

（梅貞站起身來，全身都繃緊了。）

(世平、士維也站起身)

平：阿姨：門外客人在等了？

(梅貞緩緩走到台前，胸中情緒起伏)

貞：(感慨萬千)我的一生，彷彿就在等這一刻。

維：梅貞——

貞：(心中嘆息，認了命)去開門吧！門，總是要開的。

(衆人不動，氣氛肅穆)

(幕緩緩落下)



丁衣

13. 3. 1 生

上海市人

大學畢業

■經歷／

編導

■現職／

資深編劇

■作品／

「天倫夢回」、「故鄉人」、「小人物家事」、「春蠶」、「陽春十月」、「將軍之子」、「台北寓言」等二十餘部。

## 兩地情結

舞台劇劇本第三名 丁衣

### ■佈景——高家。

△這是在台北郊區已獲自行改建的眷區。舞台上可看到的地方是客廳連餐廳，另有一個「和式」的書房，但塌塌塌上仍有書桌和藤椅。是一個可坐可臥的整潔小屋。

△從客廳的陳設就可以說明男主人愛書香，女主人重整潔的習慣，所用的傢俱大多是木器和藤器的本色系列。簡潔而雅緻，牆上掛着有歷史性的照片和孩子們的各式獎狀、方帽子的畢業照。

△舞台正面是一排落地窗，窗外是個小庭院，種植着各種花卉，紅白怒放。矮牆外是巷道，有幾棵高大遮蔭的樹。

### ■人物介紹

高秉南——一生在憂患磨練中成長的榮民，六十餘歲，勤健刻苦耐勞，樂觀自勵，個性固執，脾氣倔強，但以愛為出發點處理一切，山東人。

洪秋美——他的愛妻，本省人，富態快樂，善於家務，尤以烹飪享名村里，重感情，愛家人，有潔癖，心地善良，家是她的地域，五十三歲。

高志芳——高家的獨女，是個有為有守的模範老師，熱情、爽朗、親切，有玉潔冰心的形象，敬業樂群，却又有強韌的性格，認定目標勇往直前，不理世俗的眼光。感情專一。二十七歲。

高志平——高家長子，三十一歲，是個正義感特強的新聞界新秀，勤奮敏捷，愛國者，重視民意，尊重傳統，熱心



各種改革，一心想當一個被大眾肯定，為社會大眾謀福利的記者。

林宏天——留美博士，孤兒出身，研究政治學，是個很優秀的人才，為人誠懇處世平和，對事物客觀，愛和平，愛民主，尊重自由，排斥任何暴力。熱愛各項體能運動。唯獨處理男女感情方面不純熟。三十七歲，本省人。

徐莉玲——美麗，性感，當過時裝界寵兒，性格浪漫，出手慷慨，很會享受，也很任性，夠潑辣，工心計。命好，老子有錢。二十五歲。

徐大川——靠運氣和社會變化中發了財，小胖子，樂觀，諧趣，愛交朋友，快樂。徐莉玲的慈父。六十餘歲。

徐太太——老來俏，三八婆。

陳家銘——青年企業家，家銘電子公司總經理。會理財，有手腕，眼光遠，是個帥哥，很有女人緣，所以桃花運不斷。三十五歲。

丁玉婷——十八歲，志芳的學生，慧而秀。

莊正——十八歲，學生，強而壯。

王尚文——十八歲，學生。有思考有文藝氣質。

## 劇情簡介

榮民高秉南曾任軍訓教官，他熱愛青少年，對當前社會脫序現象頗有認識，尤其是他培育台灣好友之子林宏天，並助其出國深造而獲得博士學位而成為佳話。

其子志平是個積極敬業的新聞記者，其女志芳是個優秀的好老師，與林宏天在青梅竹馬時代就已心儀。

林宏天五年前得碩士出國謀職，因其父生前涉及「二二八」政治事件而入獄，後雖證明其父無罪而釋放，此情成為林宏天的情結，又因謀職不成忿然回美國修博士，並與高家音訊中斷。

高老的得意學生陳家銘，是個青年企業家，愛上高志芳向他求婚之際，林宏天回國來與志芳立即迸出愛的火花，而他美國的女朋友正好鬧分手，原來這女朋友徐莉玲是陳家銘的戀人，於是扯出四角關係，展開喜劇，最後——

這是一齣以倫理愛情為架構的喜劇，却是以當今國事為背景，愛中華民國，反台獨為文藝教育作訴求的倫理親情喜劇。

## 第一幕

啟幕時

△民國八十年一個春暖花開的週末下午

△有三個即將高中畢業的鄰居少年，共同為今年大專聯考而向高家的女兒高志芳求教補習。他們都是住在同一眷區的鄰居，從小一塊兒長大的，這個長得身材高大結實的是莊正，愛好各種運動，很健壯很活潑，一心想當運動健將。另一個帶有文人氣質的叫王尚文，愛好文藝，想將來當作家，有個性，愛獨立思考。

△長得很甜的女孩叫丁玉婷，活潑爽朗，很有人緣，有點愛時髦，此刻她着牛仔褲，套着耳機，嚼着口香糖在扭動。

△莊正在地上做伏地挺身，口裡數着數字。

△王尚文在唸書。突然跳起大聲喊。

王尚文（以下簡稱尚文）高姐回來了。

△三人忙回到各人原先看書的位置作用功狀。  
△進來的是高媽媽洪秋美，她端了一個盤子，上有三碗紅豆湯在冒熱氣，她有點富態，溫柔和靄，是個充滿愛心的婦人。

洪秋美（以下簡稱秋美）來！你們辛苦了，休息一會，來碗紅豆湯。

莊正（欣喜地，雙手擊掌拍的一聲）哇！高府的紅豆湯，台北無雙！太棒了！

秋美（笑吟吟地）小心！別燙着了。

丁玉婷（以下簡稱玉婷，一面吃一面讚）高媽媽！你這紅豆湯是怎麼做的？又軟又酥，顏色好美嘍！豆子還一粒一粒的，一咬就化，真是太棒了。我常聽我媽誇讚高媽媽的做菜手藝，太好吃了。

莊正 好吃！好吃！（嘻皮）我已經吃完了，還不過癮！

王尚文（以下簡稱尚文）你別太貪好不好？好東西得慢慢品嚐，你這是囫圇吞棗！

玉婷（突然地）高媽媽？今天是不是有客人來？

秋美（高興地點頭）對！被你猜着了。

莊正 客人？誰？

秋美 你們猜猜看？

玉婷 會不會是給高姐相親？

秋美 那倒不是，這個人呀！說不定你們還認識呢？

尚文 我們也認識？

秋美 這個人也在我們這村子長大的，還在我們家住過很長的日子呢？

△三個人都糊塗了。

△玉婷進入書房看到牆上的照片。突然想起。

玉婷（興奮地指着牆上的照片）我知道了，是他，到美國去留學的林宏天，高老爹的乾兒子？對不對？聽說他已經得

到博士學位，他是高姐最崇拜的大哥哥，是不是他回來了？

秋美 對！你真厲害呀！（學電視）「厲害！厲害！」

△莊正與王尚文同聲：「哦！是他？」

秋美 對！你們還記得他嗎？

莊正 有點印象，不很高，很結實，很會打架。（笑）不過他比我們大很多吧！他出國那年我們還在唸國小。

玉婷 這下高姐開心了，是不是去接他去了。

秋美 她還不知道呢？

尚文 高媽媽，我看今天我們就不打擾了。

莊正 我們回去吧！

秋美 也好，我就不招呼你們了，廚房裡還燒着肉呢？

玉婷 高媽媽！你忙你的，我們就走了。

△秋美匆忙進入內去。

玉婷 （一面整理東西）這下有好戲看了。

尚文 怎麼？阿玉！我聽我媽講過那位林宏天和高家的關係，還挺複雜的。

玉婷 你們要不要聽，是一個很動人的故事。

莊正 說出來聽聽！

玉婷 故事太長，不是三言兩語能夠交待的，我用一分鐘來說吧！林宏天的爸爸是台灣人，在抗戰的時候在大陸加入台

灣義勇隊，在一次戰爭中受了重傷，被高老爹所救，兩人結拜兄弟，感情很好……

△這時，高老爹從外面回來了，他是個健康的老人，從軍中退役後就在一個高中任教官，由於他以愛心為出發點去

瞭解青少年，以致深得學生尊敬。

莊正 高老爹！您回來了？

高老爹（高秉南）：（以下簡稱高老）你們要走了？

玉婷 高老爹！高姐不在家，你們家今天又要請客，我們不打擾了！

莊正 今天是週末，我要去看棒球，龍虎大賽。

高老 好！年輕人的週末比黃金還珍貴，我剛才在社教館聽了一場柴教授的演講回來，他講的是當今社會現象，說我們

的物質生活是富裕了，精神生活還是貧窮的，嚇，有道理，很有見地，尤其他那白色的平頂頭。

尚文 我看過他好多文章，對人生的看法，一針見血，不過我倒很喜歡跟高老爹談人生……

高老 （高興）我很樂意。哈！

莊正 我們告辭了。

△他們笑談着離去。

△高老爹找自己的茶杯。

高老 親愛的！我的茶呢？

△秋美端了一杯沏好的茶從內笑盈盈地出來。

秋美 你怎麼當着孩子們的面叫我親愛的呢？多難為情呀？

高老 這有什麼關係？我們老夫老妻了就需要這種情調，我這個平凡的老公，沒賺很多錢供你享受，只好靠小溫功來增進玩儂情深了。是不是？親愛的老伴？

秋美 （開心地笑了）我今天燒了紅豆湯，你要不要來一碗？

高老 怎麼？真有客人來？

秋美 （興奮地）今天你剛一出門，我就接到一個電話，你猜是誰打來的？

高老 不要玩猜猜看的遊戲了，是誰？我有點累。（坐下）

秋美 阿宏！

高老 （意外）林宏天？我那個古怪的乾兒子阿宏？他從美國打來了？

秋美 不！是從南部打來的，說他已經回來兩天了。今天可以回到我們家。

高老 唔！（面色凝重，一面吹茶葉）

秋美 怎麼了，你不高興？

高老 （走進書房，看牆上掛的往日照片）當然高興，分別五六年了，能回來當然好。可是——我分不出是喜還是憂。

按說他是從十三歲進我們家，是我們倆一手撫養長大的。他從一個失去父母的孤兒，貪玩，脾氣古怪老愛跟人

打架的一個混小子，到變成一個老拿獎學金的乖孩子，順利考上了台大法學系，一直到他出國留學，其中真有不

少的回憶哦！

△高老取下他心愛的二胡，拉出劉天華的南胡曲「閒居吟」。

秋美 是呀！我還記得他出國的费用是把我們全家所有的積蓄給了他還不夠，還問朋友借的，總希望他能有所出息，將來

學成歸國有所成就。我真不懂，他為什麼突然不跟我們聯絡了呢？是不是出了什麼事？

（停下拉琴，把二胡掛回原處）其實說起來也沒出什麼事，你還記得五年前他得了碩士回國來，很想有一番作為。

可是由於他老子是在二二八那年出事的，他母親意外死亡，所以才把宏天托我們來教養。宏天的爸爸和我是生死

之交，他當年能參加台灣義勇隊到大陸去抗戰，我們有緣在一次戰役中結成兄弟，來到台灣以後又把你這小表妹

介紹給我，可以說他是我的恩人。所以我對待宏天就像是自己的兒子一樣。

秋美 就是呀！你是很疼他的，這我看得出來。

高老 五年前他回國來，想在國內教書，結果進行得不大順利，原先他就有心結，又受了一些不良份子的挑撥，一氣之下就又回美國了，以後就沒有聯絡，托人打聽，才知道他變了。在外國和一批搞「台獨」的台灣人，混在一塊。

秋美 （吃驚）什麼？你說阿宏也加入了「台獨」。

高老 我想不會，這是一個謎，一定要見了面才能清楚。

秋美 不會的，我相信他不會。

高老 我也這樣想。

秋美 不去煩它，馬上就可以見面了。老公！有件事我一直擺在心裡沒有敢告訴你。

△秋美有點神秘兮兮。

高老 什麼事？

秋美 女兒的事。

高老 志芳怎麼了？

秋美 你知道你的女兒今年幾歲了？

高老 二十朗當歲吧！

秋美 二十七歲了，照中國人算法，叫二八了。

高老 二八佳人呀！好呀！你是耽心她嫁不出去？現在的知識份子流行晚婚，三十歲還不到，不算晚。

秋美 我不是耽心她嫁不出去。

高老 那你耽心什麼？

秋美 你這老糊塗，你知道志芳為什麼不交男朋友？

高老 她太忙了，當高三的級任導師已經夠忙了，還在家裡替人補習，整天忙得暈頭轉向，那還有時間交男朋友呢？不

過，最近這幾個月紅鸞星動了，不是跟我的學生陳家銘走得很近嗎？

秋美 我問過她？

高老 來不來電？

秋美 我看她自己得充電。

高老 怎麼搞的呢？陳家銘又帥又有錢，有頭有臉的。

秋美 老公！我告訴你吧！她心裡有秘密。

高老 什麼秘密？

秋美 前天我整理房間的時候，找到了一本志芳的舊日記，還是鎖上的。

高老 (指着她) 你偷看了？

秋美 呃！我是她媽，有什麼不能看的？大不了再鎖上擺回原處就是了

高老 唔，有道理，這是暗中溝通，對子女關心。

秋美 我發現了一個天大的秘密？

高老 快說。

秋美 (笑着從口袋裡取出一張摺疊的紙) 我把這一頁給撕下來了。喏，你看了就知道了。

高老 我的眼鏡呢？

秋美 在你額頭上。

高老 我不用看了，你說好了。

秋美 志芳心裡愛着的人就是林宏天。

高老 (並不吃驚) 唔。

秋美 我以前祇知道，阿宏和阿芳的感情特別好，一個是大哥哥，一個是小妹妹，手足兄妹的感情，阿宏從小就衛護着

小妹，不讓阿芳受人欺侮，連受點委屈都不行，經常為了保護阿芳和人打架，有一次還被小太保統了一刀子，差點送命。沒想到志芳早就一心一意愛上他了。

高老 兩隻笨鳥。

秋美 你說他們？

高老 我罵我們笨，總把阿宏當兒子看，忽略了他們的感情進展。事隔多年，想必阿宏在美國已經有了女人，阿芳不正

在和陳家銘在談戀愛嗎？

秋美 我看不妙？

高老 怎麼？陳家銘是我很喜歡的學生，很聰明，很能幹，他搞電腦，已經小有成就，這兩年也賺了不少錢，很會理財，可稱為新生代的企業家，中小企業中的中堅份子，對我家志芳相當有誠意，不是很好嗎？你這做母親的問過她了嗎？

秋美 (有點不安) 我問過阿芳了。

高老 她怎麼說？

秋美 她對陳家銘也還不錯，這次阿芳帶了學生去旅行，陳家銘天天陪着阿芳，我看，這回家銘一定會向阿芳求婚的

高老 但願如此，越快越好，早點結婚，免得阿宏出發又起風波

秋美 所以我才耽心呀！

高老 別慌，一切順其自然，婚姻大事是靠緣份的。

△電話鈴響，高老去接電話。

高老 喂！是的，……你找陳總？……他們到中部去了，還沒有回來……好的，我會轉告他的。（放下話筒）是陳家銘的女秘書打來的，說有急事找他。

△門鈴聲。

志芳聲 媽！我回來了。

秋美 哦！來了。

△秋美去開門，進來的是志芳和陳家銘。

△高志芳長得高挑秀氣，是個開朗的女教員，在家中深得父母寵愛，成長過程也一帆風順，但個性很強，自我意識很高，有責任感，愛榮譽，有孝心，是個既傳統又新潮的女性。

△陳家銘是個帥哥，青少年時期也曾迷失過，高老曾經引導他幫助過他，而使他改頭換面十年奮鬥有成，如今成了電腦專家，企業界的新秀，有幹勁，有眼光，有魄力，很瀟灑，難免有點風流情懷。

△志芳放下提袋和一些土產。

高志芳 （以下簡稱志芳）爸！媽！我們回來了。

秋美 玩得開心嗎？

志芳 很開心。

陳家銘 （以下簡稱家銘）老師，師母！中部沒什麼土產，我帶了一點高山竹筍乾，燒肉不錯，給老師下酒，不成敬意。

高老 家銘，剛才你的秘書有電話，說有急事，要你回個電話。

家銘 好！老師！師母！我要向二老宣佈一件大喜事。

△秋美已看到女兒手指上戴了一枚鑽戒，大為歡喜。

家銘 （握住志芳的手，親切地）志芳，你說還是我說。

志芳 你說好了。

△志芳的表情有點不自然。

家銘 （向二老鞠了一個躬，誠摯地）老師！師母！我今天已經萬分誠意的向令媛志芳小姐正式求婚了，希望能成為高府半子的榮耀，可是志芳還沒有很明確的答應我，我可以保證，我將會畢生真心真意的愛護志芳，給她幸福，克盡做丈夫的責任，希望能按照我國傳統得到女方家長的同意。

△高老與秋美互相對望，又喜又有些不安。

高老 阿芳！你的意思呢？

秋美 我想聽聽爸爸的意見？

高老

(坦率地) 唔！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這是正常的人生。可是，男女雙方必須個性相投，思想相近，結婚有關一生的幸福，所以不能不謹慎，老爸跟你媽都相信你們自己的選擇，由你們自己作主，這是你們的終身大事，我們做父母的總是希望女兒婚姻幸福，白首偕老，不希望由於個性不合，思想不合而最後鬧成離婚。家銘！你先去忙你的，讓我們來和志芳詳談一下。好嗎？

家銘

(堅持地) 不？我必須要得到志芳肯定的承諾，不然我會飲食不安，生活無趣，有錢都不想賺了。

秋美

(笑着) 我已經看到你送給志芳戴在手指上的鑽戒了，這不就是答應了嗎？

志芳

不！媽！這戒指祇是我戴着試試，所以我戴在食指上，因為我需要查證一下，家銘是個風流才子，親蜜的女朋友一大串，而且有過離婚的記錄，這是我無法忍受的。

秋美

哦！走桃花運。

家銘

(笑) 這是誰在造我的謠，天曉得，我做生意的，朋友多，我承認，這並不表示我女朋友多呀！至於離過婚，這也是事實，個性合不來，觀念思想有差距，這有什麼辦法呢？祇好長痛不如短痛了。

△電話鈴響。

△志芳順手拿起電話。

△舞台的另一角，有一個光圈，是林宏天手執話筒。

林宏天

(以下簡稱宏天) 高公館嗎？我找高志芳小姐。

志芳

(興奮) 我就是，你是誰？

宏天

志芳！你連我的聲音都聽不出來了嗎？

志芳

(躍起) 你是大哥哥？我當然聽得出來？人在那兒？

△在一旁的陳家銘，看了表情很不自然。

宏天

我人已台北了。媽媽沒有告訴你？

志芳

我剛跟學生去旅行回來剛進門，你這個該死的大哥哥，回到台北怎麼先不回家，見了面我恨不得好好的搥你一頓。

宏天

你還是那麼喜歡打人，可見得是一個會體罰學生的老師。(一笑) 不過，我就愛你的小拳頭搥我，真爽！

△陳家銘過來一把搶過話筒，志芳有點驚訝。

家銘

林宏天！我是陳家銘，我們好久不見了。

宏天

(意外) 陳家銘！你也在高家？

家銘

高老爹是我的恩師，志芳是我的女朋友，我們可能很快的請你喝喜酒了。

宏天

恭喜恭喜！

家銘

我追得好辛苦，你可別趕回來攪局？



宏天 怎麼會呢？

家銘 晚上請你吃飯，志芳替你安排。見面再談，你快回來，咱們多年老友該痛飲一番了。晚上見！

志芳 (把話筒搶過來) 大哥哥，你現在人在那兒？

宏天 就是家附近街口，我馬上就回來。

志芳 回頭見吧！

△志芳放下話筒，林宏天消失。

志芳 家銘！我記得你們以前不是很要好的嗎？

家銘 是呀，我們是一起混的，還為了女人打過架呢！

△他身上的呼叫器響了：他忙去撥電話。

家銘 唔！好，我馬上趕來。我有急事，先走了！等我的電話，晚上我請客。

秋美 家裡有準備了，你來喝酒吧！

家銘 好！我走了。

△家銘匆匆下。

△志芳有點散神，下意識地取下戒指裝入匣內。

△志芳進入書房。

志芳 我記得大哥哥就住在這間書房裡，媽！你把這兒整理一下好嗎？要和以前一模一樣，我要讓他住在家裡。媽！你今天做了幾樣什麼菜？有沒有紅辣椒炒牛肉絲？

秋美 有！還有紅燒獅子頭，活蝦，生魚片沾「瓦殼米」，炒空心菜。

志芳 (同時) 炒空心菜！

△母女倆高興地笑了。

志芳 媽！你真是個好媽媽！我們今天不要到外面吃，我要在家裡吃團圓飯。

高老 人家家銘要請他吃飯，一番盛情怎麼好意思呢？

志芳 叫他改在明天好了，噢！小哥哥應該回來了。

高老 你小哥哥是跑新聞的記者，忙得要命，不要等他。我說志芳，你對家銘求婚的事怎麼回答人家？

志芳 我要考慮，他人是能幹，沒錯，可是他花心了，現在又發了點小財，更是財大氣粗到處風流，這是我不能忍受的，他是富家子的毛病。

秋美 志芳！你已經老大不小了，再拖兩年，三十歲一過你就沒人要了。

志芳 沒人要就當單身貴族，終身獻身教育當老姑娘，可以孝順父母呀！我一身灰砂我得去洗個澡，換套衣服歡迎大哥

哥回家。哦！

△志芳興奮地唱着歌曲進內去。

秋美 老公！她已經有好幾年沒唱這支歌了。

高老 （搖頭）看樣子，會有麻煩來了。

△這時，高家的兒子高志平回來了，戴眼鏡，瘦長個，衣着隨便，背着相機，他是個精力旺盛的新聞記者，熱衷社會服務和各種改革，口才好，反應快，富正義感，是個很有前途的新聞工作者。

高志平 （以下簡稱志平）媽！是不是林宏天回來了。

秋美 剛通過電話，馬上到家了。

志平 他早就該回來了！媽！有什麼吃的，我忙到現在連中飯還沒吃呢？

秋美 有紅豆湯，媽去盛一碗來。

△秋美進內去。

志平 （走向父親嚴重地）爸爸！林大哥在美國的情形你清楚嗎？

高老 我正想問你。

志平 我已經托了朋友打聽過，他在美國曾經跟一些搞台獨的朋友走得很近。

高老 你應該找他談談。這可不是兒戲。

志平 我會找他談的。

△秋美端了一碗紅豆湯上。

△高老坐下來翻閱志平帶回來的一疊政論性的新聞刊物。

秋美 吃吧！想要再去盛。

志平 唔！好久沒吃到媽煮的紅豆湯了。

秋美 自從你當了記者之後，就很少在家吃飯，整天瞎忙，交了新女朋友沒有？帶回家來給媽看看。

志平 我整天忙得暈頭轉向，跑政治新聞壓力又大，那有時間交女朋友。

秋美 你已經三十出頭了，媽急著抱孫子呢？

志平 媽！您放心好了！快了！快了！

△志平三口兩口就把一碗紅豆湯喝完了。

志平 哇！太棒了。我還想吃。

秋美 晚上給阿宏接風，媽做了許多菜，留著肚子別吃了！

志平 媽最偏心了，就疼妹妹和大哥。

秋美 (笑著) 那有這種事，你是長子，是高家的心肝寶貝，媽怎麼會偏心呢？真是胡說八道。  
志平 媽！我是跟您開玩笑的，我媽媽是天下第一媽媽，(抱母親一下) 讓沒出息的兒子親一下。

△志芳從內出，看得出打扮了一下，顯得清爽美麗。

志芳 (欣喜地) 小哥哥，你回來了！太好了，大哥哥也回來了，晚上一塊吃團圓飯。

志平 妹妹！今天怎麼啦！特別漂亮麼？

秋美 今天陳家銘向妹妹求婚了！

△秋美把空碗端進內去。

志平 哦！這倒是我家大新聞，妹妹還真有一套，終究把這條大魚釣到了。

志芳 陳家銘算什麼大魚，他老子有錢，靠家裡出資開了一家電子公司，我看他祇能算是小魚。

志平 妹妹，不是我要罵你，你就是心比天高，自不量力，你如果能嫁給他那真是你的福氣，他在台北企業界很罩得住，

在單身貴族的排行榜上名列前茅，何況他這兩年很發了一筆。人又長得帥，據我所知，起碼有三五個名女人對他  
有興趣，其中有大家閨秀，有富家千金，有演藝界名女人，還有活躍的女強人，喝！他卻偏偏喜歡你這個刁鑽古  
怪，又驕傲又任性的小家碧玉。真是奇怪，妹妹，你還不趕快把他抓到，我真替你著急。

志芳 他太花，我要考慮。

志平 他向你求婚了，你還不快答應他。

志芳 有關我終身大事，一輩子的幸福，我當然要慎重，而且我還要廣徵民意。

志平 這是你個人的事，要什麼民意！

志芳 (輕鬆地) 至少我也得徵求家裡的親人的支持呀！

志平 爸媽同意你嫁給金龜婿，這不是太好了，我也投他一票呀！全員通過。

志芳 還漏了一個人？

志平 誰，我們一家四口呀！（明白了），哦！你是說大哥哥林宏天？

志芳 對！我特別重視他這一票。

△高老從看雜誌的老花眼鏡內抬起眼來望著他倆。

志平 (不以為然) 他？

志芳 你說大哥哥會投同意票嗎？

志平 (冷靜地) 他沒有資格投票。

志芳 為什麼沒資格？

志平 他跟我們倆沒有血緣關係呀！他祇是爸爸的乾兒子。

志芳 (有點激動) 他在我們家住了十五年還不能算是我們家的人嗎？那像我們都是在台灣出生的新生代，爸爸是台灣人的女婿，在台灣住了四十多年，不也是台灣人嗎？

志平 我們的祖籍是山東人，永遠是山東人。

志芳 媽媽是本省人呀，我身上一半流的是媽媽的血統呀！在美國出生的嬰兒，不就算是美國人嗎？

高老 (大聲喝止) 夠了；我們是中華民族的子孫，不管生在那兒，長在那兒，都是中國人。

△大家突然頓住。

△門口出現了林宏天，他穿西服，綠色領帶，身材結實，戴著一副細邊眼鏡，年近四十歲。拎著一個大箱子。由於愛好運動，體型和臉龐屬於肌肉型的。

林宏天 嗨！大家好！我回來了。

△志芳忍不住撲上去。抱住他。

志芳 媽！大哥哥回來了！(激動地，輕輕地用拳捶打他) 你這個人！真是的！一出國就不要這個家了。(竟哭了)

宏天 怎麼會呢？(取出手帕替她擦淚)

△秋美從內奔出，很激動地迎上。

秋美 (用台語) 阿宏！你回來了。

宏天 表姑媽！你好嗎？

△秋美扶著宏天，又摸又看，口中喃喃。

宏天 阿爸！

△在親情激情中暗場。

—暗場。

△燈漸亮時已是晚上。

△志芳在打電話。

△林宏天在書房整理書籍。

志芳 唔……你為什麼不趕來一塊吃飯？……我大哥哥林宏天也是你的老朋友呀！……我還要考慮，……也好。隨便！

大哥哥！陳家銘找你講話。

△林宏天出來接電話。

宏天 家銘……恭喜你……那還容說嗎？我當然幫你說話，……不會有問題的，兩老都點頭了，等著喝你喜酒了。加

油……好！我們見面談，bye—

△宏天搖頭，一面笑著。

宏天 小妹！我看陳家銘很心急，你到底有什麼打算？

志芳 聽聽你的意見呀！

宏天 （倒了一小杯酒喝，吟哦）站在一個大哥的立場，很理性的考慮，你應該答應他。

志芳 為什麼？

宏天 他很英俊，有錢有事業，嫁給他可是享受第一流的生活條件，何況，據我知道，他很快就愛上你了，有十年了吧！

志芳 條件好，可是他有一個我不能忍耐的缺點。

宏天 什麼缺點？

志芳 好色！我這個女人就是不能忍受花心的男人，我對愛情看法是相當保守的，我可以原諒男人任何缺點，就是不能

忍受男人把愛情與好色分開來處理，你說，多數男人都是有這種觀念嗎？

宏天 很不幸，全世界都對男性太寬容了，也太方便了。

志芳 你說說你的戀愛看法？

宏天 你是指異性戀？

志芳 同性戀是性變態。噁心，當然是男女之戀。

宏天 男女之戀出發點是來自異性相吸的自然現象，如果缺少這種自然的生理要求就不算是戀愛。

志芳 那你認為一個花心的男人是對的？

宏天 這不是對錯的問題，每個人有他的人生。在道德規範之下，就必須把愛情昇華到一個無私的境界，化為友愛、

博愛。就像你我，我們不是戀愛而是兄妹之愛，我是你的大哥哥，你是我的好妹妹。這就是一種昇華。

志芳 （認真地）我要你坦白說：你對我好，難道祇是喜歡我關心我，把我當小妹妹嗎？

宏天 （震住）這……

志芳 你從來就沒有愛過我嗎？

宏天 （對望良久）有！有過，你小時候我背過你，讓你騎在我的脖子上，我親過你的臉，這些舉動都是在我的潛意識

裡已經超越兄妹之愛了，你難道沒有感覺到嗎？

志芳 （溫柔地）我感覺得出來，我好喜歡。可是等我慢慢長大，你反而跟我保持相當的距離了。手都不碰我一下。

宏天 是的，你像一隻蝴蝶不停的在變，變成一個好美的少女，我比你大十歲，我覺得我只能做你的大哥哥，不能有任

何遐思，所以反而疏遠了。專心給你惡補，讓你能戰勝聯考，總算如願以償，考上了師大附中，邁上人生的第一

步。

志芳 這段日子，真辛苦，回憶起來很甜蜜。

宏天 對不起，那段時期整天逼你K書，罵過你也打過你手心。

志芳 火辣辣的滋味，令人難忘。等到我自己當了老師之後也會打他們的手心，但是我很冷靜用愛心適當的體罰，奇怪！祇要一開打，全班的考試成績立刻就上升，（一笑）但是我是反對體罰的，又把話題扯遠了。你說：現在我該怎麼辦？

宏天 婚姻幸福是很難定的，最重要的是兩個人的心靈溝通，性格能適應對方的缺點，互相關愛尊重，才能和平相處。愛情呢？不重要嗎？

宏天 我是不大相信愛情的人，像我表姑媽嫁給你老爸，全憑我爸爸對他們的認可，一相親就成了，他們的愛情是婚後慢慢培養出來的，現在不是越過越恩愛嗎？我們也看到許多夫婦，婚前愛得發狂，婚後吵得像仇人。這就是雙方瞭解不夠，思想距離太大，性格不能適應，最後不得不分手。所以，別人是幫不了忙的。要你自己決定。

志芳 好，我會再考慮一下。

宏天 我們分開很久了，我不知道你的情形。我想問你，除了陳以外，你還有別的要好男朋友沒有？

志芳 追我的是有好幾個，但是我都不喜歡。

宏天 沒有一個你喜歡的。

志芳 （嚴肅地）有！有一個？

宏天 是誰？我認識嗎？

志芳 （生氣地）我不說！

宏天 那他知道你喜歡他嗎？

志芳 那個死鬼最沒良心，一走了之，連封信都沒有。我恨死他了。

△志芳眼中充滿淚痕！

宏天 （上前一下子握住她的手）小妹！原諒我！

志芳 （淚水滾下）宏哥！我原諒你！

△志平換了便衣從內出。

志芳 我去沖咖啡。

△志芳忙進內去。

志平 大哥！我有話問你！

宏天 請問。

志平 很坦白的。

宏天 好。

志平 你在美國，是不是在搞「台獨」？

宏天 我不是台獨份子。

志平 那就好。我放心了。

△志平與宏天握手。

志平 你這次回國有什麼目的？

宏天 想做點有益於國家的事，寫點東西。

志平 有人支援嗎？

宏天 有，我正在進行一份我極嚮往的工作。

志平 那方面？

宏天 有關方面，不便太早宣佈。

△兩人一同笑了。

△志芳端了咖啡上。

志芳 你們在談什麼？那麼開心。

志平 我們在談女人。

志芳 該不是談我吧！

△志芳端咖啡給他們。

△門鈴響。

志芳 （有點不安）來了，一定是家銘來了，你去開門好不好？

志平 我真不明白你的心態。來了！

志芳 我好緊張，我怕他逼我攤牌。

門外人聲：老師！高姐！是我們，你的學生。

△志平引着丁玉婷和莊正與王尚文三人同上。

玉婷 高姐姐！我們聽說你的大哥哥林博士回國了，我們是來景仰他的。

志芳 （興奮而高興地）你們請過來，我來介紹。這是我林大哥，這三個孩子都是住在附近的鄰居，都很優秀的青年，

你住這兒的時候，他們都在上小學，我當過他們的老師，時常以你為例子介紹你苦學成功的榜樣。

宏天 （一一和他們握手）很高興認識你們。

△丁玉婷還帶了簽名簿請宏天簽名。

玉婷 林大哥，我叫丁玉婷。

莊正 我叫莊正。

尚文 我叫王尚文。

志芳 大家坐，我去拿飲料。

△志平拿了一個柑子扔給莊正。

志平 莊正，接住。

△莊正敏捷地接住，笑歪了嘴。

玉婷 高姐姐！我們心裡有幾個問題想請教林博士。

志芳 好呀！你們問好了。

宏天 可以！請！叫我林大哥好了。

玉婷 (互推) 阿莊，你先。

莊正 林大哥！我們祇是一個高三生，升學壓力壓得我們透不過氣來，所以就很少關心國事。最近台灣情勢很緊張，在海峽對岸口岸聲聲要我們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可是又不排除武力打台灣，而我們政府開放了報禁，黨禁，解除

戒嚴，開放大陸探親有兩三年了，但是仍然堅持三不政策。所以有一些反對政府的反對黨就要搞台灣獨立。一會兒遊行，一會兒鬧事，立法院裏拳打腳踢，鬧得人心惶惶，我們年輕人該怎麼辦！將來的前途會怎麼樣呢！

宏天 嘩！這問題太大了，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清楚的。你們關心國家是好的，國家大事有一群國家精英在負責，他們自然會找出一條最好的路使日子會更好。不用你們學生來操心，你們祇要先把書唸好。

尚文 可是我們三個人的想法看法就不一樣。

宏天 哦！

志芳 他們三個人有三種不同的背景，莊正是外省人的子女。王尚文是道地的本省人，丁玉婷跟我一樣，不過——不過他母親是外省人，父親是本省人。全台灣祇有這四種人，以人口來分，當然本省人佔絕大多數。

宏天 這就是問題的癥結，我本人是第五種人，我的父母都是本省人，而我在外省人家中長大的，這就是所謂省籍情結。我們的國家是中華民國，今年已經八十歲了，儘管對岸中共政權想抹煞中華民國，實質上我們依然獨立的存在著，而且製造出經濟奇蹟，富甲天下。有的人想把中華民國反對掉，要想成立台灣國，這是行不通的，這祇是一批想

奪權的野心份子的政治手段而已。

△高老和秋美從外面散步回來了，他們不作聲在一旁聽，高老用手勢制止太太吭聲。

莊正 林大哥，「台獨」到底是個什麼東西呢？

宏天 (緩緩地平靜地) 這麼說吧！他們想根本否定是中國人，想把中華民國政府看成外來政權，把國民黨在台灣四十年和日本在台灣的五十年殖民地統治相提並論，他們強調是一個新而獨立的台灣國，永久切斷與大陸的關係，放



棄統一的目標，目的是要推翻中華民國，自立台灣國。

高老 (早已忍不住，火爆地) 宏天！你怎麼可以對年輕人談這樣的話呢！

宏天 阿爸！我是在向他們講解有關「台灣獨立」的看法，他們問我「台獨」是什麼東西？

高老 (怒斥) 他們根本不是東西，他們是一群叛徒，一羣暴力份子，一羣為反對而反對的奪權野心家，根本就不關心台灣兩千萬的同胞的福祉。他們不要三民主義，令人痛心呀！不想想看四十年前的台灣，過的是什麼日子，現在是什麼樣的日子……

志芳 爸爸！你別衝動，你誤會了，冷靜一下嘛！

高老 我是天生的大嗓門，我冷靜得很，有人要搞台獨把台灣弄死，對岸的鄧小平、楊尚昆、李鵬、江澤民就等著找機會來動武。告訴你們吧！小伙子！這些老人就想在有生之年把台灣奪過去，反正快要死了，要死大家一塊死！（進入書房）

志芳 好了！今天太晚了，改天再談吧！

莊正 那我們走了，林大哥！再見

宏天 再見，那天我演講的時候再通知你們。

△三個人離去。志平和他們同出。

△高老一面喝茶，氣漸平。

高老 宏天，你來一下。

宏天 好。

△宏天要進書房。志芳想隨入，被高老叫住。

高老 志芳！我們爺兒倆要說幾句悄悄話，你不許偷聽。

志芳 神秘兮兮的，有什麼話我不能聽的？

高老 能聽還不讓你聽嗎？

秋美 志芳！來！跟媽到屋裡去，媽也有話要問你。

△母女同下。

△高老望著宏天，無限關懷。

高老 你結婚了沒有？

宏天 還沒有。

高老 那好！我要你老實告訴我，你喜歡志芳嗎？

宏天 她是我最愛的小妹，我當然喜歡她。

高老 (微笑點頭) 你愛過她嗎？

宏天 以前？有愛過。

高老 現在呢？

宏天 她一直是我心中的最愛。

高老 (用力地把手掌拍在他肩上) 那好！志芳祇愛你一個人，我就把她交付給你，你們倆永結同心吧！

宏天 可是我有點麻煩！

高老 在美國有女人？住在一塊沒結婚？

宏天 正在辦理分手。

高老 洋妞？

宏天 不是的，台灣去的，志芳以前的好朋友。

高老 那更糟，叫什麼名字。

宏天 徐莉玲。

高老 (吃驚) 徐莉玲？徐大川的寶貝女兒。

宏天 你認識她父親。

高老 徐大川是我老朋友，搞房地產玩股票發了，今年投資公司一倒，倒掉他不少。徐莉玲！這可麻煩了。

△電話鈴響。

△志芳從內奔出接電話。

志芳 喂！你找誰？

△舞台一角出現了一個時髦艷麗的女郎，她就是任性的富家女徐莉玲，年齡與志芳不相上下。

徐莉玲 (以下簡稱莉玲) 哈囉！猜猜看，我是誰？

志芳 這聲音很熟，你是……

莉玲 我們是老朋友了，你不應該忘掉我的聲音的。

志芳 我猜到了，你是我的學妹徐大小姐徐莉玲。

莉玲 對了。

志芳 你不是到美國去了嗎？

莉玲 我回來了，我有事找你，你在家等我。

志芳 喂！喂！

△莉玲消失。

志芳 這個小妖精，還有老毛病不改，任性。

△高老與宏天從書房出來。

高老 是不是家銘打來的？

志芳 不是，我的學妹。

△秋美從內出，手中拿著一套汗衫和睡衣。

秋美 宏天，該你洗澡了，你的換洗舊衣服我是從樟木箱翻到的，上面還有樟木的香味呢！

宏天 (猛聞一下) 哦！這香味真好，謝謝表姑媽。

△宏天進內去。

志芳 爸！你累了吧！我來替你捏一下。

△志芳按摩高老的頸後。

△秋美拿茶杯去加水，遞給高老。

△高老在秋美耳邊說了一些，秋美臉有喜色。

高老 女兒！好了，不要按了。你對家銘求婚的事怎麼決定？

志芳 我想了很久，決定把戒指退還給他。

秋月 不會後悔？

志芳 不會。

高老 爸媽都知道你的心事。

志芳 (抬頭望着父母) 你們都知道了。

高老 爸知道你一直忘不了林大哥，是否？

志芳 (說不出話) 我……

高老 那麼，如果是林宏天向你求婚，你肯嫁給他嗎？

志芳 他還沒有向我求婚。

高老 我剛才已經問過他了。

志芳 他怎麼說？

高老 他樂死了。

志芳 (笑了) 這個人！

高老 不過，有點問題。

志芳 (大愕) 問題？

高老 他說你們分開多年，他人在國外難免寂寞，總會有點男女間的事，他會當面告訴你的，你得原諒他。

志芳 (有點激動) 那得看是什麼樣的男女問題。

△門鈴聲。

志芳 一定是家銘，我去開門。

△志芳吸了一口氣勇往前去開門。

△傳來二人見面的歡愉聲。

△宏天穿了睡袍從內出。

宏天 哦！好舒服，如果這世上有天堂的話，這兒就是天堂。

高老 天堂馬上要變地獄了。你還不快躲開，狼來了。

△高老推宏天進書房，把門關上。

△志芳與莉玲牽着手進來。莉玲的打扮入時，珠光寶氣，身材苗條。

莉玲 高伯伯、高媽媽！你們好。

高老 你好！你爸爸好。

秋美 我爸爸過兩天就來看你，他又去了一趟大陸。

高老 你坐。(倒茶)

高老 你們聊！老伴！我們回房去，別打擾他們，問題來了，總得面對。

志芳 爸！你在說什麼？

△高老拉著秋美進內去。

宏天 (從書房出來) 對！問題來了總得面對，不能逃避。

宏天 (見宏天色變) 林宏天，你果然在這兒？

志芳 (意外) 你們認識？

△莉玲上前給了宏天一記耳光。

△宏天平靜地忍受。

志芳 莉玲！你這是幹什麼？

莉玲 志芳！他就是我在美國相好的男人！逃回台灣來找他的小情人，志芳，(嚴峻地) 這個小情人(指著她) 難道就是

你!!

志芳 (傻了) 我？

△三人傻若木鷄。

△躲在門後的高老懊惱拋頭。  
幕落

## 第二幕

時間：距第一幕二個月後，已是夏日溽暑。  
啟幕：

△下午。一架電風扇在靜靜地吹著搖擺的微風。

△傳來高老在陽台上拉二胡的聲音，曲調纏綿代表了高老的心情。

△洪秋美穿了白圍裙端了一盆水在抹桌椅，非要擦得一塵不染才停止。這是這兩個老人的毛病，祇要有心事他們就會各管各的，一個拉他的二胡，一個勤打掃環境，擦地抹桌椅藉此來發洩鬱悶，自我調整情緒。

秋美（自言自語喃喃地）又在沒完沒了的拉二胡了，他祇要心裡有心事就開始拉他的二胡，就幾支老曲了，聽得我耳朵都快冒油了，也真奇怪，心情好的時候越聽越好聽，煩的時候越聽越煩。

志芳（O.S.）媽！媽

秋美 什麼事呀？

志芳（O.S.）拜託你去叫爸爸不要再拉了好不好？聽得人好煩！

秋美（想笑）我不敢！你為什麼自己不去？

△秋美又重覆抹桌椅。

△志芳拿著一份聯考發表的名單報紙從內去。

志芳（向上喊）爸爸！

△二胡聲轉調變快速的調子。

志芳（看看上面再看看母親勤勞的背影）媽！你真是勞碌命，你已經擦了兩個多鐘頭了，可以休息了！已經也太乾淨了！

秋美 你以為媽拚命的擦地抹桌椅是為了愛乾淨？你以為你爸爸拉了一整天二胡是為了愛好嗎？不！

志芳（取出一包細洋烟點燃）我懂，我懂，你們是心裡有煩惱。（吸烟）

秋美 志芳，你不是戒烟了嗎？

志芳 今天已經放榜了，我教的學生大多數都上榜了，丁玉婷他們三個更是考取了好學校，所以我可以破戒了。噯！二

胡聲停了，爸爸快來了，趕快熄滅。

△志芳猛力按滅烟蒂。

秋美 阿芳！媽知道你近來心情很不好，又忙又累，可是女人抽烟總是不大好的。

志芳 （故作地假高興）沒有呀！我心情好得很，我學生全都上了榜，我應該感到驕傲，這是我的教導有方，是我的成就。好！我要來杯XO白蘭地慶祝一下（去開酒瓶）哇！今天好熱，怎麼不開冷氣！（學父親的樣子）今天還不到32度，超過了32度才准開冷氣，這可不是為了省錢哦！是為了鍛鍊人類的忍耐力。」媽！爸太固執了，人為什麼越老越固執呢？

△志芳咬開瓶塞，倒進兩個圓肚玻璃杯中，每杯一小半杯，把杯子遞給母親，另一杯托在手心中溫熱。

志芳 媽！你也喝點。

△母女倆面對面坐下傾談，喝酒。

秋美 阿芳！告訴媽，你們的事怎麼樣了！

志芳 鑽戒我已經還給陳家銘了。

秋美 我是說你們四個人的事。

志芳 四個人？可以一塊打麻將，也可以打橋牌，還可以辦家家酒呀！

秋美 不許胡鬧！婚姻大事是女人一輩子的事，這是非常嚴肅的，不可以當兒戲。

△高老已帶著二胡回來，把二胡掛在固定處。見志芳在喝酒，一把把酒杯奪走。

高老 （喝止）你是怎麼了？又抽烟又喝酒，我看你是不得了啦！

志芳 （有點酒意帶點嬌嗔）爸爸！我要喝，我想喝，這是世界有名的好酒，XO白蘭地，好香好醇，我今天才知道它的魅力，我要喝它一個大醉，我要知道一個人喝酒唱醉了是什麼滋味，我做了二十多年乖寶寶，我不要再做了。（激動亢奮）我要變壞，我要變一個壞女人，我不想活了。

△高老揚起手給她一個耳光。清脆一聲。志芳楞住了。

志芳 （大哭）媽！爸爸打我耳光，火辣辣的！（衝上前慟聲大號）你打！你打！你打死我好了！爸！從小到大你從來都沒有打過我，你再打呀！打呀！

△秋美也哭了。

高老 （沈著地）阿芳，你是怎麼了，是醉了？還是瘋了。

志芳 （輕而委屈地）爸爸！我沒有醉，也沒有瘋，我太傻了，就在大哥哥回來的那天，我，大哥哥，陳家銘，徐莉玲，我們四個人就在這兒演出一場荒唐鬧劇，小孩的家酒，我來說給你聽。

△音樂變動，燈光暗下又升起。

△時間倒退到第一幕尾，高老拉秋美進內去。

△莉莉見宏天從書房出來。

宏天 問題來了總得面對，不能逃避。

莉莉 林宏天！你果然在這兒？

志芳 (感到意外) 你們認識？

△莉莉上前給宏天一記耳光。

△宏天平靜地忍受。

志芳 莉莉，你這是幹什麼？

莉莉 志芳！(指著宏天)他就是我在美國相好的男人，逃回台灣來找他從前的小情人！志芳！這個小情人難道就是你！！

志芳 (傻了) 我？

△三人傻若木鷄。

宏天 莉莉，我們的事，我們私下解決好不好！你不要在這兒胡鬧！

莉莉 (盛怒) 我胡鬧？林宏天，你想甩掉我？你在做夢，我徐大小姐從來沒有這個紀錄，祇有我甩人，沒有人能甩我，

林宏天，你小心點，我會要你好看。

宏天 請你冷靜一點，我們今天談的是私人感情的事，有話大家理性的談。不要激動！我們都是好朋友呀！來！我先向你道歉！好了吧！

莉莉 我要喝酒。

△莉莉走去拿酒。拿了三個杯子排在桌上。情緒平靜下來，把酒倒入杯中。

莉莉 (舉杯) 來！乾杯。

△志芳一直默默地看她的一舉一動。

△三人舉杯碰了一下。莉莉一飲而盡。

莉莉 好了！開始吧！走桃花運的 touch 林，你先坦白？

△林宏天手中托著酒杯，輕輕晃動著在台上走動思考，目光不同她們的目光接觸。

宏天 我該怎麼說呢？我不知道你要我說什麼？

莉莉 (微笑，冷冷地) 我要你先把我們倆的關係向阿芳說明。

志芳 不！你們的事與我無關，我不知道。

莉莉 聽聽與你無害。林宏天，先談談你是怎麼勾引我的吧！

宏天 是我先勾引你的嗎？

莉玲 好，你不說我來說，反正一個巴掌是拍不響的。你還不是看我有錢，也夠性感，在國外太寂寞，兩個中國人比較容易適應，我同樣的看你是個博士，也很單得住，所以一拍即合，實行試婚，以一年為限，合則結婚，不合則分手。

宏天 可是我們之間，個性不合，想法有距離，在生活上無法溝通，你太浪漫，我太死板，誰也沒有錯，就是合不來，祇好分手。

莉玲 哼！天下男人都是不負責的大男人主義，把女人當你們的附屬品，見異思遷。

宏天 莉玲，說話要憑良心，首先發難的可是你哦！

莉玲 怎麼？

宏天 你把你的情郎帶上我的床，被我無意中撞上，我能忍嗎？

莉玲 哦！你怕當王八是不是？你要弄清楚，我祇是你的女朋友並不是你老婆！我有我的自由，我要愛誰就愛誰，你管得著嗎？還有！我得糾正你，你在美國住的房子，睡的床全是我買的，怎麼是你的床呢？

宏天 好好好！一切都是你的，祇有我的心不是你的。

莉玲 (輕蔑地笑) 哼！

△志芳已無法忍受，用手摀住耳朵！

宏天 既然你忘不了舊情，要和老情人驚夢重溫，那我就成全你們，這總可以吧！我搬走，咱們好來好散，我們還是朋友，你怎麼反咬我一口，說我始亂終棄，把罪名按在我頭上呢？

莉玲 婚前性行為，根本是很平常的事，也是很正常的。你們大男人主義者可以花天酒地左擁右抱，把女性當發洩物，甚至於連對方姓名都不知道就和她上床，事後還沾沾自喜到處炫耀你們的尋芳戰績，幼稚！無聊！不道德！瞎吹牛。我們女人為什麼就不能和相愛的親熱溫存一下，如果我是你的法定配偶，那就是犯法！我們又不是！你管得著嗎？一切依法辦理好了。

宏天 對呀！所以我很識相，連你的情人光屁股進入浴室，都沒看清楚他的臉我就走開了。

莉玲 窩囊！膽小鬼！

志芳 (搖頭) 你們不要再說了好不好？求求你們。

莉玲 阿芳，你說天下竟有這麼巧的事，就在我決心要嫁給宏天的那天，我以前的男朋友從台灣來找我，他一直是我最難忘的男人，他已經離了婚，所以兩個舊情人，一面喝酒，一面談往事，他告訴我即將與一個純潔的淑女結婚，我也告訴他就要嫁給一個博士，大家互相恭喜，談著談著，也許是酒喝多了，情不自禁擁吻倒在床上。就在這時候，這倒楣蛋帶著鮮花回來了，一頭撞上就造成尷尬場面。(突然大笑起來)

志芳 (狠狠地盯著宏天，轉向莉玲) 你覺得很好笑嗎？



莉玲 (笑出了眼淚) 好笑的還在後面呢？我一回頭，那位仁兄不見了，平常在女人堆裡是個風雲人物，他光著屁股衝進浴室嘩嘩地淋起浴來了。再一轉身，另外一個也溜了，什麼大男人，全是膽小鬼窩囊廢，我就進去把洗澡的男人拉出來，問他怕什麼？我又不是他太太。你猜他怎麼說？

志芳 他怎麼說？

宏天 他怎麼說？

莉玲 他說他是他的老朋友，同村一塊長大的，所以見面有點不好意思。

宏天 同村一塊長大的？他是誰？

△此時陳家銘已在外聽了半天，表情呆板地出來。

家銘 是我！陳家銘！

志芳 (驚愕) 啊！

宏天 是你！

△燈黑一下再亮時已回到前面一場。

△高老與秋美大為錯愕！

高老 是他？

秋美 是家銘？

△志芳也大笑起來，笑著笑著轉為哭泣。

志芳 (壓抑下來，強作微笑) 爸！你能說這不是一場兒戲嗎？四個人在玩家家酒嗎？現在一切都過去了，我用工作來麻醉自己。(噓了一口氣聳聳肩) 好了，今天我的工作暫時告一段落，我的學生全都上金榜了，總算辛苦沒有白費。

媽！我自己，現在該怎麼辦？

秋美 (已淚流滿面) 我可憐的孩子。

志芳 我還在生氣，我沒法原諒他們三個，我再也不理他們了，我要和他們絕交！(伏母身大哭)

△高老走到她面前撫她的肩。

高老 (低聲) 阿芳，一切聽其自然吧！

△志芳倒在慈父懷中！

秋美 進房休息一會吧！

志芳 爸！你不許拉二胡。

△正欲取二胡的高老，祇好又把二胡掛上。

△秋美與志芳進內去。

△高老又倒了一杯酒。

△門鈴響。

△秋美從內出去開門。

高老 又是誰來了，可別是那三個辦家家酒的小鬼又來攪局。

△進來的是徐大川夫婦，帶了一大包大陸禮品。徐大川年六十餘歲，有點發福，大嗓門，笑聲震天；徐太太卻有點老來俏，珠光寶氣，衣著華麗。

△一陣寒暄後。

徐太太 我們剛從大陸回來，趕上大陸正在鬧水災，真是花錢受罪。

徐大川（以下簡稱大川）一點土產，請收下。

高老 大陸貨品台北全有，何必客氣呢！

大川 意思意思！我就是到迪化街買的。（大笑）

高老 請坐！

△秋美忙去沏茶。

徐太 你們還住在這兒，一點都沒變，該換個大一點的大廈了。

秋美 請用茶！

△秋美已沏了兩杯茶送上。

徐太 秋姐！他們男人見了面，話可多呢？不是談政治就是談女人。煩透了，我們到裡屋去聊。

秋美 好呀！

大川 慢點，等我把今天登門拜訪的主題談完了，你們再去談悄悄話。

高老 哦？無事不登三寶殿，還有目的？

大川（大笑）當然，咱們哥兒倆十幾歲就在一塊兒打日本人當少年兵，一面行軍一面哭來到台灣，當年是一塊兒穿草鞋的朋友，經過這四十多年的變化，現在你是聖人蛋，我是暴發戶！回到大陸去探親又變成聖誕老人了！哈！

高老 你命好呀！

徐太 快談正事。別又岔遠了。

大川 是！老友！我是專程來道歉的。

高老 道歉？道什麼歉？

大川 這是我從大陸回來才知道的。小女莉玲做了一件荒唐事，兩個多月前這孩子跑到這兒來出洋相，把醜聞當喜事，弄得一團糟，（大笑）其實是個大笑話。

高老 這沒有什麼？孩子們感情上的事，由他們自己去解決，我們管不了那麼多，隨他們去。

徐太 高大哥，有些事還非得我們大人出面擺平不可。

秋美 出了什麼問題？

大川 這怎麼說呢？這還相當複雜，太太！你來說吧！

徐太 好！我來說，事情是這樣的，我女兒莉玲和你家阿芳從小就是好朋友，我女兒原先有個要好的男朋友，為了我們全家移民到美國就斷了，我女兒是個任性又浪漫的女孩，在美國也荒唐了一陣子，在去年才認識了一個博士，原來就是你的乾兒子林宏天，兩人一對眼就「搞」上了。就開始試婚，這在國外很流行，我們一直希望他們早點結婚，誰知道莉玲從前的男朋友出現了。而且已經和太太離了婚，二人一見面死灰復燃，於是有一天。正當……他們要搞——

秋美 (打斷) 這事不必說了，我們都知道了。

徐太 那就長話短說。

大川 把屬於限制級的部份跳過去，別去了一趟大陸，就學會了亂搞。

徐太 經過了一番混亂，才弄清楚莉玲從前的男朋友陳家銘曾向你家阿芳求過婚，這下搞亂了。我看這樣好嗎？

高老 怎麼？

徐太 乾脆來個喬太守亂點鴛鴦譜，「搞」他個天翻地覆。

大川 好呀，這不是喜劇收場大團圓嗎？(大笑) 哈！

高老 這根本不用我們煩惱的事，他們自己會解決的。聽其自然發展。

大川 不過，還剩下一點小小的後遺症。

△阿芳從內出在一旁聽。

高老 後遺症？什麼問題。

徐太 我女兒有喜了！核算時間是林宏天的種。

△志芳轉身奔入內去。

高老 啊！真會攪局。

△四個人在舞台上交錯踱步，像打籃球走位。每人有各人的表情。徐大川喜，高老怒，秋美哀，徐太樂。

大川 老哥，你有什麼看法？

高老 有三種模式可以解決。

大川 說來聽聽！

高老 第一案，按傳統，有了孩子就該結婚，這叫奉兒女之命，認命。

大川 好！

徐太 不行，不行！現在是什麼時代，傳統靠邊站。

高老 第二案，母親保密，誰也不告訴，等生了之後，就說是早產兒。

大川 (伸大姆指) 好！

徐太 這是連續劇的故事，有後遺症，什麼與父親血型不合了長大了惹出糾紛，沒完沒了。故事可以演四十集。

高老 第三案就是一切公開化、透明化，由他們四個人自己解決。要是談不攏，那就吹燈滅燭，各奔前程！

大川 (鼓掌) 好！現在是一切公開化透明化的時代，好！

徐太 (鼓掌熱烈) 就這麼辦！(看錶) 老公！我要去打牌，我們告辭了。

△高老忙站起送客。

△徐大川看見白蘭地倒了一滿杯一飲而盡。離去。

△志芳出來。走到台中面對觀眾。沒有任何表情。父母在他背後望著她。

——暗場。

△燈亮時已是光輝十月。

△已是晚上七點多鐘。

△林宏天在書房趕稿子，用英文打字機打字。

△秋美端了一盤水果進入書房。

△這一段可用台語交替進行。

秋美 阿宏！你餓了吧！都沒回來，今天是怎麼了？

△停下工作，一面吃水果。

宏天 姑媽！我不餓。

秋美 為了你們的事好心煩呀！阿宏，你可不能傷你小妹的心呀！

宏天 不會的，這次回來我真愛死她了，可是她現在還不理我，祇肯保持兄妹的感情。她還是不肯原諒我。

秋美 噯！天下女人沒有不愛吃醋的，你要有耐心。

宏天 我是最有耐心的，我決定陪她一生。夫妻關係最好，退其次永遠是兄妹關係也行。(取出一個信封約有兩萬塊錢塞

給秋美) 姑媽！這是孝敬你，給你貼補家用的。

△秋美不肯拿推推拉拉才收下。

秋美 阿宏！今日是個好日子，等志芳回來了，你一定要向她求婚，姑媽已經給你準備好。(從口袋取出一個小錦匣) 把

這個給她，我相信他會答應你的。

△宏天打開一看是一個普通的金戒指。

宏天（懷疑）這麼小！合適嗎？

秋美 有紀念價值，是當年她爸爸送我的訂婚戒指，她認識。

宏天（默禱片刻）

△志芳從學校回來了。

志芳 媽！我回來了。

△秋美暗示宏天，自己躡足躲起內去。

△宏天忙迎出。

△兩人見面。

△宏天一把拉着志芳的手。

△無言，你看我，我看你，兩人擁吻在一起。

△秋美伸出頭看到情況居然高興得嘖嘖笑了出來。

△志芳吃了一驚，羞澀地把宏天推開，快步奔入內去。聽到呼的一聲關門聲。

△宏天在發楞。

△秋美奔出。

秋美 你說了沒有？

宏天 還沒有來得及。

秋美 那趕快上呀！傻瓜！

△宏天奔了進去。

宏天聲（叩門）阿芳！我能進來嗎？

志芳 請！

△秋美走回房又下意識地去拿她的抹布。用力地抹桌椅。

秋美 我好爽！我好開心。總算這樁心事可以了啦！

△門鈴聲。

高老聲 老太婆！老太婆！開門呀！

秋美 來了！下棋輸了就叫我老太婆，贏了就叫我親愛的。

△秋美與高老進來。

△電話鈴響。

秋美 一定是宏天的，他最近忙得不得了，不是開會就是演講。

高老 他不是說要在家趕稿子嗎？

秋美 (神秘地) 正在阿芳房裡向阿芳求婚呢！

高老 有門兒。

△高老去接電話。

高老 志平！是你呀！宏天在呀！他正在你妹妹房裡向你妹妹求婚呢……(吃驚) 什麼？唔……唔……會嗎？……你趕快回來當面叫他表態。……要把事情真相弄清楚，也許是有人想陷害他呢？……你回來吧！今天是你妹妹生日，回來一塊吃飯，騎車小心點。回頭見。

△秋美已進廚房。

△高老有點不安，拿出圍棋來擺棋譜。

高老 這盤棋，我怎麼會輸的呢？

△志芳和宏天牽着手從內出滿面喜悅。

宏天 老爸，你下棋輸了！我贏了，阿芳已經答應我的求婚了。

高老 好！好！好！

△秋美從內端茶出，已從志芳的手指上看到那隻金戒指。

志芳 爸！媽！請坐下，女兒有話要說。

高老 來！親愛的，坐好了。

志芳 (含笑忍淚) 爸爸！媽媽！我要宣布一件大事，剛才林宏天先生已經正式向我求婚了！他什麼都告訴我了，問我

願不願意做他的終身伴侶。我愛他，我就答應他。

高老 (有點激動) 好！好！很好！親愛的！你說呢？

秋美 我早就等着抱外孫呢？

△宏天與志芳同時跪下。高老忙把他們扶起。

宏天 謝謝爸爸媽媽養育之恩。

志芳 謝謝爸爸媽媽養育之恩。剛才林哥送我這隻訂婚戒子，我認得，這是爸爸從大陸帶來的金戒子，也算是傳家之寶，

也是送給媽媽的訂婚戒子，這是多麼珍貴，裡面充滿了愛心。這比鑽石戒子還要寶貝。

高老 (睹物思情) 這是你奶奶給我的，(向天) 娘！我馬上就要返鄉探親，這次要把您老人家接到台灣來安渡老年。您要等着我！娘！

△門外傳來機車聲。停火。

△志平快步上。一臉緊張狀。

秋美 志平回來了，你正好趕上。你妹妹和阿宏宣布訂婚了。

志平（急促地）慢點，我要澄清一件事。大哥！你有沒有在美國搞台獨。

宏天（沉着）你冷靜點。

志平 我得到可靠資訊，証實了你在美國加入了「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你是會員。

宏天（平靜地）是的。

志芳 小哥，你是怎麼了？臉那麼難看。

宏天 阿弟！

志平（激動地）你不要叫我阿弟，如果你是台獨份子，我就要和你劃清界線，我不認你是我大哥。

志芳 小哥，你太過火了，你雖然是我的親哥哥，你也不應該用這種態度對待林大哥，我告訴你，我愛他，我要學生和他

他同生死共患難，我不管他的政治立場，我也要嫁給他。

志平（衝動地）那我就去喝你們的喜酒！我不承認這個忘恩負義的妹夫。

志芳（怒氣沖沖，高亢地）你憑什麼？新聞記者不是上帝，你神氣什麼？代表民意嗎？代表正義嗎？你怎麼能隨隨便便

憑一支筆就定人家的罪。你根本是妒嫉，你沒有出國深造你心態不平衡？你才製造白色恐怖冤枉好人，你是凶手！

高老（一聲大吼）住嘴！你們要毀掉這個家是不是？

△志平被林宏天溫和的表情拉住，冷靜地拍他的肩。

△志芳虎着臉十分堅決。

宏天（平靜地）阿弟：你的資訊有錯誤了，我所參加的「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是一個為台灣人服務的協會，成立於

1983年，是個海外的台灣人中產階級，是個溫和理性的協會，絕不是台獨份子。請你相信我，你儘管去調查。

高老 好了；宏天已經說明了，我相信他。

△電話鈴響。

△宏天去接。

宏天 他在，請你等一下。阿弟，是你的電話。

△宏天把話筒交給志平。

志平 我是志平，（驚喜）什麼？名單上有林宏天？……

△大家緊張。

志平 林宏天被聘請為中央研究院研究員？沒錯！謝謝您主任……再見！（放下話筒）我剛接一個好消息，林宏天已經

獲准被聘請為中央研究院研究員了。

△志平改變態度上前向宏天道喜。

志平 恭喜你，大哥，對不起，我為剛才的話道歉。

△宏天拉志芳向志平道歉。

志芳 (哭了) 小哥哥，對不起。

△兄妹緊緊握手。

高老 好了！好了！什麼時候開飯啦！肚子餓了。

秋美 馬上就吃，今天是阿芳生日，大家努力加餐。

志芳 哎呀！我自己倒忘了。

△忙碌起來，門鈴響。

志平 有客人來了，我去開門。

△志平奔出。

△回來的是陳家銘和莉鈴，帶了鮮花和蛋糕。

高老 是誰呀！

家銘 是我們。祝高志芳小姐生日快樂。

高老 家銘：你老爸沒來？

家銘 他人沒來，派了一架粉紅色轟炸機來投粉紅色炸彈。

莉鈴 (把一疊喜帖扔在桌上) 嘍！

高老 是誰的？

家銘 當然是我們的(畫一圈)

高老 (下意識看莉鈴的肚皮) 這……

莉鈴 (立台中作模特兒狀) 你們看我的肚皮，平坦結實。

秋美 (端冷盤出) 怎麼回事？

莉鈴 (笑) 是一句戲言，一個小小的玩笑。人生如戲，戲如人生。(向觀眾) 請大家一塊來喝喜酒。

△全台哄然大笑。各人有各人的姿態。停格。

△生日快樂歌昇起。

——全劇終。





崔仙岩

36.8.8生

安東輝南人

美國休士頓大學建築系

畢業

■經歷／

金山平劇社社長、清流

話劇社社長

■現職／

中華航空公司舊金山分

公司

■作品／

「天安門」、「白山黑水照丹心」相

聲「雨傘獎」、「武俠小說」

## 偉寧營

舞台劇本組佳作 崔仙岩

### 劇情摘要

偉寧營是東北本溪湖旁邊由東西南北村合組的一個小城，也是上孤山的必經之地，孤山上盤據有六百多紅鬍子，而這些大多數曾是張學良舊部屬的紅鬍子有意歸順中央、共同抗戰，中央也有誠意的派人至偉寧營與紅鬍子談判，但每次派來的人與下山的鬍子都神秘失踪，鬍子頭李彪認為是偉寧營的周文孝通風日本特務幹的，因此綁架了周文孝。

南村村長齊繼業的三子齊世平乃是一地下工作者，因家居偉寧營地利的關係被派上山與李彪談判，結果不負使命的把事情辦妥並救了周文孝，但齊世平在山上時，日本憲兵隊得到情報到齊家逮捕世平，老父繼業在熬不住拷打逼問，死於日本皮鞭下。

周文孝被放回家，但被誤會的村民打死，在臨死前吐露真正出賣地下工作的乃是齊世平五弟齊泰平，但泰平在父親被打死當日已離奇失踪。

齊世平回家奔喪正巧遇到了失踪的泰平，原來他因父亡已痛改前非，冒九死一生偷得一重要情報給了三哥，卻死在三哥面前，但日本憲兵隊照着血跡找到了齊家，正要抓齊世平，李彪帶着最後一批下山受訓的弟兄經過齊家，而救了世

平一家人，世平帶着家人離開偉寧營，從此開始了他抗戰打游擊的生涯。

#### ■人物介紹

齊繼業——七十歲，是南村村長，為人正直。

齊世平——齊家老三，地下工作者，三十餘歲。

林淑芬——齊世平妻子、賢慧。

齊安平——齊家老四，懦弱。

蕭慶珠——安平妻。

齊泰平——齊家老五，敗家子。

齊龍豪——世平子，十一歲。

齊龍傑——安平子，十歲。

王秀娟——六十五歲、繼業妻。

李彪——五十歲、鬍子頭兒。

李甜——李彪堂妹，二十三歲，小名糖豆兒。

涂德海——三十歲，世平結拜兄弟。

關陽——三十歲，世平結拜兄弟。

紀伯仁——二十八歲，世平同事。

房啟全——三十歲、漢奸、陰險。

王國彥——二十餘歲，漢奸。

齊曉雪——世平女，十四歲。

郭金山——李彪手下，二十歲。

小劉——李彪手下，又叫神槍手，二十歲。

日本兵，崽子數人。

## 第一幕 第一場

時間——民國三十年農曆年的前幾天。

場景——整個舞台是齊家大廳，中間一台階通裡屋各房間，舞台右邊通後院，左邊出齊家大門。  
人物——齊繼業，齊龍豪，齊龍傑，王秀娟，林淑芬，蕭慶珠，齊世平，齊安平，齊泰平。

（幕啟，齊爺爺正埋頭寫對聯，龍豪龍傑互相追逐着的從裡屋跑出。）  
龍豪：看我不打死你這個小日本鬼子！

龍傑：誰怕你……我就不信你能抓得到我。

龍豪：好！小日本鬼子，看我抓着了你不活剝你的皮不？

龍傑：好呀！來呀……

（說着兩人就繞着圓桌又追逐，一不小心撞到了齊父，把對聯畫了一道。）

齊父：看你們這些孩子，簡直胡鬧，怎不到院子玩兒去？

龍豪：爺爺：外頭都凍的什麼似的，如果待久了真能凍成冰棍兒。

龍傑：是呀！等三娘回家一看，只見咱們家門口杵着倆冰棍兒門神。

齊父：好小子！（假裝生氣）居然頂撞爺爺，伸出手來打手心兒。

龍豪：爺爺，昨兒個四嬸就要打龍傑了，後來說要過年了，免得大人叫小孩兒哭的就算了。

齊父：（被逗笑了）哈哈！好！那我就罰你們每一個人寫十張大楷。

龍傑：爺爺，那我寧願您揍我一頓……

龍豪：是呀，這麼冷的天，手都凍僵了怎麼寫？又嫌我們的字不好看，可是又不准描。

龍傑：「寫字不描，拉屎不瞧」爺爺說的我都記住了，拉屎我可以不瞧，可是每回寫字我就不得不描。

齊父：哎！孺子不可教也！

龍傑：爺爺，以前私塾的先生是不是都這麼教你們的？

龍豪：你知不知道？咱們爺爺可是前清的秀才呢！

龍傑：爺爺，什麼叫「秀才」？

龍豪：就是往柴火上繡花，就叫「繡柴」。

齊父：（大笑）好小子，真損，看我不打你的？（說着就追，龍豪在前面跑。）哎呀！（故意裝腰閃了）

龍豪：（馬上來扶）爺爺怎麼啦？

齊父：（一把抓住了龍豪的手）好小子看你往哪兒跑？

龍豪：（哭）爺爺不敢了！

齊父：什麼爺爺不敢了。

龍豪：好好好，爺爺，「我」不敢了。（淑芬上）

淑芬：怎麼又惹爺爺生氣啦？

齊父：（笑着說）妳看我們像是生氣了嗎？

淑芬：好了！你們到後院兒玩兒去吧！媽要跟爺爺說話。

（兩孩子下）

齊父：淑芬，打聽的怎麼樣了？

淑芬：方才我到城裡打聽，瀋陽所有的中學在兩星期前就放寒假了。

齊父：前幾天他來信不說三天就能到家了嗎？

淑芬：就說是，他這段日子能到那兒去呢？

齊父：淑芬，妳也別擔心，他不會有事兒的。

淑芬：爸，自從世平打中央受完了訓參加地下工作，我的心就一直揪在那兒，不知道哪天……

齊父：哎！妳甭說了，（稍頓）我是既難過又慚愧，我就這麼一個有出息的兒子，可是為了國家民族參加了抗日，一年有

十個月不在家，虧了好他娶了個好媳婦兒，要不然我們齊家一大家口子，真還不知得靠誰來張羅呢……只是太拖累了妳了……

淑芬：爸，這些都沒什麼，我只希望一家大小能平平安安熬過這段苦日子也就行了。

齊父：但願如此，（稍頓）咦？晚雪呢？她不是跟妳一塊兒出去的吗？

淑芬：一大早叫她四叔帶走了，說是到沈家要帳去了。

齊父：這個混蛋！我早就跟你們說了，這幾年收成不好，再加上日本人佔據咱們東北，大伙兒都過的挺苦，能湊合活着都不錯了，人家要有錢還能少給你的？

淑芬：爸說的是。

齊父：難道不是嗎？自格兒要有能耐怎麼會缺這幾個錢用？上回有人替他在縣政府找了一份差事，他怎麼做了兩天不去了？

淑芬：爸！那兒離家遠點兒，而且安平說替偽滿做事兒心也挺窩囊的。

齊父：噢！閒在家就不窩囊？淑芬，妳別袒護他了，我自己兒子是什麼德性我不知道？

淑芬：其實安平本質不壞，就是一時不得志。

齊父：我看呀！他早晚要跟他弟弟一樣，（稍頓）哎！一提到泰平我更是一肚子的氣，吃喝嫖賭妳說他那樣不精？昨兒晚又沒回來？

淑芬：這我不知道。

齊父：哎——虧了我這把老骨頭還能挺得住，要不然早叫這批混蛋給氣死了。

淑芬：爸……

齊父：噢！我得到西村幾家送對聯去，嚮午別等我吃飯，安平泰平這倆混蛋要是回來，叫他們別再出去，我有話要跟他們說。

淑芬：（手上遞過齊父大衣，圍巾）爸，雪地上您當點兒心、地滑。

齊父：（拿對聯）嗯，我走了（下）

（淑芬欲進裡屋，剛一轉身安平曉雪上）

安平：（壓低了嗓子）三嫂！

曉雪：媽！

淑芬：噢！你們回來了，方才爸還提到你呢！

安平：那哪是提，簡直就是罵，我們在門外聽了好一會兒，一直到他老人家走，我們才敢進屋。

曉雪，媽！我餓了！

淑芬：好——媽這就到廚房看看去，安平要不也吃點兒？

安平：三嫂妳不用張羅了，我還不餓，慶珠哪去了？

淑芬：我也剛從外頭回來，你到大炕看看去。

安平：好（下）

曉雪：媽，方才我們到沈家，正巧五叔也在那兒，五叔跟人家吵起來，還打了沈禿子一個大嘴巴子（耳光）

淑芬：啊！

曉雪：後來叫四叔拉開了，不然可真要出人命呢！

淑芬：小孩兒別胡說！

曉雪：我才不胡說呢，我親眼看的，五叔那樣兒就像要殺人似的。

淑芬：好了，別說了，曉雪記住，別跟爺爺提這檔子事兒。

曉雪：為什麼？

淑芬：難道妳願意叫爺爺聽了生氣再把五叔打一頓，我們一家都不能過個好年？

曉雪：噢，那我知道。

淑芬：這回妳出去還看到誰了沒有？

曉雪：好多人都問爸回來沒有？媽，爸怎麼還不回來？

淑芬：媽也不知道，我想妳爸總要回家過年吧！

晚雪：去年爸可就沒回來過年。

淑芬：妳爸一直忙，妳當他喜歡在外頭過年嗎？

晚雪：可是媽：

淑芬：好了，別再問了，跟媽到廚房去吧！

晚雪：噢！媽，我差點兒忘了告訴您，今兒個我們在外頭聽到個消息，說是周家的大頭叫山上的鬍子給綁走了。

淑芬：啊！這……是爲了什麼？

晚雪：鬍子揮下了話，十天內沒有三千塊現大洋絕不走人。

淑芬：周家哪來那麼多錢？別說三千，就三十也拿不出來呀？

晚雪：要不然大頭就糟啦！

淑芬：哎！全村也湊不出三千塊呀！看來也只有讓鬍子撕票啦。

晚雪：他們說只有一個辦法可以救大頭。

淑芬：什麼辦法？

晚雪：只有等爸回來。

淑芬：妳爸也拿不出那麼多錢呀！

晚雪：我不清楚，反正他們說鬍子裡有個頭兒跟爸是結拜兄弟。

淑芬：噢？有這樣的事兒？怎麼沒聽妳爸提起過呢？可是聽說山上有六七百隻槍，紅鬍子殺人不眨眼，他們會聽妳爸的？

(齊泰平上)

泰平：聽也許能聽幾分，不過周家可不會來求三哥幫忙。

晚雪：五叔，爲什麼？

泰平：因爲我已把條件交待的很清楚了，只要他們給咱們齊家一千塊現大洋，我三哥連現兒的上山說去，不出三天還他家一個活蹦亂跳的大頭。

淑芬：(痛心) 泰平，你可真忍心，在這個節骨眼兒上，這不是趁火打劫嗎？

泰平：三嫂，虧妳還師範畢業的，怎麼不會用字呢？這叫「一舉兩得」，他們只要肯花點兒，他們既得到個活大頭，咱們也多份兒收入，這又叫「兩全其美」。

淑芬：你這樣做太缺德了。

泰平：三嫂，妳這是說哪去了，缺德的是那些紅鬍子，咱們不過是做個從中間代爲討價還價的調解人，拿點兒回扣而已。淑芬：不管你怎麼說，我想爸跟你三哥都不會讓你這麼做的。(說完欲回房，但泰平擋住了去路)

泰平：得了罷！三嫂，三哥有沒有說服鬍子的能耐還不知道呢？其實三哥就算在家，他也會贊成我這麼做的，妳要知道，

想當年咱們爺爺可是白手在本溪湖寧營起家，村裡那一戶沒有多多少少受了點兒恩惠？現在能過太平日子，那也是靠咱們大哥二哥丟了兩條性命保鄉衛民保下來的，尤其是周家，居然在這偉寧營開起客棧來了，招來了生人，讓這本來平靜的小城變成複雜份子來來往往的大本營，他們家發了國難財，咱們從他那兒要兩個又有什麼？何必大驚小怪的呢！

安平：(O·S)妳就別攔我，看我今兒個不打死他？

(安平上，後面緊跟着慶珠)

安平：泰平，咱們齊家的臉都叫你給丟光了。

泰平：四哥，你別五十步笑百步啦！你也沒給齊家爭什麼面子呀！

安平：想起你的所做所為我都羞愧的無地自容，面子爭得回來嗎？

泰平：咦？四哥，我倒不明白你羞愧什麼，我的所作所為怎麼啦？我靠祖上積德，在村子裡有這麼點兒小名望，小弟兄們跟我跑跑也就是了。

安平：跑跑？是呀，儘往漢奸開的賭場跑，直往城裡的窯子逛。

泰平：(大笑)你說到這兒，差點兒沒把我的牙笑掉，怎麼？對門兒車寡婦那兒你不是去的挺勤的嗎？居然好意思教訓起我來了，連最簡單的「近賭遠嫖」的道理都不懂。

安平：你說什麼？(衝過去要打泰平為衆人拉開)

(龍傑從外跑進)

龍傑：三伯回來嘍！三伯回來嘍！(衆人分開)

(龍傑拉着世平上)

龍豪：媽！爸回來了！

慶珠

安平：三哥！

泰平

曉雪：(撲向世平)爸！

淑芬：世平！

世平：大伙兒都好吧？爸媽呢？

淑芬：爸到西村送對聯去了，媽大概昨兒個晚上蒸饅頭累了，正睡着。

世平：那就讓媽再睡會兒！

慶珠：三哥這趟可要在家多待一段日子吧？

世平：我只能待三天，有位同事紀先生要到咱們家來，然後一塊兒出去辦點事兒，再什麼時候回來就不知道了。

龍傑：爸，我不要您走！

龍傑：三伯您能跟我們待在家多好！

淑芬：（失望地）世平，怎麼不過了年再走？

世平：我……（欲言又止）安平你帶着大伙兒進去，我要跟你三嫂說話。

安平：好！（衆人下）

世平：淑芬！我這次回來是有任務的，我要跟那位紀先生上一趟山。

淑芬：（生氣）真怪了，中央沒有你就不能抗戰？那麼多人為什麼單單挑上了你？而且辦事兒就辦事兒，為什麼帶個生人回家？

世平：妳別急，先聽我慢慢告訴妳，第一，偉寧營是上山的必經之路，咱們家又在偉寧營的邊兒上，日本人根本注意不到，第二，偉寧營的人都當我在瀋陽，沒想到我會回來，更沒有想到我會上山，第三，山上的鬍子當中有兩個是我中學時的結拜兄弟，我跟他倆談起事兒來也容易些。

淑芬：憑你們兩個人去跟六百個鬍子鬥，再想救出周大頭談何容易呀？

世平：救周大頭？

淑芬：怎麼？你倆上山不是要救大頭呀？

世平：大頭怎麼啦？

淑芬：他叫鬍子綁上山了，鬍子要三千塊現大洋。

世平：噢？根據情報，日本人的確在偉寧營安了個眼線，任何人上下山都由他跟日本人報告，倒沒想到這眼線會是大頭，

但鬍子綁他有什麼用呢？

淑芬：你怎麼又知道鬍子綁大頭是因為他是日軍眼線？

世平：我這只是猜測，據我所知也有幾個下山的鬍子不見了。

淑芬：大頭會是漢奸？可是咱們從小看他長大的、怎……

世平：人往往為了一點兒小利益而迷失自己的。

淑芬：如果不是要救大頭，那你幹嘛要上山？

世平：山上鬍子頭兒叫李彪，喜歡別人叫他總司令，曾是張學良的老部屬，對蔣委員長有點兒不諒解，可是近幾年來很想歸順中央，中央也有意把山上的鬍子重新編織訓練，然後在東北打游擊。

淑芬：噢！原來是這麼回事兒？

世平：李彪跟中央一直有信件連絡，中央也三次派人來談判，很可惜人一到了偉寧營就不見了。



淑芬：會不會是李彪那幫人幹的？

世平：按理沒有這個必要，他如果只殺死幾個中央派來的人也得不到什麼好處。

淑芬：難不成是日本人幹的？

世平：唔，淑芬，這回妳猜的不大離兒，但這也得有內奸。

淑芬：何以見得？

世平：妳想，妳嫁到齊家都十五年了，偉寧營什麼人妳不認識？哪棵小草發了芽妳都知道。（淑芬被逗笑了）妳說，來了

生人妳會不知道？

淑芬：你方才說的幾位同志我就沒看見。

世平：但去告密的人卻看見了，他一定是個每天待在外頭的本地人，（稍頓）前幾年周大叔把自己的大院兒改建成偉寧營唯一的客棧，妳想想，來了生人能逃得過周家的眼嗎？這個內奸是大頭的可能性很大。

淑芬：世平，你可別嚇我！

世平：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不過就憑大頭想放倒中央派來的人是絕不可能。

淑芬：那是什麼人幹的呢？

世平：日本特務！

淑芬：那我們現在該怎麼辦？

世平：（笑了）就算查得水落石出又能怎麼辦？現在唯有儘快的上山先見着李彪再說。

淑芬：那以後呢？

世平：這趟上山凶吉難卜，如果一切順檔，我要跟他們一起打游擊，如果不順，唉！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那時來家日子又少了。

淑芬：（傷感地）世平！！

世平：（稍頓）噢！對了！淑芬，我前封信寄錢叫妳買的東西都買齊了沒有？

淑芬：什麼信？什麼錢？我壓根兒沒看到。

世平：（急）咦？那是要買給山上弟兄們的一些日用品的錢，妳是鬧着玩兒的？還是根本沒照我的意思去辦！

淑芬：什麼辦不辦的！我根本沒收到信，我還正想問你呢、為什麼有半年沒往家捐錢了？

世平：（又急又怒）啊！我可是每個月按時往家寄錢的呀！！

淑芬：我可幾次沒收到了，最近的家用都是靠當我娘家帶來的手飾。

世平：好了妳甭說了，我全知道了，我這就找泰平去（說着就要往裡屋走）

淑芬：（拉住世平）你去問泰平也不急這一時，鬧得爸知道了準把泰平打死，大過年的：

世平：哼！我這就打死他，就當我沒這弟弟（下）  
淑芬：世平！（緊追而下）

（幕急落）

## 第一幕 第二場

場景——同前場，不過多了一些過年的裝飾。

人物——齊父、齊母、齊世平、齊安平、齊泰平、林淑芬、蕭慶珠、齊龍傑、紀伯仁、周子達、齊曉雪（幕啟，一團喜氣洋洋，齊家正過着年，齊母帶着淑芬、慶珠、曉雪在一旁包餃子，紀伯仁由齊父世平陪坐在太師椅上，

安平泰平站在兩側，龍傑龍傑一蹲一跪的在地上數着紅包裡的錢）

齊父：（笑）紀先生，鄉下地方沒什麼好的，家常便飯，真是不成敬意，希望您不見外。

伯仁：伯父您說那兒的話，我已經好幾年沒吃過這麼安穩的一頓了。

齊父：紀先生……

伯仁：伯父，往後您就叫我伯仁就行了。

齊父：好！伯仁，要不是你跟世平今兒晚要走，我也不會提前兩天過年的。

伯仁：伯父，這幾年我離鄉背井東奔西跑的還真沒過過什麼年。

齊父：哎！年頭兒不對了，我也看開了，什麼事兒能湊合過去就得了。

伯仁：子孫滿堂，這也是伯父的福氣。

齊父：在日本人的統治下，還談什麼福氣，也只有苟且偷安了。

伯仁：常聽齊大哥說起伯父當年身騎白馬，手握雙槍，親自監看土匪頭子伏法，那種情景真是令人神往。

齊父：哈哈！好漢不提當年勇，不過要不是我們組織的自衛隊擊破了山上的土匪窩，還真不知道有多少人家要難逃劫

數呢……（沉思在往事裡）

伯仁：（不敢打斷，但又急着想聽，低聲問着）伯父當年怎麼會想起成立自衛隊的呢？

齊父：土匪鬧的太兇了，到處打家劫舍，我就跟我一結拜弟兄周子達連絡偉寧營鄰近的村莊組織自衛隊，我們派人到哈

爾濱買了大批的槍枝，三百多個勇士就在一個漆黑的夜裡摸上山，一場驚天動地的槍戰就展開了。

龍傑：聽爸說爺爺當年是有名的神槍手，那回槍戰爺爺放倒了多少土匪？

齊父：那場槍戰足足打了兩天兩夜，死了不知多少人，光是土匪的屍首從山頂就排到了山脚下，當然……（傷感）自衛

隊的傷亡也很慘重、陣亡的隊員裡，有兩個十六七歲的孩子，那就是世平的兩個哥哥、找到他們時，哥兒倆還拉着手，另一隻手握著槍（已泣不成聲）看起來他們死前一點兒也不怪他們的爸爸，一點兒也不害怕，他們只知道勇往直前的保鄉衛民……（衆人都沉痛在悲傷的氣氛中）

（過了好一會）

齊母：淑芬，妳們倆先把餃子拿到後頭去，待會兒下了給他們爺兒幾個宵夜。

慶珠：媽！今兒個守歲，幾個孩子也要吃。

齊母：那就先下了誰樂意吃誰吃（淑芬慶珠曉雪下）我說老頭兒呀，這些事兒我每天都聽你叨咕好幾遍，大過年的你不能揀點兒別的說？

齊父：我這兒在教訓兒子，婦道人家懂什麼？

齊母：我是不懂，我只知道大家伙兒叫你攪的哪兒像過年？

齊父：天不亮倆年輕人就要上山了，我要告訴他們山上的路險，鬍子的不好鬥，叫他們小人行事，就算死也要死的有價值……

齊母：你看你又來了是怎麼的（唸地），來！龍豪龍傑！咱們不聽這些，跟奶奶到後頭去！（三人下）

（突然傳來急促的敲門聲）（安平下開門）

安平：（O·S）是誰呀？

子達：（O·S）是我，周大叔！（安平周子達帶小楞子上）

子達：大哥、咳，世平也在家，那太好了！我今兒晚特地帶小楞子來……

齊父：子達，你來的正好，待會兒叫她們下餃子，咱哥倆好好喝兩盅。

子達：待會兒我就得回去，我不知道大哥有客人，我……

伯仁：伯父，小姪兒先回客房躺一會兒（伯仁下）

齊父：子達，怎麼啦？

子達：怎麼？難道泰平沒跟大哥說？文孝叫鬍子綁了。

齊父：啊！有這樣兒的事兒？（稍頓）他們想怎麼的？（唸地）

子達：開口要三千塊，錢倒事小，我担心那幫鬍子心狠手辣，萬一喜怒無常的把……

齊父：不會的，我們現在得想法兒救文孝，噢！方才你說泰平告訴我，難道他早知道這件事兒了嗎？

泰平：（搶着說）這兩天兒過年我就沒提這檔子事兒！

齊父：（大怒）人命關天的事兒，你怎麼不早說？

泰平：早說了咱們又有什麼法兒救他？何況全偉寧營的人知道了，我當爸也早知道了……

齊父：你……

子達：（冷笑）當然，我們文孝的性命怎麼趕得上你們一家團聚來的重要？

安平：周大叔，我想您今兒個不是來我們家打嘴仗的吧？

齊父：混蛋！這那有你插嘴的份兒？

子達：好好好！年頭兒到底變了，小的（地）兒反倒教訓起老的（地）兒來了。

齊父：子達你先熄熄火兒，有事兒大伙兒商量着辦，誰要是誤了事兒，我絕不饒他。

子達：哎！大哥知道我是個急性子，不過前兒個在我到外頭張羅錢的時候，泰平到了一趟我們家……

齊父：噢？（瞪着泰平，泰平低頭）

子達：他聽說文孝叫鄉了，而且知道我們有意請世平到山上幫說去……

齊父：方才飯桌上才由世平嘴中知道，有兩鬍子頭兒跟他拜把子弟兄。

子達：可是我這小姪兒卻向我開口要一千塊的「說情費」

齊父：啊？你這畜牲，（過去打了泰平一個大耳光）

子達：我想泰平也是鬧着玩兒的，大哥，我今兒個來這兒只是問問世平有沒有這個把握？

齊父：世平，那你看這件事兒能行嗎？

世平：爸，周大叔，既然你們問起那我也直說了，山上我倆弟兄跟我已有幾年沒見着了，只是偶而通個信，他們變的怎

麼樣我都不清楚，還聽不聽我的也不知道，更何況文孝的被綁，我認為鬍子不是單純的只為要錢。

子達：不要錢？

齊父：除了錢還能要什麼？

世平：周大叔，我先問您，文孝在外頭做什麼大叔都知不知道？

子達：（稍頓）你能問這句話一定有什麼隱情，是不是那畜牲做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兒？

世平：有人說他常跟日本特務在一塊兒。

衆人：啊！

安平：就算傳說是真的，這跟鬍子有什麼關係，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閒事。

世平：不過這件事情還不確定，還得見着了文孝再問個清楚。

子達：好！小楞子！跪下給三伯叩個頭（小楞子照做，世平忙拉起來）世平，小楞子的爹要多虧你來搭救了，（轉向齊父）

大哥，周家一向以忠義傳家，但家門不幸出了這麼個畜牲，如果真是為了當漢奸而叫鬍子給「做」了，我無話可說，我也要在周家的祖先靈位前請罪，就算世平把他救了出來，我也要提着他的人頭來見大哥，但是！（停很久，全場無聲）如果文孝是清白的，無論他是生是死，大哥，我都要到府上討回一個公道，小楞子！跟爺爺回家！

(欲下，齊父攔住)

齊父：子達，你別急着走，咱們再慢慢兒商量。

子達：(轉身淚已奪眶而出)大哥，你就讓我去吧！我這老臉已沒地方攔了！(拉小楞子急下，全場無聲每人各想心事，

齊母上)

齊母：餃子好了，你們爺幾個兒到後頭吃去吧……咦？怎麼啦？

齊父：世平你到後頭把淑芬叫出來(世平下)

齊母：到底兒怎麼啦？

泰平：(故作輕鬆)爸，其實鬍子綁漢奸，咱們犯不着管，叫他們狗咬狗一嘴毛去。

齊父：住嘴！不知羞恥的畜牲，我們齊家的臉全叫你給丟光了。(世平淑芬上)

淑芬：爸叫我？

齊父：唔，我問妳，往常世平寄回的錢妳都怎麼分配的？

淑芬：我……我……我都……

齊父：錢寄丟了妳為什麼不放聲？

淑芬：家裡錢還夠花，所以我就沒說！

齊父：還夠花？那世平上山要帶的禮為什麼沒錢買？淑芬妳還要替他瞞多久？他還以為我不知道呢！(轉向泰平)孩子

今早都告訴我啦！今兒晚家有客人，現在咱們爺兒倆可得好好把這筆帳算算。

泰平：(着急)爸，我可沒動什麼錢，噢！我想起來了，大頭這一陣子常到咱們家來，也許叫他偷走了。

齊父：混蛋！你還能往誰身上推？跪下！

泰平：(跪下)爸，我再也不敢了。

齊母：繼業，你怎麼不問青紅皂白的就罰兒子呢？

齊父：罰他？我還要打他呢！有人告訴我你跟周文考走的很近，現在我知道他是漢奸，你也脫不了嫌疑，他當漢奸我管

不着，但我要是知道你對不起中國人，齊泰平，就算你逃到了天涯海角我也要抓到你把妳給廢了，泰平，(痛心)

就當我沒有過你這兒子，你現在跟你媽叩別吧！

齊母：(哭)繼業！(世平安淑芬全都跪了一地)

世平：爸，您就饒了泰平吧！

齊母：繼業，你趕他出門，他只有去要飯了。

齊父：他一個人要飯總比往後錢叫他一個人揮花光了大家伙陪他要飯強，世平安平你們倆先把他架到後院去用皮鞭給我

重重的抽，鞭子上見血才能回來，再把他送到通往城裡的大道上，他是生是死要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世平：爸！

安平：爸！

齊父：快去！

齊母：（哭）繼業，我求求你，我也給你跪下了。（跪）

齊父：你們還不去是吧？好，世平把我那把槍拿出來。

（世平安平匆忙拉着泰平下）

泰平：（哭叫）媽！（O·S）媽！

齊母：（欲追）泰平！

迷齊父：（喝道）妳給我回來！（外傳皮鞭抽打身上聲音，泰平叫疼聲，母子連心，齊母昏倒，淑芬扶，齊父沉思）

（落幕）

## 第二幕 第一場

場景——山上鬍子簡陋的司令部，有幾把板櫬及一大圓桌。

人物——李彪、李甜、小劉、涂德海、關陽、郭金山、齊世平、房啟全、王國彥、崽子數人、紀伯仁。

（幕啟李彪正與部屬商討歸順中央的事情）

德海：只要是總司令接手的事兒，沒有不馬到成功的，道上的朋友對咱們沒有不買帳的，可是總得長年累月的東藏西躲，就沒過那麼一天舒坦的日子……

金山：不錯，每回打家劫舍，心口也直冒汗，咱們到底兒圖的是什麼？不能就這麼過一輩子呀？（稍頓）好幾趟偷偷回

家看看娘，他問起來都騙他自己「是軍人正在「抗日」……我娘總是說：「我十九歲就守寡總算盼到兒子出息了。」

關陽：總司令，自從少帥被關了，所有部隊都散了，唯有咱們還守在這孤山上，雖然在東北也闖下了不小的萬兒，而且黑白兩道也都對咱們敬畏三分，其實每回打勝仗心裡也不痛快，叫咱們打敗的可都是手無寸鐵的老百姓呀……

李彪：好了，你們幾個都甭說了，我前幾天叫你們倆幫我寫給重慶的信到底兒寫完了沒有？

德海：司令，信還沒寫呢！反正這兩天我倆的拜把子大哥齊世平就要代表中央進山來了。

李彪：你們倆可真要把我給急死，我要識字還他媽的求你們？我早見着蔣委員長了（稍頓）說也奇怪了，你倆不是說中央來信說不是都已派人來了，可是幾個月了，連個人影兒也見不着呢？

關陽：這件事我也直納悶兒。

金山：司令，會不會重慶故意耍咱們？

李彪：我想還不至於，耍了咱們對他們也沒有什麼好處：

德海：別的我不知道，不過我大哥這趟上山可是千真萬確的事兒。

李彪：得了，你們大哥叫你們說的真神得很呀！我倒急着會他。

關陽：不是我瞎說，我那齊大哥真是文武全才，無論是詩書琴畫無一不精，尤其是他的字畫……

李彪：能不能賣錢？

關陽：他只要肯賣，出高價的大有人在。

德海：武的方面更是無話可說，據說他從小得了異人指導，練得一身輕重好武藝，他的槍法更是一絕，百步之內彈無虛發。

李彪：比起咱們的神槍手小劉怎麼樣？

德海：小劉還年輕，日後有的是機會磨鍊，齊大哥的槍法確已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了。

李彪：這麼一個人才卻只他媽巴子的做地下工作，未免太可惜了。

關陽：這就是他另一面令人敬佩的地方，他為人謙和有禮，好仗義抱不平，尤其他有滿腔國家民族的情操，他不為利益所誘，一生辛勞只為了國家……

李彪：我就弄不懂了，既然你倆兒有這麼個好大哥，為什麼還跟我在山上當土匪呢？

德海：總司令，我現在跟您說實話吧，當年我們都要一塊兒隨中央到大後方的，是大哥跟我們說總司令的人本質不壞，如果有人引導是可以成為抗日生力軍的，又正趕上司令部隊缺兩個能文善武的顧問，所以我倆就留下來跟定司令了。

李彪：好小子，我他奶奶的叫耍了幾年都不知道呢！

關陽：司令，這怎麼能說要呢？這幾年來咱們哥倆兒不也槍林彈雨的跟着您嗎？部隊最窮困時，我們不也跟弟兄一樣吃地上的雪熬過來了嗎？

李彪：得了，我是逗着你玩兒的，噢！對了，那個周大頭還不招認嗎？

德海：報告司令，周大頭現在叫打得已經講不出話來了，屬下認為周大頭或許是冤枉的。

李彪：冤枉的？涂德海你少他媽的騎着長城罵韃子你到兒幫誰呀？叫去綁大頭上山的是你們倆的主意，現在又告訴我他是冤枉的。

德海：當時綁他上山不過是想套他話，沒想到司令叫房啟全那幫人拷問，他們一上去就把他打的死去活來……

李彪：難道咱們那買日常用品的四弟兄都是逃兵失蹤的？不是大頭報的信兒難道還是你？

關陽：司令請聽我們說，當時只是覺得他可疑，再加上有人見這小子跟些生臉常混在一塊兒……

李彪：這不結了？就憑這小子可疑，我就可以抓他來剝八塊，你們想想李彪的手下居然他媽個巴子的死的不明不白，你們叫我怎麼吞下這口氣？

關陽：可是司令……（崽子上）

崽子：報告司令，有個叫齊什麼玩意兒的要見司令。

關陽、德海：（同時）那是大哥！

李彪：快請他進來！

崽子：是（下）

德海：我去接他（下）（關陽沒說話也跟下）（德海世平關陽上）（紀伯仁後上）

關陽：來！我給各位引見，這位就是李總司令……

李彪：想必這位就是叫你們哥兒倆日夜思念的齊老弟吧？

世平：總司令好！這位是我同志紀伯仁。

伯仁：（抱拳）紀伯仁拜見各位長官。

李彪：好好好，都是青年才俊，來來來，山上簡陋請隨便坐！（眾人坐定）

世平：總司令，這是我們從南方帶來的茶葉，還有山下買的青貨送給山上的弟兄，不成敬意。

李彪：齊老弟，我可是個粗人，你犯不着對我這麼客氣。

世平：世平雖沒見過總司令，但常見倆兄弟信中提起，說司令為人正直，不失赤子之心，世平對司令可說是神交已久。

李彪：齊老弟，我……我是不會說文話但……

德海：大哥，總司令是說這次中央能對他既往不究，令他非常的感動，今後對中央一定唯命是從，更以國家興亡為己任，

絕不再為非做歹了（李彪猛點頭）

世平：中央也知道總司令有意棄暗投明，總司令若真能帶領六百多部屬參加抗戰的行列，那將是中國的福氣，這種風範

正是我們每個中國人的榜樣（李彪像是沒聽懂，看着德海）

德海：大哥說抗日正需要像司令這樣的英雄豪傑。

世平：只要總司令參加抗戰，我齊世平就一定追隨左右任憑差遣！

李彪：好！齊老弟真夠勁兒，我就喜歡像你這樣的年輕人，好，你先說說看，你心裡有什麼打算？

世平：中央的意思……（突然房啟全、王國彥、小劉帶着兩個崽子進來。）

國彥：總司令，屬下等特來求見。

李彪：有什麼事兒待會兒再說。

啟全：我們希望司令現在就給我們一個答覆。



李彪：混蛋！你沒看我正有客人嗎？

國彥：就是因為客人來訪，我們才更要把話說明白。

李彪：我看你們是毛坑裡點燈找「死」！

啟全：司令一向帶着我們出生入死，如果真要對我們又打又罵我們也都認了，可是今兒個卻為聽信兩個外人的花言巧語要解散我們部隊那可辦不到……

李彪：你要怎麼樣？

啟全：除非有人能摘得下我肩膀上吃飯的傢伙。

李彪：反了反了，好！看我能不能砍下你吃飯的傢伙？

國彥：司令您別逼我們，我們那敢犯上？可是司令要解散部隊可總得給我們個心服的理由吧？

德海：王國彥，司令要解散部隊也不是今兒個來了外人才決定的，早在半年以前不已經跟大伙兒說了嗎？

關陽：而且司令也不是解散部隊，大伙兒仍能在一塊兒的抗戰……

德海：何況絕不勉強任何人，只有願意的才留下……

啟全：呸！你們倆有什麼資格在這兒說話？我們打十歲就進張大帥的軍營……你們……

國彥：你們是由哪插進來的一棵蔥？也有你們說話的份兒？趁早一邊兒站去！

李彪：好了，王國彥房啟全，那天兒我都講得很明白了，這種沒本兒的買賣我不想做了，那種見不得人的日子我也過膩了，但這可都是我個人的事兒，我不逼任何人非得跟我一樣，你們都有選擇的自由，沒人攔你，但我仍要勸你們一句話，就是上天尚有好生之德，千萬別濫殺無辜，無本兒買賣的對象只限有錢人家、（稍頓）還有一件事兒我要特別提一提，就是別當漢奸，如果叫我知道了，可別怪我不顧往日手足之情。

啟全：哈哈哈哈哈！好！我們總司令今兒個居然說出這麼絕情的一段話來，也罷，從今以後咱們是恩斷義絕，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行我的獨木橋，不過李彪，念在往日的情份上限你五天內離開偉寧營。

李彪：（大驚）你說什麼？

關陽：（搶着答應）好！一言為定。

李彪：（急）關陽你瘋啦？我什麼都可以答應，要我讓出「孤山」是不可能的。

國彥：嘿！我的李大總司令，你伸頭往外看看，你這總司令部早就叫我的小弟兄們包圍啦！你還做你的春秋大夢呢！不可能的事我就要叫它變成可能了，哈哈！（邊笑邊往窗口走，突然從窗口跳進來手握雙槍的李甜）

李甜：哈哈（接着國彥的笑）王參謀沒想到吧？你大概早把我這副司令給忘了，我的小弟兄們已經把你那十來個兒草包放倒了，都沒讓他們哼一聲。

國彥：（馬上變副嘴臉）嘻嘻，怎麼副司令跟屬下玩兒真的啦！

李甜：（打了國彥一大耳光，仍笑嘻嘻的說）怎麼是鬧着玩兒的呀？哎喲！你看我倒誤會你了，既然不是玩兒真的那好辦，待會兒我把你混身的筋一根兒一根兒的抽出來，叫你陪你姥姥點天燈去！（臉突然一板）關陽塗德海！

德海、關陽：有！

李甜：交代下去，先把這幾個叛徒每人抽他二十鞭子，再關起來（德海關陽先把幾個人繳了械，再推下去，一起來的只剩下小劉一人尷尬的站在那裡）

李甜：怎麼啦？神槍手，楞在那兒幹嘛？忘了詞兒啦？

小劉：（往地上一跪哭道）副司令，饒命饒命！我是叫他們逼來的。

李甜：別他媽像個娘兒們似的，起來！（小劉站起）我平常最看不起像你這種人，自己沒主意，就會跟着大伙兒瞎起哄，在自己人面前耀武揚威的就知道欺負中國人，見了日本人就像耗子遇着了貓似的，你們不有能耐嗎？有能耐敢去打日本人嗎？真是一批不要臉的東西……

伯仁：（情不自禁的拍手叫好）罵的好！罵的痛快！

李甜：噢？你斜眉瞪眼的是哪兒蹦出來的？

伯仁：在下姓紀名伯仁，請問姑娘尊姓芳名？

李甜：（筋着鼻子）這個酸呀！在上姓李單名一個甜字，小名叫糖豆兒（說完看了世平一眼）

伯仁：噢！原來是李姑娘。

李甜：（沒理伯仁）小劉你還有什麼同黨？段景濤就在外頭，快去跟他說去，漏一個我就要剝你一個手指頭，手指頭剝光了就剝腳指頭，最後砍脖子，自己酌謀着點兒……（小劉摸着脖子下）

李彪：好了妹子！給你介紹個英雄……

李甜：（上下打量着世平）甭說，想必這位就是齊世平了？

李彪：齊老弟，這是我個叔輩妹子李甜。

李甜：有個蚊子（突然往世平身上打去！但幾個快拳都被世平巧妙的閃躲開）

李彪：糖豆兒別亂來！

李甜：哼！我當你有好的武藝呢，原來只是學（丁一玄）點兒不挨打的取巧功夫呀！

世平：叫李姑娘見笑了，我雖學了點兒拳腿，那也不過是鍊身而已。

李甜：雖說你槍法了得，我想跟你過兩招。

世平：這個我不敢逞能，一個拿不準傷了誰都不好。

李甜：你這人兒真有意思，誰叫你拿活人當靶子了呢？

世平：那也不能任意動那凶器。

李甜：你放心吧！咱們只要用幾個銅錢玩玩兒。

世平：好，那我奉陪。

李甜：槍子兒比銅錢中間的方洞要大，每回我打銅錢都只把中間的方洞打個缺口而已，待兒會我拿三個銅錢一回一個的往天上扔，我讓你開三槍，其中只要有一槍能把一個銅錢打成圓窟窿，我李甜就拜你為師。

世平：我恐怕會讓副司令失望的。

李甜：你要技不如我那就拜我為師，不比也不行，除非你是否種，走，咱們到外頭場子去，郭金山你也別閒着（說完往外走，世平也只有跟着走）

李甜：（突然回頭嫵媚的一笑）山上的人除了大哥都得叫我副司令，不過我特別准你叫我糖豆兒（德海關陽上，李甜因回頭跟世平說話，所以跟進來的德海撞個滿懷）哎喲！死德海你活得不耐煩啦？

德海：得，是我不好，姑奶奶您請息怒（低聲喃咕）趕明兒個叫妳嫁給個凶婆婆，看妳狠的……

李甜：你說什麼？

李彪：行了，糖豆兒別鬧了，闖盪江湖最講究的是尊師重道，待會兒妳要拜齊老弟為師，妳還得叫涂德海一聲師叔呢！

（說完瞥着笑）

李甜：（過了好一會才意會過來）不來了！（跺脚）大哥儘幫襯外人逗人家（說完紅着臉跑出去，世平伯仁金山跟下，衆人大笑）

李彪：怎麼樣去不去？我倒真想看看。

關陽：不用看，副司令討不到好去！

李彪：對了，關陽，方才你為什麼一口答應把孤山讓給房啟全他們？

關陽：司令想想，如果被趕走的是他們，您能擔保他們不到日本人那兒告我們一狀？日本軍一旦知道我們山上的秘密，他們一定來圍剿，真到那時候是敵暗我明，這仗能打贏嗎？

李彪：那我又不懂，後來糖豆兒既然把他們抓住了，為什麼不殺了他們呢？

德海：這正是糖豆兒聰明的地方，第一（稍頓，因外傳來陸續的三聲槍聲）把他們殺了對軍中士氣不利，第二（稍頓，因外又傳來陸續的四聲槍聲）把他們人關起來，我們可以背着他們離開這兒，等我們人走光了才叫倆人把他們放出來，如果他們仍然留在山上，那咱們對他們所做所為就更能掌握得住了。

李彪：哎！看來不唸書就不行，當年少帥說我有勇無謀我還不服呢（世平伯仁李甜金山上）

世平：副司令的槍法真是神乎其技。

李甜：承蒙你誇，沒想到三個銅錢都叫你打成了圓窟窿。

李彪：好，別耍賴，快叩頭拜師。

李甜：嘆？我雖然講了他打成圓洞拜他為師，可是如果我也打個圓窟窿就不用拜啦！你們看（手握一銅錢）這是我方才打的。

金山：什麼呀！副司令手中的銅錢是齊先生後來替妳補了一槍才成圓洞的。

李彪：好呀！快拜師（衆人也跟着起哄）

李甜：（紅着臉）今兒個我是真服了，我說拜就拜，不過你們都給我轉過身去（衆人在笑聲中都轉過了身）師傅在上我給您叩頭（當真就地一跪）您願收我這徒弟嗎？……（小劉與一崽子上）

小劉：不好了，不好了，房啟全他們殺了幾個士兵逃下山去啦！

衆人：啊！

（幕急落）

## 第二幕 第二場

場景——同上一場

人物——李甜、李彪、關陽、齊世平、涂德海

（幕啟李彪正跟李甜說着話）

李甜：大哥，方才我到倉庫去了，小劉帶着一些士兵正清着貨呢！

李彪：唔！妳沒告訴他儘量少帶，雖然我們分批下山但到底是一波一波的人，東西帶多了反而惹眼。

李甜：是的，大哥，我早交待他們了，貨儘量散給偉寧營所有的村子。

李彪：說真格的，這些不正當手段得來的東西，早該分送給窮人家了。

李甜：對，聽涂德海說，這也是積陰德哩。

李彪：哎！還圖什麼積德，但求一點兒心安罷了，我年紀是大了，這回抗戰我是豁出去了，根本沒有打算活着回老家，

倒是妳，妳對自格將來有沒有個打算？

李甜：什麼打算？

李彪：當年三叔把妳托給我時，我就該叫妳去唸學堂的，大了再幫妳找個好婆家，結果妳成天價玩兒槍玩兒命，我真太對不起三叔了。

李甜：大哥，你這說哪去了？我不過得挺好？隊上那個不怕我？

李彪：姑娘家不是叫人怕而是要人疼，說話要細聲細氣的，那像妳這樣的大嗓門兒？要溫柔，我永遠忘不了咱們爺爺

說的一句話：「柔能克剛」，其實當時爺爺怎麼給妳取的名字？不應叫李甜，應該叫李辣。

李甜：（過去揉大哥胸口）好——我揉我揉我揉……

李彪：得了別鬧，說真格的，妳看那紀先生怎麼樣？

李甜：什麼怎麼樣？

李彪：我是說他能當個好丈夫不？

李甜：（大笑）鬧了半天是為了這個？那大哥快死了這條心，我一看了他就「胳膊」（北方人厭惡之意），酸不溜丟的，

昨兒個還要教我寫字呢！叫我罵了，您想，我多大歲數了，從小就只動槍，那拿過筆？

李彪：嘻嘻！其實妳中意的是那姓齊的小子，這回大哥料的不大離兒吧？

李甜：大哥你今兒個是怎麼啦？人家不來了！

李彪：妳不來我來，我來跟他說去。

李甜：大哥——（過了好一會）還不知道人家肯不肯呢？

李彪：妳說的什麼話？我妹子那個不爭着要？他要不肯，看我不剝了他的皮。

李甜：大哥——

李彪：怎麼？妳心疼啦？還沒嫁呢就幫視外人了，我的好妹子呀，妳放一百個心吧！拿五個李彪也放不倒一個齊世平呀，

文的我不行，連武的也差一大截。

李甜：大哥，這也是我擔心的，您想想，我只認識幾個字，連自己名字都寫不好，別想他要不要我，我自格都覺得配不上他。

李彪：糖豆兒，妳甭擔心，這件事包在大哥身上。

（關陽上）

關陽：總司令，我特來請示，大院兒所有的畜牲怎麼辦？我們又帶不走。

李彪：媽個巴子，你這不是脫了褲子放屁嗎？要能拿得走我還叫你替我出主意嗎？

關陽：大哥，你怎麼又忘了，你答應我的，以後說話別粗里粗氣，叫抗戰的同志笑話。

李彪：哎！我心煩嘛，一想起叫房啟全那幫人逃下山，我就像猴兒舔蒜蠶子是越噓吧越不是滋味兒。

李甜：關陽，你看他們會不會聯合日本人來打咱們孤山？

關陽：這我敢擔保絕不會，因為他們還沒取得日本人的信任，日軍也不是省油的燈，怕王國彥他們假投降，大兵開到了孤山，我們再來個裡應外合，日軍只有困死在這兒了，現在唯一可能的是房啟全為求日本人信任，他會先到幾個

中國百姓家殺幾個人而已。

李彪：你他媽還真行，什麼事兒叫你這麼一評，還真有那麼個道理，軍師到底兒是軍師。

關陽：其實我那趕得上我齊大哥的一半好。

李彪：提起你那大哥（稍頓）我倒要問問你，糖豆兒也老大不小的了，她若在老家早是幾個孩兒的媽了，這丫頭片子平常眼界太高，這回單單看中了齊老弟，我明白咱們有點高攀，可是我也不能把糖豆兒一生給耽誤了，關陽，你看這事兒能行嗎？

關陽：司令您趁早打消這念頭吧！齊大哥在還沒進大學的時候就成家了。

李彪：那咱們給他做小呢？

李甜：哥——

關陽：司令，現在時代不同了，根本不興娶小的……

李彪：你怎麼這麼俗不可耐呢？自古那個英雄豪傑沒有三妻六妾的，咱們糖豆兒也不在乎名份只要……

關陽：這件事兒絕行不通……

李彪：才誇你是個好軍師，瞧你，一提到婚事把你嚇的那德性樣兒吧！又不叫你娶糖豆兒，我只是要你做個現成的媒人，你只管給咱們說去。

關陽：這種事兒還是不說的好，萬一碰了一鼻子的灰，往後大伙兒還一起抗戰呢，心裡都有疙瘩……

李彪：呸！誰要有疙瘩我就把它擠出來泡「疙瘩湯」（北方人一種麵食）

關陽：可是司令……

李彪：咦？你今兒個怎麼啦？婆婆媽媽的，你儘管說去，大伙兒都是江湖兒女不拘小節，行就行，不行咱們也死了這條心，說不定人家齊老弟很樂意娶咱們糖豆兒呢，不一定他在家已經有好幾個老婆了。

（涂德海，齊世平上）

德海：誰有好幾個老婆？

李彪：噢！你們怎麼就回來了？都還順利吧？

世平：這幾天幾十批的弟兄下山都還順當，伯仁留在城裡，而且都有我們的人接應，上了往瀋陽的車就沒問題了，再搭直往天津的火車，大伙兒一到齊就開始集訓。

李彪：你安排我們是最後一批離開孤山，要等我們到了天津得什麼時候了？

世平：我這趟到城裡已經跟中央連絡上了，你們最後離開偉寧營的一批不用到天津受訓了，中央已經安排你們直接受命做地下工作。

李甜：真過癮，大哥這回咱們可得打個樣兒給他們瞧瞧。

世平：地下工作可不一定是真刀實槍的跟日本人幹，而且幾位都叫安排在幾個連絡站，伯仁仍留在瀋陽教書，總司令也到瀋陽的一家來福車胎工廠，那兒都是自己人，日軍在那就有兩個團，天津集訓完的同志也要先到你那兒報到，

德海到哈爾濱的一個金發雜貨舖，日本東北的憲兵總部就在那，關陽懂漢醫，中央撥錢要他在安東市開兩個漢藥店，安東市也有一個團的日軍，你們都要在同一天離開孤山……

李甜：那我呢！我呢？

世平：中央倒沒提到妳……

李甜：（大叫）這什麼意思呢？

世平：不過我倒安排了妳很重的工作。

李甜：（敬禮）是！請吩咐！

世平：妳仍需要留在偉寧營，協助打完游擊的弟兄回孤山，這兒不能棄守，孤山日後是我們歇腳的地方，為了不起眼，妳可住在我家對門兒的牟家，只有一寡婦帶着一個三歲大的男孩兒，她很可靠，她也姓李叫婉菁，黑龍江人，是我四弟師範時的同學，她可以跟別人說妳是她娘家妹妹。

李甜：我倒樂意，可是你呢？你在那兒？

世平：我要先把你們安頓好了，我要到南京報到，另有任務。

李甜：（自言自語）我當要跟妳一塊兒抗戰呢！

世平：唔？妳說什麼？

李甜：噢！沒什麼！

世平：對了，司令今兒個我想替人向司令求個情。

李彪：齊老弟，以後咱們都是一起抗戰的同志了，你怎麼還跟我客氣？

世平：司令教訓的是，那個周文孝的父親與家父是八拜之交，如果有何真憑實據他做了什麼傷天害理的事兒我們當然不能護短，現在他既然已叫人打成了殘廢何不就放他去吧，反正他回到家也討不了好去。

李彪：我當是什麼事兒，那容易，涂德海等會兒你把他放了，齊老弟你還能待這兒幾天？

世平：在最後一批離山之前我還得回家看看，跟家父辭行，順便跟對門兒的牟大嫂講一聲兒，我想這些也都在五天之後了。

李彪：好了關陽看你的了。

關陽：司令您這不是趕鴨子上架嗎？

世平：什麼事兒？

李彪：糖豆兒，還是妳自己跟他說。

李甜：涂德海待會兒不用你去了，我這就去把周大頭放了（下）

李彪：老弟是這麼一回事兒，這個事兒呢還真得要你點頭，可是我不知道這事兒叫你答應難不難？但這事兒就在我嘴邊

兒，叫我說出來還真難。

世平：司令有困難但請了當直講，只要我齊某人能辦得到的，我是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李彪：其實也沒什麼，你是知道的，糖豆兒這丫頭兒也老大不小了，我有意幫他找個婆家……

世平：這事兒我想過了，眼前兒我還真沒有合適的人選，不過我看紀伯仁不錯，他倆稱得上郎才女貌……

李彪：老弟，你是真不知道還是裝傻？糖豆兒她認定你啦！

世平：啊！這萬萬使不得。

李彪：不管你不得「屎」，你是點頭呀？

世平：這恐怕有負司令的厚望了，我已成親，而且有倆十來歲大的孩子。

李彪：這些關陽早告訴我了，不過咱們江湖兒女不講究這個，咱們丫頭願意做小。

世平：這不行不行呀，我更不能誤了糖豆兒的一生，她跟了我只有吃苦受難。

李彪：這些我也早盤算好了，她跟着你一起抗戰，小倆口一起揚威在沙場上，這古時不常有的例子嗎？

世平：司令，這種傷風敗俗的事兒，怒齊某人無法遵從。

李彪：你也別說那麼嚴重，我們不要扯的太遠，我先問你，你自比中國歷代偉人如何？

世平：世平不及他們一二。

李彪：那不就結了？他們那個不是三妻四妾？誰又罵他們來着？其實身邊兒跟着糖豆兒不錯，她雖不認識幾個字，但常

能替你出個主意！針線活兒也不差，衣服縫縫補補什麼的，別看她成天價動刀動槍的，他能做得一手好菜，她嗲

起來也真夠勁兒……

（李甜下而復上）

李甜：大哥不用說了，我還不到嫁不出去的地步。

李彪：（眼眶淚水直打轉）妹子，妳這又何苦，讓大哥再跟他說說。

李甜：哥，我方才突然想通了，全中國的人民正在忍受着「大國奴」的羞辱，而我們卻在這兒大談兒女私情……

關陽：副司令這是我跟妳以來，講的最有道理的話了。

李甜：你少他媽的多嘴，（轉身對大哥）哥，你不是一直擔心沒人可把我托付嗎？好，現在正是個機會，我想跟齊大哥結

拜成兄妹，他不是仍可照顧我嗎？

世平：好，這正是我的心意，不知司令意思如何？

李彪：哎！眼看要成我妹夫的人，現在成了乾親家，我還能有什麼意思？

關陽：嘿！總司令，你該高興才是，這種結果是再好也沒有的了。

李彪：呸！我沒揍你呢，你現在放什麼馬後炮？方才叫你講你不講，害我垮着老臉直說，我現在混身都叫汗濕透了，我



平生最看不起你們這些狗頭軍師了，現在你倒說話了，真是狗掀門帘子全憑一張嘴，還顧問呢！我看你是只顧不問，媽巴子的……

關陽：啊!!

李甜：（忍着淚）好，你們坐會兒，我先到祠堂準備香燭去（下）

（衆人相顧失措）（幕落）

## 第二幕

場景——齊家大廳

時間——農曆元月十五日

人物——齊父、齊母、龍傑、龍豪、泰平、周子達、安平、少佐、房啟全、王國彥、日本兵

（幕啟）

齊母：（O、S）龍傑龍豪，你們倆是快點兒呀！

龍傑：（O、S）奶奶，我燈籠的結總是纏不好，哥又不幫我。

龍豪：（O、S）奶奶叫咱們就快去，你不好等四叔回來再結嗎？

（齊母、龍豪、龍傑上）

齊母：（對龍傑）快！你到外頭看著，要爺爺一回來，你就咳嗽，要不就大聲點兒跟爺爺說話，快去！（龍傑下）（又對

著龍豪）你到柴房把五叔叫進來吧！趁爺爺不在家，好好叫他在家吃一頓兒。

龍豪：我才不呢！爺爺要知道了一頓毒打我一頓，說不定也跟五叔一樣叫趕出門了。

齊母：你這孩子怎麼不聽話呢？（龍豪下，齊母從裡屋拿出幾個饅頭及一些小菜放至餐桌，片刻，泰平龍豪上，泰平狼

狽的走在前面）

齊母：泰平，快坐下來吃，你爹就快回來了。

泰平：爸到那兒去了？

龍豪：（搶著說）爺爺跟四叔到東村幫人畫燈籠面兒去了，晚上有花燈會呢！

泰平：（一面狼吞虎嚥一面漫不經心地問著）噢！今兒個都十五啦？

齊母：可不是嗎！你三嫂跟四嫂到城裡買糯米麵兒去了，晚上你爹要看花燈，媽做元宵給你吃。

泰平：（提不起勁）再說吧！

龍豪：五叔，前天隔壁的小癩子說五叔是漢奸，叫我跟龍傑狠揍了一頓。

泰平：龍豪，以後別人要怎麼說都隨他去吧！

龍傑：（O、S）爺爺，爸，怎麼回來的這麼快呀？

齊母：你爹回來了，快到自己炕上躲一會兒（泰平、龍豪下）

龍傑：（O、S）（故意很大聲地）爺爺，我的燈籠絞線了，怎麼纏都纏不回去了。

安平：（O、S）龍傑、爺爺累了別鬧！

齊父：（O、S）回家爺爺看看。（齊父安平龍傑上，齊父看到桌上吃的東西）

齊父：咦？誰吃了一半兒？

齊母：噢！是龍豪說肚子餓，我弄給他吃的。

齊父：以後孩子不要這麼「慣」，該吃飯的時候不吃，他五叔打小不都叫你給慣壞的？

齊母：：（正要說話反駁，突有敲門聲，安平應門下）

安平：（O、S）噢，原來是周大叔呀？

子達：（O、S）爸爸在家嗎？

安平：（O、S）在家在家！（子達安平上，齊父迎上）

齊父：子達，今兒個怎麼得空？

子達：（突然撲跪地上）大哥，小弟要在大哥跟前討個公道，請大哥主持正義。

齊父：子達快起來，到底出了什麼事兒？

子達：不，大哥要不答應主持公道，子達就不起來。

齊父：好！我答應你，有什麼話你就直說。

子達：（站）大哥應該知道文孝叫人打死了吧？

齊父：啊！（好一會）文孝不是叫鬍子放了嗎？

子達：就是鬍子放他的當天晚上，我就叫他跪在祖先靈位前問他，他說個把月前瞧見幾個鬍子到村上來，但苦於自己無力對付，才到日本憲兵隊告發，至於日本人有沒有殺這幾個鬍子，他是一點兒也不知道。

齊父：文孝這孩子，老實。

子達：可是他跟日本人聯絡，這跟漢奸有什麼兩樣？所以我就叫他先回房睡，預備第二天叫他到周家祠堂由幾個長輩公

審他。

齊父：嗯！你這樣做沒錯，很得體。

子達：可是：可是第二天一大早，我帶他才出門就圍上了一大群村裡的人，我想也好，先聽聽鄰居的主意，但是大家伙

兒也沒等我開口，就你一句我一句的不問青紅皂白，用石頭木棍把……把文孝……文孝給打死了（已泣不成聲）

衆人：啊？！

齊父：你沒攔他們？

子達：這能阻止得了嗎？連我都挨了幾棍子。

齊父：（大怒）你說都有誰？我這就找他們去。

子達：大哥，他們打死文孝這一節咱們就甭去追究了，（哭）我可憐的孩子，臨死前還叫我抱他，他要死在我懷裡……（衆人傷心）

人傷心）

齊父：唉！子達，別難過了……要節哀！

子達：哈哈！節哀？能節得了嗎？孩子成宿的在炕頭兒上要他的爸爸，但……但他爸爸卻叫他爺爺殺了，（哭）大哥！你說！聽孩子要他爹的哭聲，你能不心如刀割嗎？

齊父：子達，你也別太自責了。

子達：大哥，小弟今兒個特地到大哥跟前兒討教一句話，咱們走腿闖道以什麼為先？什麼為重？什麼為主？

齊父：以忠為先、以義為重、以仁為主，你問這句話，難道眼前兒有什麼人做了不忠不義不仁的事兒了？

子達：不錯，文孝在嚙最後一口氣的時候告訴他爸爸，真正把抗日份子告發到日軍的卻另有其人……

齊父：是誰？

子達：就是他爸爸拜把子大哥的第五個孩子齊泰平。

衆人：啊？！

齊父：（驚嚇，忿怒片刻）你你你……你可有真憑實據？

子達：你把他叫出來一問就知道了。

齊父：子達，你不是不知道，過年前幾天兒，我就把他趕出去了。

子達：好，事到如今，你居然仍袒護他，沒說的，我周子達今兒個自討沒趣兒，就算白來了，告辭！（轉身欲走）

齊父：子達，你把話先搬明白了再走。

子達：從今以後你我是情斷義絕……

齊父：你說的什麼話？難道我那畜牲不在家。我還騙你不成嗎？

子達：有人看他時常出入你們後院兒，你難道不知道？

齊父：（怒到極點看看齊母）這可是真的？

齊母：這……（已嚇得說不出話來）（泰平、龍豪上）

泰平：不錯，我正在家（衆人驚訝）

泰平：不錯，我正在家（衆人驚訝）

齊父：你這個畜牲，誰叫你回來的？

子達：（衝過去）光棍兒只打九九不打加一，這是他的家，他不回來誰回來？

齊父：（被激怒至極，上前打了泰平一耳光）方才周大叔說的可是真的？

泰平：爸（跪下）我知道錯了！（哭）

齊父：安平，你到我炕上的櫃子裡把我槍拿出來！

齊母：你：你，虎毒不食子，你忍心毀了自己骨肉呀？

齊父：安平，快去！

齊母：繼業，你不能亂來，你真要殺他，還是先殺了我吧

齊父：妳：（安平正要下，大門被踢開，房啟全帶兩個崽子一個少佐兩日本兵上）

啟全：都不准動！（日本人同泰平打招呼）

安平：（向前）大爺，咱們可都是良民呀！

啟全：滾你他媽的一邊兒去吧！良民？我們就專打良民的，我問你，這兩個老頭兒哪個是你爹？

齊父：我就是齊繼業。

啟全：好，原來是齊村長，失敬，不過據說府上常有專跟皇軍作對的抗日份子走動，大佐特別命令我到府上調查一下。

齊父：在我這兒不是齊家的人，就是幾十年的街坊鄰居，絕沒有什麼陌生人。

啟全：那不見得吧！你的老三那去了？我們正要逮捕他！

齊父：他不是抗日份子，再說他有一年沒回家了，他正在瀋陽教書。

啟全：我看不太對吧？半個月前我還「孤山」看到他呢

齊父：說也奇怪了，上回你為什麼不抓他呢？

啟全：我：（講不出話來了）

子達：我想那時間下也正是抗日份子吧？要不然你就是齊世平的同黨。

啟全：呸！你這老頭兒是那蹦出來的？等我把我全屋子的人都收拾了，再把你活埋了。

少佐：（日語）你不要跟他囉嗦，快叫他們交出齊世平！

啟全：齊老頭兒快把你老三交出來，不然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辰。

齊父：人根本不在我這兒，要我交出誰來？

啟全：好！真是死了鴨子的嘴：還硬、（對崽子）你們把他拖出去，用皮鞭給我抽，我不相信他不說。

泰平：慢著，少佐，我對皇軍多少也有功，你們就這麼對我父親，總說不過去吧？

少佐：我們對自己人窩藏要犯處罰的更兇。

齊母：各位大爺，求你們行行好，不要打人。

安平：少佐，我們真的有好久沒見著我三哥了，你們打這屋子裡任何一個人，得的回答都是一樣的，家父年邁不能挨打，既然你們只是為了打人，那你們把我拉出去吧！

啟全：我看你就他媽的不順眼，只是毒打你一頓，未免太便宜你了，來呀！把這老頭兒拖出去（兩日本兵一個崽子把齊父帶下，衆人欲跟下為少佐啟全阻攔，外面不時傳來皮鞭聲，齊父忍痛聲，齊母跟兩小孩擁在一起，突然皮鞭聲斷，一士兵進同少佐低言幾句）

少佐：我們還有事辦先走一步，你叫他們隨後跟來，（少佐一士兵先下，隨後啟全帶一士兵兩崽子同下，衆人感覺事情不妙都往後院跑，僅留泰平一人留在台上，突然外傳衆人驚叫聲）

齊母：（O、S）繼業！

龍豪、龍傑：（O、S）爺爺！

安平：（O、S）爸爸！

子達：（O、S）大哥！大哥！

泰平：（瞪大眼睛一步退至大門）爸——爸，死的為什麼不是我？為什麼不是我——（轉身奔下）  
（幕急落）

## 第四幕

場景——齊家大廳側角多立了齊父的靈位

時間——齊父過世後的五天

人物——齊母、世平、安平、泰平、慶珠、淑芬、龍豪、龍傑、李彪、李甜、德海、國彥、啟全、少佐、關陽、曉雪、日本兵、崽子

（幕啟，齊家人帶著孝，收拾好行李在廳上等著）

齊母：真是要命，世平說好了要今兒嚮午回來接我們到瀋陽，怎麼到現在還不來呢？

慶珠：（哭）誰說不是呀！爸過去那天安平拿槍出去就沒回來，泰平也失踪了，留下咱們這幫女人孩子怎麼辦哪！  
龍豪：四孀兒您放心吧，我跟龍傑會保護你們的。

齊母：哎！我壓根兒就沒出過遠門兒，我不信留在偉寧營他們還能把我老太太怎麼的（噙地）  
淑芬：真急人，日本人早就懷疑咱們要走了，一早那個少佐不來了嗎？說是給爸鞠躬，其實他東張西望的看動靜。

龍豪：對嘛，爸還不快來，我們再不走恐怕走不成了。（龍傑上）

龍傑：奶奶，三娘，三伯回來了。（世平上衝跪至齊父靈位前）

世平：爸爸：爸：鳴，不孝兒世平回來看您啦！

齊母：鳴：世平（過去扶起世平，母子相擁）你爸爸死的好慘呀！

世平：媽，泰平還沒回來嗎？

齊母：打那天起就沒見著他，我想是叫日本人給拉走了。

世平：什麼是拉走，他是跟人走的。

齊母：好，拉走也好跟走也好，你是快帶我們走呀！

世平：媽，我跟泰平是早已情斷義絕，見了面就是我倆總算帳的時候了。

齊母：世平，你可總是你弟弟呀！再說你爸爸是叫漢奸給派人打死的。

世平：那大漢奸房啟全就更不用說了，於公於私我都要找到他，我要剝了他的皮。（突然安平扶著滿身是血的泰平上）

安平：三哥你回來啦？快，泰平受傷了。（齊母正要去扶、被世平阻止）

世平：泰平在外頭為非做歹，他根本是個漢奸，你把他帶回家是嫌齊家受的連累還不夠是不是？（淑芬慶珠不顧世平阻

攔幫泰平扶好在椅子上泰平仍半躺在安平身上）

安平：三哥，這回你是冤枉泰平了，他冒九死一生的危險在日本憲兵隊偷到一張瀋陽日本駐兵的碉堡地圖和東北日軍作

戰佈兵圖，他出來時也挨了槍子兒。

泰平：三哥（從身上拿出了情報）我對不起齊家的人我是死有餘辜，但可憐了咱們爸媽，爸爸死的冤枉：

世平：（感動地）泰平你先別說話，我去找大夫來：

泰平：三哥不要……我知道自己不行了……你就叫我……這麼死了不是挺好？……快……日本人就要追來了……拿着情

報快走……

世平：泰平別說話，三哥這就背你上山，山上軍醫還在，也許能醫好你的傷。

泰平：三哥，上山只能早點兒叫我死……你甭理我快帶著大家伙兒走，我們齊家只有靠你來……榮宗耀祖了……不過一

旦抗戰勝利了……你能不能在中國抗戰功勳簿裡記上我一……筆？（衆人泣不成聲世平一味的點頭說好）（突然傳

來急促的敲門聲）

國彥：（O、S）喂喂快開門呀！難道屋裡人都死光啦？

啟全：（O、S）再不開門，我們可要打進去嘍！

世平：安平你們倆可得躲一躲，龍豪快帶四叔五叔躲到柴房去（龍豪安平泰平下）

淑芬：世平你也到裡屋去躲一會兒（世平下）（大門被踢開）（房啟全王國彥少佐倆崽子上）

國彥：咦？方才屋裡還挺熱鬧的，怎麼一會兒功夫就剩這麼倆人啦？

崽子：報告少佐，地上有血跡（少佐向國彥一點頭，國彥剛要順着血跡下，安平又上）

安平：你們不用麻煩了，我自己出來了。

國彥：不對，你身上沒傷，受傷的那個呢！（國彥帶一崽子下）

啟全：（抓着安平手臂一扭）說！你們倆在憲兵隊偷了什麼？（突傳來兩聲槍響，國彥一人又上）

國彥：那小子身上啥也沒有，我就讓他跟他那死鬼爸爸團聚去了（衆人大慟，齊母昏倒，慶珠龍傑扶，淑芬曉雪哭在一

起，啟全走過去）

啟全：嗚！（把淑芬淚臉擦過來）別哭啦，像個淚人兒似的，大爺我會心疼的呀！（淑芬用力把頭甩開）嗚！我說國彥

呀，你瞧呀，這娘們兒還真帶勁兒呢！

國彥：房大哥咱們快辦正事兒，辦完了好走人，還怕往後沒機會？

啟全：說，妳男人那去了？

淑芬：知道有人到家來抓他，你要他，還留在家嗎？

啟全：我要是他，我一定每天在家摟着妳，那兒也不去（說着就往淑芬臉上擰一把）

淑芬：請你放尊重點兒，人家日本人也是講理講法的。

啟全：哩！小嘴兒倒挺利害的嘛，好！我這兒就跟妳講理，你知道我們抓不着齊世平就得在這兒耗着，他總不至於讓我

們糟塌了從小到老的齊家婦道吧？

淑芬：你們這些禽獸不如的東西！

少佐：八格牙路！

啟全：怎麼樣？禍從口出吧？惹火兒了他們日本人什麼幹不出來，妳知道他們抓着女地下工作的怎麼辦？先叫士兵們

玩兒，大伙兒玩兒膩了再餵大狼狗……哈哈……

淑芬：你（上前打了啟全一耳光）

啟全：（抓起淑芬胳膊）我看妳是等的耐煩了，現在就想嚐嚐叫大伙兒輪着玩兒的滋味兒（舉起另一隻手要打淑芬）

（世平上）

世平：住手，有本事就衝着我來，別只會欺侮女人。

國彥：哈哈，到底兒給咱們騙出來了，房大哥俺可真的佩服你啦！

啟全：（用槍抵住世平的下巴）我問你，方才你倆弟弟遞給你什麼沒有？

世平：其實也沒什麼，那只是他倆在路上撿的。

國彥：撿的？明明是在憲兵隊偷的。

世平：不會吧？他們憲兵隊怎麼會有抗日份子的名單？

啟全：為什麼沒有。他們好按着單兒上的名字抓人，你看了沒有，上面兒淨有誰？

世平：我那記得那麼多？不過我倒看到了我是其中的一個。

國彥：噢？有多少人？

世平：一共有四億人。

啟全：啊？媽個巴子你要我們！

少佐：（打了世平一耳光）八格牙路。

啟全：好，就算是名單吧！那去啦？

世平：叫我吞到肚子裡頭了。

啟全：好，把你肚子破開我也要把它掏出來，來人（但一回頭兩個崽子根本沒回來）（外面傳來四聲槍響）（少佐跑出看）

（不久少佐手捂胸口後退進來，倒在舞台前）

國彥：（看大門方向）什麼人？（糖豆兒從裡屋出來，啟全失神之際世平把槍奪下，李甜踢了國彥一飛腿正中肩膀）

國彥：（笑）我當是誰呢！

李甜：為日本人效勞之後怎麼連親娘祖奶奶都不認啦？

國彥：哪能？那股騷味兒一里外都嗅到了，早知道是你賞給我的玉腿就該在上頭狼啃兩口。

李甜：（怒極反笑）好呀，可別把滿嘴的臭牙崩掉啦！（又飛一腿，踢中國彥另一肩膀）

國彥：（從腰帶上拔槍）好，讓你嚐點兒硬的（碰！國彥應聲倒在血泊中，李彪上手中槍仍冒着煙，德海關陽兩士兵跟

上）

李彪：這濃包也能當漢奸，到底兒是狗肉上不了正席，在這兒丟人現眼。

啟全：（心中直發毛，但又不說場面話）咳？總司令怎麼找到這兒來了？

李彪：你少他媽的跟我套近乎，你來得我來不得？我問你，你要全屍呢？還是自己把腦袋瓜子拿下來，祭祭齊老伯？

啟全：哩哩！司令這麼大聲兒吆喝着，也不怕驚動了外頭的日本兵？

德海：房啟全用不着擔心，外頭四個日本兵咱們總司令已經練活靶一槍子兒一個地解決了，後院兒的兩崽子也由糖豆兒

一個人替你做主處理掉了，現在一屋子的自己人，要丟臉也丟不到那去！

啟全：（雙腿一跪）大哥，總司令你不能看在我往日跟您的份兒上再給我個改過自新的機會嗎？

李彪：別嚕嗦了，現在就罰你跪到齊老伯靈位前叩頭，沒叫你停不准停。（啟全過去叩頭）

世平：大哥，咱們可不能留活口呀！（李彪跟世平做鬼臉）。

李彪：那怎麼行，我一向慈悲為懷，上天還有好生之德，有道是浪子回頭金不換，頭上三尺有神明，咱們不能趕盡殺絕，



誰不是人生父母養的？……（啟全叩頭起勁）

世平：安平你先帶媽他們先走，咱們在周大叔那兒碰頭，我就來（齊母，安平慶珠淑芬龍傑下）

李甜：（對世平）大哥，方才那位就是大嫂了？

世平：唔！

李甜：難怪你不要娶小了。（郭金山上）

金山：報告司令，情況不妙，有四卡車的日軍正往這兒來呢！

李彪：好！那咱們快走！

世平：咱們抄小路走，我帶路（啟全趁人不注意往後躡手躡足走着）

李甜：（發覺）別讓他跑了（衆人欲追）（房啟全已重回舞台，但這次是退着進來，是被龍豪雙手拿槍一步一步逼進來的）

啟全：小朋友……小弟弟，別瞎扣槍，別玩兒槍……咱玩兒別的……

龍豪：爺爺，龍豪這就給您報仇了……（轟一聲啟全倒在血泊之中，龍豪自己嚇住了，世平含淚衝過抱住龍豪）

李彪：世平，既然這樣咱們就快走吧！

世平：（點頭）糖豆兒，我們這就走了，妳也要當心，好好照顧自己……（衆人先下）

李甜：（落淚）大哥放心，我會留神的，我已經把自格兒的東西放在對門兒的牟大嫂那了，倒是你自己……

世平：我這家也勞妳駕了……（拉着龍豪隨衆人下）

李甜：路上當心（小聲）我等你回來，我等你（仰頭翹脚大聲叫）我等你回來！

（劇終）



王秀芳

56.8.8生

山東鄆城人

國立藝專戲劇科三年級

■經歷／

七十八年社會劇團話劇

比賽獲「優秀女演員」

獎

■現職／

學生

■作品／

「迴」

## 交點

舞台劇本組佳作 王秀芳

### 故事大綱

蘇珊和蘇曉晴原是一對姊妹，二十年前父母離異而各分東西。蘇珊跟著父親移民美國，在優渥的環境中一帆風順得展所長。曉晴跟著偏激固執的母親留在台灣，守著一個老師的飯碗。二十年後，蘇珊因公務返國約見曉晴以敘舊情，卻引發兩人的心病——俞明。

俞明是曉晴的老公，也是蘇珊赴美前的男朋友。蘇珊赴美後，俞明仍念念不忘。雖然娶了曉晴，但蘇珊仍成為他們之間的陰影。

一向對婚姻不重視的蘇珊不願現任男友麥可的數次求婚，誤以為自己能解脫曉晴和俞明的痛苦，結果差點成了破壞家庭的罪人。幸虧美國的父親及時返國，以過來人之痛挽救了俞明和曉晴的婚姻。

本劇主題為反映現代人對婚姻觀念、夫妻相處之道淡薄自私，希望為逐漸冰冷的社會，注入一道暖流。

### ■人物說明：

蘇珊——三十八歲。移民美國二十年，為了公務回國，是個好勝心強的職業女性。

蘇曉晴——三十七歲。蘇珊的妹妹，私立中學老師，與姊姊二十年沒見，對姊姊的突然回國有著嚴重的不平衡及防範心。俞明——四十歲。曉晴的丈夫，也是蘇珊的舊情人。原本和曉晴過著「相敬如冰」的夫妻生活，因蘇珊的介入婚姻受到考驗。

麥可——中文名字林國強，二十八歲。蘇珊美國的同事、現任的男友，雖比蘇珊小十歲，卻真心對蘇珊。

蘇家棟——六十八歲。蘇珊的父親，二十年前帶著蘇珊移民美國，二十年後回國看曉晴，以親身之痛挽救了曉晴的婚姻。

李芳芸——五十八歲。曉晴之母，為了追求心寧的平靜皈依佛門。

男侍者——小周

小楊

女客——珍珍

叮嚀

## ■ 場景說明

第一幕第一場

某西餐廳

景一：三面牆是窗格，吧台和櫃台在右後舞台處。舞台左後方是高地面一呎平台。靠窗有一桌，另兩面窗旁也有一桌，舞台中區則為較大一桌。每一桌上都有一束花，桌上鋪著花格巾。因為是午後，陽光從窗外斜射進來。

第二幕第一場

俞家

景二：西餐廳的擺設，巧妙的變成俞家的客廳和飯廳。左舞台為客廳，右舞台是格局較小的飯廳。大門在左後舞台，進門後，有個小酒櫃及一些盆景。主臥房和客房在右舞台，書房在左舞台。第二幕第三場第四場第六場第七場第八場皆同景二。

第二幕第二場——某寺廟

景三：左後舞台立一高台，台上只有跪拜用蒲團，象徵一清靜避世的寺廟。

第二幕第五場——某山頂

景四：右前舞台立一路燈，及象徵性的欄干。

## 第一幕 第一場

時：冬季裏一個充滿陽光的午後

地：某一高級西餐廳

人：侍者小楊、小周，蘇珊，蘇曉晴，麥可，俞明，女客珍珍、叮噹。

△幕起，侍者小周正收拾餐桌上的杯盤，侍者小楊在吧台。一陣急促的腳步聲，蘇珊急忙的走進來，見空蕩蕩的沒人，才舒了口氣。

周：你好，歡迎光臨，請問小姐一位嗎？

珊：不！我約了人。剛剛有沒有一位……三十幾歲的女士來過？或者是一位「蘇曉晴」小姐留話給「蘇珊」？

周：（想了一下）好像沒有哪！

珊：奇怪，不是約三點嗎？（問侍周）現在幾點了？

周：兩點四十八分。

珊：（看看自己的錶）噢！難怪，我調錯時差了，我還以為睡過頭了呢，沒想到早到了。

周：（陪笑）那您是否要先找個位置坐下來等？

△蘇珊沒有回答侍「周」，卻自願的找了個位子坐下。侍「周」遞上飲料單，珊自言自語沒有理會他。

珊：二十年沒回來了，沒想到變這麼多，完全不認得了。

周：對不起！小姐，要喝點什麼？

珊：哦……咖啡。

△侍者走開後，蘇珊轉過頭望向窗外嘆了口氣，點起一根煙。

珊：這麼久沒見面，不知道曉晴變什麼樣子了……我也變很多吧？（苦笑的搖搖頭）

△一陣女孩子的笑聲傳入，兩個青春少女蹦蹦跳跳的進來，一進來就朝著吧台走。

女孩：嗨！小楊

楊：嗨！珍珍、叮噹。

△兩個女孩發現目標後，一邊一個纏著侍楊吱吱喳喳說個不停。蘇珊的思緒被打擾後，反而注意起這兩個年輕的女孩。

楊：噓！拜託，我在上班哪。你們先找地方坐下來，我請你們喝飲料好不好？

女孩：是你自己說要請的哦！謝啦！

△侍楊自認倒楣的進吧台，兩女坐下後熱絡的氣氛馬上改變。

叮噹：我覺得小楊喜歡的是我。

珍珍：你怎麼知道，是我先認識小楊的！

叮噹：愛情可不分先後，我看你只是單相思哦！

珍珍：（羞怒）你……你不要臉！

△兩女孩的對話觸及蘇珊的回憶，此時四週燈漸暗，只有蘇珊有微光。時光回到蘇珊腦海中的過去，兩個女孩成了蘇珊和妹妹曉晴的化身。音效配合。

珊（叮嚀）：你看這件衣服穿在我身上很美吧！

晴（珍珍）：是很美，我還不捨得穿呢！

珊：沒關係啊！反正我穿比你穿好看。

晴：（不悅）可是這件是媽特別替我做的。

珊：哼！媽就是偏心，我就是偏要穿這件衣服出去。

晴：這麼晚了，媽不會讓你出去的。

珊：只要你閉緊你的大嘴巴！

晴：珊！你公平一點，我什麼時候告過密？還不是你自已玩的太晚回來才被媽發現的，干我什麼事？

珊：不干你的事？要是你知道我今晚約會的對象，你就不會這麼有風度了。

晴：沒興趣！

珊：（故意吊胃口）他長的清秀斯文，高高瘦瘦的，住在巷口豆漿店的樓上。哦！對了，他還戴著一副金邊眼鏡。

晴：（震驚）珊！

珊：你緊張什麼？不是沒興趣嗎？

晴：你怎麼會跟他在一起？

珊：他？他是指誰啊？

晴：你……你剛剛說的是誰？

珊：哦——你是說俞明啊！

晴：真的是俞明，你太過份了！

珊：我那裏過份了？

晴：是我先認識俞明的，你……你怎麼可以搶人家男朋友！

珊：你確定他是你的男朋友？

晴：（語塞）我……

珊：可惜！他想追的是我，我看你是單相思哦！

晴：你……

珊：現在你知道了，風度呢？

晴：你……（氣極）你不要臉！

△四週燈光恢復，侍周送上咖啡打斷了蘇珊的回想。兩女孩仍爭執著，侍楊趕緊制止。  
叮嚀：什麼嘛！自以為是大美女啊！  
珍珍：誰像你自作多情。

叮嚀：你：

楊：好了，兩位別吵了！好朋友幹麼爭來爭去的？（安撫兩人）這樣吧，晚上的舞會我一定到好不好？

叮嚀：真的？你答應囉！

楊：絕不食言！

珍：那就說定了。叮嚀，我們還要聯絡小馬那一票哪！

叮：哦對！那小楊我們先走囉！

楊：拜拜！

△侍周正送茶點要給蘇珊，兩女孩又一陣風似的走了。恰巧曉晴進來，卻沒發現被侍周擋住的蘇珊。

楊：歡迎光臨！

△侍楊就近將椅子拉開，曉晴看看四周似乎沒人就直接坐了下來。侍楊送上飲料單，曉晴仔細的翻閱，小楊只好立在一旁等待，恰巧又擋住了曉晴，所以蘇珊也沒發現曉晴已到。

晴：我要一杯柳丁汁。

楊：謝謝！請稍等。

△侍楊離去後，兩人各望向窗外，曉晴並不時的看錶。侍楊送上柳丁汁。

楊：小姐，柳丁汁。

晴：謝謝！

△蘇珊突然聽到似曾相識的聲音，望向曉晴。端詳一會後驚喜的叫出聲。

珊：曉晴！（晴聞聲回頭）真的是你！

△曉晴驚視著眼前這位明亮照人又看不出年齡的小姐，緩緩站起。

晴：妳是珊？

珊：（點頭）認不出來了嗎？你這個小愛哭鬼！

晴：（感動地）真的是你！

△蘇珊主動的走過來擁抱曉晴。

珊：噢曉晴！我好想念你……

晴：我也是……沒想到我們分開了這麼久，還能再見面。

珊：來，讓我看看你……沒想到你的樣子還跟二十年前差不多，幾乎沒變呢！  
晴：怎麼可能沒變？我老多了！

珊：這叫成熟不叫老。

晴：倒是妳變好多，我幾乎認不出來了，跟我印象中的珊珊姊差好多，好像……

珊：啊？不准你說我老了。

晴：放心！你一點都不顯老。

珊：那就好！咱們別光站著，坐下來好好聊聊。

△蘇珊就近拉開椅子就坐，侍楊見狀只有將蘇珊的飲料移過來。熱絡過後，兩人反而有點不知從何說起。

珊：媽現在……

(同時)

晴：爸爸他……

△兩人會心一笑，蘇珊主動回答。

珊：爸爸餐廳現在都讓別人管了，自己在舊金山養老，有時候興起就四處觀光，日子過的逍遙的很呢！

晴：(想到母親淒涼的晚景) 哦……那很好啊！

珊：那媽呢？還好吧？

晴：(掩飾地) 媽……他也很好……(轉移話題) ……美國比這裏冷多了吧！

珊：是啊，祖國的確溫暖多了。

晴：那你這次回來是準備定居囉！

珊：這我倒還沒考慮呢，不過我這次回來主要是公事。

晴：出差啊？待多久？

珊：我在美國的總公司準備在台灣設立辦事處，我負責台灣的市場開發。

晴：什麼性質的公司？

珊：你應該聽過，美國 I B 廣告企業聯盟。我是海外部總經理。

晴：看來妳成了一位女強人了。(有感而發) 有機會發揮所長是幸運的。

珊：還好啦！妳呢？在那高就？

晴：我……(苦笑) 我在一所私立學校教國文。

珊：那很好啊鐵飯碗，蠻適合你的。

晴：(受傷地) 適合？也許吧！

珊：為什麼你會選擇當老師呢？

晴：（黯然）為了媽。

珊：原來如此。那如果為妳自己，你會選擇做什麼？

晴：（眼望遠方）我常在想，如果爸爸當初把我帶到美國，把你留在媽身邊，是不是我們現在的境遇也會不一樣呢？

珊：……也許吧！

晴：你知道嗎？我從小就夢想當演員。年輕的時候我也有很多機會，可是為了媽我都放棄了。

珊：你太順從媽了。

晴：所以……我很羨慕你。

△蘇珊想改變這敏感的話題，藉機向侍周要了一杯咖啡。

珊：麻煩再給我一杯咖啡。（對曉晴）你該結婚很久了吧？

晴：嗯……快十年了，（試探性）你也認識的。

珊：哦？誰啊！說不定我忘了。

△侍周為蘇珊加滿咖啡後，蘇珊正準備加糖。

晴：俞明！

珊：（毫無防備的僵了一下）哦……他終究娶了妳……（刻意表現風度）恭喜你們！我離開台灣後就沒跟他聯絡了……

晴：可是你卻在結婚的時候寄了張喜帖給他？

珊：那時候你們已經在一起了嗎？

晴：你在意嗎？

珊：當然不！我是訝異你竟然知道我……

晴：因為你沒有通知我們？

珊：我想你應該了解我當時的心態。

晴：（諒解地）妳還恨媽嗎？

珊：你呢？恨過爸爸嗎？

晴：我知道當時他們的分開也是情勢所逼，他們兩個在一起時就像兩顆炸彈一樣。

珊：記憶裏媽從來沒有關心過我，有好吃的跟穿的一定先給你，而我總是跟你搶。所以媽常為了我跟爸吵架……以前心

理很不平衡，現在倒沒什麼感覺了。

△兩人都陷入受過傷的年代，蘇珊首先感覺到現實。

珊：不談以前，你現在和俞明應該過的很幸福吧！



晴：（苦笑）很平淡，沒有你想像中的幸福。

珊：為什麼？

晴：也沒什麼……對了，姊夫沒有一起回來嗎？他是不是外國人？

珊：他是中國人，不過我們已經離婚很多年了。

晴：為什麼？

珊：為了尋找彼此更廣大的空間吧！

晴：他有外遇嗎？

珊：不……也不全然是，主要是我們個人的事業都太忙，缺乏溝通，所以才會分手的。反正我現在一個人也過的很好，

沒有家庭牽絆，想追尋愛情的時候就找個愛人，不能忍受的時候就Say Bye Bye一切又重新開始。

晴：可是當沒有人陪著你的時候，你不覺得空虛寂寞嗎？

珊：我平常都很忙！

晴：（不以為然）雖然現在和俞明過的平平凡凡的，但至少互相還有個倚靠。

珊：那很好啊！

晴：對了！你一定不知道俞明他也是一位老師。

珊：老師？（以下語氣漸急）

晴：是啊！不過他教的是明星高中，比我有出息多了。

珊：真令人失望，俞明竟然當老師？真是浪費人才，他該從商的。

晴：我倒覺得他很適合做教育工作。

珊：可是當年他志不在此。

晴：但是他現在是個稱職的好老師。

珊：也許他從政也很有前途。

晴：他有教育熱忱而且很受學生歡迎。

珊：那並不代表什麼。

晴：他是我丈夫！

△一陣沈默之後，兩人都有點尷尬。

珊：好像又回到了二十年前。

晴：我們不必再為了他傷和氣。

珊：你好像並不快樂。

晴：你真正快樂過嗎？

珊：有！爸媽離婚的時候。

晴：我記得我很痛苦。

珊：當爸決定帶我到美國的時候，我欣喜若狂。

晴：為什麼硬要把我們兩個分開？

珊：因為媽堅持！

晴：我不懂，從小媽對我爸對你都……

珊：人都是偏心的。

晴：可是我們是親姊妹啊！

珊：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變成這種局面。

晴：反正都過了這麼久，也沒什麼好追究的。你想看看媽嗎？

珊：我看過一陣子吧，等我把公事處理完後再說好了。

晴：也好。

珊：對了！我回台灣前去看過爸，你的電話就是他給我的，他很關心你，你們一直有聯絡嗎？

晴：沒有啊！

珊：哦？那可能是怕媽知道，所以一直暗中打聽你的消息。那你知不知道他在美國又換了兩個洋老婆？

晴：（反感）什麼？他……

珊：這沒什麼好驚訝的……

晴：可是他怎麼這麼……

珊：我慢慢說給你聽好了……

△蘇珊說話的聲音漸被音效取代，時間飛逝而過。燈光漸暗，兩人由下午聊到晚上。侍者在每一桌上擺燭台。

周：對不起！已經到了晚餐時間，兩位要在這用餐嗎？

△曉晴急忙看錶。

珊：別急著走嗎？吃完飯再回去。

晴：可是我沒告訴俞明，怕他回家會耽心。

珊：那你打個電話跟他說一下嘛！（對侍周）我們待會再點！

晴：那我去打個電話。

△曉晴到櫃台打電話，蘇珊點起一根煙。曉晴回座。

珊：怎麼樣？（曉晴的臉色陰晴不定但強自掩飾。）

晴：俞明知道你回來了嚇了一跳，還以為我騙他呢？他說很想見你，所以我叫他過來這裏一起吃晚飯，就當做是替你接風洗塵。你不會怪我自作主張吧！

珊：怎麼會呢？見見妹夫也是應該的，反正我們都是老朋友了。

△櫃台的電話響起，侍楊接了之後，直接走到蘇珊身旁：

楊：蘇珊小姐嗎？櫃台有您電話。

珊：謝謝！（對曉晴）我接個電話。

△曉晴好奇的盯著蘇珊，蘇珊一下子就回來了。

晴：怎麼了？

珊：我忘了我晚上約了人吃晚飯。

晴：那現在怎麼辦？

珊：他說要過來一起吃飯。

晴：他是誰啊？

珊：從美國一起回來的同事，也算是現任男友吧！

晴：哦……那好啊！看看未來姊夫也是應該的。

珊：還沒有那種感覺。

晴：為什麼？年紀很大嗎？

珊：不！他小我十歲？

晴：什麼？

珊：（自衛）這也沒什麼，只是個男伴罷了！

晴：（真心地）其實你真的該找個可靠的人結婚才對！

珊：算了！我有婚姻恐懼症，反正我又不缺男人。

晴：可是，你這樣……

珊：曉晴，這是我們觀念不同的地方，你勸我也沒用。

晴：（感嘆地）如果當初我們真的互換命運的話，我想結果仍然差不多吧！

珊：這也難說，想像和現實總有段差距。

晴：人總是在想像中高估自己。有時候我覺得我們就像兩條平行線，永遠都不可能相交。

珊：是嗎？我倒覺得我們來自不同方向的兩條直線，終於在交叉於一點後，又各自奔向他方，愈離愈遠……

晴：為什麼說來自不同方向呢？我們是一家人啊！

珊：家只是一個交點。

晴：我懂你的意思。

珊：總有一天你會懂的。

晴：（疑惑地）交點？

△麥可穿著講究，一派瀟灑的走進來。

麥：嗨！珊蒂！

珊：嗨！麥可！

△麥可似乎沒有注意到曉晴，習慣性的先擁吻了蘇珊，然後在蘇珊的旁邊坐下來後才注意到對面的曉晴。

麥：這位是？

珊：我妹妹曉晴。這位是麥可，中文名字叫……

麥：林國強——國家強盛的意思，很高興認識你。

晴：林先生，幸會。（伸出手）

麥：（牽起曉晴的手親了一下）叫我麥可就好了，美麗的「小情」小姐。

晴：（敏感地）我是破曉的曉晴天的晴，不是愛情的情。

麥：我喜歡愛情的情。（靠近蘇珊）

晴：（有點受不了）你還是叫我俞太太好了。

麥：俞太太？

珊：我妹妹結過婚了。

麥：哦？那很好啊！我們不是也該向你妹妹看齊呢？

珊：麥可！我已經警告過你囉！

麥：好吧！我暫時不提。對了！怎麼從沒聽你說過還有個妹妹在台灣呢？

珊：我們二十年沒見了。

麥：啊？為什麼？

珊：（看看曉晴）家庭因素。

麥：OH SORRY——我明白了。

珊：俞明什麼時候才會到？

晴：應該快了吧!!

麥：俞明就是你先生嗎？

晴：是的！他馬上就來了，對不起！

麥：沒關係沒關係！我很樂意見珊蒂的親人。

珊：對不起，你們聊一下，我去化粧室補個粧。

△蘇珊離開後，曉晴有點不知所措。麥可也沈默下來。

麥：（突然地）我是認真的！

晴：（嚇一跳）你說什麼？

麥：我說我對珊蒂是認真的，請你不要耽心。

晴：哦……我想珊自己應該知道吧？

麥：她還沒有完全信任我。

晴：這也難怪，你們的年紀……

麥：她告訴你的嗎？這表示她很在意我的年紀。看來她仍然有心理障礙。

晴：你們認識多久了。

麥：我們認識兩年了，不過最近幾個月才在一起。在美國的時候，我跟他求過幾次婚，可是他竟然說我有「戀母情結」，

叫我去看心理醫生。

晴：也許你們真的不適合。

麥：我知道他離過婚，我並不在意。我只是不了解她倒底想追求什麼。

晴：可能連她自己都不知道吧！

麥：請你相信我，我會讓珊蒂幸福的。

晴：我支持你！

△兩人握手成友，化解了先前的陌生，蘇珊重新打扮好回來。

珊：你們聊什麼這麼高興？

晴：當然是聊你啊？

珊：麥可，你又胡說什麼了？

麥：我怎麼敢呢？

晴：奇怪！俞明怎麼還沒到，我再去打個電話問一下。

△曉晴正準備去打電話時，俞明匆忙的走進來。

晴：俞明來了！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俞明身上，俞明看見蘇珊後，眼神有點迷惘。  
晴：俞明，大家都等你一個。這是我姊姊蘇珊，你應該記得吧？

珊：你好俞明！好久不見了。（伸出手）

俞：是啊！真的是好久了。

△俞明看著蘇珊，過去的回憶又湧上腦海。過去以OS代替，但仍夾雜現實中曉晴的聲音。

晴：珊早上才到台灣的。

珊(OS)：我要到美國去了。

俞(OS)：什麼時候回來？

晴：可是過一陣子就要走了。

珊(OS)：我不會再回來了。

俞(OS)：為什麼？那我呢？

晴：對了！這位是珊的男朋友麥可。

俞(OS)：為什麼？為什麼？

麥：俞先生你好！

△麥可伸出手，但俞明仍無反應。

晴：俞明、俞明！

△俞明回過神來，看見麥可還沒收回的手，愧疚的緊握麥可。

俞：對不起！

麥：我叫麥可！

俞：你好！我是俞明！

晴：（不悅）你剛剛發什麼呆啊！麥可是珊的男朋友，你不要沒禮貌。

麥：沒關係！我不介意。

俞：男朋友？蘇珊不是已經……

珊：那是過去式了。

麥：那我不就是現在式了嗎？告訴我，我有沒有希望變成你的未來式呢？

晴：是啊！珊，其實你們挺相配的。對不對？俞明！

俞：是挺相配的。

珊：好啦！你們是來吃飯的，還是來做媒的？請問晚餐可以開始了嗎？

麥：OK！（對侍者招手）

△侍者拿了四份菜單過來，蘇珊草草看過。

珊：丁骨牛排，四分熟。

俞：（不看菜單）我也一樣！（曉晴看了俞明一眼）

晴：（故意）麥可！你點什麼？

麥：嗯……明蝦全餐。

晴：那我也一樣。

侍：謝謝！請稍待。

俞：（鼓起勇氣）你變很多，氣質整個都不一樣了。

珊：你也老了不少。

麥：俞先生在那得意？

俞：教書。

麥：噢！高尚的職業。

珊：（突然地）後悔嗎？

晴：當然不後悔。

珊：你後悔嗎？

俞：這是我自己選擇的。

晴：你後悔嗎？

珊：那是我自已選擇的。

麥：妳已經得到妳想要的了。

珊：是嗎？

俞：不是嗎？

△俞明和蘇珊四目相接，似乎想看穿彼此的思想。敏感的曉晴看在眼里，突有了一種冒險的想法。

晴：俞明，既然珊要留在台灣一段時間，我們何不請她到我們家一起住呢？

俞：這……

晴：你說呢？珊？

珊：可能不太方便吧！

麥：噯——跟自己的親人住才叫方便嘛！不然叫你跟我住別墅你又不肯，你一個人住飯店久了也不好。

晴：是啊！

珊：妹夫歡迎嗎？

俞：我……當然歡迎。

珊：我怕會擾亂你們的生活。

晴：只要你不嫌棄就好了。

珊：可是我得先提醒你哦，在生活習慣上，我還是二十年前那個隨興自我的蘇珊哦！

晴：放心！二十年前我都能容忍，二十年後我當然也能接受啊！別跟我見外了。

麥：是啊珊蒂，這可不像你平常的作風哦！決定了，明天幫你搬行李。

珊：（半開玩笑）你可別後悔哦。

晴：珊真愛開玩笑。

△無言的俞明又盯著蘇珊發楞，蘇珊刻意的和麥可親熱，曉晴也故意轉移俞明的注意力。此時侍者正在為他們排餐具。

燈暗！

## 第二幕 第一場

時：一個禮拜後的深夜。

地：俞家客廳。

人：曉晴、俞明、蘇珊、麥可。

△幕起時，俞明有點急躁的走來走去，曉晴坐在沙發上批改作業。

晴：你怎麼了？坐立不安的。

俞：我有點冷。

晴：那你先去睡，我快改完了。

俞：……其實妳姊姊搬來跟我們住之後一點改變也沒有。她的作息時間根本和我們相反。

晴：（停筆）你這是在埋怨珊，還是在埋怨我？

俞：我只是覺得奇怪。

晴：這有什麼好奇怪的？她又不像我們朝八晚五的上班族，何況她自己統籌一個分公司，應酬又多，怎麼可能還有剩餘

時間跟我們聊天呢？



俞：可是她都住進來一個禮拜了，我才碰過她一次面。那還是一大早在院子裏看到的。

晴：（諷刺）好像很不滿足喔！

俞：（敏感）妳胡說什麼？

晴：跟你開玩笑的，其實剛開始，我還有點耽心你們相處後可能發生的問題……

俞：什麼問題？

晴：大概是我想太多了，我怕你們舊情復燃。

俞：那妳為什麼又請她來住？

晴：她畢竟是我姊姊啊，不過現在這種情況也好，風平浪靜。

俞：妳一點都不擔心她這樣日夜顛倒？

晴：她事業心這麼強，這種生活也該早就習慣。別担心了「老公」，她早就不是和我們同個世界的人了。

俞：真的變了？

晴：好啦！別想這麼多了，早點去睡吧！（收拾東西）對了！明天禮拜天，中午我要去台中看媽，你去不去？

俞：我去了媽也不會高興的。

晴：（無奈）隨便你！

△曉晴往臥房走，見俞明沒有動靜。

晴：你還在等什麼？

俞：我還不想睡。

晴：（故意）死心吧！不超過三點，麥可是不會送珊回來的。

俞：（被激怒）隨便妳怎麼說！

△俞明怒衝衝的回房，曉晴無力的看著他的背影，儘量使自己心平氣和下來。

晴：他到底在想什麼？……我到底要怎麼做？……

△曉晴嘆了口氣慢慢的回房。燈光轉換為暗夜，音效也轉為低迷。麥可扶著有醉意的蘇珊回來。麥可將蘇珊扶到沙發上，

幫她脫掉外套並按摩她的太陽穴及肩膀。

麥：叫妳少喝點你就不聽，我要幫你搗酒你還不願意。這麼好強做什麼？……好點了嗎？（珊坐起身）

珊：謝謝你，對我這麼好。

麥：你為什麼總是把我當外人呢？

珊：我們還是保持一點距離的好。

麥：為什麼？

珊：我不希望你受傷害，我也不願意受傷害。

麥：珊蒂，這是我心甘情願的。相信我，讓我來保護你好嗎？（麥可擁住珊蒂。珊蒂有點感動的望著麥可）

珊：麥可……你……

麥：（深情地）不要叫我走，讓我留下來過夜。

珊：（離開麥可）不行，這是我妹妹的家，又不是飯店。

麥：這有什麼關係，他們一大早就上班了不會發現的，就算發現了也不會介意的。

珊：不行！

麥：好吧！不過妳已經拒絕我很多次了，我不准妳再打擊我。（俞明出現在廚房不動聲色）

珊：大少爺，我們只是好朋友，OK？

麥：只要妳願意，馬上就可以變成少奶奶，OK？

珊：別傻了！我大你十歲，這種愛情怎麼可能變成婚姻？

麥：別小看我，我是真心的！

珊：（逃避）我想休息了，你也早點回去吧！

麥：那你早點休息，我明天中午再來接你。

△蘇珊送麥可到門口，麥可臨走前輕吻了蘇珊。

麥：這是精神補償。晚安！

△麥可離去後，蘇珊有點困惑的甩甩頭，走到酒櫃拿出酒杯，想再繼續喝。

珊：結婚？……（苦笑）可能嗎？

△蘇珊正打算將倒好的酒喝掉時，俞明搶下酒杯。

俞：不准你再喝了！

珊：（意外地看著俞明）這酒是我自己帶過來的。

俞：都一樣，不准喝。

珊：你這個妹夫好像沒什麼權利管我。

俞：我……我是為你好？

珊：為我好？

俞：我們也算是親人，難道不應該關心你嗎？

珊：為什麼你不敢說出你心裏的話呢？你怕什麼？曉晴嗎？

俞：（退縮）妳喝醉了！

珊：我清醒的很。當初你為什麼娶曉晴？你真的愛她嗎？還是另有原因？

俞：我們之間已經是過去了，現在還談這個做什麼？

珊：因為你們在一起並不快樂。

俞：至少很平靜，這不也是一種幸福嗎？

珊：哦？那為什麼結婚十年了，還沒有孩子呢？

俞：（心虛）我們沒有討論過這個問題。

珊：還是你根本就不在逃避這個問題？

俞：那你又為什麼在意呢？

珊：我關心曉晴，我希望她快樂。

俞：你也在逃避……事實上我們的想法是相同的，都怕傷害到第三者。

珊：所以我才早出晚歸。（俞明恍然大悟）

俞：其實你用不著避著我們，至少我們還是朋友。

珊：也許是一個人慣了，不太習慣這種家的溫馨。

俞：你……為什麼不考慮和麥可結婚？

珊：麥可……我不知道……

俞：我覺得他對你認真……也許年紀是大了點，但是只要他真心的對你，你應該考慮一下……

珊：俞明！我知道麥可對我好。可是我需要的是一個可以信賴的臂彎，一個心靈的避風港，不是一般可以載我乘風破浪的大船，這其中的差別你懂嗎？（掩面哭泣）

俞：珊……去休息吧……（輕拍珊肩）

△珊猛然抓住俞明的手。

珊：（脆弱地）你愛我嗎？曾經真心的愛過我嗎？

俞：（困難地）我……

珊：請你告訴我，這對我很重要，那怕是一絲絲……

俞：（半被動地）我……的確曾經愛過你。

△蘇珊似乎得到鼓舞，激動的抱住俞明，俞明不知所措的僵立著，終於輕輕的擁住珊，流露出一點壓抑的感情。  
△燈暗。

## 第二場

時：第一場隔天

地：台中某一寧靜廟宇

人：蘇母李芳芸、蘇曉晴

△幕啟，寺廟裏頌經聲由遠至近，李芳芸背對著觀眾跪在地上頌經。曉晴進來沒有打擾母親，也跪在一旁合掌祈禱。不一會頌經結束，蘇母虔誠的三拜後站起來。

母：怎麼又是你一個人來？

晴：（起身）俞明怕來了你會不高興。

母：那他知道我為什麼不高興嗎？

晴：（為俞明辯解）媽，俞明並不是對我不好，只是我……

母：只是你抓不住他的心？

晴：我總是不知道他心裏在想什麼。

母：你認為他心裏還有別人在？

晴：其實他根本沒提過，都是我自己瞎猜的。

母：（憐惜地）曉晴，既然都成了夫妻，你就把心眼放寬一點，別一直揭他瘡疤。

晴：有時候我只是想刺激刺激他，要他多重視我一點而已。可是……

母：可是你常弄巧成拙，對不對？（嘆氣）你千萬不要學媽年輕的時候，什麼事都愛計較。

晴：媽，以前的事你後悔嗎？

母：再怎麼後悔也都是過去的事了，我現在只希望平靜的渡過晚年。倒是你一定要好好把握自己的幸福，媽會每天求菩薩保佑你的。

晴：媽——（試探）要是珊回來了，你想見她嗎？

母：珊？（憂慮地）她回台灣了？

晴：我是說假如……

母：（認真地）要是她真的回來了，你一定要跟他保持距離。

晴：（驚訝）為什麼？他也是你的女兒啊！

母：她是……唉！我只是怕你受傷害。她真的回來了嗎？

晴：沒有……我只是有點想念她，再怎麼說她也是我姊姊啊。

母：（沒有回答）阿彌陀佛！菩薩保佑！

△蘇母又轉身下跪祈禱，曉晴也變的憂心忡忡，忽想到家中的俞明和蘇珊，著急的拿了行李就走。蘇母站起轉身望著曉晴著急而去的背影嘆了口氣。

母：唉！孽緣啊！

△燈暗！

## 第三場

時：第一場隔天中午

地：俞家

人：俞明、麥可、蘇珊

△俞明忙碌於廚房和飯廳之間，終於打點好一切後，門鈴響了，俞明開門後見是麥可，顯得非常失望。

俞：是你啊！

麥：是啊！俞先生怎麼有空在家呢？

俞：今天週末，我沒課。

麥：哦——那俞太太呢？

俞：早上就去台中了。你坐一會，我去叫蘇珊，她可能還沒醒。（往蘇珊房間走）

△麥可拉住俞明。

麥：等一下，我來叫好了，（亮亮手中的花）讓他有個大驚喜。

俞：這……

麥：沒關係！你忙你的吧！

△麥可與沖沖的進了蘇珊的房間，俞明沮喪的坐在飯桌前，看著滿桌飯菜有點哭笑不得。

俞：我這是幹麼呢？

△不一會麥可喪氣的出來。

麥：真倒楣。

俞：叫不醒嗎？

麥：（摸摸臉）醒了，待會就出來。

俞：你臉怎麼紅紅的……

麥：剛才我……被一隻蚊子叮的。

俞：（幸災樂禍）那真是抱歉，害你給蚊子叮，以後我會多噴點殺蟲劑。

麥：沒關係，不礙事的。

△蘇珊打扮的很素淨的出來，俞明麥可眼前一亮。

麥：珊蒂！今天怎麼變的這麼清新脫俗高雅迷人？

珊：我平常都俗不可耐嗎？

麥：珊蒂，不要生氣了嘛！我剛剛是情不自禁才……

珊：好了，你再說我就生氣了。（麥可聳聳肩）對不起俞明，我起晚了。

俞：你精神好多了。

珊：謝謝你！曉晴呢？

俞：她下台中了。

珊：哦？

俞：去陪媽！

珊：噢！

麥：走吧！我知道一家西餐廳氣氛很好，你一定喜歡。

珊：（對俞明）要不要一起去呢？

俞：不用了，我還有事。

珊：那我們先走了。

麥：拜拜！

△電話鈴響，俞明順手接聽。

俞：喂？……珊蒂……哦有！請等一下。蘇珊電話。

△蘇珊接過電話筒。

珊：喂！我是珊蒂……爸爸？你在那打的電話？……人在香港過境？……下午到台灣？怎麼這麼倉促呢？……好！幾點

飛機？好……我會去接你的……知道了……Bye-

俞：（驚訝）你爸爸也要回台灣了？

珊：他說觀光！

麥：那可熱鬧了？蘇伯伯人很風趣，我倒挺懷念他的。下午我送你去機場，我們現在先去吃飯吧！

珊：（看錶）我怕來不及了。

俞：那乾脆留在家裏吃好了，我剛做好飯菜。

麥：（發現飯桌上的菜）俞先生，你一個人作這麼多菜啊！

珊：我記得你手藝不錯。（坐下）

俞：你還記得？

珊：而且記得很清楚……

△麥可有點感覺氣氛的變異，刻意引起蘇珊注意。

麥：珊蒂，你爸爸回來的事要不要通知曉晴？

俞：對啊！要不要叫曉晴回來？

珊：還是不用了，免得媽知道。

俞：媽也不知道你回來嗎？

珊：我叫曉晴先不要講，她應該不會說。

麥：（好奇）為什麼不告訴你媽呢？

△珊瞪麥可一眼沒有應他。

珊：來吃飯！

△麥可自討沒趣的笑笑。

麥：算我沒問，Sorry……

△三人吃飯，燈暗！

## 第四場

時：同天晚上

地：俞家

人：曉晴、俞明、蘇珊、蘇父

△俞明和曉晴抱著棉被枕頭從臥房出來，曉晴邊走邊埋怨俞明。

晴：你應該事先跟我商量才對！

俞：我怕不小心讓媽知道，而且你不是很歡迎蘇珊來住嗎？所以我想你也該很歡迎爸爸來住才對啊！

晴：爸和珊根本不一樣！

俞：不都是你的親人，有什麼不一樣？

晴：哎呀！你不懂啦！

△曉晴把枕頭拿進書房，俞明也拿著棉被跟進。不一會兩人又出來。

晴：睡書房會不會太委屈他了。

俞：爸說只住幾天，隨便就好了。

△曉晴生悶氣的坐在沙發上不說話。

俞：我知道你們二十年沒見有點生疏，但是你爸爸人很風趣健談，而且看起來還挺年輕的，你不要耽心。

晴：我不是怕陌生，只是太突然了，讓我沒有心理準備。

俞：你是不是對他丟下媽跟你去美國很不諒解？

晴：我最不諒解的是他把我跟珊拆散，不然我們兩個現在也不會有這麼大的差距。

俞：原來你是看到珊的成就心理不平衡。

晴：才不是！我只是覺得不公平，我跟珊的差距很明顯是環境造成的。

俞：你不覺得這和個人努力及選擇的目標有關嗎？要是照你這麼說，當年我不唸師大選台大，是不是今天就更有成就呢？

那我現在豈不是要跟你一起怨上帝不公平，不賜給我一個好的家庭環境了嗎？其實平凡沒什麼不好，就怕你不甘於平凡。

晴：我是不甘心！

俞：（嘆氣）再怎麼不甘心，都已經過去了。

晴：那麼現在呢？未來呢？

俞：一輩子這樣過不好嗎？你有什麼不滿意的？

晴：你心裏有數！

俞：對我不滿意可以明說，幹麼指桑罵槐？我那裏對不起你？

晴：你沒有對不起我，只是我懷疑你心裏到底有沒有我？

俞：妳……

△蘇珊和蘇父逛街回來，講話聲音傳進來，俞明和曉晴馬上停止爭辯。

父：台北真是進步太快了，到處都是車擠車、人擠人。



珊：今天是週末嘛！不過平常上下班更嚇人呢！  
父：真的啊！

俞：爸！逛街回來啦！

父：是啊！（曉晴轉過身面對蘇父）

珊：爸，曉晴回來了！

晴：（生硬地）爸……

父：曉晴？是曉晴（走近晴）長的跟你媽真像啊！（感覺到晴的冷淡）你媽還好吧？

俞：還好，現在住在台中一家寺廟裏養老。

父：為什麼不跟你們住呢？

晴：她不願意。

父：那我過幾天去看看她好了。

晴：我看不用了，她現在過的很平靜，不希望受刺激！

俞：曉晴！

父：沒關係！難怪你對我冷淡，我們都二十年沒見了。唉！當初我本來希望帶你一塊走，可是你媽堅持不肯，現在……  
珊：其實爸一直想把你接到美國，但是媽根本不理爸爸的好意，連信跟錢都退給爸，所以爸才不敢主動再跟你們聯絡。

晴：（回憶）你們走後幾年，媽對爸只有怨恨。後來我嫁給俞明，她好像覺得連唯一的親人都背叛他了，所以堅持自己生活。

父：沒想到你媽還是這麼固執。其實當初堅持要離婚的是你媽，她總是懷疑我有別的女人，說我嫌棄她。為了不讓大家都痛苦，所以我才……曉晴，爸對不起你！

晴：（內疚）爸，是我錯怪你了，該對不起的是我，以前的恩怨我不會再追究了。所以爸爸，歡迎你回來！

△曉晴終於摒棄成見擁抱了蘇父。

俞：現在你歡迎爸住我們家囉！

晴：（瞪俞）我當然歡迎！

父：（高興）今天算是我們一家團圓……

晴：麥可呢？

珊：公司有事，我叫他回去幫我處理了。

父：對呀！待會你把他找來，我請大家上館子。

俞：不不不！應該是我們替爸接風才對啊！

晴：對啊！

珊：這樣好了，我來訂位，你們作陪，爸爸買單，這樣公平了！

俞：怎麼可以讓爸爸破費呢？

珊：放心！爸最喜歡請客了，就怕你不給面子！

父：真是的！這麼大年紀還開老爸玩笑！

珊：啊？你承認老，我可不承認哦！

△俞明癡望著展現另一面的蘇珊，有點不由自主的。

俞：你一點都不老。

△在場三人都楞了一下，蘇父敏感的打圓場掩蓋三人的不自在。

父：來！我有一點禮物要送你們……

△蘇父拉著晚晴進房，留下蘇珊和俞明無言的相望。

△燈暗！

## 第五場

時：幾天後的一個夜晚

地：某山頂

人：麥可、蘇珊

△兩人的身影由遠而近，麥可摟著蘇珊漫步至山頂看夜景，氣氛靜謐，大地似乎都向夜神虔誠膜拜。

△蘇珊被眼前美麗的燈海吸引住，慢慢走向崖邊。麥可也不打擾她，只是在她身後守護著她。

△四週似有些涼意，蘇珊將自己抱得緊緊的，麥可體貼的脫下風衣，輕輕的搭在蘇珊身上，突然麥可想起一首十四行情

詩：

麥： Sometimes she is a child within mine arms,

Cowering beneath dark wings that love must chase,——

With still tears showering and averted face,

Inexplicably filled with faint alarms:

And oft from mine own spirit's hurting farms

I crave the refuge of her deep embrace,——  
Against all ills the fortified strong place  
And sweet reserve of sovereign counter-charms.

△麥可感性的唸著情詩，雙手漸漸的將蘇珊拉近懷裏。蘇珊陶醉在麥可的情詩浪漫中。

麥：喜歡嗎？

珊：嗯……你作的？

麥：這是首十四行詩，作者是十九世紀一位義大利詩人羅塞蒂。這首詩好像為我們作的。

珊：為我們？

麥：這首詩的名字叫做「Heart's Haven」[心之避風港]。

珊：（悸動）「心之避風港」……

麥：我剛剛只念了一半。

珊：你可以再唸一次嗎？

麥：當然，這是我的心聲——（麥可想了一下翻成中文）

有時候，她是個小孩，躲在我的雙臂之中，

畏縮在一雙愛情必須追捕的黑色羽翼之下，

躲閃的臉孔，淚下如雨，

充滿了無法解釋的餘悸：

△蘇珊感動的望著麥可。麥可把蘇珊的手按在自己胸口。

而我也經常因精神上諸多的挫折傷害

渴望她緊緊擁抱的慰藉，——

她防禦堅強的堡壘，足以對抗所有的不幸，

她溫馨的胸懷，足以對抗魔咒。

△蘇珊終於抵擋不了麥可的柔情攻勢……

麥：你知道嗎？你的身心都告訴我你愛我，為什麼你不承認呢？

珊：（清醒）我……我是受了你的吸引，可是這只是暫時的。

麥：（受創）暫時的？不！珊蒂，我希望伴你一生。

珊：我不希望我們之間的關係太複雜，我們做個……單純的朋友好嗎？

麥：可是我們早就不單純了。

珊：你是個男人，我是女人，我們互相吸引……可是這並不表示我們有愛情存在……現實一點來說，我們是各取所需、互利用！

麥：這是你的真心話嗎？我不相信！

珊：愛是會變質的，除非有情份……

麥：誰跟你有情份？（狠心）俞明嗎？可是你二十年前拋棄他，現在成了你妹妹的丈夫，還可能跟你有情份嗎？

珊：麥可！

麥：我不在乎！我真的不在乎！珊蒂，他已經跟你妹妹在一起這麼久了，你為什麼要拆散……

珊：我沒有！我沒有拆散他們……但是俞明……

麥：不要管俞明，你有我啊！（抱緊蘇珊）

△蘇珊慢慢的推開麥可，對麥可搖搖頭，轉身獨自走下山去。麥可待在原地半晌，也跟著走下山去。

△蘇珊轉身離去時，音效○○麥可的十四行情詩。

△麥可走後，燈暗！

## 第八場

時：同時第五場的深夜

地：俞家

人：曉晴、俞明、蘇父、蘇珊

△客廳燈沒開，但隱約可看出有人坐在沙發上。曉晴摸索到電燈開關，「啪」的大亮，原來是俞明呆坐在沙發上。

晴：都兩點多了，怎麼還不睡？

俞：睡不著。

晴：最近你好像常失眠。

俞：大概。

△曉晴看茶几上放著酒。

晴：為什麼喝酒。

俞：取暖。

晴：怕冷不在被窩裏溫暖，跑到客廳喝酒？（走到蘇珊房門看）珊好像還沒回來喔，難怪你睡不著。

俞：你小聲點，不怕吵醒爸媽嗎？

晴：怕什麼？莫非你心虛？

俞：我已經厭倦跟你爭辯了，請你別再無中生有好嗎？

晴：厭倦？（想偏）你終於說實話了。

俞：你！你不要無理取鬧好不好？

晴：我無理取鬧？我們結婚十年了，你體貼過我？關心過我沒有？每天上班賺錢下班還得打理這個家，我這麼任勞任怨

你還不滿足？整天窩在書房，我怎麼知道你是真的好學還是在想別人？

俞：你從一開始就不信任我，那為什麼心甘情願嫁給我？我逼過你嗎？

晴：你好沒良心！在你最失意的時候，陪在你身邊的是誰？在你母親去世最軟弱的時候，是誰給你支持？當你收到蘇珊

喜帖痛不欲生的時候，又是誰鼓勵你站起來的？難道你都忘了嗎？結婚十年，我們沒有孩子，難道是我的錯嗎？

俞：是的！你偉大！你了不起！可是你從來都不試著了解我，只是一味的猜忌、嘲諷，我們今天的局面也是你一手造成的！

晴：你太自私了！你只會把錯誤推到別人身上，從來不反省自己，這算什麼？大男人主義嗎？

俞：你簡直不可理喻！

△俞明氣衝衝的回房。曉晴虛脫的坐在沙發上，蘇父憂心忡忡的出現。

父：曉晴！

△曉晴抬頭見是父親，迅速的擦掉眼角的淚。

晴：爸！對不起！吵醒你了。

△父走到曉晴旁坐下，愛憐的拍著曉晴的肩。

父：唉！你不介意爸爸說幾句話吧！

晴：你說，我不介意。

父：這……夫妻吵架是難免的，但是要針對問題，不要旁及無辜。

晴：爸也認為是我無理取鬧？

父：你冷靜一點！老是這麼偏激，要怎麼解決問題？

晴：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每當他擺出冷漠的態度時，我就受不了，我受不了我們之間的距離，他總是離我遠遠的，窩在

一個摒棄我的世界裏。可是現在珊來了，他卻把他的世界打開迎接她……我真的沒有辦法平靜的看他們發展下去。

父：問題的癥結不在珊身上，而是妳的問題。

晴：我？難道請珊來住是錯？可是她是我親姊姊，我總不能……

父：你看你又想歪了。你不要一直鑽牛角尖，只注意到別人，你該先想想自己。珊並不是影響你們的主要原因，她只是導火線誘發你們潛在的危機。

晴：危機？（賭氣地）她要俞明，我可以成全他們。

父：妳以為妳這麼說就顯得度量大嗎？大錯特錯！這只是妳偽裝的假面具，其實妳骨子裏深愛著俞明，不然你不會隨時隨地都想引起俞明的注意。就因為妳深愛著他，所以你也期望他付出相等甚至更多的愛來滿足你，不然你就要他一起痛苦！

晴：不！我不是要他痛苦，不是的不是的！

△曉晴激動的抱著蘇父痛哭，蘇父嘆了口氣。

父：爸說話可能重了點，但是看到你們就好像看到當年的我跟你媽。你跟你媽個性真像，竟然連「爭」的問題都一樣？

晴：那……我該怎麼辦呢？

父：「江山易改本性難移」，要你改你的個性是不太可能。

晴：那我們的下場，是不是也像當年的你們一樣，各分東西……

父：事情還沒嚴重到那個地步。我先說服你姊姊離開你們的生活圈，讓俞明清醒一下。這段時間你千萬別再刺激他，只要默默的陪在他身邊，陪他散步、看書，試著了解他的心、他的世界，俞明是個沈靜內斂的人，他不善於表達感情。但是等他慢慢的正視你的存在接受了你，就是你一生忠實的伴侶。

晴：爸怎麼知道這些？

父：（微笑）這是每個男人學生最殷切的期望。

晴：爸！你遇到過真正能了解你內心世界的人嗎？

父：（搖頭）你媽沒有，珊的媽媽也沒有。

晴：（訝異地）珊的媽媽？我們不是同個母親嗎？

父：（掩飾地）我是指我現在在美國的老婆。她們總不能諒解我的過去，一再猜疑，無視於我的誠心，所以爭吵就成了家常便飯，結局難免就難看了。

晴：爸……我可不可以問你……為什麼你……

父：為什麼我這麼風流？

晴：（抱歉地）也不是這個意思……

父：我知道你的意思……或許只能說我是個不甘寂寞的人，年紀愈大愈需要有個伴，但夫妻相處一定要能互相體諒了解，要是有一方不信任另一方，那這麼婚姻就開始不穩固了。夫妻的緣份要珍惜，但是也不能強求。

晴：不能強求？

父：這是指最後關頭，在此之前你必須真正去努力做個好妻子、他的女人。

晴：那我不是太委曲了嗎？

父：如果你真的愛他，這那叫委曲呢？你為什麼不把心胸放寬一點，爭執那些口頭上的尊嚴能讓你快樂嗎？

晴：我……

父：傻孩子，要懂得珍惜幸福。俞明是個好男人，只要你不要去逼他，他會成為你的好丈夫的！

晴：我懂了！爸，你解了我心裏十幾年來猜疑的心結。

父：（鼓勵地）那些「過去」根本不能跟現在的你匹敵，你要有信心！

晴：（破涕為笑）謝謝你開導我，給我信心！

父：別謝了！趕快讓我抱孫子才是真的。

晴：（害羞）爸！

父：好好好，不談這個，你早點去休息吧！

晴：那你呢？

父：我等珊回來，我必須跟她好好談談。

晴：爸？你用不著現在就……

父：我只是跟她說說話。以前在美國，她自己住在外面很少回來看我，難得回來台灣倒多了相聚的機會。下個禮拜我就要回美國了，總得把你們的事處理好了，我才能安心的回去啊！

晴：對不起爸！讓您操心了。

父：你們兩個都是我的女兒，操心也是應該的！好了快去睡吧！

晴：嗯！爸也早點睡。

父：好！晚安。

△曉晴回房後，父看了看桌上的酒嘆了口氣，將酒收至酒櫃中，然後坐回沙發上想起事情來了。

△蘇珊開門的聲音驚動了蘇父，蘇父馬上拿起桌上的報紙佯裝看報。蘇珊一進門看沙發上有人不疑有他的僂了過去。

珊：這麼晚了怎麼還不睡呢？

△蘇父挪開報紙假笑著。

父：我在等我的寶貝女兒啊！

珊：（意外地）爸？怎麼是你？

父：要不然你以為是誰？有誰會等候你這隻夜歸的燕子？

珊：爸——你是不是故意諷刺我？

父：珊蒂，爸可是關心你哦！每天忙這麼晚，當心老的更快！

珊：謝謝老爸的關心！我現在就睡覺去，挽救我的青春！爸晚安！

父：你先別急著走，我還有事跟你談談。

珊：哦？是不是你要回美國了？

父：聰明！

珊：什麼時候？可以等到下禮拜嗎？我分公司快開幕了，我要請你當貴賓剪綵。

父：好！我會等到那時候，可是現在我要跟你談的是另一件事。

珊：哦？

△蘇珊感覺到父親談的將是敏感問題，所以鎮靜的點了根煙。

父：回到台灣的感覺怎麼樣？

珊：還不錯，雖然剛開始有點不習慣，現在好多了！台灣進步的很快，資訊也挺發達的，就是專才沒有想像中多。

父：那……男人呢？

珊：你問這個是什麼意思？

父：爸爸是擔心你的終身大事。

珊：我沒有時間想那些。

父：那參可呢？

珊：爸！我不一定跟那個男的在一起，就一定得嫁給他吧！

父：是不一定。

珊：我不想談這個問題。

父：那我們來談「俞明」好了。

珊：（站起）爸爸！

父：這麼激動幹什麼？坐下來。

△蘇珊被動的坐下。

珊：我沒有拆散他們，我沒有勾引俞明。

父：我沒有說你勾引他。可是你卻影響了他，即使你並非有意。

珊：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可以自主自己的感情意志。我已經很控制自己的言行舉止，不去打擾他們了。

父：可是你仍然很期待他被你吸引。

珊：是曉晴告訴你的？



父：沒人告訴我，是我感覺出來的。

珊：他被我吸引也不是我造成的，誰叫她看不住自己的老公。

父：你這麼講就太刻薄了。如果我沒記錯的話，你已經三十八歲了。人生路走了一大半，怎麼還這麼任性呢？

珊：我只是做對得起自己的事，我不會蓄意去破壞別人婚姻。

父：可是你卻不阻止危機發生？

珊：不然你叫我怎麼辦？他們在一起根本不幸福！他們互相不了解，而且俞明他……他根本不愛曉晴！

父：你怎麼知道俞明不愛曉晴？

珊：因為我知道俞明忘不了我，他娶曉晴也是受了我刺激，他想要在曉晴身上找到我的影子。

父：真要是這樣，俞明就太傻了。

珊：為什麼？

父：因為留在他腦海中的是二十年前的一個幻像，根本不是現在的你。如果說你的出現勾起他埋葬二十年的愛情，這恐怕也只是短暫的。因為這二十年來真正對他付出關懷與愛的是曉晴，不是你！

珊：不！俞明愛的是我，不管是過去或現在。

父：（感嘆地）你不要以為在俞明身上可以找到你失去的那些青春時光，他愛不愛你都已經是過去的事了。你們該好好

把握你們身邊的幸福。

珊：什麼叫好好把握？我也不想傷害曉晴，更不願自己犧牲，我要讓俞明自己選擇。

父：你一點也不顧慮到你妹妹嗎？

珊：她根本不是我親妹妹！這不是你親口告訴我的嗎？雖然我們確實有過一些姊妹之情，但那不足以阻擋我的幸福降

臨。

父：（失望地）希望你以後不會後悔。

珊：不論如何還是謝謝爸，我只能說我有自己的日子要過，我有權過自己的生活。

父：唉！你講話的口氣就像你媽一樣。

珊：我媽？你一直不肯告訴我，她為什麼離開我們？

父：你的確有權知道你母親為什麼離開我們。（落入感傷）你媽懷你的時候，認識了一個醫生，那時候我的事業剛在起步，

所以忙的昏天暗地的，也許就這樣冷落了你母親。後來他生下你不到一年就跟著那個醫生移民去了加拿大。我為了

照顧當時不到三個月的你，事業幾乎快垮了。後來有人介紹了曉晴的媽給我。當時曉晴的媽已經懷了孕。她也很可

憐，被男朋友始亂終棄，家裏怕丟人又急著把她嫁出門。我娶了曉晴的媽之後，也不介意她懷的是別人的孩子，只

希望你有人照顧……一直到現在，我還不能諒解你媽。

希望你有個人照顧……一直到現在，我還不能諒解你媽。

希望你有個人照顧……一直到現在，我還不能諒解你媽。

希望你有個人照顧……一直到現在，我還不能諒解你媽。

希望你有個人照顧……一直到現在，我還不能諒解你媽。

希望你有個人照顧……一直到現在，我還不能諒解你媽。

希望你有個人照顧……一直到現在，我還不能諒解你媽。

希望你有個人照顧……一直到現在，我還不能諒解你媽。

珊：媽也是為了追求自己想要的。

父：不惜拋家棄子？太自私了！唉！你繼承了你母親那種不顧一切的勇氣，可是那種勇氣通常都害人害己。

珊：害人害己？

父：你自己好好想想。

△蘇父站起來準備回房時，見蘇珊仍呆坐著，就拉她起身。

父：去！進房睡，別坐在那待會又喝一堆酒。

△蘇珊被動的回房，蘇父關了大燈也回房。

△漸漸的黎明來到，曙光乍現，早起的蘇父正準備出外運動，卻發現俞明睡在沙發上。蘇父考慮了一下，把俞明叫醒。

俞明睡眼惺忪的起身。

俞：蘇珊？

父：是我！

俞：（尷尬地）對不起！爸爸我……

父：為什麼不在房裏睡呢？

俞：本來……有點睡不著的，沒想到卻在沙發上睡著了。

父：（坐下）我今年快七十歲了，身體還很硬朗，你知不知道我有什麼秘訣？

俞：（看看蘇父）是不是運動？

父：還有更重要的。（蘇父指了指心臟）

俞：心？

父：沒錯！只要心胸坦蕩蕩，沒有心事和隱憂，那生活就過得自在，身體自然就健康了。

俞：原來如此。

父：所以爸爸勸你有事就說出來，不要憋在心裏。

俞：我……沒有什麼事啊！

父：是嗎？那你的意思是你和曉晴結婚這麼多年都是這麼過的？

俞：也不盡然。

父：難怪曉晴會氣你不重視她。

俞：我不是不重視她，只是……

父：只是現在你更重視別人？

俞：（語塞）我……

父：兩個都是我女兒，你就跟我說清楚好了，說不定我能幫上忙！

俞：真的！

父：你先說說看你和曉晴是怎麼回事？

俞：我跟曉晴之間沒什麼好說的。

父：站在客觀的立場，我只能說你很消極，你正在一絲一絲的殘害你自己的家庭，你的消極也正傷害到你身邊的人。若站在主觀的立場……俞明！你正在傷害一個真正愛你的人，她是我的女兒。要是你再執迷不悟下去，你還會傷害到我另一個女兒。

俞：我不是故意的。

父：既然當初你決定娶曉晴，為什麼不好好對待她呢？難道你連一個丈夫的責任都扛不起嗎？

俞：不！我曾經試著對她好，可是我們的需求不同，漸漸的我發現我們很難溝通，因為她一直懷疑我心裏沒有她。

父：那你心裏到底有沒有她呢？

俞：相處了這麼多年，情份總是有的。

父：其實女人的要求並不高，只要你體貼的稱讚她的手藝、慰藉她的辛勞、時時對她微笑，她就會向全世界宣佈有個溫柔的好老公了。

俞：這……

父：其實你得的到。只是你太自私了，把她為你做的一切都視為理所當然，而不做任何表示。

俞：我從來沒有想過這些……

父：那就是你的錯了，如果你對夫妻相處之道這麼無知的話，誰嫁給你都受不了的。

俞：可是——

父：蘇珊也不例外，她也需要個體貼的丈夫。

俞：可是現在她已經……

父：不管她已經怎樣都與你這個家無關，除非你想和曉晴離婚，重新追求蘇珊！（見俞無反應）難道你真的是這樣打算的嗎？

俞：我承認蘇珊很吸引我，可是每次蘇珊的影像一浮現，曉晴的臉又馬上重疊上來，我實在恨自己意志不堅，兩方都沒法割捨。

父：你有沒有想過？蘇珊已經不是二十年前的蘇珊了，她變得有智慧、能力強、事業心重，愛情婚姻對她來說都只是附屬品，她只有在空虛的時候才想到「愛」。這樣的蘇珊適合你嗎？你現在受她吸引只是暫時的，等你漸漸的認清她的世界和你的世界之後，你的幻影就會消失了。

俞：也許我可以試著配合她。

父：配合？怎麼配合？辭去教職從基層做起或靠裙帶關係做個傀儡經理？你能適應生意場上虛意奉承爾虞我詐的應酬嗎？

俞：我……

父：你能改變自己成為另一種角色去配合蘇珊，為什麼你不維持現狀和曉晴好好相處呢？如果到現在你還認為自己對蘇珊的愛多過對曉晴的情，我贊成你們離婚，也不阻止你再娶蘇珊，只要她願意。但是我能以過來人的身份告訴你，你一定會後悔。我言盡於此，結果就看你自己怎麼決定了。我去公園溜溜。

△蘇父出外運動，俞明一直反覆思索蘇父的話。突然耳際想起以前對曉晴求婚時許下的諾言（以OS表達）

俞：曉晴，妳為什麼不結婚？

晴：我在等一個人。

俞：為什麼要等這麼久？

晴：因為他也在等另一個人？

俞：那你為什麼還要等？

晴：不為什麼，就是願意等。

俞：如果你等不到呢？

晴：不會等不到的，因為我一直在他身邊，即使等不到也無所謂！

俞：你不後悔？

晴：只要那個人願意讓我繼續等下去，那怕一生一世……

俞：曉晴，對不起！我不會再讓你等了……

△俞明痛苦的癱在沙發上。漸漸晨曦射入窗內，曉晴起床做早點，見俞明還在沙發上，不忍叫醒他，悄悄的進房拿了件毯子給俞明蓋上。俞明睜開眼睛，見是曉晴有點訝異的直盯著她。

晴：（害羞）還在做夢啊！先去刷牙洗臉準備吃早點了。

△俞明聽話的進房換衣盥洗，曉晴則準備早點，俞明出來有點不自然的道早安！

俞：早！

晴：早！

俞：爸爸去公園運動了。

晴：哦——我以為他昨晚晚睡，所以不敢叫他起床，要讓他多睡會呢！（曉晴將塗好果醬的吐司遞給俞明）我想跟你談談！

俞：哦？

晴：爸昨晚跟我談了很久，我覺得我們是該讓彼此冷靜下來調整一下生活的步調。過去我對你不信任，造成我們之間的裂痕，我願意改進。希望……現在覺醒還不算晚，你……願意跟我一起挽救這個婚姻嗎？

△俞明感動的握住曉晴的手。

俞：我當然願意。

晴：（喜極而泣）爸說的沒錯，我以前太想不開了。俞明，我準備向學校請假三天。

俞：為什麼。

晴：我想到媽住的寺廟住幾天，好好的想想自己犯的錯，還有我們未來的日子……

俞：一定要怎麼做嗎？

晴：這對我很重要！

俞：好！我也會好好反省怎麼做個好丈夫。

△俞明曉晴彼此信任的對望著，窗外陽光愈來愈亮，好像象徵著他們未來充滿希望。燈暗！

## 第七場

時：第六場隔天的深夜

地：俞家

人：麥可、蘇珊、俞明

△麥可吃力的扶著半醉的蘇珊進來。

麥：珊蒂，到家了珊蒂，你醒醒……曉晴！……俞明！俞明！

△俞明緊張的跑出來，開亮客廳的燈。

俞：發生什麼事了。

麥：快來幫我！（兩人合力把蘇珊扶到沙發上）今天請幾個客戶吃飯，珊蒂喝多了……

俞：我看你滿臉通紅一定也喝不少，快坐下來休息一會。

麥：我車裏還有兩個客人要送，麻煩你幫我照顧一下珊蒂。

俞：好，我會照顧，你開車小心點。

麥：我會的！我送完客人再來看珊蒂。

△蘇珊呻吟聲，俞明忙過去幫蘇珊脫外套、進浴室拿毛巾，麥可還放心不下的站在一邊。

珊：麥可……麥可我要回家……（麥可靠近）……回家找俞明攤牌……俞明……（麥可後退）……俞明……

△俞明拿著毛巾進來，見麥可還沒走。

俞：你怎麼還在這？要不要擦把臉？

△麥可沒有回答轉身就走。俞明滿臉疑慮，但珊的呻吟讓俞明恍然大悟。

珊：俞明……

△俞明無奈的替蘇珊擦臉。

珊：誰這麼……（張開眼）是你？（坐起身）

俞：你怎麼喝成這樣？

珊：我？我是喝酒壯膽、借酒裝瘋……因為我今天要跟你攤牌……（又整個人倒在俞明身上）

俞：（扶正珊）珊，你醒醒！

珊：告訴我……你到底要我還是要她？嗯？說啊！

俞：妳喝醉了！我扶你進房去。

珊：我不要，我們就在這裏談。

俞：你醉成這樣我們怎麼談？

珊：那好！（正襟危坐）我酒醒了，我們談吧！（又倒了下來）

俞：蘇珊！

珊：俞明，你不知道我心裏好煩好煩，你不要以為我很厲害，事業成功，其實我什麼都沒有……我知道你對我好……從

以前到現在……你都沒有忘記我，對不對？

俞：你……不要胡思亂想，麥可待會還會來看你……

珊：麥可？他太年輕了，我需要的是成熟、穩重、像你這樣的懷抱。（雙手攬著俞明的頸）

俞：蘇珊……你真的喝醉了。

珊：醉也好、醒也好，反正我現在說的都是真心話。我們可以不管過去、現在、未來、不想任何人，只有我跟你……什

麼都不要管……

△珊漸漸靠近俞明，俞明也把持不住時，曉晴OS。

晴：我永遠等你，一生一世……

我永遠等你，一生一世……

△俞明突然驚醒推開蘇珊。

俞：不！

珊：（受挫）為什麼？難道你一點都不喜歡我？

俞：那都是過去了，我不是故意要傷害你，可是我已經有曉晴了，我不能對不起她！

珊：我懂了……謝謝你沒有讓我變成破壞家庭的罪人……我終於清醒了……

△珊走進房間，俞明終於認清自己心中的愛。

俞：曉晴——燈暗

## 第八場

時：第七場隔天下午

地：俞家

人：麥可、蘇珊、俞明、曉晴

△蘇珊提著行李由房間出來，在客廳等的麥可幫蘇珊提箱子，蘇珊把一封寫好的信放在茶几上。麥可走進蘇珊，從口袋裏掏出一個首飾盒給蘇珊，蘇珊打開看後又把它還給麥可，而且從麥可手中拿回自己的行李轉身就走。麥可拉住蘇珊，把首飾盒放回口袋，依然幫蘇珊提行李，兩人一起離去。音效朱自清「偶然」。

△俞明下班回來，走到沙發旁，發現茶几上的信，馬上衝到蘇珊房間，又回到客廳看信，看完信後若有所失的出了神。

曉晴神采奕奕的回來。

晴：俞明！俞明！我回來了。（見俞明沒反應）怎麼了？

俞：蘇珊走了。

晴：走了。

△俞明將信給曉晴。

晴：她回美國了……還要我好好珍惜你？你們發生了什麼事嗎？

俞：她證明了一件事。

晴：什麼事。

俞：我愛妳！

晴：（感動地）俞明！

俞：我一直沒有正視自己的感情，反而迷惑於一個過去的夢。對不起！冷落了妳這麼久，從今以後，我會全心全意的愛你。

晴：要是我早把嫉妒偏見拋開的話，幸福早就降臨了。我也終於認清愛不是佔有，而是無怨的奉獻。

俞：這是妳這兩天靜思的結論嗎？

晴：嗯！媽一直開導我要多體諒你、了解你，才能做個善解夫意的賢妻。

俞：這麼說下次我去探望她，她會很歡迎囉！

晴：可是有個條件。

俞：什麼條件？

晴：媽說……（害羞地）要帶著「第三者」過去。

俞：什麼第三者？

晴：哎呀！就是指……

俞：誰啊？

晴：討厭！就是我們的孩子嗎？

俞：好！絕不讓媽失望！

△俞明把曉晴攔腰抱起。

晴：俞明，你要做什麼？

俞：要遵從媽的指示，說到做到啊！

△俞明將曉晴抱進房，音效結婚進行曲。

△燈暗，本劇終！





郭盈良

60.3.20生

台灣省台南人

大專畢業

■現職／

現役軍人

■作品／

「傷心故國」(劇本)

# 庄脚紳士

舞台劇劇本佳作 郭盈良

## 劇情大綱

這是一齣集溫馨、淳樸、悲憫且充滿關懷社會之情的鄉土喜劇。試著以詼諧的對白反映出時下台灣社會所隱藏的種種脫序現象。

此劇以台灣南部的一個小村落為背景，描寫一群生活在此農村的小人物生活起居的情形，藉此投影出現代文明帶給現代社會的衝擊。若是說喜劇是「理性的笑聲」，那對本劇來講，是最好不過的註解。

全劇以家族長老萬壽伯為中心，環繞在萬壽伯周圍的是其家人及鄰居，如此勾勒出整劇的輪廓及架構。

## ■人物

萬壽伯：家族之長，七十餘歲，威嚴、明理且風趣。

國雄：萬壽伯長子，五十歲，仁厚、正直。

大嫂：國雄之妻，傳統的賢妻良母。

英男：萬壽伯次子，近五十歲，投機，嗜賭。

二嫂：英男之妻，精明幹練，心胸狹窄。

志昌：萬壽伯三子，四十餘歲，未娶，自私、小氣。

進添：萬壽伯公子，年約四十，熱心、有為。

秀美：進添之妻，善良而且賢慧。

世良：國雄之子，二十餘歲，農學院之大學生，斯文、有禮。

俊賢：英男之子，二十餘歲，國貿系大學生，自負、率性但心地不壞。

三叔公：六十餘歲，隨和、好管閒事。

五嬸婆：年約六十，樂天、多話。

阿港師：鄰居，七十餘歲，親切、淳樸。

昭慧：阿港師孫女，二十餘歲，清秀、乖巧。

李課長：糖廠課長，謙恭，敦厚。

林老師：國小老師，熱心助人，見義勇為。

## 地點

台灣南部一個小農村三合院中之大廳。

## 時間

夏天，七月。

第一幕：七月某一天上午。

第二幕：第一幕後三天的上午。

第三幕：第二幕後兩天的傍晚。

第四幕：第三幕後三天的早晨。

## 佈景

舞台兩側各有一扇房門，且兩側牆邊各有若干椅子及茶几；中間壁上靠右（以演員面對觀眾之方向為準）掛有祖先遺照，在右牆角置一電話；在左牆角處則放置盆栽。舞台中間壁前擺設一組神明案桌。神明案桌前有一張安樂椅及一台電風扇。

## 說明

- △本劇為四幕一景舞台劇。
- △各幕之燈光需控制得宜，以顯示早晨，上午及傍晚之區別。
- △本劇以台語對話為主，以保有鄉村那份淳樸敦厚的息氣，但應劇情需要，其中偶有國語之對話穿插。

## 第一幕

### 幕啟

- △萬壽伯倚坐在安樂椅上，口裡不時啜著茶，國雄、英男坐在大廳左側，志昌則坐在右側。
- △他們父子一邊泡著茶，一邊談論今年農作物收成情形。
- △廳裡頭的電風扇吹著，且來回地旋轉。
- 萬壽伯：阿雄啊！（語氣顯得有威嚴卻不失慈祥）
- 國雄：阿爸！有什麼代誌（什麼事情）？
- 萬壽伯：這期的水稻也快收成了吧！（拿起茶杯，安祥地又啜了一口茶）
- 國雄：阿爸！是啊！我準備再過幾天就去請天福兄及文正兄他們過來幫我們收割。
- 萬壽伯：嗯！依你看，今年咱們這畝田可以收多少？
- 國雄：阿爸！這個您不用操心，（頗有自信的語氣）今年的稻子吃水多，穗又結得實在，在我看來收成一定比去年多，沒問題。
- 英男：（急著插嘴）對啦！阿爸！有大哥在，您什麼都免煩惱啦！安啦！安啦！
- 萬壽伯：（不以為然）騙肖吧！說到你我就全肚子的火，（頭轉向英男）我對你大哥可是安心得很，倒是應該煩惱的是你。
- 英男：（故作無辜狀）阿爸！我又怎樣了？！
- 萬壽伯：你怎麼樣了！（拉高嗓子）你也不想，看看你養的那些豬仔，一年前那麼大隻，（雙手比劃著）一年後還是那麼大隻，你到底是在怎麼樣在養的！而且還有還有，你那些豬母到底是會生還是不會生呀！到現在生不出一隻小豬仔來。
- 英男：阿爸！您不要說得那麼誇張好不好，好像我老是在虐待我那些豬仔似的，我何嘗不希望看到我養的那些豬仔都長得肥肥胖胖的。（反駁道）阿爸！您攏不知影，我養的那群豬仔有多麼享受也！

萬壽伯：享受？我聽你咧講古！還享受吧？

△英男急著站起來忙解釋著。

英男：冤枉呀！阿爸！我那一群豬仔每天要定時給牠們吃美國進口的「西餐」一面吃「西餐」還要一面聽音樂，聽說

這樣可以幫助消化。又怕那些寶貝豬仔中午太熱睡不著，就得讓牠們吹冷氣，到了傍晚還要給牠們沖個澡。阿

爸！您看，現在的豬仔過得比人還好，我怎麼可能虐待牠們呢！（說完得意的又坐回原來的椅子上）

萬壽伯：騙肖吧！（不屑）我做你阿爸做假的呀！我會不瞭解你的個性，（一面說還一面瞪著英男）你以為我不知道你一

有錢便拿著去簽什麼：六合：什麼來的。（沈思一下）

英男：六合彩啦！（很快地補了這一句）

萬壽伯：對對對！六合彩，沒錯，就是六合彩！（忽然想起什麼似的，又瞪了英男一眼）你還好意思說吧，一天到晚都

在瘋什麼六合彩的，也無心去照顧你那些「好命」的寶貝豬仔，我聽你在臭彈兼放屁，騙肖吧！

國雄：（替英男解圍）阿爸！您就不要再說老二了。

志昌：是啊！二哥也沒您說得那麼糟，阿爸！我知道您是大人之「肚」能容小人之過的，（隨後便望了一下萬壽伯那凸

出的大肚子）所以您就別再說二哥了。

萬壽伯：我看你嘛好不到哪裡去。（矛頭又指向志昌）

志昌：連我嘛有代誌，哎呀！這年頭好人難做啊！早知如此就不要開口了。（暗自在抱怨）

萬壽伯：你不要在那裡嘮哩咕嚕地說什麼五四三的，你倒說說看你那畝甘蔗田長得怎樣了？

志昌：別提了，那些甘蔗能長得怎樣呢？阿爸！您也不是不知道，當初農地重劃的時候，偏偏把我那塊田劃作旱田，

好端端的隔一條產業道路而已，對面水龍叔他家那塊田就變成水田，害我除了只能種甘蔗外，還是種甘蔗。但是

自從糖廠關閉後，我們村裡就沒幾口想再種甘蔗了，種甘蔗沒出息啦！

萬壽伯：騙肖吧！你種別的就有的出息，我看你是種葫瓜嘛會生茶瓜啦！莫怪沒人敢嫁給你。

志昌：阿爸！好壞我也是您的呀！人家說「老鼠生的兒子會打洞」，啊您要把我生成這個樣子，那我有什麼辦法。（一

臉委曲）

萬壽伯：猴死困仔！猴死困仔！竟敢罵你阿爸是老鼠，真是氣死我了，氣死我了。（氣得滿臉通紅）

志昌：阿爸我怎麼敢說您是老鼠，那我不就是成了老鼠困。（設法圓場）我是說阿爸您真會生，把我生得那麼英俊瀟灑，

是我不甩吧！啊不然足足有一牛車的查某在追我呢！

萬壽伯：騙肖吧！你以為你像阿爸少年的時候那麼「漂」啊！你也不照照鏡子自己看看。（露出得意的神色）

志昌：是是是！啊說到「漂」阿爸您最「漂」，您的兒子我還沒有您那麼「漂」。（豎起大拇指）

萬壽伯：你這樣說還差不多。要比帥，你還差得遠吧！

英 男：好啦！阿爸你們兩個都有夠「漂／」可不就得了，幹嘛比來比去的。近來時機壞壞，種什麼還不都一樣，阿爸！您也別和阿昌鬥嘴皮子了。

國 雄：是啊！老二說得對，阿爸！您老人家息息怒，可別氣壞了。（隨後舉起茶杯）來來來，阿爸！大家喝喝茶，消消火氣。

△此時進添滿懷喜色地自大門走進大廳裡，兩手還捧著一大把紅潤的荔枝。

進 添：（喜形於色）阿爸！大哥，二哥還有三哥你們都在家呀！真是太好了。

萬壽伯：是啊！阿添，你回來啦！坐坐坐，一起來喝茶。

△進添點頭示意。

國 雄：阿添啊！看你高興的樣子，手裡又抓著一大把荔枝，是不是你那園子的荔枝熟了？

進 添：（掩不了欣喜的臉色）是啊！是啊！來來，先嚐嚐看我種的荔枝好不好吃，這是早上我巡園的時候，從園子裡摘回來的，大家請指教指教。

△進添拿著荔枝分送給廳裡的人品嚐。

萬壽伯：嗯！阿添，這荔枝還真甜，肉多汁甜的，而且吃起來嫩綿綿的，雖然我無牙無牙，但好吃，真好吃！

進 添：阿爸！我就知道您喜歡吃，慢慢吃，可別噎著了，園子裡還多的是，今年可真是大豐收呀！

國 雄：阿添，你真行，我們這幾個兄弟就屬你最高竿，讀個大學回來，不一樣就是不一樣。（稱讚）

志 昌：就是說嘛！老四真有你的，事業蒸蒸日上，而且還入了一家食品加工公司的股份，若是以後你發達了可別忘了互相互相關照我們這些兄弟。

進 添：（客氣地）沒有啦！大哥和三哥你們也別把我說得那麼好，其實只要多下點功夫，注意品種的選擇，再多吸收外來的資訊，就能長出那麼好吃的荔枝來了呀！

英 男：阿添，是你謙虛啦！像你二哥我，養豬也是養得很有心得呀！怎麼我的豬仔就瘦得像猴仔一樣，那裡還像是豬。

△英男的一番話引得大廳裡的人哄堂大笑。

△笑聲猶留在耳之際，眼見三叔公手持著拐杖，自大門緩緩走了進來。

三叔公：（脚一踏進門便說）今天是什麼好日子呀！怎麼你們四個兄弟都聚在一起。（順便向萬壽伯問個好）

國 雄：三叔！今天怎麼有空來，請這邊坐。（國雄起身，讓個位子給三叔公坐）

進 添：三叔！來嚐嚐看我這荔枝甜不甜，我知道您吃東西最在行了，請給我批評指教一下。

△折了一把荔枝給三叔公品嚐。

三叔公：這個阿添最瞭解我了，談到這個吃呀！不是我在臭蓋的也！我們全村沒有一個人像我那麼有夠品味的了。（自吹

自播) 免客氣，免客氣，我對吃是不會客氣的，我自個來就好。

△三叔公一邊剝荔枝吃，一邊讚歎著，直說好吃。

三叔公：嗯！阿添，這荔枝好！這荔枝好！（豎起了大姆指直說好）

志 昌：阿添，像三叔對吃那麼挑剔的人都說好了，可見你的荔枝的確不同凡響。

三叔公：死困仔，說那什麼鬼話，竟然說我挑剔，啊你實在有夠膽大包天的。

國 雄：三叔！阿昌是說您最懂得吃了，沒有別的意思。

進 添：對啦！能夠讓三叔您稱讚，我實在很高興，三叔，再多吃點。

三叔公：哼！我就知道你們兄弟都是同一個鼻孔出氣的，今天吃了阿添的荔枝，就饒了那個死困仔。

△另一方面，只見英男急著離開似的。

英 男：（慌張地）阿爸！三叔！我還有事，必須出去一下，你們慢慢聊，我先走了。

萬壽伯：英男，你有什麼代誌那麼急？

英 男：沒有啦！和幾個朋友約好了，談些事情，若是遲到不好意思啦！（說完便由大門出）

三叔公：這個死困仔，我然不知，他這會又要出去「游泳」了，還真是準時。

志 昌：游泳？（疑惑）

三叔公：啊這個你有夠土吧！就是三缺一啦！

志 昌：哦！（恍然大悟）三叔！您也不講明一點，原來二哥又要去「方城之戰」囉！

國 雄：三叔！您真厲害，什麼事都瞞不過您。

三叔公：那還用說。

萬壽伯：英男這死困仔，就是不學好，成天不是去賭博就是玩什麼六合彩，真是氣死我了。

進 添：二哥偶爾玩一玩，輸贏不會太大，那就沒關係了，您也不要太在意。

三叔公：嘿！英男這死困仔，自從上次我在阿勇家看到他在打牌，掀他的桌子後，他每次一見到我就好像見到鬼一樣，

一溜煙就跑掉。

志 昌：這叫作老鼠遇到貓，嚇就嚇破膽了。（做出一副滑稽的表情）

三叔公：猴死困仔，你還真會說話，又把你三叔說成是一隻貓了。

△志昌和三叔公的對話惹得廳裡的人又捧腹大笑。

萬壽伯：對了，我說老三呀！今天是什麼風把你吹來，有什麼代誌哈？

三叔公：喔！真是的，願著和你們說笑，差點忘了今天來這裡是要幹啥了。

國 雄：三叔！是不是您們家那頭豬母要生小豬仔了？

三叔公：不是的啦！那有這麼快，要生，也要選個黃道吉日才讓牠生。不是這件事啦！是……  
進 添：那麼我知道了，三叔！您先別說哦！讓我猜猜看對不對。是阿吉仔的鷄場忙不過來，需要人幫忙是不是？因為這幾天我看他忙得像什麼似的，要是欠人手，儘管說沒關係，我們可以過去幫忙。

三叔公：沒有啦！我們家阿吉仔養得那些鷄好得很，是很忙沒錯，但不是這問題。

志 昌：啊（似乎想到什麼）三叔！我知道了，是您家的母牛阿花又在叫春了，對不對？哈哈！

三叔公：（蹦著臉）呸呸！你以為我家在開動物園啊！都三、四十歲了，沒說過一次正經話。

志 昌：本來就是嘛。

三叔公：你還說，當心我打得你滿地找牙。

△三叔公舉起拐杖作欲打狀，志昌則趕緊搗著嘴巴，深怕三叔公真的打過來，大廳的人見狀直笑著。

三叔公：不跟你們這些死困仔鬧了，講正經的啦！我是昨天聽糖廠的李課長說，這幾天就要把糖廠裡的機器拆卸下來了，準備運到總廠去。

國 雄：（詫異卻不感意外）這麼快呀！真的是連復工的機會也沒有囉！

三叔公：是啊！自從糖廠停機後，住在會社的人一個個地搬走了，不是被調到其他的糖廠去，就是辭職不幹了，那地方現在看起來真像廢墟一樣。

國 雄：就是說呀！我們村子和會社合起來，總共也不過百來戶人家，現在搬的搬，走的走，那還像是一個村子。

萬壽伯：我也是這麼認為，我們這個村子全靠這糖廠才打出一點名氣的，現在可好了，糖廠倒了，我看咱們村子以後要沒落了。（嘆了一口氣）哎！

進 添：阿爸！您也用不著那麼悲觀，我想事情不會那麼糟的。

萬壽伯：你不知道啊！阿爸自少年就陪著這座糖廠長大的，糖廠對我來講，就好像換帖兄弟一樣，是有感情吔啊！咱們村裡大半的人也都是依靠糖廠過活的，現在糖廠說關就關，這下子叫那賺吃的人怎麼辦。阿添啊！你太少年了，是不會理解的。（說了說眼眶不禁紅了一圈）

志 昌：（憤憤不平）就是說嘛！這實在太沒道理了，簡直就是沒天良。（恨恨地抱怨）你們來評評理，我那畝甘蔗田又不能種出其他的東西來，偏偏又碰上糖廠關門大吉，現在可好了，我那些甘蔗還那有人要，真是衰尾。

進 添：（微笑地安慰）三哥，就算我們這個糖廠不榨糖了，還有其他的廠在生產呀！你那些甘蔗糖廠還是會照收的。

志 昌：就算有人要好了，那也不可能有好價錢了。

萬壽伯：阿昌，你就少說兩句，多說也於事無補。（感嘆地回想）想當初，在二、三十年前，種甘蔗的人是多麼神氣，我們台灣就是靠賣蔗糖起家的，那時候真風光。（想到快樂處不禁滿足地笑著）

三叔公：現在沒有以前那麼好玩了，風水輪流轉，你們看，糖廠是越來越「不務正業」了，（嘲諷且無奈的口吻）我本來

是不曉得的，也是李課長告訴我的，說什麼台糖現在在養豬啦！哎喲！真是笑掉我的假牙了，太離譜，太離譜了。（搖搖頭）還有，還有說什麼也將要種蘭花、養蜜蜂和賣貢丸啦！有夠起瘋吧！說沒這樣做，台糖會支持不住。還有更笑虧的，說這是朝向多目標的綜合經營，反正我是鴨子聽雷，有聽沒有懂。

志昌：（更加諷刺）我看呀！這個「台灣糖業公司」應該改名為「台灣綜合雜貨店」了。

進添：三哥，你也不要說得這麼難聽，糖廠也有糖廠的苦衷啊！現在國際間那些開發中的國家，糖價賣得低廉，我們的糖賣不出去，糖廠因此虧了不少錢，如果不這麼變通的話，我看你那些甘蔗可真的沒人要了。

志昌：我不管糖廠虧不虧本啦！只要我那些甘蔗能賣個好價錢就好了。

△三叔公倚著拐杖，站了起來。

三叔公：我不跟你們這些猴死困仔瞎扯了，我要趕緊回家看看我們家的阿花是不是真的在叫春了。

國雄：（起身迎送）三叔，走路小心點，有空常來坐坐。

三叔公：會啦！會啦！我難道老到連走路也會摔跤嗎？用得著你提醒。

△三叔公正要走出大門，大嫂恰從東房門端著水果盤走進大廳，與三叔公照面。

大嫂：三叔公，什麼時候來的，這麼快就要回去啦！

三叔公：是啊！我坐了有一會兒了，現在我可得趕快回去看看我們家的阿花。

大嫂：不多坐一會兒？

三叔公：不了，妳忙妳的，我走了。

大嫂：三叔公您慢走。

△三叔公持著拐杖，緩緩步出大門。

△大嫂端著水果盤放在茶几上。

大嫂：（和藹）大家吃點水果。

進添：謝謝大嫂，大嫂妳也坐嘛！也嚐嚐我種的荔枝。

大嫂：小叔，我待會兒再吃，現在我可要到廚房準備午飯。阿爸，你們慢慢用。

△大嫂由東房門出。

△大廳的人繼續談論著。

萬壽伯：阿雄，你兒子世良不是放暑假回來了嗎？怎麼沒看到他的人影？（感到奇怪）

國雄：阿爸！您煞不知，世良一大清早起來，就出去找阿港師的孫女阿慧了，怎麼可能安份地待在家裡頭！

萬壽伯：（會意的一笑）喔！說的也是，世良和阿慧這兩個困仔，自細漢就要好的很，我煞給忘了。

進添：大哥，世良跟阿慧他們倆可真是郎才女貌呀！可說是天上的一對，地設的一雙。大哥，你的福氣真好。



國雄：（滿意的笑容）啊那是他們少年人的事，他們愛怎麼樣就怎麼樣，我們做人父母的也管不著。

萬壽伯：說真的，世良這困仔還真不錯，能吃苦，肯上進，將來一定有出息。

進添：是啊！難得他還對農業的事情有興趣，現在這樣的年輕人已不多了，大部分的年輕人寧可選擇往工商業去發展，也不願從事農業。

志昌：這次真的不是我愛講啦！當初我叫世良不要選擇農的，他偏不聽，說他生長在農村，對農業有深厚的興趣。我就告訴他呀！你三叔我是因為沒學什麼功夫才在庄腳種田，啊他現在有大學唸，卻還是要栽進來。像俊賢，他就比較會打算，去唸商的，哎呀！讀農的現在那會有好頭路。

萬壽伯：（斥責）你嘴巴給我塞著，鷄龜仔膨風（汽球脹氣）啊不怕破掉，後擺你再黑白講，當心我修理你。

志昌：我又沒有說錯，幹嘛發那麼大牌氣。（糊里糊塗又挨了一頓罵）

萬壽伯：騙肖吧！讀農的哪會沒出路，我看只有你檢角啦！（沒出息）

進添：三哥，阿爸說得對，學農的，只要肯努力，同樣會有出息的。

萬壽伯：騙我卡多，你只會出啼松（說廢話），（指著志昌）像阿添，不也是讀農的，現在過得也不差，阿昌啊！你做人家阿兄的，也不好反省，只會放馬後炮。

志昌：（表情不悅）好好！算我被鬼親到，卡衰啦！我看我再不到我那畝甘蔗園巡一巡，又要被人笑說吃飽飽，歸日出七淘（終日無所事事）。

國雄：阿昌，快別這麼說了，阿爸他只是隨便講講，你不要跟阿爸賭氣了。

志昌：不管啦！算我卡鷄婆啦！好心被雷親。

△志昌皺著臉，一逕跨出大門，往田裡的方向走去。

萬壽伯：阿雄，你老三就是這副德性，說他幾句他就不高興，你別管他啦！

進添：阿爸！其實三哥的個性您也是知道的，就不要老是說他的不是了。

萬壽伯：這我當然明白，但他就是自私了點，凡是總先想到自己，也不替別人想想。

△萬壽伯說完便喝了一口茶。

△而阿港師、世良及昭慧則從大門緩緩步了進來，昭慧扶著阿港師。

萬壽伯：（連忙欠起身子，向前迎接阿港師）老大哥！難得，難得，今天怎麼有空大駕光臨，小弟我受寵若驚，一時不知如何是好呀！

國雄：（招呼者）阿港師！

阿港師：（向大家點點頭，也問候萬壽伯）怎麼啦！小老弟，我沒事就不能來走走呀！

萬壽伯：不是，不是的（連忙澄清），老大哥，你知道我不是這個意思，偏偏要給我漏氣。

阿港師：都幾十年的老厝邊了，還跟我來這套。  
進 添：阿港師，這邊坐。

△阿港師嘴裡叨著一支黑色的老煙斗，樣式是很古很古的那種。

△世良站在國雄旁邊，昭慧則站在阿港師旁。

萬壽伯：老大哥，今日是什麼風把你吹來呀！與你的孫女阿慧一塊兒來。

阿港師：（取下煙斗）還說呢，啊不知道是誰家的囡仔，一大清早天剛亮，就衝衝碰碰地跑到我們家來，問我們家的阿慧在不在啦！

△世良聽了之後只覺得滿臉通紅，手足無措。

昭 慧：（雙手放在阿港師身上，作撒嬌狀）阿公，人家世良難得回來嘛！

阿港師：（故意學著昭慧的語氣）人家世良難得回來嘛！我的鷄母皮擺落在地上了。我又沒有說是誰家的囡仔，她就護起你們世良起來了，你們來瞧瞧，我這查某孫還沒過門，胳膊就已經向外彎了，連我這個阿公也比不上一個少年家，這不是「吃碗內，洗碗外」嘛！

昭 慧：（翹著嘴）阿公，不跟您好了，每次都當著外人笑人家，哼！

阿港師：說不跟我好就不跟我好，那麼現實，那妳去跟妳的世良好算了。

昭 慧：阿公，您最討厭了。（故作生氣狀）

國 雄：阿港師，你攔按呢取笑他們少年的，我看阮世良的面要比猴仙仔的屁股卡紅囉！（笑笑的指著世良）

阿港師：是啊！是啊！我看我攔再講下去，阮阿慧可真的不認我這阿公了。

△大廳的人相視而笑。世良的表情害羞且有點窘狀，而昭慧的嘴翹得好像可吊起三斤豬肉似的。

萬壽伯：好了，有夠了，咱們別再笑他倆人了。（話題一轉，便問世良）對了，世良，你在地讀冊，久久啊才回家一趟，

你倒告訴阿公，你在學校攏讀些什麼，說來聞香聞香一下。

世 良：阿公，講到學問，您最蓋博。

萬壽伯：大家攏嘛這樣說，真歹勢。（不好意思）

世 良：我在學校是讀農業經濟的，說穿了也沒什麼。

萬壽伯：喔！是這樣子的呀！（不懂裝懂）啊讀這個不錯，讀這個不錯。

阿港師：小老弟呀！啊你知不知那是在讀什麼的，直說不錯不錯。

萬壽伯：不知影啊！

阿港師：啊不知影，你也在跟人家說不錯，你少在那裡爾博假博了，真漏氣。

萬壽伯：我就感覺這個系名不錯呀！管他在裡面歐達瑪填屎，反正我也聽喚！

國 雄：阿爸！嚙彩你孫子亡樂（誇讚）你最蓋博，現在沒二下子囉！

萬壽伯：說那什麼話，好像你阿爸只會招搖撞騙似的。

世 良：阿公，您若不懂我就說給您懂。現在我們國家很缺乏學有專精的農業人才，以前政府曾提倡「八萬農業大軍」的構想，但到現在真正的農業大軍還沒到達這個數目呢！而我學的是農經，希望以後能派上用場。

萬壽伯：乖孫吧！剛才你說一大堆，啊到底農經是什麼的？

世 良：農經，簡單的說就是農產品的生產、運銷與消費的情形。這件事說來容易，做起來難哦！

進 添：世良說得沒錯，我對這方面也略知一二。現今台灣就是這個運銷制度沒做好，以致農民時常遭到中間商的剝削。

世 良：其實這些大盤、小盤及零售的菜販們也要生存啊！有時也談不上剝削這兩個字。只是有時候產地一遇到颱風或旱災這些天然災害時，這些中間商便趁機哄抬市價，任意提高售價，但產地的農民們在中間商的打壓下，還是只能賤價賣出，以致生活毫無保障可言，這才叫做真正的「剝削」。

進 添：所以啊！根本的因素要從制度著手，制度上軌道之後，農民才有保障可言。

世 良：我也無意批評台灣的農業，實在是因為台灣的人太多，地太少了，相對的，農產品的成本就提高了，政府的措施做得再好，也只能頭痛治頭，腳痛醫腳了。

進 添：除了我剛才說的從制度著手外，另外一定要提升農民的知識水準，這樣才不致於有一窩蜂的狀況發生，以往就是因為農民認為農產品有利可圖，也不考慮市場狀況，便一窩蜂地跟人家栽種養殖，到頭來虧了本不說，有時還將過剩的農產品丟入河川或亂棄置而造成污染，這就是沒有動腦筋的後果，不僅害了自己也不利於別人。

世 良：小叔說得對，所以阿爸啊！您也要提高您的水準囉！（向國雄調侃）否則就落伍了。

國 雄：兒子，依你這樣說，你阿爸以前就真嚙水準是不是？

萬壽伯：阿雄，你兒子說得有影啦！後擺咱們要提高水準，這樣卡有氣質啦！

阿港師：依你？（看看萬壽伯）你也想要有氣質，啊！留一點給人家探聽啦！免給人家笑破嘴。（勸萬壽伯省省吧）

萬壽伯：：騙肖吧！要比這個氣質和學問啊！我是不輸他少年的喲！你不要狗眼看人低。（回敬阿港師）

阿港師：啊你喲！我煞不知，土公仔（莽夫）一個，都七老八老了，還跟人家講氣質，少丟人現眼囉！

萬壽伯：老大哥呀！這你就不懂了，別讓他們這些少年的看咱老的不中用，你沒有聽人家講說：「老雖老，還可以嚼土

豆」嗎？多少也給自己留一點面子。

阿港師：小老弟，啊你這樣說有理，想不到你這個土公仔還會有氣質，好像真的吧！

萬壽伯：到現在你卡知！（神氣）

世 良：就是說嘛！阮阿公不僅有學問還兼有氣質而且還有水準，假如我們田庄的人都像阿公這樣，那麼大家都變成了「庄腳紳士」了，阿公，您說是不是？

萬壽伯：有影，阮乖孫世良他說的這句話我喜歡聽，嗯！「庄脚紳士」，聽起來好像不錯的樣子。

國雄：阿爸，無底看也！你的孫子、我的兒子——世良，把你取這個「庄脚紳士」的外號，啊我們這一家不就成為「紳士之家」了。

進添：好一個「紳士之家」，我要振興咱們台灣的農業，非得從我們這一家著手不可了。

世良：好！（肯定的語氣）就從我們這一家開始。

阿港師：不錯！不錯！真有骨氣，我精神上給你們鼓勵。

萬壽伯：老大哥，哈款？這個是我的兒子（指著國雄與進添），這個是我的孫子（比著世良），不錯哦！

阿港師：我知道他們是你的兒子和孫子啦！這還用的著你提醒我，剛才才樂（稱讚）你們一下而已，看你的尾椎翹得比天還高。

萬壽伯：歹勢啦！

△廳裡的人此時正高興的談論。

昭慧：可是現代的人總是認為作農的不會有出息，最重要的是沒有「錢」途。

世良：所以說我們要改正這個觀念呀！我相信只要肯努力，對自己有信心，從事任何行業都能出頭天的，所謂「行行出狀元」。

國雄：（滿意的笑容）世良，你說的這句話你阿爸我最願意聽，人說「有其父必有其子」，阮世良以後要做狀元，那我不就是狀元爸了，太好了！太好了！我不知影養個兒子還那麼好賺。（說完使用手拍了世良一下，然後又笑咪咪的）

世良：阿爸，您生我這個兒子是不會讓您蝕本的。

阿港師：國雄，你兒子講得有理，有一個查甫子以後還會多一個媳婦，那麼好玩的事，當然穩賺不賠囉！（轉頭看一看

昭慧，暗示著）只不過不知影那家的查某囡仔有這份福氣。

昭慧：（瞪著眼）阿公！您是我見過就惹人厭的人也！有事沒事只會拿人家窮開心。

△昭慧又翹著嘴，大家看了由不得又笑了出來。

阿港師：大家來做個公道人，我這個老人家也沒有指名道姓，而我這個查某孫急得好像在下一么疍也！（急嫁人）

萬壽伯：老大哥呀！我就就這麼決定，你們家的阿慧若是急著想找頭家，不嫌棄的話，依你看，找阮厝的世良按怎（怎麼樣）？

阿港師：好好好！你們家世良品種好，（說溜嘴）喔！不是不是！是人品好，（忙著解釋）要是和阮厝的阿慧交配：哦！慘了，又講錯了，（一手握著嘴，一手故意輕打自己一個耳光）我是說讓他們結婚啦！生出來的囡仔仔一定是特級的品種。

△聽了萬壽伯與阿港師的談話後，世良早已滿臉紅脹，不知所措。而昭慧也害羞的偷瞄世良的表情並用手捶打阿港師。

進 添：阿爸、阿港師，莫怪我沒事先提醒你們哦！別再開他們兩個少年人的玩笑了，否則待會兒他們要是認真起來，先來個六親不認，再來個「大義滅親」殺得我們片甲不留，那我們就慘了。

國 雄：有影就對，現在的少年人血氣卡旺，動不動就來個大車拼，嘿！我還沒抱到孫子吧！不想那麼早夭壽。（笑了笑）

世 良：阿爸！小叔，你們扯到那裡去了，什麼交配，什麼生孩子的。

昭 慧：就是嘛！又不是在配種豬，還談品種。阿公！你們只會欺負我們年輕人。（雙手交叉抱在胸前，頭則撇向側方）

阿港師：現在可好了，看他們小倆口一搭一唱的，完了，我們阿慧現在是人家的了。

萬壽伯：老大哥，這你免鬱卒，你家的阿慧來到阮厝，阮一定給她吃得飽飽，生一堆子。哈哈！

進 添：阿爸，說到生囡仔，倒使我想起來，現在的農業生產就好比生囡仔一樣。

萬壽伯：（不解）喔！種田跟生囡仔有關係啊！這學問可就大了，不簡單，不簡單，是不是我們種田的，生的囡仔品種

卡好？

進 添：不是啦！阿爸，這您有所不知。現代的人生囡仔是重質不重量，當然我們從事農業生產也要質量兼顧，不過品質更為重要。

萬壽伯：有影哦？連生囡仔也要品質管制呀！

阿港師：（忍不住笑了出來）我說你這個「庄脚紳士」啊！減講幾句卡不會漏氣。不過我看你家出產的品質倒是不错，真猴！你還真會生。

萬壽伯：講哈肖話，我生的品種當然好囉！

世 良：阿公！你真會唬爛（胡扯）也！小叔是說我們的農業一定要走向「精緻農業」的方向才有發展，而你們又扯到生囡仔的事情上去了。

進 添：對！唯有走向「精緻農業」這條路，才能提升我們農業的水準，才能在國際間站得住腳。不過這非得靠世良你們這些學有專精的農業青年不可。

世 良：（謙虛）哪裡，哪裡，光是靠咱們這幾個人是不夠的，還得靠全民的共識及政府有完善的農業政策配合才行。

進 添：說到農業政策，又使我想起來了。（感嘆）這回我倒覺得咱們政府也有夠可憐！

國 雄：（迷惑）政府會可憐？若是政府可憐的話，咱們這些老百姓不都變成一級貧戶了。

萬壽伯：是啊！政府那麼有錢，怎麼會可憐。我經常在電視上聽到咱們政府在外國有很多錢，啊還去救濟一些落後的國家。（越想越不對）駛伊娘吧！放著那麼多錢不花在國內偏偏裝濶氣，說去救助那些瘦吃（貧窮）國家啦！

進 添：阿爸！您剛才講的是「外匯」，沒錯，咱們的外匯的確很多，在世界上是數一數二的，可是這些錢不能亂用的，

這些錢是要在國際間流通的。而我們現在發達了，當然不能背叛朋友道義，而要去援助那些待開發的國家囉！

萬壽伯：騙肖吧！那有人有錢不能花的，偏偏要放著讓它生菇（發霉）。

世良：阿公！您這個觀念錯誤哦！做一個「庄脚紳士」是不能有這種錯誤概念的。現在咱們政府每年要貼補在農業上動輒就上億元，這是許多人不知道的。

國雄：那麼多呀！好端端的幹嘛補貼。

世良：阿爸，這是為了使產銷均衡呀！不僅使農民收入卡安定，也讓消費者能買到卡便宜的產品。

國雄：啊不過賠本的生意沒人做呀！政府用不著去做阿土吧！

世良：其實每個國家對農業都有一定的補助金額，只是比率多寡罷了。

進添：嗯！尤其在咱們台灣，地狹人稠，農業成本提高，政府的這個措施是必要的。

△阿港師聽了之後大為激賞，放下煙斗，双手拍掌叫好。

阿港師：（點頭稱讚）書讀的多不一樣就是不一樣。現在我都不敢在他們少年的面前說：「我吃過的塩比你吃過的米多了，怕漏氣啦！喂！」庄脚紳士」（告訴萬壽伯）啊你如果要當紳士，以後就卡靜吧！不要亂吹雞龜（吹牛）。

了，怕漏氣啦！喂！「庄脚紳士」（告訴萬壽伯）啊你如果要當紳士，以後就卡靜吧！不要亂吹雞龜（吹牛）。

△萬壽伯不好意思的笑笑，大家也笑了。

△不久只見俊賢從大門踱步走進來，手插口袋，頭低著，似乎有心事。

△俊賢向大家問好，廳裡的人也回禮。

國雄：俊賢，你回來了呀！來這邊坐坐。

俊賢：不了，大伯，我回家找我媽。（語氣很沮喪）

進添：（似乎察覺到）俊賢，你是不是有什麼心事是不是，說出來小叔說不定能替你解決。

俊賢：小叔，沒什麼事啦！只是心情不好而已。

世良：俊賢，心情不好就是要說出來呀！不然悶在心裡會更難受。

俊賢：真的沒什麼要緊的，是阮厝的一件小事，說出來也不見得能解決，只是讓人家笑話而已。（想了想又說）好吧！

是有關我阿爸的事情，我剛才經過店仔頭（雜貨店），無意間聽到濶嘴婦與大姨婆在那兒談我阿爸的事，我聽不

很清楚，可能是有關錢的事。

萬壽伯：哎！你阿爸啊！真是敗家仔，有一天真的會「拖屎連」，俊賢，你就不要像你阿爸一樣。

俊賢：（不悅且無奈）阿公！不會啦！我想進去問我阿母，看她知不知道一些事。

△俊賢滿臉愁容走進西房門。

△萬壽伯以斥責的口吻責備英男的不是，多少帶有恨鐵不成鋼的語氣

△不一刻的時間，只見李課長手提著公事包，溫和地來到萬壽伯家裡，且向廳裡的人問好。

萬壽伯：李課長，稀客！稀客！裡面坐。

△萬壽伯及國雄起身迎客。

李課長：謝謝！謝謝！（客氣）

△李課長將公事包置於椅子旁。

國雄：李課長，聽說糖廠有部分機組要拆下來了，是不是有這回事啊！

李課長：嗯！（沈重）是啊！我今天就是為著這件事來的。

國雄：是不是需要我們這三工（幫忙）。

李課長：不是！不是！這是我們糖廠自己的事，公司當然會請工人來的。

萬壽伯：哎呀！好好的，一個糖廠，如今卻遭到拆廠的命運，真是「晚節不保」啊！

阿港師：小老弟啊！相當咱們自困仔的時代就住糖廠邊，吃糖廠的，用糖廠的，穿糖廠的，如今咱們老了，看到糖廠也

即將被關閉，心裡真有點捨不得，這樣不甘不甘的。（摸摸自己的胸口）

李課長：阿港師，我能體會你們現在的心情，我也是糖廠的員工，感受特別深刻。其實我當然不願意看到糖廠就此關閉，

可是為了現實考量，我也無能為力呀！（莫可奈何）

國雄：真的生米煮成熟飯，沒有挽回的餘地了嗎？

李課長：我想，大致已成定局了。本來糖廠是可以免除關閉的噩運的，誰叫我們不爭氣，外在的因素及內部意見的分歧，

我們也只好認了。

進添：那麼李課長你日後有何打算呢？

李課長：咱們是吃公家頭路的，有時連自己的命運自己都無法掌握。我還好，沒有面臨裁員的命運，上級說要調我回總

廠，可是說實在的，我真不願離開這裡，不願離開你們這些老朋友。

國雄：阮當然也捨不得你離開，你在這裡的時候，時常給阮逗三工，幫阮爭取福利，阮攏嘛真感激你，真是努力！努

力！（感謝的意思）

李課長：也沒什麼，大家朋友一場，我不為你們為誰呢！

國雄：不過：（神情落寞）只不過糖廠這麼一拆，也把阮村子的命根拆走了。

李課長：（無奈）這我也知道，糖廠沒了，會社的人走了，這村子可能也會跟著沒落了。

國雄：我就是擔心會這樣，可是你也說過已無法再挽回，再說也沒有用了。

李課長：話是沒有錯，但我們也不能讓糖廠任由它荒廢。可能要用做其他用途，種花或是養些什麼的，總之是要「物盡

其用、地盡其利」的。

進添：（笑著說）剛才我三叔才說糖廠現在正「不務正業」呢！

李課長：喔！是嗎？那還好，沒被說成是「無業游民」。

國雄：阮老三他還在煩惱糖廠關了後，沒人要收購他的甘蔗呢！

李課長：不會的，這他大可放心，我們只是關了這個廠，其他糖廠照常運作，叫志昌兄不用擔心。

進添：我也是這麼告訴我三哥的，可是他老半信半疑，放不下心。

萬壽伯：（搖搖頭）誰叫他是出了名的小氣，怕血本無歸，我煞不知他的個性。

李課長：我就是看大家人心惶惶的，所以才來向大家解釋清楚，希望大家能瞭解。

萬壽伯：原來是這樣的，那可要感謝李課長你了，努力！給你添麻煩。

李課長：那裡的話，這樣說就太見外了。糖廠一關，我也很難過，後擺就無法常和你們這些老友喝茶聊天了。

進添：有空的話，歡迎你常來坐坐。

李課長：一定！一定！

△李課長起身，拿起公事包，欲告辭萬壽伯一班人。

李課長：打擾那麼久，也該走了，各位，我不會忘記你們的，有空我一定常回來。

萬壽伯：（懇請）努力！努力！有閒再來逗相找吧！

△萬壽伯送李課長出大門。

△李課長做了揮別的手勢，從大門走出。

國雄：（感嘆）哎！李課長這麼一走，咱們村子也不知影多少人會跟著走。

世良：阿爸！（勸慰）您別再嘆氣了。

昭慧：是啊！阿伯！阿伯，您用不著嘆氣，不管別人怎樣，至少阮是不會走的。

阿港師：嗯！好嚕嚕！衝啥要走，就算翹了，棺材也要埋在這裡。

國雄：話是有影啦！就怕那些少年人在庄腳蹲不住。

進添：這一點倒值得擔心，現今許多少年人老愛往都市裡跑，咱們庄腳攏嘛只賸下一些老人及小孩了。

萬壽伯：時代不同了，叫少年人種田他們怎麼肯，一年透冬辛辛苦苦，賺沒兩針錢。

△大廳的人似乎在思索這大時代變遷的問題。

△萬壽伯坐在安樂椅上頂著他那凸出而好笑的肚子，前後搖動著；阿港師則清清他那老舊的煙斗，其他的人有的喝

著茶，有的陷入一片沈思。四周一片靜寂，出奇的安靜。

△突然鈴！鈴！鈴！的電話聲將大家驚醒，而回到現實的世界。

△進添走近電話旁，拿起了聽筒。

進添：喂！你好，請問找誰？：是，是的：要找我二哥呀！他不在吧！請問有什麼事情：什麼：欠錢，討債：他欠你



們一屁股債……(緊張、疑惑)怎麼會呢?怎麼會這樣呢?……你沒搞錯吧!喂!喂!請你再說清楚點……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衆人的眼神全注視著那只電話筒，大廳的氣氛霎時令人窒息

幕急落

## 第二幕

幕啟

△萬壽伯以舒服的姿勢斜倚在安樂椅上，那佈滿風霜的臉沒有什麼表情。

△國雄與大嫂坐在大廳的左側；英男及二嫂則坐在右側，世良站在國雄旁；俊賢站在英男旁。

△已經連做了兩天的颱風了，屋外下著滂沱大雨，似乎沒有停的意味，偶有打雷的聲音隆隆作響，閃電的光透過大門而落在大廳裡。

萬壽伯：(面色慘澹)阿雄啊!我看這風颳天，雨再落個不停，你溪底的那畦水田會被雨水浸到發芽，發芽的稻子沒人愛，你看該怎麼辦?

國雄：(著急)是啊!我現在也是煩惱得要死，雨落那麼大，又沒辦法到田裡看看，沒心臟病也會急出心臟病來的。

世良：阿爸!你不要太過擔心，現在著急也沒路用，等雨卡小後，我再陪您到田中看一看。

大嫂：你兒子說的對，(安慰著)看開一點，這種事咱們也不是沒碰過，天公會保祐咱們的。

國雄：(一臉無奈)要叫我如何看得開呢?已經兩年收成不好了，本以為今年不會再那麼衰了，誰知道，天公伯啊哈愛把你衝迪(惡作劇)，真是「厝頂破一坑，偏偏遇到風颳雨」。

大嫂：沒關係啦!(慈祥)還好你在農會還有個差，不然單單靠種田是沒辦法生活的，邁澹志(不要失志)，明年攔再來。

二嫂：對嘛!(有點幸災樂禍)大伯，又不是只有你們一家做大水，那些田地位在溪底旁的人家沒有一家死沒去，啊!看開一點有好沒壞啦!

國雄：(激動地站了起來)咱們種田人的命就卡賤，完全靠天公伯的目色，天公伯啊若高興，你就吃卡飽；要是發起脾氣，連樹皮也沒得啃。

大嫂：好了!好了!別再說了。(走到神明桌前揖手作拜)這或許是天意吧!

國雄：(怒氣)什麼天意，咱們已經是「有毛的吃到棕葉，沒毛的吃到石頭」了，再這樣下去，就快要餓死了，還什

麼天意。

二 嫂：哎喲！大伯，幹嘛動不動就發那麼大的脾氣，是會折壽的吔。像阮養豬多好，也不用煩惱牠長不大，管他的天公伯啊反面無情，只要每天餵飼料給那些豬仔吃就行了。我看呀！大伯你就改行算了，也來跟我們養豬。

萬壽伯：騙肖吔！（指著二嫂）我就不信你們那些豬能賣多好的價錢，老是愛說那些風涼話。

二 嫂：阿爸！您說這樣就錯了，我也是一番好意，您看大伯他們，連續兩三年收成不好，我這個做人弟媳的看在眼里也不忍心呀！

萬壽伯：看不出，妳什麼時候變得那麼好心了。（略帶諷刺）

二 嫂：喔！難道以前我的心肝就不好嗎？我本來就很關心咱們這個家庭的嘛！

萬壽伯：妳只要好好管管妳厄，別叫伊整天在外頭游手好閒，多做點正經事，那就很萬幸了。

大 嫂：阿妹！（做和事佬）阿爸他沒有別的意思，妳不要太在意。

二 嫂：（受委曲似的）我是不會在意的啦！誰叫我有個不長進的厄，才會讓人家看不現（瞧不起）。

英 男：（不服氣）妳敢說妳伯我不長進，騙人卡多，妳在水面（臭美）吔！妳就好到那裡去。

二 嫂：沒天良的，你歸日只和外頭賭博，連家裡米坑有沒有米你攏不知影啊！你還敢說你祖媽我。

英 男：誰說我在賭博，妳伯我是在應酬，妳們查某人懂個屁。（不屑）

二 嫂：衝啥？你以為卡大聲你祖媽我就在怕你不是，賭博說應酬，應到最後欠人家一屁股債，還敢騙你祖媽。

英 男：我還不是為了這個家好，不然我出去跟人家「應酬」幹啥？（理直氣壯，面不改色）

二 嫂：這款話只有你這個沒天良的，凸肚短命的說得出來。（故作傷心）我的命怎麼那麼壞呀！怎麼會嫁給你這個窩囊廢。

英 男：妳也不想想看，妳能嫁給我，是妳好狗運，像我這麼好的厄妳提燈籠都找不到，妳還在哭天。

△國雄及大嫂他們聽了不禁竊竊私笑。

二 嫂：是啊！別人提燈籠都找不到啊！只有我這個觸目的（瞎眼）踏到牛糞呀！自從嫁給你，就沒有有一天好日子過。

英 男：哭爸啥？又沒讓妳餓著，哭什麼哭。

二 嫂：（哭得更傷心，不過那哭相似乎很虛偽）我怎麼這麼歹命呀！天公伯啊目稠被屎糊著了，啊不然怎麼對我那麼不公平。

俊 賢：（終於無法忍受）好啦！阿母，哭也哭夠了，鬧也鬧夠了，妳不要面子，也給我留些面子，會被人笑啦！歹看啦！

二 嫂：笑？誰敢笑，（臉變得真快，現在又不哭了）哼！算我前世人欠爸的，今世人才嫁給他來做奴才，造孽。

俊 賢：阿爸！阿母！就算你們前世相欠債也好，結死冤也好，一個半斤，一個八兩，攏好不到哪裡去，請你們就不要

再吵。(不耐)

二嫂：哎喲！你這個死困仔，你祖媽真是白疼你了，竟對你阿母說這款話。

英男：(大呼過癮)你兒子說得對，妳有嘴說別人，沒嘴說自己，好不到那裡去。

俊賢：阿爸！不是做兒子的想造反，你自己也要節制一下，你知不知影，前天我在店仔頭聽人家說得有多難聽，你的賭性要是不改一改，真的會像阿公說的「拖屎連」。

英男：死困仔，你也教訓你阿爸起來了，真是不肖子。

二嫂：嘿！(類似奸笑)你以為你兒子會為你呀！你也在水面吧！

俊賢：(尷尬)這裡還有阿公和大伯他們在，你們不要這麼丟人現眼好不好！

二嫂：什麼丟人現眼，(不以為然)都是一家人有什麼關係。

國雄：弟媳，妳就不要再鬧了，有話好好說。

二嫂：我若是有那麼好的脾氣就好了。

萬壽伯：(本不想多話，但實在不耐煩而發怒)啊妳是哭煞了沒？全是妳的話，幹伊三代吧！哭都被妳哭衰了，破雞嘴，幹！(狠狠地白了二嫂一眼)

△二嫂被萬壽伯突如其來的話給嚇住了，不敢再亂吭聲。

大嫂：阿爸！您不要發那麼大的脾氣，跟阿妹啊好好地說就好，打壞身體不好。

萬壽伯：騙肖吧！風颳天給伊氣心魯命，我若被氣死也要拖伊去做伴，給伊在這種耀武揚威，攏是伊家的事，有完沒完。  
(怒火中燒，氣到極點)

△世良急忙走到萬壽伯旁邊，拿肩按摩，好聲地勸萬壽伯消消氣

世良：阿公！人家「庄脚紳士」是不會隨便發脾氣的，常生氣是會打壞身體的，來！阿公，喝杯茶。

△世良拿起茶水遞給萬壽伯。

萬壽伯：沒死嘛會被氣死，氣心魯命。

二嫂：(瞄了俊賢一眼)愁子，看人家世良多會講話，你站在那裡像個木頭人似的，動也不動，(斥責)還不趕快去給你阿公倒杯茶。

俊賢：(很不耐煩)阿母，代誌攏是妳惹的，還怪我，要倒妳自己去倒。

二嫂：你敢頂撞你阿母，你以為長大了，翅膀硬了，可以飛了是不是。

萬壽伯：(又瞪了二嫂)啊妳是哭爽了沒！

△二嫂暗暗地抱怨著，不情願地住口，樣子真可笑。

△萬壽伯轉向英男，以審判的口氣問道。

萬壽伯：英男，（語氣比較緩和，但還很兇）我問你，你欠人的債務處理得按怎了？

英男：阿爸，安啦！安啦！（自以為是）不要緊的啦！我人面廣，兄弟多，兩三下就擺平了。

萬壽伯：你只會說安啦！安啦！騙肖吧！每次你說安的時候，就是最不安的時候，你老實給我說，債務到底處理得按怎了？

英男：阿爸！這也不能全怪我呀！要不是組頭說什麼這期的明牌很準啦！叫我要簽就簽大一點，這樣才能翻本，所以我就孤注一擲囉！而且我告訴你哦！那天我在夢裡也夢到相同的明牌，（頗沾沾自喜）我就想這次百穩一定會中的，不僅能翻本，還可撈一筆。那裡知影，竟然會損龜，而且損得那麼慘，一下子就輸了五、六十萬，加了前幾次欠的，差不多欠他們一百多萬左右。阿爸！（作賊心虛）這真的不能怪我啊！要怪就應該怪那個在我夢中出明牌的臭道士。

萬壽伯：敗家仔，我看你已無藥可醫了，到現在還死鴨仔硬嘴巴，不知悔改，欠人錢還在講瘋話，真想一棍打扁你。（激動）

國雄：阿爸！身體要緊，老二的事我會幫他解決的，您不用煩心。

萬壽伯：家門不幸，養老鼠來咬布袋。

英男：阿爸！您安啦！錢我已經還了一部分，還剩下一點點沒還而已，您安啦！

萬壽伯：騙我卡多，你所謂剩下一點點錢沒還而已，那一點是多大點？

△英男不敢大聲講出來，比了三隻手指頭。

二嫂：三千？

△英男搖搖頭。

萬壽伯：三萬？若是只剩三萬，那就好解決。

△英男還是搖搖頭，輕聲地回答：

英男：是三十萬啦！

△二嫂聽了之後，暴跳如雷，不可收拾。

二嫂：什麼？（也豎起三根手指）三十萬！啊你這個凸肚短命的，沒天良的，你是要死了啲！到剛才我還被你蒙在鼓裡，（站起來欲打英男）你祖媽今天跟你拼了。

△英男双手抱頭欲跑，與二嫂在廳裡追打著，而俊賢則在旁勸架。

萬壽伯：煞了沒！全世界沒看過像你們這樣的，真丟咱們家的臉。

△二嫂住了手，英男一副狼狽狀。

國雄：英男，不是大哥想說你，你也不應該賭成這樣。

俊男：我只不過隨便玩玩而已，我還好，有的人一輪就上百上千萬的。

萬壽伯：你隨便玩玩就輸得這麼了然了，若是讓你認真玩起來，阮不就要陪你睡路邊了，騙肖吧！

英男：我又不是去「玄」咁咁咁咁（故意的）！

萬壽伯：你要是去「玄」咁咁咁咁還得了。

英男：後擺不簽就是了嘛！

萬壽伯：還有後擺？後擺你再簽，我若沒有一棍劈了你，我就不是你阿爸。

△英男做了個防衛的手勢。

國雄：哎！現代的人是越來越懶惰了，成天不做事，就只想發財。

大嫂：我也是這麼覺得，像咱們村子就有越來越多的人在簽什麼大家樂、六合彩的，一到了晚上，在咱們庭前的路燈

下便聚了一大堆人，起先我以為他們在談天，後來才知道他們全在談論開獎的號碼，明牌啦！還比那個廟出的

明牌卡靈。

國雄：（憂心）我怕再這樣下去，咱們庄頭真的沒幾個人想工作了。

世良：阿爸！我想不會的啦！政府一定會拿出辦法來的。

國雄：靠政府？（以懷疑的眼光）我想還是靠自己比較穩當。

萬壽伯：嘿！我攏△丫攏嚙！那六合彩怎麼有那麼大的魔力，使人如此著迷，真是△丫攏嚙！

英男：（一副內行狀）這你們可要問我了，這六合彩我可算是博士權威吧！它有分「港號」和「台號」，港號分為雙號、

三號、四號牌等，哇！要是簽中四號牌，那歸世人不用愁吃穿了。啊那台號簽中的機率更高。（越說越有興緻）

萬壽伯：你給我卡靜吧！你是欠打是不是？越說越煞嘴，若是中獎的機率的那麼高，啊我怎麼沒看過你簽中一次！皮在

癢哦！

二嫂：英男，好膽你再給你祖媽說說看，等一下回到房裡我就給你粗飽粗飽。（發起雌威，嚇得英男都不像是個男人）

這筆帳還沒找你算吧。

英男：真酷刊，說得正在爽，啊那麼潑辣。

二嫂：你講啥？你再講一遍。

英男：沒有啦！阿某吧！我後擺不敢了啦！（看他這副德性，真丟男人的臉）

二嫂：你還有後擺？（双眼瞪得大大的）

英男：我發誓後擺一定不簽了，決定不簽了，打死我也不簽了，好不好？（懇求狀）

二嫂：你祖媽把你看透了，你發誓好像放屁一樣，沒有一次是真的。

英男：阿某吧！這次是真的了，難道你不相信你尅的為人！

二嫂：是啊！當初就是我的目稠拖窗，才會上了賊船。

△英男在一旁低聲地說道：「不知道是『誤上賊船』還是『引賊上船』。」

俊賢：阿母，你就減講幾句，歸日一張嘴講個不停，煩不煩啊。

二嫂：你母啊還輪得到你說教？

萬壽伯：你兒子講得對，你的那張嘴好像機關槍，被你掃到的穩死的。你再不閉嘴，早晚會落下頰。

△二嫂雖然生氣，但不敢在萬壽伯面前發脾氣。二嫂擰著英男的耳朵。

二嫂：要死的，你給我進來，不要在這裡丟人現眼。

英男：（痛）阿某吧！卡小力啦！會痛，會痛啦！

△英男、二嫂及俊賢一家人由西房門出，這大廳才有了頃刻的安寧。

國雄：（搖搖頭）老二他們就是這樣子，歸日吵吵鬧鬧，亂七八糟。

萬壽伯：外頭落那麼大的雨，又看到他們這樣，哎！煩就煩死了。

世良：曾幾何時，「大家樂」、「六合彩」把大家害成這樣，連鄉村這麼淳樸的地方也被污染了。

萬壽伯：這能怪誰！誰叫有些人就是想投機，要吃不討賺，不是我愛講，這款人早晚會身敗名裂，沒臉見人的。

國雄：嗯！社會上這款人是越來越多了，而且還非常的功利。

萬壽伯：豈只功利，簡直為了錢攏可以六親不認了。

△進添由東房門走進大廳，恰巧聽到萬壽伯說六親不認。

進添：什麼六親不認呀！看大家說得眉飛色舞的。

世良：小叔，不是啦！阮正在談「六合彩」呢！

進添：（略有所悟）原來是談「六合彩」呀！按怎，阿爸您也有興趣啊！

萬壽伯：講啥肖話，什麼有興趣，講到這款咪（東西），我的肚臍就要出火。

進添：阿爸！您賠錢啦？

世良：小叔，不是啦！是為了二叔簽「六合彩」輸錢的代誌。

進添：喔！原來如此，阿爸，二哥的事何必生那麼大的氣，我想二哥他不致於「六親不認」的。

△進添找個位子坐下，繼續談論著。

進添：其實咱們用不著如此擔心，因為這是一個富裕的社會必然的現象。

國雄：按怎講？（不解）難不成叫大家一有錢就去賭博嗎？

進添：話不是這麼說，因為現在我們的國家正處於社會的轉型期，難免會有一些不合常理的代誌發生，你們看，「六合

彩」只不過是其中之一。

國 雄：這樣也不是辦法，大家歸日不討賺怎麼行。

進 添：當然不行，若是大家吃飽不做事，咱們的經濟成長是會退步的。

萬壽伯：什麼經濟成長我是不懂啦！只要大家卡骨力地打拚工作，不要想些五四三的，那就有飯吃啦！

進 添：沒錯，咱們台灣有今天的成就，就是靠大家打拚工作得來的，若不好好保惜既有的成果，那咱們是會回到三、

四十年前那種落魄的情形的。

大 嫂：（關懷地）不過就是有人只知顧前不顧後，把社會搞得烏煙瘴氣。

世 良：阿母，或許是咱們社會發展得太快了，使得越來越多人只顧追求眼前的利益，煞來失去原有的倫理道德。

進 添：嗯！有理，咱們庄頭原本是非常純樸的，但是近年來也染上功利主義的色彩。尤其是糖廠關了。有更多人也不

想工作了，歸日只想藉「六合彩」來發財。

萬壽伯：（口出穢言）伊娘卡好！也不知影是那個畜牲發明「六合彩」的，伊祖公就保佑伊不得好死。

進 添：我想這現象維持不會太久的，很快就會消退了，畢竟這只是過渡時期。

國 雄：（不表樂觀）希望如此！

△外頭的風略小，但大雨卻一直下個不停。

△五嬸婆手裡撐著雨傘，為了躲雨，便趕緊衝進大門內。

萬壽伯：（抬頭一見到五嬸婆便說）我苦！那隻非洲品種的火雞母又來了，我這下慘了。

五嬸婆：（將雨傘放下）嗨！大家好呀！按怎？風颳天沒人出去哦！

△大家向五嬸婆打個招呼，請五嬸婆坐下。

國 雄：是啊！五嬸婆！落雨天也沒地方可以去。

五嬸婆：太好吔！我也正在厝裡悶得發慌，又沒人陪我講話，真是悶死了，還好你們攏有在。

萬壽伯：無人顧厝，要讓賊來搬呀！（故意調侃）

五嬸婆：我說萬壽伯呀！你怎麼講這話，好像我到你們厝來，會把你吃掉似的。

萬壽伯：不讓你吃掉，那也快差不多了。

五嬸婆：你——（瞪了萬壽伯一眼）算了，不跟你吵了，人家說生氣會有皺紋。

萬壽伯：騙肖吔！（暗暗地偷笑）擺七老八老了還怕會有皺紋，啊！我看妳是天生非洲出品的，啊再按怎裝攏嘛是非洲

種。

五嬸婆：（以白眼怒視萬壽伯）哼！每一擺來你厝攏被你欺負，真的被你凝死。

萬壽伯：那還不簡單，妳不要來不就得了。

五嬸婆：講吔肖話，你叫我不要來，我就偏要來。

萬壽伯：騙肖吧！妳要來，我偏不讓妳來。

五嬸婆：我偏要給你來，看你敢把我啥代（怎麼樣）！

萬壽伯：唬！啊妳這隻火雞母，這裡是妳厝還是阮厝？

五嬸婆：你厝阮厝攏同款。（双手抱胸）

△萬壽伯與五嬸婆爭得面紅耳赤，活像兩個老頑童，讓人看了不禁發笑。國雄與大嫂他們對萬壽伯及五嬸婆一點辦法也沒有。

萬壽伯：這是妳講的哦！既然妳非來不可，那算妳卡衰，遇到我這個專門對付非洲品種的。

五嬸婆：你竟敢罵你老娘我是非洲品種的，你的狗嘴給我卡小利（小心）吧！

萬壽伯：啊嘸妳是要按恁！

五嬸婆：你——。

大嫂：（忙解圍）好了啦！阿爸，人家五嬸婆來咱們厝裡是人客，怎麼可以對人家這樣。而且講，你們攏是有年歲的人，還像囡仔同款吵個不停，你看，你孫子世良正在偷笑，有看到嚙？

萬壽伯：哼！（頭擺向一邊）

五嬸婆：哼！（頭則擺向另一邊）

△萬壽伯與五嬸婆剛才吵了半天，才發覺廳裡的人正在笑他倆，迫使他倆皆有點窘狀。

萬壽伯：（看了看他的兒孫）按恁？連我你們也敢笑呀！真是目無尊長。

五嬸婆：就是講嘛！啊萬壽伯你是按恁教的，教得這些囡仔攏沒大沒小的。笑哈？再笑就打你們腳瘡（屁股）。

進 添：（笑說）這就卡奇怪囉！阿爸，您剛才不是和五嬸婆是牛頭鬥牛頭嗎？現在怎麼又床頭罵床尾和了？

萬壽伯：（一時不知所措）你們這些囡仔不要亂講，真是黑白講，那有這款代誌。

五嬸婆：哼！伊水面哦！誰跟他床頭罵，床尾和。

萬壽伯：（不屑）哼！沒知識兼沒水準。

國 雄：阿爸！歹看啦！會讓人笑啦！五嬸婆是人客，不要這樣子嘛！

五嬸婆：（點點頭）這樣嘛卡差不和，我是人客吧！你這豈是待客之道。

萬壽伯：好好！我也不想浪費我寶貴的「青春」，人家說生氣會有皺紋。（學五嬸婆的語調）

△氣得五嬸婆吹「鬍子」瞪眼，只差五嬸婆沒長鬍子而已。

五嬸婆：講哈肖話，凸肚仔，要不是我看在這些囡仔的面子上，暫且放你一條生路，阿嘸我就跟你沒完沒了，你給我試看看。

萬壽伯：我聽了熊熊要昏倒，我才不想跟妳這隻非洲種的火雞母格格纏（糾纏不清）吧！



五嬸婆：誰跟你格格纏！

大 嫂：是啦！五嬸婆阮攏知影妳是大人大量，不會和我阿爸嘔氣的，對不對？

世 良：（又開話題）五嬸婆，風颳天的怎麼想到阮厝來坐吔。

△五嬸婆頭一轉，似乎到現在才看見世良站在那兒。

五嬸婆：哎喲，世良哦！我進來這麼久了，才發現你站在那裡。哦，攏嘛是被你阿公凝得目稠花了，才沒注意到你，真

歹勢。你看，攏這麼大的一個人了，聽說現在在讀大學是吧？

世 良：嗯！是的，我在台北唸書。

五嬸婆：哎喲，（提高嗓門）不簡單呀！讀大學，後擺一定有出息。

世 良：（頗不好意思）多謝五嬸婆的寸樂。

五嬸婆：世良這困仔真懂禮貌，國雄啊！你還真會生。

△國雄看著世良笑一笑。

萬壽伯：什麼真會生，呸呸呸，又不是在生豬仔。

五嬸婆：啊！歹勢啦！這擺算我卡抱歉。

進 添：五嬸婆，真高興看到你來，妳一來，大家的精神攏清爽起來。

五嬸婆：有影啦！阿添你講這句話我是很喜歡聽，啊不過有人好像不太歡迎我這隻火雞母啦！（斜眼望了萬壽伯一下）

萬壽伯：衝啥？看我幹啥？欠妳錢啊！（把頭甩向別的地方）

五嬸婆：哼！我是這一、兩個禮拜來，看到咱們庄頭的代天府怎麼香火突然旺了起來，打聽之下竟然講說廟裡的五府千

歲出的明牌很準啦！好多信徒攏跑來拜拜，求明牌。

萬壽伯：笑破人家的腹肚皮，連神明也玩起「六合彩」了。

五嬸婆：說什麼逼籤詩，出明牌啦！那童乩在桌上跳來跳去，亂跳一通，還真像一回事。

國 雄：攏總是一群神經病，怎會相信那款代誌。

五嬸婆：不僅是這樣而已，連住在北部的人攏包歸台遊覽車來「進香」，你們講笑虧不笑虧。

進 添：那咱們代天府不就「威名遠播」了。

五嬸婆：想不到咱們村的神明那麼厲害。

萬壽伯：這下可好，糖廠倒了，代天府旺了。

世 良：（打趣）人的能力有限，神的法力無邊啊！

五嬸婆：有道理，畢竟神的威力比人卡大。

萬壽伯：神神神！攏是神經病騙肖吔！我只不過是隨便講講，你們倒說得若有其事，口沫橫飛。

世良：阿公，沒有啦！開玩笑的啦！

大嫂：我實在不相信神明會出牌支，我看那是假的。

進添：這有可能，說不定有人假冒乩童，招搖撞騙。

國雄：果真如此，那實在可惡。

世良：現在已經是科學時代了，還有人相信什麼童乩的，簡直就是迷信。

進添：太過於迷信是會害死人的，咱們信仰宗教，無非是想得到心靈上的藉慰，最重要的是要出於誠心，但你們看看，

現在有許多宗教攏嘛變質了。

五嬸婆：就是嘛！什麼阿彌陀佛，阿利路亞還是阿里不達，反正我相信神明只會幫助安份守法的善良人，才不會去保佑

那些殺人放火的人的，這種道理，隨使用肚臍想也知影。

萬壽伯：嘿嘿！（笑笑）「黑矸子裝豆油，無底看」喲！想不到妳這隻非洲的火雞母也會講點人話，不簡單喲！

五嬸婆：凸肚仔，你講啥肖話啊！

△屋裡的人正談得高興，突然見到昭慧披著雨衣，急急忙忙從外面跑進來，淋了一身雨，且大喊「不好了！」「不好了！」

△大家正覺得奇怪，國雄連忙問昭慧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昭慧正喘著。

國雄：（緊張）阿慧呀！什麼代誌不好了，妳嘛講清楚，害阮△丫攏嘸（搞不清楚）！

昭慧：（上氣不接下氣）是……是……進添嬸她……進添嬸她……

進添：（驚訝）秀美她按怎了，她按怎了，阿慧，妳再說清楚點。

昭慧：（同感著急）進添嬸她……她出車禍了。

進添：（大驚）怎麼會呢！怎麼會這樣呢？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那她……她現在人在哪裡？快告訴我，快告訴我。

昭慧：是剛才我到店仔頭買東西，恰巧遇到國小的林老師載著受傷的進添嬸，說他要趕緊送進添嬸到醫院去，叫我趕

快來通知你們。林老師說進添嬸是被一輛轎車給撞的，老師他現在已經送進添嬸到省立醫院去了。

國雄：那咱們還等什麼，趕快到醫院去看看呀！阿添！阿添！你還楞在那裡衝啥？趕快走啊！（推了進添一把）

△進添失神地腦筋一片空白，根本不知該怎麼做，一個人站在那裡，似乎在祈禱什麼似的。

△屋外的雨依然淅淅瀝瀝地下著，也沒有停的意味。

燈光漸暗 幕漸落

## 第二幕

幕啟

△萬壽伯手持香火，面對著神明案桌祈拜，口中唸唸有辭，面色凝重。

△國雄則在大廳踱來踱去，神情憂鬱，不自主地嘴裡叨著一支煙。

國雄：秀美都已經昏迷兩天了，現在的情況也不知影按怎了？這個阿添怎麼連個電話也不打回來。

△此時進添已從醫院歸來，神情顯得疲憊。

國雄：（著急）阿添啊！秀美她醒了沒有？啊醫生有沒有講啥味？

△萬壽伯燒著香，一聽見進添回家，忙轉頭。

進添：秀美早上就醒了，現在氣色好多了。（心情略為輕鬆）不過醫生說還要觀察一陣子。

萬壽伯：那天到底是按怎？風颳天，說出車禍就出車禍，害我一直擔心，昨暝嘛攏睏不去。

△萬壽伯將香火插在案桌的香爐上，又拜了一拜。

進添：起先我也不瞭解實際的狀況，是昨暝林老師也去醫院探望秀美才詳細向我說清楚的。

國雄：啊代誌的經過是按怎？

進添：前幾天，秀美告訴我說要帶阮查某子小品回後頭厝（娘家）玩幾天，當時因我荔枝園正在忙，所以沒陪伊回去。

前日，風颳天，伊不放心我一人在家，說要回來陪我，風雨大，把小品托給我丈夫娘照顧，伊自己一個先回來。

哎！我已大人大種了，又不是三歲囡仔，還不會照顧自己嗎？伊偏不放心我。

國雄：你們厄仔某（夫妻）感情好啊！啊後來咧！

進添：後來秀美騎機車從我丈人爸家回來，騎到前庄轉彎時，嘸代嘸及迎面闖出一輛轎仔，秀美閃避不及，被轎仔給

撞了，當場煞昏了過去。（越說越氣）被撞了還不要緊，那開轎仔的人也不落車看一看，反而油門摧落，卡緊逃

走去，實在有夠可惡。

萬壽伯：伊祖媽卡好，（氣憤）這款人就不要被我逮住，啊嘸伊就知死。

進添：當時是風颳天，路上也無啥咪人，恰巧咱們國小的林老師從學校值完班，要回家，路經前庄，目睹整個車禍的

經過，秀美這條命也算是林老師檢回來的。

國雄：嗯！按呢咱們要好好地謝謝林老師囉！

進添：當然，林老師是阮秀美的救命恩人。

萬壽伯：幹！被那個開轎仔的前（畜）牲逃走了。

進 添：幸好，當時林老師趕緊將牌照號碼給記下來，不過林老師說他漏記兩個號碼，那是一輛紅色的進口轎仔，相信很快就可以查明真相的。

國 雄：那真是太好了，絕對不能讓這款敗類逍遙法外。

萬壽伯：啊現在秀美的傷勢有卡穩定了吧？

進 添：醫生講，秀美的左手有點骨折，現在已經糊上石膏了，身體其他部位嘛攏有稍擦傷、撞傷。

萬壽伯：啊伊有沒有傷到頭殼？

進 添：真佳在，那天風颳天，秀美要回家時，頭殼有戴一頂安全帽，所以卡保住性命，不過醫生講嘛是要住院觀察幾天，以防有腦震盪的情形發生。

萬壽伯：（拱手直向著神明說道）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感謝觀世音菩薩保庇！感謝觀世音菩薩保庇！

國 雄：阿添，啊現在是誰在醫院照顧秀美，不然你怎麼有閒回來？

進 添：今天世良和阿慧一大早就到醫院，說要探望探望他小孀，到了下午，他兩個怕我太勞累，便要我回家休息，留

伊兩個在醫院照顧秀美就可以了。我看秀美血色卡好了，也就卡安心，所以先回來了。

國 雄：按呢嘛好，你嘛一，兩天目稠無瞌了，好好地休息一下，秀美就讓他兩個去照顧就好了。

萬壽伯：是啊！阿添，你若是感覺累了，就趕緊去洗洗澡，瞌一下，補補眠。

國 雄：啊對！我現在卡想到，等一下我叫你兄嫂人仔燉一鍋雞湯給秀美送去，補補元氣。

進 添：多謝大哥，稍等一下我再送去給秀美就可以了，免給大嫂麻煩。只是我現在感覺累是累，啊不過嘛睏不去。

萬壽伯：若是按呢，那就坐在椅子上休息一下吧！

進 添：（面帶倦容，點點頭）嗯！嘛好。

△進添單手抵在茶几上，托著頭休息著。

△林老師則手提著一鍋雞湯，從容地自大門進來拜訪。

進 添：（看見林老師來，頗感意外，忙向前去）林老師！裡面坐，裡面坐。

△林老師微笑地向大家問候，萬壽伯及國雄也向林老師問好。

林老師：謝謝！謝謝！（將盛雞湯的鍋子置於茶几上）

國 雄：（感激）林老師，阮秀美的命能檢回來，全要感謝你的救命之恩呀！努力！努力哦！

林老師：國雄兄，快別按呢講，那是我應該做的，應該做的。

進 添：無論如何，林老師你是阮太太的救命恩人，這恩非報不可。

林老師：進添兄，你言重了，言重了，這件代誌請你們不要放在心上，啊無我會擔當不起。

萬壽伯：那會擔當不起，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這是功德一件啊！

林老師：那天我只不過是盡了我的本份而已，更何況我怎能見死不救呢！

萬壽伯：林老師，你卡有理，我這世人最敬重讀冊人，尤其是你這款有學問又肯見義勇為的人，實在使我非常敬佩。

林老師：（謙虛）萬壽伯，您越講，我越不敢當了，舉手之勞，實在稱不上見義勇為啊！

萬壽伯：林老師，是你謙虛，要是那個開轎仔的畜牲與你比起來，你是太了不起了。

林老師：萬壽伯，你們要是按呢把我褒下去，我可要回家去囉。

進 添：林老師，你可別走，事實如此，你也用不著推辭，我就按呢吧！今晚你就留下來吃頓便飯，算阮答謝你的救命之恩。

林老師：那怎麼好意思，我豈能來此白吃白喝，更何況我今天也不是為這件代誌來的。

國 雄：吔！林老師，你按呢講就太見外了，啥咪白吃白喝，你是阮秀美的救命恩人呀！

萬壽伯：（附和著）對嘛！林老師你再不答應的話，那就是不給我面子，是看不起我的意思。

林老師：（忙解釋著）我無這個意思，絕對無這個意思，你們千萬別誤會。

萬壽伯：按呢就好，就按呢決定，晚上林老師就留下來吃頓飯。等一下我叫阿添打電話給林師母，說你今晚在阮厝做客。

國 雄：阿爸！既然說定了，按呢我現在就叫阮某趕緊準備晚飯，順便燉些雞湯送去給秀美補一補。

林老師：啊！（猛然想起）講到雞湯，我卻給忘了，阮太太叫我送點雞湯來給進添嫂補身子的，她說可以幫助恢復元氣，

我這才想起來，你們看，雞湯在這兒呢！（將盛雞湯的鍋子給舉了起來）

國 雄：原來你帶的這一鍋是雞湯呀！

林老師：是啊！

進 添：林老師，按呢那好意思，你是阮秀美的救命恩人，怎麼又讓你破費。

林老師：這那叫破費，一點心意而已，現在病人最要緊的除了休息之外，就是要補充一點有營養的食物，尤其那天進添

嫂失血蠻多的，更應該補一補。

進 添：按呢嘛好，真是努力林老師你了，還麻煩林老師你替阮秀美多謝林師母，真感謝。

林老師：沒問題，我一定把你的感謝轉達給阮太太知影的，伊聽了之後一定很高興。原本我是要直接送去醫院的，只是

要經過你家，所以進來問候一下，沒想到反而被你們給留下來了。

萬壽伯：現在什麼擺不用講了，阿雄啊！你趕緊去叫你某傳晚餐。來，在還沒用餐之前，林老師，咱們先來喝杯茶。

△國雄由東房門出，萬壽伯則拿起茶具來泡茶。

△阿港師嘴裡叨著他那根老煙斗，三叔公持著拐杖，兩人一同進到大廳。

萬壽伯：（見到阿港師及三叔公便笑著說）是按怎，七爺八爺一起來，要來看我這個城隍爺是不是！

阿港師：你少臭屁，既是來問看看秀美的傷勢如何了，要不要緊？

三叔公：是啦！大的，既是來看進添他某吧啦！

萬壽伯：我就知影，你們無事不登三寶殿，真多謝你們的關心啦！

林老師：（起身問候）阿港師，三叔公您們兩位好！

阿港師：林老師好呀！你嘛來呀！

林老師：是啊！我提了一鍋雞湯要來給進添嫂補一補。

阿港師：噯！這雞湯好，病人是應該補一補。

三叔公：阿添啊！三叔問你，你某現在有卡好無？

進添：三叔，秀美的傷勢已無大礙了，只是還要留在醫院觀察一陣子。

三叔公：對對！出車禍是不能急著出院的，一定要好好檢查病情，確定沒問題後才能出院。

阿港師：阿添，你三叔講的有理，一定要確知傷勢穩定後再讓秀美出院。

進添：會的，我會要求醫師他詳細檢查的，這擺多虧林老師，否則後果不堪設想呀！

萬壽伯：這擺若不是有林老師的救助，阮秀美這條命就要歸天囉！

三叔公：林老師，真努力你。

林老師：若是換了別人，看到當時的情形，嘛一定會見義救人的，我只是路過而已。

阿港師：還好是你路過，要是換了別人，那可不一定會停下來救人哦！

三叔公：現在人的心理嘛攏是感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跟自己沒有牽連的代誌，嘛攏懶得管。

阿港師：（用不流利的台灣國語說）這叫作「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你們看我講得對不對？

萬壽伯：有影就對，「日頭赤焰焰，隨人願性命」。

林老師：話是沒錯，但也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的人呀！社會上嘛是有很多為善不欲人知的人。

進添：對，像林老師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林老師：進添兄，怎麼又牽扯到我頭上了。（不好意思）

進添：這榮譽你是當之無愧呀！

萬壽伯：林老師見義勇為的行為，一定要告訴毛校長，讓毛校長好好地嘉勉林老師。

三叔公：真是太好了，我非常贊成，咱們社會就是要多多表揚好人好事的。

萬壽伯：若是社會上多一些像林老師這款人，就不會覺得那麼沒人情味了。

阿港師：你們攏不知影，去年阮大查某子要我上台去七淘幾天，那哪像去七淘，歸日關在厝裡看電視，厝邊頭尾（鄰居）嘛無相照問，同款攏住在同一棟大樓的，相見嘛不相識，哎！我住沒兩天，就住不下去了，趕緊離開那鳥

籠厝，還是回到田庄卡自由。

三叔公：若是叫我去住都市，死嘛不願去。

萬壽伯：你無看電視，在台北，三不五時就有人在遊行示威抗議，舞卡歸條街仔路亂七八糟，害得交通霧葱葱（混亂），那些人不知影是無頭路還是吃飽太閒，歸日只會拿白布條在街仔路走來走去，幹！不知影他們在舞哈肖！看擺無？

△萬壽伯一說到氣憤處，什麼髒話都罵了出來。

萬壽伯：還不止按呢，那啥咪立法院裡只要一開會，便歸日吵吵鬧鬧，不是丟杯子、摔椅子就是拔麥克風，幹！那麥克風跟伊有仇是不是，講不贏人家，動不動就拔麥克風出氣，世間那有這道理，喔！弄壞伊不免賠是不是！騙肖吧！立法委員那麼好當，歸日不開會，只會刁又相打，伊祖媽卡好咧！他們的胸坎擺安鐵板是不是，別人的困仔死不了（完）是不是，要打！要打嘛不打得逼真一點，好像在舞太極拳吧！路邊隨便一條大尾鱸鰻（流氓）嘛舞得比他們精彩，騙肖吧！

林老師：萬壽伯，您不要太激動，那些立法委員是人民選出來的，伊那做得不好，咱們後擺不要選伊就是了嘛！

進 添：對啦！（有同感）阿爸！衝啥跟那種立法委員賭氣，無值得，百姓的目稠是卡光吧！誰做的好，誰只會臭槍，嘛擺知知吧！

三叔公：（告訴萬壽伯）大的，他少年吧講的對啦！那款代誌還輪不到咱們操心，咱們每天給他吃得飽飽，過得涼舒涼舒，管他天要塌還是地要裂。

萬壽伯：我知影啦！不過按呢把氣透出來，心頭多爽你們知不知影。（摸摸自己的大肚，一副神清氣爽的樣子）

阿港師：這款政治代誌我是沒興趣啦！我看咱們就不要再講落去啊！（朝向進添）阿添，秀美住院這幾天，醫藥費開起來要不少錢啊？

進 添：是不少錢沒錯，不過我有加入農保，可以申請補助費，多少可以減輕一點負擔。

阿港師：有那麼好玩代誌呀！

進 添：嗯！現在的保險制度很繁雜，有一般的人壽保險，也有勞保，公保及我加入的農保等等，這是一種社會福利制度，先進的國家擺嘛很注重。

林老師：若是社會福利做的好，後擺咱們破病住院，就可以免開大錢了。

三叔公：不過我聽人講，若是拿什麼保險單去住院的，你若不塞些紅包給醫生，那他們一定不會開好的藥給病人吃，甚至懶得去關心病人，有時候反而越住越糟。

阿港師：對啊！我說嘛！只花一點點錢，人家醫生那會用心照顧你。

林老師：嘛不完全是按呢！卡有醫德的醫生，他是不會隨便收人紅包的。

三叔公：怕就怕碰上那些缺德的醫生呀！我怎麼分辨哪一個醫生有醫德，哪一個沒有醫德。你們看，每一家醫生館的大門上不是懸掛啥味「懸壺濟世」，就是啥味「仁心仁術」的啦！誰知影那是真的還是假的。

萬壽伯：（聽了之後，心裡有點怕怕）敢按呢？你無講，我煞無想到，我看阿添啊！咱們嘛趕緊送點紅包給秀美的主治大夫吧！搞不好那個大夫看咱們無動無靜，一怒之下，不給咱們秀美好好療傷，到時候就慘了。

進 添：我看不會按呢吧！

三叔公：歹講哦！塞點紅包卡穩當。

林老師：（忙澄清）請各位免煩惱，在病院治療進添嫂的那一位主治醫師是我的好朋友，伊不是你們所講的那款人，請你們放心。

阿港師：喔！要是林老師的好朋友，那咱們當然放心，安啦！我看沒問題。

萬壽伯：若真是按呢，我就卡安心啦！不過等秀美的傷好了，咱們也要買點什麼東西去感謝人家，也要感謝林老師逗三工。

林老師：免客氣，大家互相幫助是應該的。

阿港師：既然大家攏按呢講，我這裡有個建議，不知影大家同不同意？

進 添：阿港師：你有啥味好的建議，講出來，大家互相參詳參詳一下。

阿港師：我是想說今天難得大家在一塊，不如晚上一同去病院探望秀美，你們看按怎？

進 添：好啊！秀美看到咱們那麼多人去看伊，伊一定很高興。

萬壽伯：好是好，不過我還有一個更好的建議。

三叔公：大的，是不是有啥味有玩的？

萬壽伯：當然，今晚我做東，大家不棄嫌的話，留下來吃頓便飯，等吃飽後，再一起到病院看秀美！哈款？

三叔公：哎呀！大的，我就知影你一定有好味，這我當然舉雙手贊成囉！

萬壽伯：講到吃，你就隆第一（跑第一），我還不瞭解你的個性。

三叔公：別按呢講嘛！有好玩吧！當然嘛道相報。

萬壽伯：你水面吧？今晚林老師才是晚飯的上客。

三叔公：那應該的，應該的，反正有得吃就好了。

萬壽伯：走走走！咱們到飯廳去，我想晚飯也應該傳好了。

△當萬壽伯一行人正要起身前往飯廳之際，英男卻從西房門慌慌張張地衝出來，面帶倉惶之色。二嫂則緊追其後，且手握一根竹棍，怒氣沖沖地欲追打英男。

二 嫂：（憤怒地）有狗胆你就別跑，你給我站住，無卵巴的。



△大廳的人見狀皆滿頭霧水，對突如其來的情況頗感驚訝！

△英男欲逃，被二嫂一把抓得正著。

二嫂：想跑！你再給我跑呀！你再跑看看呀！我打斷你的狗腿。

英男：阿某吧！拜託啦！把手放開啦！按呢歹看啦！（求饒著）

二嫂：（怒氣更熾）歹看？你敢講歹看，你給我跪下。

△英男不從。

二嫂：你是臭耳聾呢！我叫你跪下你沒聽到是不是。

萬壽伯：（大喊著）喂！喂！你們兩個厝仔某按呢是銜啥？要造反呢！

進添：（勸解道）二哥！二嫂！你們有代誌好好講，別動粗。

二嫂：他——他要叫我按怎不生氣。哼！他生雞蛋的沒，全在放雞屎給別人拖。今天我不管啦！他祖媽我今天非跟他

離婚不可。

三叔公：英男！你到底做了啥味代誌？害你某鬧著要跟你離婚，你快老實給我招出來，那嚟連我嘛不教你煞，快講。

英男：三叔呀！冤枉啊！我是被陷害的，我是無辜的呀！（一副委屈的樣子）

二嫂：你們別被他唬住了，伊又在假仙了，三叔公，你千萬別讓他給騙了。

三叔公：英男，你不再說老實話，我要「替天行道」了。（高舉起拐杖）

英男：好好，我講！我講！不過先叫伊（指著二嫂）放開我再說。

三叔公：（指示二嫂）妳先把他放開。

△二嫂不情願地將英男推開，說一聲：「哼！」。

英男：（整一整衣領）代誌是按呢吧！我一個朋友，他姓劉，在前一、兩個月前向我透露，說現在的股票交易情形伊

瞭若指掌，知影買那一股穩賺的，要我也參一脚，說只要歸日在厝喝茶看報紙，就有大把大把的鈔票滾進來，

很好賺的。

二嫂：哼！（氣炸了）他玩「六合彩」、賭博還不夠，現在又跟人家玩起了股票，我不管啦！今天我要他給我一個交待。

萬壽伯：妳給我靜靜，讓英男講煞。

英男：（接下去說）可是我就向他講，講我對股票像是「水雞跳落水」——噢通！噢通一竅不通啊！所以我就沒有答應。

可是他一直向我鼓舞，叫我買啦！買啦！還說現在「大家樂」、「六合彩」已經不時興了，現在嘛擺在玩啥咪「天

天樂」。

二嫂：你們不要聽他隨便唬爛。

英男：冤枉呀！當時我就表明對這「天天樂」沒興趣，不想玩。阮朋友伊就對我講，說既然我不會玩，他可以幫我投

資，只要我拿錢給他，就可以在厝翹脚做大爺。

二 嫂：你們看看，他還說冤枉，你們給我評理。

萬壽伯：叫妳靜靜是沒聽到否？（對二嫂發脾氣）英男，你再給我繼續講下去。

英 男：當時我就告訴他，既然卡好賺，不妨試試，後來我就拿了一點錢給他，講嘛卡怪，前一兩個禮拜可真賺了不少錢。

二 嫂：啥咪？賺錢！我那會攏不知影，那賺的錢呢？錢呢？

英 男：哎呀！（不耐煩）攏嘛賠掉了，那有錢。到最後我才瞭解伊是拿著我的人頭去投資股票，專門做些買空賣空的勾當。現在股票跌了，伊嘛把錢拿走了，這下子我可賠慘了。真的，我事先一點也不知情，請你們一定要相信我。

三叔公：這叫「偷雞不著蝕把米」，誰叫你生性投機又那麼貪心。

萬壽伯：（指著英男罵）垃圾！你若攏按呢舞落去，咱歸家伙仔人攏要跟你去跳樓了，幹！

二 嫂：你們攏有聽到了，他祖媽今天非跟他離婚不可，我再也忍受不了伊這副德性了。

進 添：二嫂，都老夫老妻了，不要按呢啦！有話好參詳啦！

二 嫂：不管！我管不了那麼多了啦！（大吵大鬧）我要離婚，我要離婚啦！

英 男：（越聽越氣，一怒之下，終於展現了男人的雄風）要離就離，驚到啥！誰怕誰，我嘛受夠了。（頗有男人的氣概）  
△二嫂沒料到英男竟如此果決，乾脆就答應了離婚，突然不知所措，啞口無言，在場的人也都感到驚愕，現場一片

靜默。

燈光暗 幕急下

## 第四幕

幕啟

△台灣南部的清晨，太陽剛從山的那頭蹦了出來，霧氣還沒散呢！使人覺得神清氣爽，很是舒活，而屋外不時可聽到烏雀傳來清脆委婉的鳴叫聲。

△世良、俊賢及昭慧三個年輕人坐在大廳裡頭聊天。三個年輕人的對話以國語發音。

世 良：在台北讀書時，總是要等到上課鈴響的前幾分鐘才匆匆忙忙地從床上爬了起來，帶著一臉惺忪的睡相衝進教室上課。而現在回到了咱們村庄，反而睡不著，怕浪費早晨這麼新鮮的空氣。

昭 慧：就是說嘛！你們兄弟倆一同到北部去唸書，也不常常回來看人家，害人家只好每天早晨獨享這清新的空氣，怪無聊的。

俊 賢：這就怪啦！我記得世良每天不是打電話就是寫信回來給妳的，他這緊迫盯人的戰術，妳還會無聊呀！

昭 慧：哼！那不一樣嘛！

俊 賢：不然要怎麼樣？既然你們兩個那麼難分難捨的話，那還不簡單，妳跟著世良一起到台北唸書不就得了。（故意逗

昭 慧）

昭 慧：他少臭美，誰跟他難分難捨，討厭！

俊 賢：哇！慘了，世良啊！阿慧說她不曾與你纏綿悱惻，難分難捨的，我看呀！你這招緊迫盯人的戰術不管用了。為了預防兵變，我看你還是休學搬回來算了，這樣每天早晨你們就可以牽手一同走在鄉間的小路上，多美好呀！阿慧她也不會覺得無聊了。

昭 慧：（假裝生氣）俊賢，你——。

俊 賢：我！（指著自己）妳應該感謝我才對。

△昭慧甩甩頭，很氣俊賢，並望了世良一眼。

世 良：（雙手在胸前揮動，忙為自己辯護）我剛才可沒有說半句話哦！

俊 賢：世良，這下子你可真的慘了，就是因為你沒說半句話。

世 良：（莫名其妙）怎麼說？

俊 賢：當你的女友處在危險之際，受壞人欺負的情況下，（頓了一會兒）好吧！就算我是壞人吧！你竟然無動於衷，任她被人欺侮。就算談不上英雄救美，至少也要表示點情意。哎呀！你這高材生真不懂女人心理呀！你有沒有看到阿慧在瞪你了，你看著辦吧！自個兒收拾殘局去。

世 良：喂！你可別逃之夭夭，我這橫禍的起因全是你害的，我若被剝成肉醬，我也會讓你變成肉鬆的。

俊 賢：哦！（顫抖）怪恐怖的，我可先自保再說。

世 良：你逃不掉的，好兄弟有難同當，有刀子你一起去挨。

俊 賢：誰跟你：在好兄弟呀！我不認識你，有刀子你自己去挨吧！

昭 慧：你們兩個狼狽為奸的臭東西，統統給我“shout out”（住嘴），你們以為我是誰啊！女羅剎？巫婆？還是慈禧太后？可惡，好像我真的會吃掉你們似的。

俊 賢：是啊！我們就怕這點。

昭 慧：你還說！

俊 賢：好好，我不說。

△俊賢在旁小聲的說：「聰明點，少惹女人為妙。」

昭慧：你又在說什麼了，再說一遍。（聲勢凌人）

俊賢：沒有！沒有！（自衛）我剛才告訴地上的螞蟻說：「天下的食物都可以吃，就是別吃到慈禧太后的豆腐乾。」

昭慧：你指桑罵槐？

俊賢：不是！我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呀！

昭慧：喔！是嗎？多高尚的情操呀！

俊賢：不敢當。

昭慧：（駭斥）騙誰啊！

世良：好了，好了，你們兩個也別鬧了，咱們那麼久才能聚一次，談些有營養的事情吧！

俊賢：好吧！你先說吧！什麼事情才叫有營養的。

世良：比如說學業呀！前途呀！未來的計劃呀！

俊賢：前途？還有什麼前途可言，過一天算一天，只要能順利畢業，這就是我最大的願望了。

昭慧：看你多沒志氣呀！什麼只要順利畢業就心滿意足了，要有衝勁點。

俊賢：是！是！我可沒有像妳的世良那麼有志氣，是一個有理想有抱負的年輕人。我荒唐，我頹廢，而且我還是個大

壞蛋。

昭慧：哼！你本來就是，專門只會欺負女孩子。

世良：（朝向俊賢）俊賢，不過我看你國貿系唸得不錯嘛！而且這系蠻熱門的，很有前途的。

俊賢：那有什麼好，現在學商的滿街都是，也不欠我一個人。還是你比較好，唸農的人較少，競爭壓力也小，比較有發展的潛力。

昭慧：其實讀什麼還不都一樣，一畢業就是大學生，學士吧！那像我頂多只是一個專科生而已。

世良：（和氣）阿慧，妳可別小看自己哦！在我的觀念裡，學歷並不是那麼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咱們頭腦裡面所裝的學問，而且我相信，只要肯努力，有信心，沒有不成功的事，這是我多年來的座右銘，對咱們年輕人很適用的。

昭慧：沒錯！沒錯！你這個大哲學家，你所說的每一個字，句句是真理。（調侃）

世良：妳少損我了，我說的句句是實話，句句對咱們有助益的。

俊賢：（故意咳了兩聲）咳！咳！現在談情說愛，打情罵俏，在時間上好像太早了吧！

△世良與昭慧頗感不好意思。

昭慧：誰跟他打情罵俏的，我們是在說正經事。

俊賢：對啊！談情說愛當然是正經事，這是為了以後能「生產報國」而預備的，是愛國的表現呀！

昭慧：臭俊賢，每次總愛笑人家，好壞！

俊賢：我當然壞，只有世良是最好的。

世良：（反應機警）這次我可學乖了，趕緊插點嘴，免得又被人瞪。

昭慧：你說什麼？

世良：沒有！我說你們都很好，只有我最壞，可不可以？我的大小姐。（嚇嚇）

俊賢：哈哈！這世間終於有另一個笨蛋要來和我爭這壞蛋的寶座了，我當然會禮讓賢士的。世良，既然你要當壞人，那我就讓你當吧！我不會吝嗇的。

昭慧：哼！你已經壞到骨頭裡去了，狗還是改不了吃屎的。

俊賢：哇！本來是想回頭是岸，改邪歸正，立地成佛的，現在永無翻身的機會了。我看我卡認份咧！算了，壞人當到底了。

世良：好了吧！也鬧夠了，這次我說正經的，俊賢你以後可有打算。

俊賢：打算沒有，倒是有二個願望。

世良：哪兩個願望？

俊賢：簡單得很。第一：順利畢業。第二：早日離開這個家裡。

世良：（納悶）你的第一個願望我是很能夠感同身受，不過第二個願望我可搞不懂了，幹嘛想早日離開家裡？

俊賢：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阿爸阿母那種脾氣，整天只會吵吵鬧鬧的，我要是繼續待在家裡，總有一天我會自動申請進入神經病院的。

世良：那你是打算出去闖天下囉！

俊賢：總比窩在家裡好吧！在都市裡比較有發展，更何況我也在外地求學，對外頭的環境也比較熟悉。

世良：說的也對，你們學貿易的本來就應該往都市發展的。

俊賢：別光淨說我，那你呢？

世良：我打算以後回到鄉下，買片土地，經營個農場或牧場的，也算是學以致用，畢竟我不太適合過都市緊張且貧乏的生活。

昭慧：（興奮）那好啊！回到鄉村來開農場，自己創業也不錯。這使我想起，以前咱們這幾個小孩子總喜歡跑到田裡去偷挖地瓜，進入糖廠偷吃甘蔗，還看著你們翻牆進入會社偷摘水果給我吃。你們有沒有印象，（好像怕世良及俊賢忘記似的）你們有沒有印象嘛！（強迫他們回答）

世良：有！（不回答）

俊賢：有！有！（哄小孩的方式回答）

昭慧：有就好。以後世良若開個農場，會種許多東西，那咱們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吃了，而沒有人會拿棍子在後面追我們了。（露出滿足的笑容）

俊賢：是！是！以後世良若開個農場，你們夫妻倆就可以一邊吃水果，一邊喝牛奶，還可以一邊欣賞咱們鄉村早晨美好的景色，夫唱婦隨的生活，多愜意啊！

昭慧：你這壞蛋，話不要隨便亂講，什麼夫唱婦隨的，小心我打你。（嘴邊雖然這麼說，但心裡怪甜蜜的）

△世良只是笑一笑，沒說什麼，心裡卻和昭慧想的是一樣的。

俊賢：看你們倆還害臊呢？怎麼，讓我這個壞蛋說中了是不是。

昭慧：哼！不理你們兩個壞蛋了，你們兄弟倆只會欺負女孩子。

俊賢：不理我可以，可是那個人妳捨得不理嗎？（指指世良）

昭慧：（看了看世良）他臭美！

△此時遠方隱約可以聽到傳來的電子琴花車吵雜的聲音，怪刺耳的。

△萬壽伯自東房門走了進來，一臉慳慳，似乎剛睡醒的樣子。

△以下對話為國台語穿插。

世良：阿公，您睏起來了！

俊賢：阿公，早安！

昭慧：萬壽伯您早！

萬壽伯：早啊！唬！這幾天特別累，煞睏卡晚。（伸一伸懶腰）按怎？日頭還在睏，你們三個少年的就坐在這裡開講（聊天）啦！

世良：阿公，阮這幾個少年仔好久擺嚟像這樣在一起開講了，所以今天起得特別早，像以前阮在厝的時候一樣，愛在透早（清晨）七淘。

昭慧：是啊！萬壽伯，阮聊了好多代誌，世良說伊要回庄脚開農場，俊賢講伊自己要去都市打拼做貿易，我呢！我也要留在庄脚。

俊賢：對！伊要留在庄脚和世良一起開農場，吃水果。（指著昭慧）

萬壽伯：很好！很好！少年人就是要理想，有計劃，到時候才不會不知所從。

世良：阿公！您怎麼不在多睏一會兒，我看您這幾天擺很累，沒有精神的。

萬壽伯：還說呢！你們沒有聽到外頭陣陣的「魔音傳腦」的聲音呀！哪裡還睏得著。

昭慧：萬壽伯，那是從什麼地方傳來的呀！好像又是電子琴花車的聲音。

萬壽伯：那會有啥咪地方，還不是咱們「代天府」要大拜拜，請了好幾輛電子琴花車在廟前的廣場哩哩嚕嚕；吵嘛吵死

俊賢：阿公，您不知影哦！現在連神明也喜歡看脫衣舞也！

萬壽伯：騙肖也！我看是廟前的人槍意着（喜歡看），一大清早的，日頭嘛攏還沒照到尾椎，那麼槍意脫，她們的身材是卡好呢！

世良：這次我回到咱田庄，在好幾個路角感覺和以前攏不一樣了，一時嘛想不起哪裡不一樣，後來才發覺原來土角仔厝的牆壁上都貼了一些牛肉場的海報，我看了實在很痛心，連咱們這麼淳樸的鄉村都被色情污染了。

萬壽伯：不只是按呢而已，反正咱們村子一碰上有婚喪喜慶的日子，不管是電子琴花車還是五子哭墓的喪車，唬！不知影是怕人家不知道伊厝死人呢！故意用那個擴音喇吧來哭，騙肖也！按呢哭是卡爽呢！

俊賢：對啊！連死人出殯也要來一段花車秀，敢講死人看到脫衣秀就會活過來！

萬壽伯：後擺我若死了，你們要是也請哈咪電子琴花車來跳脫衣舞給我看的話，我非爬起來好好地教訓你們一頓不可。

世良：阿公！透早精神卡爽，不要說那些不吉利的話。

昭慧：是啊！萬壽伯，您會活得像你的名字所說的那麼長的，一定會萬壽的。

萬壽伯：妳這張小嘴還真會講話，若是我真的活到一萬歲，那我不就變成萬年妖怪了，可送去博物館供人參觀了。

俊賢：阿公！不對，是古生物館才對。

△萬壽伯聽了大笑起來，其他的人也跟著笑了起來，大廳又充滿了歡笑。

△進添扶著秀美從東房門走進大廳，秀美的左手安上了石膏，用繃帶繞過頸子綁著。

秀美：阿爸您早！

進添：阿爸早！

萬壽伯：秀美，妳怎麼不躺著多休息一下，剛出院，身子要顧。（關心）

進添：我嘛是按呢告訴伊，伊偏嚙聽，說躺在床上太久人是會懶的，想起來走走。

秀美：就是啊！歸日躺著，骨頭嘛攏酥去了，再不起來走一走，動一動，可真要變成植物人了，所以我就叫阿添扶我起來了。

萬壽伯：動一動也可以，不過要小利（小心）一點哦！

秀美：會的，阿爸！我現在已沒什麼大礙了。

萬壽伯：凡是卡小利地卡好啦！

秀美：嗯！多謝阿爸關心。

世良：小嬌，現在有沒有覺得卡好了？

秀美：有！有！精神嘛好很多了，這幾天真多謝你和阿慧到病院輪流照顧我，我才會好得這麼快。

昭慧：進添孀，那是應該的，反正阮有閒嘛！  
俊賢：是啊！小孀，後擺有啥咪代誌，儘管吩咐世良還有阿慧他們倆去做，反正他們有閒嘛！妳說對不對？阿慧。（故意開阿慧及世良的玩笑）

△昭慧心裡恨俊賢恨的癢癢的，暗想：「死俊賢，你給我記著，待會兒讓你好看。」想是想，但沒有說出來，可是怒視著俊賢的表情很是可愛。

進添：阿爸！大透早，怎麼有閒和他們三個少年仔一同在大廳開講？

萬壽伯：你聽！（指指外面）嘛攏是被這款「魔音」把我吵醒的。

俊賢：是啊！剛才阮還在談脫衣舞呢！

進添：（好奇）喔！脫衣舞！是不是哪裡又在熱鬧了？

萬壽伯：還不是咱們「代天府」要熱鬧，從外地請了幾輛電子琴花車，說要來助興。

進添：喔！是按呢哦！熱鬧幹嘛要大肆鋪張。

萬壽伯：我就說嘛！現代人不同款囉！頭殼攏嘛不知影在想啥咪？

秀美：若擱按呢舞落去，一定會讓下一代罵咱們的，為什麼大家不為咱們下一代多著想一點！

進添：這個問題我嘛常常在想，想來想去，還是認為我們的社會這幾年來都太注重功利了，而忽略文化的重要性，才會落得今天的地步。

秀美：嗯！不過現在是咱們該覺醒的時候了，首先就應該從教育下一代著手，阮小品也要讓伊學習按怎去關懷咱們社會，使伊不要學著大人太注重利益了，阿添，你說對不對。

進添：對對對！我能娶到妳這個好某，算是我前世人修來的福，阮小品的教育，有妳在，我當然放心囉！因為小品伊有妳這麼一個好媽媽。

秀美：你也別躲，咱們小品有一半的教育責任是你的，誰叫你是伊的爸爸。

進添：那還用說，我的查某子當然我要教囉！

萬壽伯：對對！就是要好好地教育咱們的下一代，下下一代，好讓咱們厝這「紳士之家」能延續下去。我現在是老「庄脚紳士」，你們則是少年的「庄脚紳士」，那我的乖查某孫小品——就讓伊做「庄脚女紳士」吧！好！這封號就按呢辦。

△英男自西房門進到大廳來，伸了伸懶腰，似乎剛睡飽。

英男：什麼「女紳士」不「女紳士」的，大家都做紳士，誰要當羅漢脚呢！（定眼一看）哎哟！今天大廳怎麼有這麼多人，大大小小，老老小小的都聚在一堂，是不是又發生啥咪大代誌呀？

萬壽伯：講啥咪死人話，你是又被鬼打到啥！大透早講啥咪鬼話，好像不發生代誌你很難過似的，真天壽。



英 男：噯啦！我看到那麼多人攞沒有出去，聚在這裡，以為又發生啥咪代誌吧！  
萬壽伯：若是有代誌，嘛只有你家有代誌，不是欠人錢，就是鬧離婚，成何體統！

英 男：阿爸！不要按呢講嘛！好歹我嘛是你兒子。

萬壽伯：我看你還是沒有開飽，昨暝又撞到鬼了。我問你，你某還有沒有吵著要和你鬧離婚？

英 男：喔！那件代誌哦！阿爸！您安啦！安啦！阮某伊若離開我的話，伊是活不下去的啦！伊愛我愛得要死，怎麼可能和我離婚，愛說笑。（哈哈的笑）

萬壽伯：騙肖吧！你在烟斗（英俊）吧！

進 添：二哥，那天我真的嚇一大跳，以為你們說離婚就真的要離婚，我勸都沒用。

俊 賢：小叔，你難道不清楚我阿爸阿母的個性，他們倆從來就沒有跟對方說過一次真心話，連要離婚這件代誌嘛同款。

英 男：（打俊賢的頭）死囡仔！你希望看到你阿爸跟你阿母離婚是不是？講那個啥咪肖話。

△大廳的人笑英男他們一家活寶家庭。

萬壽伯：你兒子說的對，（罵英男）你這世人就從來不曾認真做過一件代誌。

英 男：阿爸！連您嘛按呢講，實在很不給我面子。阿爸！您要知影吧！歹竹那會出好筍？

萬壽伯：猴死囡仔！你竟然敢講你阿爸我是歹竹，看我如何修理你，別跑！你給我站住。

△他們父子倆追打著，大廳內一團亂烘烘的。

△國雄與志昌滿懷笑容，從大門跑了進來。

國 雄：（欣喜）阿爸！阿爸！抓到了！抓到了！

志 昌：是阿！阿爸！終於抓到了。

萬壽伯：（滿頭霧水）啥咪抓到了，是抓到泥鰍還是抓到水雞！少年人講話沒頭沒尾的。

國 雄：不是啦！是風颳天開轎仔撞傷咱們秀美的那個人被抓到了。

志 昌：那個開轎仔撞傷秀美的人真可惡，被他逃了幾天，不過現在被逮住了。

△大家聽了均雀躍不已，紛紛向國雄及志昌詢問詳細的情形。

萬壽伯：啊那個畜牲現在在哪裡？你們倆快說清楚，好讓我去把他修理的粗飽粗飽。

國 雄：我是剛從田裡回來，在路上遇到了管區的吳警員和阿昌，是他們告訴我的，說那個撞傷秀美而逃逸的人現在在派出所。

志 昌：對啊！我那個換貼兄弟吳仔確定那個被抓到的逃犯，就是那個開車撞傷秀美的人後，便跑來告訴我，要我轉告給大家知影。

進 添：三哥，那個人是按怎抓到的，怎麼這麼快。

志 昌：還不是由林老師所提供的車牌號碼，追蹤調查才查出來的，吳仔還告訴我說那個人預備偷渡出境呢！

進 添：僅開車撞了人就要潛逃出境，沒那麼嚴重吧！

志 昌：吳仔說他是想捲款潛逃。

萬壽伯：帶錢逃走！是啥味原因呀！

志 昌：聽說那個人經常在啥味證券交易所打混的，專門在那裡對一些有錢的阿婆或歐巴桑推銷伊有股市明牌，把那些人唬得團團轉，然後錢就糊里糊塗被伊拐走了。而且聽說伊還當會頭，存心把人家的錢倒掉，拿了鉅款想一走了之。就是在風颳天那晚要走的，那裡知影會撞到秀美，他一看撞了人，嘛不管三七二十一便逃掉了。

萬壽伯：哎呀！台灣錢，淹脚目，就是有那些阿土仔愛把錢送給人家。

△剛才志昌提到了股票，引起了英男的注意。

英 男：老三，你剛才提到啥味騙錢又倒會的，怎麼和我一個朋友的情形都那麼類似，我那個朋友也是將我的錢給騙走了。

俊 賢：阿爸！說不定將你錢給騙走的那個人就是三叔所說的那個人。

△聽了俊賢的話後，英男儘量保持鎮定，怕萬一不是同一個人，又會空歡喜一場，不過心裡七上八下。

英 男：噢啊！老三，我問你一下，被抓到的那個人是不是姓劉？

志 昌：對！就是姓劉。奇怪！二哥，你怎麼嘛知影？吳仔說好像是：劉什麼川的。

英 男：（大聲的叫喊出來）是不是叫做劉——金——川。

志 昌：對對！就是他，他叫做劉金川。

△沒錯，那人果真是騙英男錢的那個朋友。他乍聽之下，因興奮過度，差點沒昏倒，又跳又叫的跑進西房門，趕緊把這個好消息告訴他太太。

英 男：（極度興奮）阿某吧！阿某吧！妳用不著跟我離婚了，（又叫又跳）咱們不用離婚了，錢找回來了！錢找回來了！

阿某吧！我來了！我來了啦！（衝進西房門內）

萬壽伯：看他興奮的樣子，好像簽中了「六合彩」似的，又叫又跳的，高興撲撲，騙肖吧！

國 雄：這也難怪，老二這下子可走運了，失去的錢攏可以追回來。

進 添：總算是法網恢恢，疏而不漏，終於將那人繩之以法了。

秀 美：這攏嘛要歸功於林老師，才能這麼快破案，而且林老師伊又救了我一命，阿添，待會兒咱們到林老師去謝謝伊，

並告訴伊這好消息，好嘍？

進 添：這當然好囉！我嘛正想向妳提議呢！

世 良：今天可真是喜事連樁呀！廟前的電子花車這回可選對時間了。今天咱們有喜事，他們果真來了，還真厲害，不

愧是職業水準的。

昭 慧：你少在那兒亂扯一通了，這應該叫做「一箭雙鵰」。捉到了人又討回了錢。

俊 賢：說的好！這回阮爸可樂透了。

萬壽伯：依我看，俊賢啊！你叫你爸還是別簽「六合彩」的好。

俊 賢：喔？怎麼講？（迷糊）

萬壽伯：要是真的不幸被伊亂簽給簽中了，又像今天同款「抓狂」的話，不知情的人一定以為伊是從神經病院裡跑出來的，你們說是不是。哈！哈！哈！（摸摸自己的大肚）

△全廳的人都因此而大笑起來，一些不如意的事也都因此笑而煙消雲散了。

幕落

——全劇終——